

目 录

卷十四	汉书(二)·····	1253
卷十五	汉书(三)·····	1339
卷十六	汉书(四)·····	1413
卷十七	汉书(五)·····	1485
卷十八	汉书(六)·····	1575

群书治要译注

群书治要 卷十四 汉书(二)

【题解】本卷从《汉书》十志中，选取《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和《艺文志》的重要内容，皆是兴国安邦、和谐万民的关键所在。四篇志按照《汉书》原文的次序，首推“礼乐”，以显“礼乐之用为急”，明“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盖刑法、食货、艺文之策，终是为成其教化而已；刑法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然“刑法所以助治也”，故古有“以刑弼教”、“德主刑辅”之说，全文阐述了我国刑法的起源及其发展，又特别节录了荀子论刑的观点，尤为精彩；食货分而言之，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皆是国计民生的根本。《食货志》上下两篇分别记述了食、货的起源和西汉的农业、货币及经济制度，为了解当时的国家政策和社会经济及其背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艺文志》中，推崇古人耕养蓄德之学风，痛砭时人背本逐末之极蔽，历记诸子兴起式微之成因，实为考究诸子百家、文献典籍源流的宝贵资料。

四志精华，总为一卷，上推三皇、尧、舜及夏、商、周稽古之制，详叙西汉一朝典章制度之变，更以史实而为佐证，前后兴替皆历历了然。凡有助人君理政安民之奏疏言说，莫不择其精要以呈读者。如此，则可借汉家之制，以鉴来者，后人由古观今，亦必启示良多矣。

志

【原文】六经^①之道同归^②，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③者斯须^④忘礼，则暴嫚^⑤人之矣；为国^⑥者一朝^⑦失礼，则荒乱^⑧及之矣。人函^⑨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稟^⑩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⑪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⑫、正情性、节万事者也。

【注释】①六经：六部儒家经典，即《诗》《书》《礼》《乐》《易》《春秋》。②同归：犹一致。③治身：犹修身。④斯须：须臾，片刻。⑤暴嫚：同“暴慢”。凶暴傲慢。嫚，音慢。⑥为国：治国。⑦一朝：一时，一旦。⑧荒乱：混乱，错乱。⑨函：包含，容纳。⑩稟：赋予，给予。颜师古注：“稟，谓给授也。”⑪象：效法，仿效。⑫人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译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的宗旨是一致的，而发挥礼乐的功用最为迫切。修身之人如果片刻忘记礼，凶暴傲慢的思想就会乘虚而入；治理国家的人一旦失掉礼，混乱之事就会发生。人包含了天地阴阳之气，会有喜怒哀乐的感情。大自然赋予人们这种秉性却不能对其进行节制，圣人能做到使情感有所节制，但却不能断绝它。所以（圣人）效法天地的规律来制定礼乐，用它来感通神

明、建立人伦、端正心性，并使人类的各种活动得到合理的节制。

【原文】哀有哭踊^①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②足以副^③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④废，则夫妇之道乖^⑤，而淫僻^⑥之罪多；乡饮^⑦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⑧繁；祭祀^⑨（本书祭祀作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⑩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⑪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⑫。”礼节民心^⑬，乐和民声^⑭，政以刑（刑作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諄^⑮，则王道^⑯备矣。

【注释】①哭踊：丧礼仪节。边哭边顿足。颜师古注：“踊，跳也。哀甚则踊。”②正人：正直的人，正派的人。③副：相称，符合。④婚姻之礼：婚姻的礼节。古代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详见附录一）⑤乖：反常，谬误。⑥淫僻：亦作“淫辟”。放荡淫乱。《礼记·经解》：“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⑦乡饮：古代嘉礼之一。指乡饮酒礼。（详见附录二）⑧狱：讼案。⑨祭祀：《汉书》原书“祭祀”作“丧祭”。古丧礼，葬后之祭称丧祭。（详见附录三）⑩朝聘：古代诸侯亲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见天子。（详见附录四）⑪侵陵：亦作“侵袭”。侵犯欺凌。⑫“孔子曰”下四句：语出《孝经·广要道章》。原文作：“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邢昺疏：“欲移易风俗之弊败者，莫善于听乐而正之；欲身安于上、民治于下者，莫善于行礼以帅之。”移风易俗：扭转风气，改变习俗。⑬民心：人民的思想、感情、意愿等。⑭民声：民众的声音。指人民的要求和愿望。⑮諄：同“悖”，违背，乖谬。⑯王道：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与霸道相对。

【译文】悲痛时会有边哭边顿足的礼节，高兴时会有载歌载舞的仪容。这对正直的人来说，足以与他的真诚相符；对偏邪的人来说，足以提防他的过失。因此，婚姻的礼仪被废弃了，夫妇之间的关系就会

乖谬，而放荡淫乱的罪过就会多起来；乡饮酒礼被废弃了，长幼之间的秩序就会变得混乱，而互相争斗的诉讼就会多起来；吊丧祭祀的礼仪被废弃了，亲人之间的恩情就会淡薄，而违背死者的遗愿、忘记祖先的人就会多起来；按期朝见天子的礼仪被废弃了，君臣的位置就会错乱，而侵犯欺凌的事就会逐渐兴起。所以孔子说：“要让君主安心、人民安定和顺，没有比用礼仪教化更好的办法了；要扭转风气，改变习俗，没有比用音乐教化更好的办法了。”礼仪可以节制人们内心的欲望，音乐可以和畅民众的情志。国家通过政令加以推行，用刑罚加以约束，礼仪、音乐、政令、刑罚这四者都得到实现而不相违背，那么王道之治就完备了。

【附录】一、婚姻之礼：指男女结合成为夫妻的仪式。它的举行标志着一对社会认可的成年男女将要行使婚媾的权利，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共同担负起繁衍发展家族的义务，履行正式社会成员的责任。在中国，“婚礼”原为“昏礼”，《礼记·昏义》篇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以上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者也。”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会在黄昏行娶妻之礼，故而得名。《白虎通·嫁娶》曰：“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此俗直至六朝前后才有改变。昏礼在五礼之中属嘉礼，是继男子的冠礼或女子的笄礼之后，人生第二个里程碑。周代时已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仪礼》中有详细规制，整套仪式分六个阶段，称为“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最早见于《礼记·昏义》）它与“三书”，即聘书、礼书和迎亲书，一起被合称为“三书六礼”。后世历朝历代的婚制多数都是在六礼婚制的基础上加以变化而来的。到了近代，通常称“亲迎”为婚礼，而把亲迎前五项称作议婚、订婚等过渡性礼仪。

二、乡饮之礼：属于古代嘉礼，是一种庆祝丰收、尊老敬老的宴乐活动。它起源于上古氏族社会的集体活动。《吕氏春秋》认为是古时

乡人因时而聚会，在举行射礼之前的宴饮仪式。一般乡饮都选德高望重的长者数人为乡饮宾，与当地官吏一起主持此活动。周代时，以致仕之卿大夫为乡饮酒礼的主持人，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其后历代相沿，名称不尽相同。仪式中严格区分尊卑长幼，升降拜答俱有规定，见载于《仪礼》等儒家经典。古时，此集会也有举荐贤能之士以献王室的意义，一般于正月吉日举行。汉以后郡县往往于学校中行其礼，皇帝则于辟雍中之。实行科举制度后，则以州县长官为主人，为贡士饯行时亦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中含有“尊贤养老”的思想，使一乡之人在宴饮欢聚之时受到教化。秦汉以后，乡饮酒礼长期为历代士大夫所遵用，直到清朝道光二十三年，政府决定将各地乡饮酒礼的费用拨充军饷，才被下令废止，前后沿袭约三千年之久。这种习俗，在社会中起到了敦亲睦族、止恶扬善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丧礼：在礼仪中，丧礼的产生最早。古代丧礼的主要仪节有复（即招魂）、奠、饭含（在死者口中放置米贝称“饭”，放置珠玉称“含”，表尽孝之意）、发丧、小殓（以衣衾裹尸）、大殓（将尸体移入棺内）、启殡（把灵柩运到埋葬或寄放的地点）等。丧礼于死者是安抚其灵魂，于生者则成为分长幼、尽孝道、正人伦的礼仪，属于五礼中的凶礼。《礼记·曲礼下》：“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孔颖达疏：“丧礼，谓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殡宫，及葬等礼也。”

四、朝聘之礼：指古代诸侯亲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见天子。春秋时期，政在霸主，诸侯朝见霸主，亦称“朝聘”。《礼记·王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郑玄注：“比年，每岁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则君自行。然此大聘与朝，晋文霸时所制也。”朝是侯国君主朝见周王，聘是侯国间有事故，彼此派遣卿大夫存问。朝见或聘问有一定仪式。朝、聘者进见受朝、聘者时，要献上表明自己身分的珪璋，为“执玉”。受朝聘者则先“辞玉”，后“受玉”，

再“还玉”。其间使臣还要向受朝、聘国献送车马和方物；受朝、聘者对来朝、聘者馈赠腊肉、牲畜和刍米等物，以示答谢。按照周代礼制规定，诸侯国君主主要定期朝见周王，向他报告治理侯国的政绩，并献奉财物（即职贡），否则要受到贬爵、削地、讨伐等处罚。朝见表明诸侯对周王具有政治上的臣属或从属及经济上的贡物关系。春秋时，诸侯国君主朝见周王的事例已不多见。鲁国君主朝见周王仅有两次，齐桓公一生未朝周王。随着周天子地位下降，一些诸侯国成为霸主，它们在礼制上虽无受朝见的权利，但却凭借霸主的地位迫使中、小侯国与其形成主从关系。昔日侯国的聘问，事实上已转化为“朝见”。

【原文】乐以治内而为同^①，同于和乐^②也。礼以修外而为异^③。尊卑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④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宜^⑤，有所损益^⑥，即^⑦民心稍稍^⑧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周监^⑨二代，礼文^⑩尤具，事为之制，曲^⑪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⑫。于是教化浹洽^⑬，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⑭空虚，四十余年。及其衰也，诸侯逾越^⑮法度，恶礼制^⑯之害己，去其篇籍^⑰。遭秦灭学^⑱，遂以乱亡。

【注释】①乐以治内而为同：内，指内心。同，李奇曰：“同于和乐也。”②和乐：和谐的音乐。《礼记·乐记》：“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③礼以修外而为异：外，指行为。异，李奇曰：“尊卑为异也。”④揖让：宾主相见的礼仪。⑤时宜：当时的需要或风尚。⑥损益：增减。⑦即：按照，依据。⑧稍稍：渐次，逐渐。⑨监：通“鉴”。借鉴，参考。《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⑩礼文：指礼乐仪制。⑪曲：细事，小事。《礼记·中庸》：“其次致曲。”郑玄注：“曲，犹小小之事也。”⑫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中庸》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朱熹注：“礼仪，经礼也；威仪，曲礼也。”⑬浹洽：普遍沾润。颜师古注：“浹，彻也；洽，霑也。”⑭囹圄：监狱。

群书治要译注

⑮逾越：指超越。⑯礼制：礼仪制度，国家规定的礼法。⑰篇籍：书籍，典籍。

⑱灭学：消灭学术。指秦始皇焚书坑儒。

【译文】音乐能用来调治人的内心，使人的情志随着音乐一起变得安和调适；礼仪能用来修治外在行为，使人与人之间尊卑有序。内心安和人们就会和睦亲爱，尊卑有别则会使人心存敬畏。和睦亲爱就不会有怨恨，心存敬畏就不会有争斗。谦逊礼让之间就能使天下得到治理，这便是礼乐的妙用啊！君王（治理天下）必定要依据先王的礼法，随顺时势的需要对礼乐制度有所增减，按照人民的意愿逐步修改、完善，等到太平盛世时就会很完备了。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礼乐仪制尤其完备，大事上定有制度，小事也都有防范，所以说礼节仪式有三百条，礼仪细节有三千条。于是教化遍及百姓，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灾害不发生，祸乱也不出现，甚至出现了全国的监狱里连续四十多年没有收押过一个犯人的情况！等到周朝衰微了，诸侯们超越法度，嫌礼乐制度妨害了自己的私欲，就抛弃了礼乐的典籍。后来又遇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些典籍就在动乱中散乱丢失了。

【原文】汉兴，拨乱反正^①，日不暇给^②，犹命叔孙通^③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④悦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遂定仪法^⑤，未尽备而通终。至文帝^⑥时，贾谊^⑦以为：“汉承秦之败俗，弃礼义，捐^⑧廉耻，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⑨，至于风俗流溢^⑩，恬而^⑪不怪。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⑫，类^⑬非俗吏之所能为也。立君臣，等上下^⑭，使纲纪^⑮有序，六亲^⑯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⑰不立，不修则坏。”乃草具^⑱其仪，天子悦焉。而大臣绦、灌之属^⑲害之，故其议遂寝^⑳。

【注释】①拨乱反正：治理混乱的局面，使恢复正常。②日不暇给：形容事

务繁忙，没有空闲。颜师古注：“给，足也。言事务殷多，日日修造，尚不能足，故无暇也。”③叔孙通：又名叔孙何（？—约公元前194年），西汉初期儒家学者，旧鲁地薛（今山东枣庄薛城北）人。曾协助汉高祖制订汉朝的宫廷礼仪，先后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惠帝即位后，使制定宗庙仪法及其他多种仪法。司马迁尊其为“汉家儒宗”。④高祖：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年—公元前195年），字季（一说原名季），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开国君主。公元前202年称帝，在位七年，终年六十二岁。惠帝即位后，尊刘邦为“高祖”，景帝时改庙号为“太祖”，谥号“高皇帝”。⑤仪法：礼仪法度。⑥文帝：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57年），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薄姬，汉惠帝刘盈之弟。诸吕之乱平定后，被众人拥立为帝，在位二十三年。终年四十七岁，庙号“太宗”，谥号“孝文皇帝”。⑦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散文家。二十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二十三岁时，遭谗言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后，贾谊深自歉疚，忧伤而死，终年三十三岁。⑧捐：放弃，舍弃。⑨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颜师古注：“特，但也。簿，文簿也。故，谓大事也。言公卿但以文案簿书报答为事也。”簿书，官署中的文书簿册。期会，谓在规定的期限内实施政令，多指有关朝廷或官府财物出入。⑩风俗流溢：风俗，相沿积久而成的风气、习俗。流溢，放佚。⑪恬而：犹安然。王念孙曰：“恬而，恬然也。”⑫向道：“向”，通“乡”。谓趋向道义。⑬类：大抵。⑭等上下：等，分等，区别。上下，指位分的高低，犹言君臣、尊卑、长幼。⑮纲纪：法度，纲常。⑯六亲：历来说法不一。汉贾谊《新书·六术》篇，以父、昆弟、从父昆弟、从祖昆弟、从曾祖昆弟、族兄弟为“六亲”。⑰不为：不做，不干。⑱草具：初步制定，草拟。颜师古注：“草，谓创造之。”⑲绌、灌之属：汉初绌侯周勃与颍阴侯灌婴的并称。均佐汉高祖刘邦定天下，建功封侯。二人起自布衣，鄙朴无文，曾谗嫉陈平、贾谊等。属，侪辈、同一类人。⑳寝：废置。

【译文】汉朝兴起后，开始治理混乱的局面，使社会恢复正常，尽管事务繁忙，没有空闲，但仍任命叔孙通制定礼仪，来端正君臣的名位。汉高祖刘邦欢喜赞叹道：“我今天才明白作为天子的尊贵啊！”于是制定礼仪法度，但还没有制定完备，叔孙通就去世了。到汉文帝时，贾谊认为：“汉朝沿续了秦朝败坏的风俗，废弃礼义，丧失廉耻，而大臣们只是把地方官吏不在规定期限内上报文书簿册作为大事，至于面对世风日下的现状，却显得很安然而丝毫不觉得奇怪。要扭转风气，改变习俗，使天下人民转变心意趋向道义，大抵不是平庸的官吏所能做到的。确立君臣的名位，区别上下的等级，使法度纲常有有条不紊，六亲眷属和睦相处，这些不是上天的规定，而是人为设立的。既然是人为设立的，不去落实就不会实现，不用心维护就会败坏。”于是贾谊便草拟礼仪，皇上看了也很高兴。但大臣周勃、灌婴等人却从中障碍，于是贾谊的意见就被搁置了。

【原文】至武帝^①即位，议立明堂^②，制礼服^③。会窦太后^④不悦儒术，其事又废。后董仲舒^⑤言：“王者承天意以从事^⑥，故务德教而省刑罚^⑦。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⑧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⑨，立大学^⑩以教于国^⑪，设庠序^⑫以化于邑^⑬。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至周末世，大为无道^⑭。秦继其后，又益甚之。今汉继秦之后，虽欲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⑮，沸（旧无沸字。补之）愈甚而无益。譬之琴瑟不调^⑯，甚者必解而更张^⑰之，乃可鼓^⑱也。为政^⑲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⑳之，乃可理^㉑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㉒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时，上^㉓方征讨四夷^㉔，锐志武功^㉕，不暇^㉖留意礼文之事。

【注释】①武帝：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汉景帝刘启

第十子。初封胶东王，七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武帝雄才大略，破匈奴，并朝鲜，出使西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功业辉煌。终年七十岁，庙号“世宗”，谥号“孝武皇帝”。②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孟子·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③礼服：举行重要典礼时按规定所穿的衣服。④窦太后（公元前205年—公元前135年）：名讳未详，西汉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县）人，文帝皇后，武帝祖母。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去世，享年约七十一岁。⑤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汉儒学宗师，广川郡（今河北省景县）人。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对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以及诸子百家的理念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总结，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⑥从事：行事。⑦务德教而省刑罚：务，致力。德教，道德教化。省，减少、削减。刑罚，刑指肉刑、死刑，罚指以金钱赎罪，后泛指依照法律对违法者实行的强制处分。⑧德化：犹德教。⑨大务：重大的事务。⑩大学：即太学。我国古代设于京城最高学府。西周已有太学之名，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立五经博士，从学弟子五十人，为西汉置太学之始。太学选聘学优德劭者任教授，称为博士，招收学生，随教授学习，称为博士弟子，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教材，其课程以通经致用为主，学生分经受业，经考试及格，任用于政府官吏。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亦有变化，但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⑪国：国都。⑫庠序：古代的地方学校。⑬邑：人民聚居之处。大曰都，小曰邑。泛指村落、城镇。⑭无道：不行正道，做坏事。多指暴君或权贵者的恶行。⑮以汤止沸：用热水去止息烧开的水。比喻处理方法不对，不但不能制止，反而助长已成的气势。汤，沸水、热水。沸，沸水、烧开的水。⑯琴瑟不调：谓琴瑟合奏时，声音没有调整得和谐。琴，乐器名，指古琴，传为神农创制。琴身为狭长形，木质音箱，面板外侧有十三徽。古人把琴当作雅乐。瑟，拨弦乐器，春秋时已流行，常与古琴或笙合奏。瑟形似古琴，但无徽位。⑰更张：重新张设。⑱鼓：敲击或弹奏（乐器）。⑲为政：

治理国家，执掌国政。⑳更化：改制，改革。㉑理：谓治理得好、秩序安定。与“乱”相对。㉒胜残去杀：实行仁政，使残暴的人化而为善，因而可以废除刑杀。《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何晏《论语集解》：“王曰：‘胜残，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不用刑杀也。’”㉓上：君主，皇帝。此指汉武帝。㉔四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㉕锐志武功：锐志，意志坚决、愿望迫切。武功，军事方面的功绩。㉖不暇：没有时间，来不及。

【译文】等到汉武帝即位后，商议设立明堂、制定礼服。恰逢窦太后不喜欢儒家的学说，这一提议又被废止了。之后董仲舒说：“君王秉承上天的意旨而行事，所以应致力于推行道德教化而减少刑罚。如今废弃先王的德教，而专门任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人民，却想使道德教化遍及天下，所以很难成功。因此，古代的君王无不把教化百姓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设立庠序在地方上教育人民。教化既已昭明，良好的风气也已形成，天下曾经出现过监狱里空无一人的局面。到了周朝末年，大行无道之事，秦朝继周朝之后，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如今汉朝承接于秦朝之后，即使想治理这种局面，也是没有办法。法律刚刚颁布，奸邪之事就随之发生；政令刚刚下达，欺诈之事就随之出现。这就好比用热水去止息沸水，却只能使水更沸腾而无济于事。譬如琴瑟合奏时，声音没有办法调整得和谐，严重的话就必须把琴弦解开重新张设调整，而后才可以弹奏；治理国家而不成功，严重的话就必定要有所变更，进行改革，然后才能使国家得到有效的治理。所以自从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尽管总是希望好好地治理天下，但到如今也不能感化残暴的人转恶为善从而废除刑杀，其失误就在于应该改革的时候而没有进行改革。”这时汉武帝正在讨伐周边的蛮夷，急切地想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没有时间留心礼乐仪制方面的事情。

【原文】至宣帝^①时，琅邪王吉^②为谏大夫^③，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④，举明主于三代^⑤之隆者也。其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⑥而已，此非太平之基^⑦也。”上不纳其言。至成帝^⑧时，刘向说上^⑨：“宜兴辟雍^⑩，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⑪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⑫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⑬之法也，而有司^⑭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⑮，救时务^⑯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且教化所恃^⑰以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丞相大司空^⑱奏请立辟廱。营表^⑲未作，遭成帝崩^⑳。

【注释】①宣帝：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2年—公元前49年），本名刘病已，字次卿，即位后改名询。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在位二十五年，此期间“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史称中兴。终年四十二岁，庙号“中宗”，谥号“孝宣皇帝”。②琅邪王吉：琅邪，郡名，约在今山东半岛东南部，治东武（在今山东省诸城县）。王吉，字子阳，西汉时琅琊皋虞（今属即墨温泉镇）人，官至博士谏大夫。③谏大夫：秦设大夫，有谏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各类官称，无定员。西汉时沿用秦制。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置谏大夫，无定员，掌议论。东汉改称“谏议大夫”。④长策：犹良计。⑤三代：指夏、商、周。⑥断狱听讼：断狱，审理和判决案件。听讼，听理诉讼、审案。⑦基：事物的根本。⑧成帝：汉成帝刘骞（公元前51年—公元前7年），汉元帝与王政君之子。成帝时“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西汉从此衰落。在位二十七年，死时四十五岁，谥号“孝成皇帝”。⑨刘向要说上：《汉书·礼乐志》原文作“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刘向，原名刘更生（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字子政，西汉名儒，沛县（今属江苏）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

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要，乘，趁。⑩辟雍：亦作“辟雍”。辟，通“璧”。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为最尊，故统称之。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亦称“外学”）外，均为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五经通义》：“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⑪雅颂：亦作“雅讼”。指盛世之乐、庙堂之乐。《礼记·乐记》：“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孔颖达疏：“雅以施正道，颂以赞成功，若听其声，则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广焉。”⑫风化：教育感化。⑬皋陶：传说为虞舜时司法官，以执法公正闻名。⑭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⑮削则削，笔则笔：该删的就删去，该写的就写上去。笔，书写记录。削，删改时用刀削刮简牍。⑯时务：时势。⑰恃：依赖，凭借。⑱丞相、大司空：丞相，古代辅佐君主的最高行政长官。战国秦悼武王二年始置左右丞相。秦以后各朝，时废时设。明洪武十三年革去中书省，权归六部。至此，丞相之制遂废。大司空，官名。春秋晋有大司空，主司土木。汉成帝时，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哀帝时曾复旧称，后再改为大司空，与大司徒、大司马并称三公，成为共同负责最高国务的长官。东汉以后但称司空。⑲营表：古代建造官室时测量地基，立表以确定位置，谓之“营表”。⑳崩：古代称帝王、皇后之死。《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

【译文】到汉宣帝时，琅邪的王吉任谏大夫，又上疏说：“真正有志于天下太平的君主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公卿大臣们有幸身逢其时，却没有能拿出建立万世基业的良策，以辅助英明的君主开创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太平盛世的人。大家所注重的只是整理文案书册、审判案件听理诉讼而已，这并不是实现天下太平的根本办法。”宣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到成帝时，刘向借机劝告皇上说：“应当兴建辟雍，

设立庠序，陈设礼乐，使雅颂的音乐隆盛，使揖让的礼仪盛行，以此来教育感化天下百姓。像这样做，而天下还不能达到太平，这种事情还从未有过。有人说，（怕的是）不能圆满地运用礼制。然而礼是以教育人为根本的，如果出现了过差，（其本质）也是用来教育培养人的。使用刑罚的过失，有时会致人死伤。何况如今的刑法并非皋陶时所制定的，有关部门奏请制定法律，往往自己认为该删的就删去，改写的就补充上，目的是为了纠正当前的弊端。至于对推行礼乐的教化，则推辞说不敢妄为，这就是敢于杀人而不敢教育人了。况且教化和刑法比起来，刑法为轻。这就等于是舍弃重要的事情不做，而急着去做并不要紧的事情。况且教化是天下太平的依靠，而刑法只是起辅助作用。如今废弃所应依靠的，而只是单独确立本应起辅助作用的东西，这不是用来实现天下太平的方法。”成帝把刘向的意见交付给公卿大臣们商议，丞相和大司空上奏请求建立辟雍，然而确定地基位置的图表还没有制作好，就赶上成帝驾崩了。

【原文】世祖^①受命中兴^②，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③，政教清明^④，乃营立明堂、辟雍。明帝^⑤即位，躬行^⑥其礼，威仪既盛美^⑦矣。然德化未流洽^⑧者，以其礼乐未具，群下^⑨无所诵说^⑩，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

【注释】①世祖：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东汉开国皇帝。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西汉皇族后裔，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称帝，都洛阳，史称“后汉”（亦称东汉）。刘秀在位期间，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东汉王朝得以兴盛，史称“光武中兴”。在位三十三年，终年六十三岁，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②受命中兴：受命，受天之命。中兴，中途振兴、转衰为盛，此指“光武中兴”。③四夷宾服：四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亦泛指外族、外国。宾服，归顺、服从。④政教清明：政教，政治与教化。清明，指政治有法度、有条理。⑤明帝：汉明帝刘庄（公

群书治要译注

元28年—75年)，字子丽，东汉第二位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明帝之世，一切遵奉光武制度，吏治清明，境内安定，史称“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在位十九年，终年四十八岁，庙号“显宗”，谥号“孝明皇帝”。⑥躬行：亲身实行。⑦盛美：美善。⑧流洽：流遍，遍及。⑨群下：泛指僚属或群臣。⑩诵说：传述解说。

【译文】汉世祖刘秀禀受上天的使命，使汉王朝重新振兴，在位三十三年，使得四周少数民族前来归附，政治教化清明，于是建立明堂、辟雍。汉明帝即位后，亲自（在明堂、辟雍）实行古礼，礼节仪式已经很美善了，但道德教化仍未能遍及天下，是因为礼乐的制度尚不完备，群臣百官还没有在民众中传述解说，而地方上的学校也还没有普遍设立起来的缘故。

【原文】夫人宵^①天地之貌，宵。化也。言禀天地气化而生也。怀五常^②之性，仁义礼智信也。聪明精粹^③，精。细也。粹。淳也。有生^④之最灵者也。爪牙^⑤不足以供嗜欲^⑥，趋走^⑦不足以避利害^⑧，无毛羽以御寒暑^⑨，必将役物^⑩以为养，用（用作任）智而不恃力，此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⑪卓然，先行^⑫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悦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⑬之，是为王矣。

【注释】①宵：通“肖”。相似。应劭曰：“宵，类也。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化也，言禀天地气化而生也。”②五常：谓仁、义、礼、智、信。③精粹：精细淳美。④有生：有生命者。《列子·杨朱》：“有生之最灵者，人也。”⑤爪牙：人的指甲和牙齿。爪，人的指甲，亦指手指或手。⑥嗜欲：嗜好与欲望。多指贪图身体感官方面享受的欲望。⑦趋走：趋，疾行。走，奔跑。⑧利害：偏义复词，谓害。⑨寒暑：偏义复词，谓寒。⑩役物：谓役使外物为我所用。

⑪上圣：犹至圣。指德智超群的人。⑫卓然先行：卓然，卓越貌。先行，先实行、先进行。⑬往：归向。

【译文】人有秉承天地之气而生的样貌，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本性，聪明灵敏，精细淳美，是有生命的物类中最具灵性的群体。人类和其他动物相比，手脚和牙齿的能力不能够满足嗜好和欲望，奔跑的能力不足以躲避祸害，没有皮毛或羽毛来抵御寒冷，一定要役使其他物类来养活自己。使用智慧而不是依靠蛮力，这就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地方。所以，如果没有仁爱，人们就不能形成和合的群体，不能形成群体就没有办法制服外物，不能制服外物那人们的生活所需就会不足。人们组成了群体但生活所需不足，争斗之心就会产生。德智超群、卓越地率先躬行敬让博爱之德的人，人民就心悦诚服地跟随他。跟随他的人愈来愈多，形成了群体，这个人就成了君主；远近的人都争着前来归附他，这个人就成为王者了。

【原文】《洪范》^①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②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③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④，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⑤民情而则天象地^⑥，故因天秩而制五礼^⑦，因天讨而作五刑^⑧。上刑用甲兵^⑨，其次用斧钺^⑩；中刑用刀锯^⑪，其次用钻凿^⑫；薄刑用鞭扑^⑬。大者陈诸原野^⑭，小者致诸市朝^⑮，其所繇来者上^⑯矣。

【注释】①洪范：《尚书》篇名。“洪范”即大法之意。相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洪范》受到了周王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加以奉行，对后人影响极大。②取类：谓取用类似事物以说明本体。犹比喻。③待：依靠，依恃。

群书治要译注

④躬明哲之性：躬，本身具有。颜师古注：“躬，谓身亲有之。”明哲，明智、洞察事理。⑤缘：循，顺。⑥则天象地：则天，谓以天为法，治理天下。象，效法、仿效。⑦因天秩而制五礼：天秩，上天规定的品秩等级。五礼，中国古代对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的总称。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只、人鬼的祭祀典礼；嘉礼是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如饮食、婚冠、贺庆之礼等；宾礼是邦国间的外交往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活动；军礼是师旅操演、征伐之礼；凶礼是指用于吊慰家国忧患方面的礼仪活动。⑧因天讨而作五刑：天讨，上天的惩治。五刑，秦汉时为黥、劓、斩左右趾、枭首、菹其骨肉。《汉书·刑法志》：“汉兴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答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⑨上刑用甲兵：上刑，重刑、极刑。《汉书·刑法志》原文作“大刑用甲兵”。张晏曰：“以六师诛暴乱。”⑩其次用斧钺：韦昭曰：“斩刑也。”斧钺，亦作“斧戣”，指斧与钺。斧，斧子。钺，古兵器，圆刃，青铜制，形似斧而较大，盛行于殷周时。⑪刀锯：韦昭曰：“刀，割刑；锯，刖刑也。”刀和锯都是古代刑具。⑫钻凿：韦昭曰：“钻，髡刑也。凿，黥刑也。”钻，去髡的刑具。凿，古代黥刑刑具，亦指黥刑。凿，音早，读二声。⑬薄刑用鞭扑：颜师古注：“扑，杖也。”韦昭曰：“鞭，官刑也；扑，教刑也。”鞭扑，指用鞭子或棍棒抽打。⑭大者陈诸原野：颜师古注：“谓征讨所杀也。”⑮小者致诸市朝：应劭曰：“大夫以上尸诸朝，士以下尸诸市。”⑯繇来者上：由来已久。繇，通“由”。繇来，事物发生的原因、来源。上，远、久远。颜师古注：“上，谓其事久远也。”

【译文】《洪范》上说：“天子要做人民的父母，而为天下所归往。”圣人用相似的称谓来端正名分，所以称君主是“父母”，用以阐明仁爱道德礼让乃是王道的根本。仁爱需要依靠恭敬才不会衰败，德行需要依赖威严才能够长久地树立。因此要制定礼仪来提倡恭敬，设立刑法以显明威严。圣人已经具有洞察事理的禀赋，必能通达天地的存心，制定礼仪开展教化，确立法规设置刑罚，凡有所举动皆顺应民情，

效法天地自然的规律。所以圣人依据上天规定的品秩等级来制定五礼,依据上天的惩治来制作五刑。重刑是用军队来诛灭暴乱,次一等的是用斧钺将人斩杀;中等的刑罚是用刀锯割截身体,其次是削去髡骨,在面额上刺字并以墨染黑;最轻的刑罚则是用鞭扑抽打。规模大的是在原野上征战杀戮,规模小的则在朝廷或集市上陈尸示众:这是由来已久的了。

【原文】自^①黄帝^②有涿鹿之战^③,颛顼^④有共工之陈^⑤。共工。主水官。秉政作虐。故颛顼伐之也。唐虞之隆^⑥(隆作际)至治^⑦之极,犹流共工,放欢兜,杀三苗,殛鯀^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⑨,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⑩?”鞭扑不可弛^⑪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⑫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⑬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⑭。”文德^⑮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措兵寝^⑯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⑰也。

【注释】①自:连词。虽,即使。②黄帝(公元前2697年—公元前2599年):少典之子,本姓公孙,出生于陕西姬水,居轩辕之丘(在今陕西省武功县),故号轩辕氏。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以土德王,土色黄,故曰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③涿鹿之战:指距今约四千六百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④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十岁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初封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号高阳氏。在位七十八年,寿九十八岁。他即位后,严格遵循黄帝的政策行事,使社会安定太平,被列为五帝之一。⑤共工之陈:共工,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害,颛顼伐之。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陈,同“阵”,战役。⑥唐虞之隆:唐虞,唐尧与虞舜的并称。亦指尧与舜的时代,古

群书治要译注

人以为太平盛世。隆，《汉书·刑法志》原文作“际”。⑦至治：指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或时世。⑧“流共工”下四句：典出《书·舜典》：“流共工于幽洲，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和欢兜、三苗、鲧在尧帝时并称“四凶”，在舜执政期间被流放到边远各地。流、放、杀、殛，皆为流放之意。⑨甘扈之誓：颜师古注：“谓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事见《夏书》。扈国，扈音同户，今鄠县是也。甘即甘水之上。”誓，指告戒、约束将士的言辞。《史记·夏本纪》：“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⑩“古人有言”下四句：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五材，五种物质，指金、木、水、火、土。⑪弛：舍弃，放下。⑫偃：使停息，止息。⑬逆顺：逆与顺。多指情节的轻与重、事理的当与不当等。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使工具精良。比喻要做好一件事，准备工作非常重要。语出《论语·卫灵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⑮文德：指礼乐教化。与“武功”相对。⑯刑措兵寝：颜师古注：“刑措兵寝，皆谓置而弗用也。”刑措，亦作“刑错”，置刑法而不用。《史记·周本纪》：“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错，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置刑。”寝，止息。⑰极功：最大的功绩。

【译文】即使是黄帝也有涿鹿之战，即使是颛顼也有讨伐共工的战役。在唐尧、虞舜的时代，天下安定昌盛达到了极点，尚且还流放了共工，放逐了欢兜，驱逐了三苗，流放了鲧，然后天下顺服。夏朝有为讨伐有扈氏而作的《甘誓》，殷商和周朝也都是借助武力才平定天下。古人说：“上天造就了金、木、水、火、土五材，人们综合地来利用，缺一不可，谁又能去掉军队呢？”治家不可放弃鞭扑，治国不可废除刑罚，

治理天下不能舍弃征伐。只是在运用的时候要分清主次，在实行的时候要轻重得当罢了。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事情，必定先要使他的工具精良。”礼乐教化，是帝王的利器；刑法和武力，是用来辅助礼乐教化的。教化影响的程度愈深，那么武力所能征服的地方就愈大；道德所施及的范围愈广，那么刑罚所能威慑的范围就愈广。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以至于能达到刑罚无用、战争不起的局面，就是因为做到了本末（文德和威武）有序的缘故，这是帝王最伟大的功绩啊。

【原文】春秋^①之时，王道寝坏^②，礼乐不兴，刑罚不中^③，陵夷^④至于战国^⑤。韩任申子^⑥，秦用商鞅^⑦，连相坐^⑧之法，造参夷^⑨之诛：增加肉刑^⑩，大辟^⑪有凿颠^⑫、押（押作抽）胁^⑬、镬烹^⑭之刑。至于始皇，兼吞^⑮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义之官，专任^⑯刑罚，躬操^⑰文墨^⑱，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⑲，圜圜成市^⑳，天下愁怨，溃^㉑而叛之。

【注释】①春秋：时代名。孔子《春秋》记事，从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计二百四十二年，史称春秋时代。今多以周平王东迁至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共二百九十五年，为春秋时代。②寝坏：逐渐废弃，逐渐败坏。③不中：不适合，不适当。④陵夷：由盛到衰，衰颓，衰落。⑤战国：时代名。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魏、赵三家分晋列为诸侯起，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止。现在多以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因当时诸侯大国连年战争，故称。⑥申子：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在韩为相十九年，通过变法，使韩国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人物，以“术”著称，是三晋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⑦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著名政治家、改革家。闻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孝公变法图强。孝公二年（公元前342

年)，秦国富强。次年，在与魏国的战争中，商鞅用诈谋取胜，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执政期间实行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秦上下多怨。秦国公族赵良劝其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孝公卒后，惠文王即位，有人告商鞅企图谋反，遂令拘捕。商鞅奔魏不得，乃发邑兵攻郑，兵败被俘。惠王将商鞅车裂，并灭其族。⑧连相坐：连坐，古代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又称相坐、随坐等。⑨参夷：颜师古注：“参夷，夷三族。”夷，诛灭、屠杀。⑩肉刑：残害肉体的刑罚。古指墨、劓、剕、宫、大辟等。⑪大辟：古五刑之一，谓死刑。《书·吕刑》：“大辟疑赦，其罚千锾。”孔安国传：“死刑也。”孔颖达疏：“《释诂》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谓死刑为大辟。”⑫凿颠：颠是人的头顶，凿是用铁器打孔。为一种用铁器凿人头顶的死刑。⑬押胁：《汉书·刑法志》原文作“抽胁”，古代酷刑之一，抽去其肋骨致死。⑭镬烹：古代用鼎镬煮杀人的酷刑。烹，通“烹”。颜师古注：“鼎大而无足曰镬，以鬻人也。”⑮兼吞：并吞。⑯专任：单独依靠。⑰躬操：颜师古注：“躬，身也。操，执持也。”⑱文墨：刑律判状。⑲赭衣塞路：赭衣指囚犯、罪人。古代囚衣，因以赤土染成赭色，故称。塞路，充塞道路，言其多，此地形容犯人多。⑳囹圄成市：监牢里就像是市场一样。形容罪犯很多。囹圄，牢狱。㉑溃：水冲破堤防。

【译文】春秋时代，王道逐渐败坏，礼乐的教化不兴盛，刑罚的使用不恰当。这种衰败的局面持续到了战国，韩国任用申不害，秦国任用商鞅，实行一人犯法连带他人同时受刑的法令，制订了诛灭三族的刑法，增加了肉刑、死刑，设置了凿开头颅、抽掉肋骨、用鼎镬煮杀等刑罚。到了秦始皇时，吞并了其他国家，于是废弃了先王的成法，去除了负责礼仪的官员，单独依靠刑罚来治国，亲自掌握判决文书。然而奸诈邪恶的事情却都出现了，犯罪的人充满道路，监狱里的犯人多得如同集市一般，天下百姓忧愁怨恨，人民如河水冲破堤防一般，纷纷反叛秦朝。

【原文】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①，蠲削烦苛^②，兆民^③大悦。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④。于是相国萧何^⑤，摭摭^⑥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⑦。当孝惠、高后^⑧时，萧、曹^⑨为相，填以无为^⑩，是以衣食滋殖^⑪，刑罚用希。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⑫，劝趣农桑^⑬，减省租赋。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⑭，惩恶^⑮亡秦之政。论议^⑯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⑰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浸息^⑱，风流笃厚^⑲，禁罔疏阔^⑳。选张释之为廷尉^㉑，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㉒，有刑措之风。

【注释】①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②蠲削烦苛：蠲削，减免。烦苛，繁杂苛细，多指法令。③兆民：古称天子之民，后泛指众民，百姓。④御奸：谓禁止邪恶。⑤萧何（公元前257年—公元前193年）：西汉初期政治家，汉初三杰之一。辅佐刘邦建立汉朝，高祖论功行赏，萧何位列众卿之首，有“开国第一侯”之称。后被拜为相国。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卒，谥号“文终侯”。⑥摭摭：音俊直。采取，采集。⑦作律九章：亦称《汉律九章》，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后颁行的法典。相国萧何依照秦法，适应新形势，制定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九篇。前六篇大体与秦律相同，源于李悝的《法经》。后三篇新增关于户口、赋役、兴造、畜产、仓库等项的规定。原文已经失传。⑧孝惠、高后：孝惠，汉惠帝刘盈（公元前211年—公元前188年），西汉第二位皇帝，刘邦嫡子（次子），母亲吕雉。在位七年，年仅二十四岁，谥号“孝惠皇帝”。高后，即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惠帝继位，尊吕后为太后。⑨曹：指曹参（？—公元前190年），字敬伯，泗水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开国功臣，是继萧何之后汉代第二位相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身经百战，屡建战功，攻下二国和一百二十二县。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赐爵平阳侯。汉惠帝时继萧何为相国，一遵萧何约束，有“萧规曹随”之称。⑩填以无为：颜师古注：“言以无为之法填安百姓也。”填，通

“镇”，指安定。⑪滋殖：增加。⑫玄默：谓清净无为。⑬劝趣农桑：劝，奖勉、鼓励。趣，趋向、归向。农桑，农耕与蚕桑。⑭少文多质：少文，缺少文才；质，朴实、淳朴。⑮惩恶：憎恶惩戒。⑯论议：指对人或事物的好坏、是非等表示意见。⑰告讦：责人过失或揭人隐私、告发。颜师古注：“讦，面相斥罪也。”讦，音结。⑱浸息：《汉书·刑法志》原文作“寢息”，意谓逐渐繁殖。⑲风流笃厚：风流，风尚习俗。笃厚，忠实厚道。⑳禁罔疏阔：指法律过于宽容。禁罔，谓张布如网的禁令法律。疏阔，篡略、不周密。㉑选张释之为廷尉：铨选张释之担任廷尉。选，量才授官、铨选。张释之，生卒年月不详，字季，西汉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曾事文帝、景帝二朝，官至廷尉，以执法公正不阿闻名，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狱，汉初因之，秩中二千石，景帝时改称大理，武帝时复称廷尉。㉒断狱四百：指一年判案只有四百件。断狱，判案。

【译文】汉高祖刘邦刚进入关中的时候，与乡中父老约法三章，减免繁杂苛刻的法令，人民十分喜悦。之后因周边的少数民族尚未归附，战事还没有平息，三章的法令不足以用来禁止邪恶，于是相国萧何采集秦朝的法令，选取其中适合时宜的部分，制定了律法九章。在孝惠帝和高后当政的时代，萧何、曹参相继为相，以无为之法安定百姓，因此人民衣食增加，刑罚使用得很少。到孝文帝即位，亲自实行清净无为的政策，鼓励人民趋向农耕和蚕桑，减少了田租赋税。当时的将相都是过去的功臣，虽缺少文采但都很质朴，憎恶秦朝亡国的政策，并深以为戒，发表意见言论必定讲求宽厚，以谈论人的过失为羞耻。教化遍及天下，揭发别人隐私的陋习得到了改变。官员安守于自己的本职，人民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积蓄年年增加，人口逐渐繁衍，风尚习俗忠实厚道，法律宽松。（文帝）选用张释之为廷尉，对有疑点难以确定的罪行则由民众议决。因此刑罚大大减少，以至于全国一年处理的案子只有四百多件，大有将刑罚搁置不用的风气。

【原文】即位十三年^①，齐太仓令淳于公^②，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③上书曰：“妾^④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⑤，今坐法^⑥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复上有可字）生，刑者不复属^⑦，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⑧也。妾愿没入为官婢^⑨，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注释】①十三年：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②齐太仓令淳于公：齐王国掌管太仓的长官淳于意。太仓，即太仓，本指设在京城的国家粮库，此指诸侯国齐国之太仓。令，官名，历代中央最高机关及某些下属机关的主官。太仓令，即掌管太仓的长官。淳于公，即淳于意，西汉初年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精于医道，曾任齐太仓令，世称“仓公”。③少女缇萦：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④妾：旧时女子自称的谦词。⑤廉平：清廉公平。⑥坐法：犯法获罪。⑦复属：言恢复原状。复，恢复、康复。属，继续、联接。⑧其道无由：找不到门径，无法办到。无由，没有门径、没有办法。⑨官婢：古时因罪没入官府做奴婢的女子。

【译文】汉文帝即位的第十三年，齐王国的太仓长官淳于意犯了罪，应当被处以刑罚。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说：“臣妾的父亲做官，齐国的人们都称赞他清廉公平，现今犯法当被判刑。臣妾伤痛那些死去的人不能复生，遭受刑罚的人不能恢复原貌。即使他们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是无法办到的。臣妾愿意被没入官府做奴婢，以此来赎免我父亲的罪过，使他能得以改过自新。”

【原文】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盖闻有虞氏^①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②，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三^③，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④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⑤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⑥。’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

而道无由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⑦，何其刑之痛而不德^⑧也！岂称^⑨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注释】①有虞氏：古部落名，传说其首领舜受尧禅。此指代舜。有，词头。②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画衣冠，传说上古有象刑，即以异常的衣着象征五刑表示惩戒。章服，有识别符号的衣服。戮，羞辱。③肉刑三：指当时施行的黥、劓、刖三种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④非乃：岂非（难道不是），莫不是。⑤训道：教诲开导。颜师古注：“道，读曰导。”⑥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和乐平易的君子，是民众的父母。语出《诗经·大雅·洞酌》。恺悌，和乐貌。⑦息：滋息，生长。⑧不德：缺乏德行。⑨称：相当，符合。

【译文】奏书上达天子，天子怜悯她的心意，于是下令说：“听说舜王在位时，只是在犯人的衣冠上画图文标识，让他们穿异于常人且有识别符号的衣服，以此作为羞辱，但人民却不犯法，治理达到了如此极致的程度！现今的法令有三种肉刑，而奸邪之事仍没有得到禁止，这其中的过失在哪里呢？难道不是朕的德行浅薄，教化还没有彰显吗？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因为教导训诲不够善良纯正，使得无知的百姓陷于罪恶之中。《诗经》上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啊，是人民的父母。’如今人们有了过失，还没有施以教化，而刑罚已经加到了他们身上，有的人想改过行善，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朕非常怜悯他们。刑罚能达到截断肢体、刺刻肌肤的程度，一生都不能再生长复原，这样的刑罚是多么令人苦痛而又缺乏道德。难道这合乎为民父母的意思吗？应当废除肉刑，用其他方式予以代替。”

【原文】善乎！孙卿^①之论刑^②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③无肉刑，有象刑^④，是不然^⑤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⑥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⑦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

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末^⑧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⑨。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恶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圣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

【注释】①孙卿：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著名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②论刑：论说刑法。下文中荀子论刑之言，出自《荀子·正论》。③治古：指古代升平社会、古之治世。④象刑：传上古无肉刑，仅用与众不同的服饰加之犯人以示羞辱，谓之象刑。⑤不然：不合理，不对。⑥触罪：犯罪。⑦不待：用不着，不用。⑧末：《荀子·正论》作“未”。杨倞注：“未，谓将来。”⑨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如淳曰：“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恶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圣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

【译文】荀子对刑法的论说真是太好了。他说：“按世俗人们的说法，以为在上古治世的时代没有肉刑只有象刑，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认为在古代太平盛世时没有人犯罪，那么难道只是没有肉刑吗？连象刑也不需要啊。或是认为当时人们有犯罪的，但只是一味减轻其刑罚。这等于是杀人者不会被处死，伤害了别人也不会受到处罚。罪行非常严重而受到的刑罚却很轻，人民就会无所畏惧，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大凡制定刑法的根本，是用来禁止暴恶，并防患于未然的。（如果）杀了人不被处死，伤了人不被判刑，这是赐惠于凶暴之人而宽恕邪恶者。所以，象刑不是产生在古代的治世，反而是兴起于动乱的当今。”

【原文】凡爵列^①官职，赏庆^②刑罚，皆以类相从^③者也。一物失称^④，乱之端^⑤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⑥功，刑不当罪，不祥

莫大焉。夫征暴诛悖^⑦，治之盛^⑧（盛作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⑨，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⑩。《书》云‘刑罚世重世轻^⑪’，此之谓也。”《书》所谓“象刑惟明”^⑫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⑬赭衣者哉？

【注释】①爵列：爵位。②赏庆：奖赏。③以类相从：谓按其类别各相归属。④失称：不相当。⑤端：开始。⑥当：对等，相当。⑦诛悖：讨罚悖逆。⑧盛：《汉书·刑法志》原文作“威”。⑨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杨倞曰：“治世刑必行，则不敢犯，故重。乱世刑不行，则人易犯，故轻。”⑩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杨倞曰：“治世家给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则众恶之罪，固当重也。乱世人迫于饥寒，犯法者多，不可尽用重典，当轻也。”⑪刑罚世重世轻：语出《尚书·周书·吕刑》，意谓刑罚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在程度上有轻重的不同。⑫象刑惟明：语出《尚书·虞书·益稷》。颜师古注：“《虞书·益稷》曰：‘咎繇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叙、施其法刑皆明白也。”⑬菲屨：草或麻编成的鞋。“菲”通“扉”，指草鞋。屨，音句。

【译文】“凡是爵位、官职、赏赐和刑罚，都要按功过的等级来相应地施予。一件事做得不恰当，就是混乱的开端。德行与爵位不相符，能力与官职不相符，赏赐与功劳不相当，刑罚与罪过不相当，没有比这样更不吉祥的了。征讨暴乱，诛罚叛逆，这是统治的威严所在。杀人者被处死，伤人者被判刑，这是所有君王都一致遵行的，没有人知道其产生的原因。因此在治世时，用刑严厉（以禁绝犯罪）；在乱世时，用刑偏轻，（以宽赦不得已而触犯刑律之人）。在治世犯法者少，有犯罪者众人厌恶，必会得到严重的惩罚；在乱世犯法的人多，不能都用重刑惩罚，所以用刑反而轻。《尚书》中说：‘刑罚会因时代的变化，有时重有时轻。’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尚书》所说“象刑惟明”，是指效法上

天的规律来制定刑法，怎么会有只穿上草鞋和囚服就能代替刑罚的事呢？

【原文】孙卿之言既然^①，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②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弊^③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鞿羈^④而御驽突^⑤，以绳系马领曰鞿。驽突。恶马也。违救时^⑥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⑦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⑧，失本惠^⑨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⑩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⑪，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

【注释】①既然：本来如此，已经如此。②薄：指人心、世道、纲纪等衰微。③极弊：极其衰败。④鞿羈：马缰绳和络头。⑤御驽突：御，驾驭。驽突，指凶悍的马。⑥救时：匡救时弊。⑦髡钳：髡，通“髡”，古代剃发之刑。钳，古刑罚。以铁器钳束人的颈项、手、足。髡钳，音坤前。⑧罔民：欺骗陷害百姓。《孟子·梁惠王上》：“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赵岐注：“是由张罗罔以罔民者也。”⑨本惠：本来的善意。⑩穿窬：亦作“穿逾”。挖墙洞和爬墙头。指偷窃行为。窬，音鱼。⑪奸臧：谓不法受贿。

【译文】荀子的说法已经如此，又就一般人们的看法而论述说：“禹继承于尧舜之后，自认为德行衰微，于是制定了肉刑。商汤和周武王沿袭并加以实行的原因，是由于世道人心比尧、舜时期衰微的缘故。如今汉朝继承衰周和暴秦之后极其衰败的风气，习俗已经衰微于夏、商、周三代了，然而却要实行尧、舜时期的刑法，这就如同用缰绳和络头来驾驭凶悍的马一样，违背了匡救时弊的适宜做法。况且，废除肉刑，本来是希望保全人民，如今去除了髡、钳这类刑罚，反而变成

了以死刑来问罪，这是用死刑来欺骗陷害百姓，也就失去了本来的善意。所以，被处死者每年数以万计，这是刑罚过重所导致的。至于穿壁越墙的偷盗、因愤怒而伤人、男女淫乱、官员不法受贿，像这样的恶行，用髡、钳一类的刑罚又不足以惩戒，所以受刑者每年有十万人之多。人民既不惧怕刑罚，又不感到羞耻，这是刑罚过轻所造成的。”

【原文】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①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②。是以网密而奸不塞^③，刑繁而民愈嫚。必世^④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⑤，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岂宜^⑥惟思所以清原正本^⑦之论，删定律令，撰二百章^⑧，以应大辟。其余罪次^⑨，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⑩。及伤人与盗，吏受赇^⑪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⑫，微细之法，悉蠲除^⑬。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⑭，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⑮，殷^⑯天人之和，顺稽古^⑰之制，成时雍^⑱之化。成康刑措，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也。

【注释】①奉法：奉行或遵守法令。②条：列举。③塞：遏制，约束。④必世：三十年的代称。《论语·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邢昺疏：“三十年曰世……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⑤胜残：遏制残暴的人，使之不能作恶。⑥岂宜：王先谦曰：“岂宜，宜也。周语‘岂繁多宠’，韦注：‘岂，辞也。’”⑦清源正本：谓从根本上整顿清理，彻底解决问题。⑧撰二百章：《吕刑》有“大辟之属二百”之说。⑨罪次：刑罪的等级。⑩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⑪受赇枉法：受赇，接受贿赂。枉法，谓歪曲和破坏法律。⑫诋欺文致：诋欺，毁谤丑化。文致，谓舞文弄法，致人于罪。⑬蠲除：废除，免除。蠲，音捐。⑭法无二门：法令一致。⑮中：指正确的标准。⑯殷：正定李奇曰：“殷亦中。”⑰稽古：考察古事。⑱时雍：指时世太平。

【译文】所以，一般所谓有能力的官员，都以诛杀盗贼来显示威严。专擅杀戮的人被看作能胜任工作，守法之人被认为不能进行治理。混淆刑名、损害法制的现象举不胜举。因此，法网虽严密但奸邪之事却不能得到制止，刑法虽繁多但人民却愈发轻慢。用三十年的时间还不能达到仁政，经过百年也无法遏制残暴，确实是因为礼乐教化缺乏而刑法使用不当的缘故啊。应该思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删改修订现有的法律条令，依据古制撰集刑律二百条，以此来对应死刑。其他刑罪的等级，在古代应当活命而在今天却是犯死罪的，都可以用资财赎死来减为肉刑。如果是伤人和盗窃、官员贪赃枉法、男女淫乱等罪，都可恢复古代刑法的规定，制定刑罚三千条。对于毁谤和诬陷等微细的法令条文，都应予以废除。这样，刑罚就会使人畏惧，法律禁止的事就会容易避免触犯，官员不再只是以杀戮为能事，法令也会一致，判刑的轻重与罪行相当，人民的生命就会得以保全。像这样，符合使用刑罚的正确标准，确定天人之间的和谐，依顺古代的制度，可以成就太平盛世的教化。像西周成、康时期将刑罚搁置不用的局面，虽然不容易达到，但像孝文帝时一年仅断案四百的先例，差不多是可以做到了。

【原文】洪范八政^①，一曰食，二曰货^②。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③之世。“斫木为耜^④，爨木为耒^⑤，耒耨^⑥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⑦，致^⑧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⑨”，而货通食足。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⑩“通其变，使民不倦^⑪”。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⑫。”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治国安人之本也。是以圣王域^⑬民，筑城郭^⑭以居之，制井庐^⑮以均之，开市肆^⑯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⑰，四民有业。圣王量能^⑱授事，四民陈力受职^⑲，故朝无废官^⑳，邑无傲民^㉑，地无旷土^㉒。

【注释】①洪范八政：古代国家施政的八个方面。《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②一曰食，二曰货：食和货本指粮食等食物和钱财、货物。在古代用以称国家财政经济。《汉书·食货志》云：“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③神农：据《史记·补三皇本纪》载，炎帝又号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蟠氏之女。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因最早教民耕种，故称神农。④斫木为耜：砍削木料来制作耜。斫，砍、削。耜，耒下铲土的部件，初以木制，后以金属制作，可拆卸置换。⑤爍木为耒：用火烤木头来制作耒。爍，火烤木材使弯曲或伸直。颜师古注：“爍，屈也。”耒，指耒耜的柄。⑥耒耨：犁与锄。亦泛指农具。⑦日中为市：日中，正午。市，临时或定期集中一地进行的贸易活动。⑧致：招引，招致。⑨各得其所：谓各自得到其所需要的。颜师古注：“自‘斫木为耜’以至于此，事见《易》上系辞。”⑩以下：表示时代在后的。犹言以后、以来。⑪通其变，使民不倦：语出《易经·系辞下》。李奇曰：“器币有不利于时，则变更通利之，使民乐其业而不倦也。”⑫“易称”下四句：出自《易经·系辞下》。⑬域：谓划分区域而居。⑭城郭：亦作“城廓”。城指内城的墙，郭指外城的墙。亦泛指城市。⑮井庐：井，井田。《周礼·考工记·匠人》：“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郑玄注：“此畿内采地之制。九夫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庐，泛指简陋居室。颜师古注：“井田之中为屋庐。”⑯市肆：市场，市中店铺。⑰士农工商：古代所谓四民。《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⑱量能：衡量才能。⑲陈力受职：陈力，贡献、施展才力。受职，接受上级委派的职务。⑳废官：谓有职而无其官，或有官而不称其职。㉑傲民：《汉书·食货志上》原文作“敖民”，意谓闲游之民。㉒旷土：荒芜的土地。

【译文】在《尚书·洪范》中，记录了古代国家施政的八个方面，第一个是“食”，第二个是“货”。这两个方面是养育人民的根本，自神农氏的时代就已经兴起。“砍削木料来制作耜，用火烤木材来制作耒，

把耒耨的好处传给天下人民。”“在中午形成集市进行贸易，招引天下的人，聚集天下的货物，进行完贸易后就离开，各自都会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货物流通，粮食充足，然后才能使国家殷实人民富足，政教风化也就能形成了。自黄帝以后，“器物钱币有不便于当时者，则改革而变通之，使人民乐其本业而不感到厌倦”。殷商和周朝的兴盛，《诗经》《尚书》中已有所记述，其要务在于安定人民，使百姓富足后再教导他们。所以《易经》上说：“天地的大德是生养万物，圣人的大宝是地位。用什么来保持地位？要靠仁德。用什么来聚集人民？要用财富。”财富，是帝王用来聚合人民、保持地位、养育众生、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根本。所以，圣明的君王划分区域来安置人民，建筑城市让人们居住，设置井田并建立房屋对人们进行平均分配，开设集市让人们互通有无，设立学校来教导大众。士人、农民、工人、商人都有各自的职业。圣明的君王通过衡量人们的能力来授予职事，（士农工商）四民贡献自己的才能来接受任务。所以，朝廷中没有不称职的官员，城邑里没有闲游之民，田野中也没有荒芜的土地。

【原文】孔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①。”故民皆劝功乐业^②，先公而后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③，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余三年食，进业曰登^④，再登曰平^⑤，三登泰（泰上有日字）平^⑥，然后王德流洽^⑦，礼乐成焉。又曰^⑧：“采^⑨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注释】①“孔子曰”下四句：语出《论语·学而》。意谓：治理一个千乘之国，要敬慎地处理政事，要讲诚信；要节省费用，爱护人民；使用民力时，要根据农事的忙闲合理调配。导，《汉书·食货志上》原文作“道”，治理之意。千乘，战国时期诸侯国，小者称“千乘”，大者称“万乘”。敬事，敬慎处事。节用，

群书治要译注

节省费用。以时，按一定的时间。②劝功乐业：劝功，谓努力建功立业。乐业，谓愉快地从事本业。③畜：积蓄，积储。④进业曰登：进业，使事业有所发展。颜师古注引郑玄曰：“进上百工之业也。或曰进上农工诸事业，名曰登。”登，成熟、丰收。⑤平：古代官员考核政绩，任内连续丰收，余六年食，谓之“平”。《汉书·食货志上》：“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⑥泰平：连续三年农业有成，谓之“泰平”。⑦王德流洽：王德，《汉书·食货志上》原文作“至德”。流洽，流遍、遍及。⑧又曰：此言者指李悝。《汉书·食货志上》原文作：“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又曰：余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⑨余：买进谷物。余，音笛。

【译文】孔子说：“治理一个千乘之国，要敬慎地处理政事，要讲诚信；要节省费用，爱护人民；使用民力时，要根据农事的忙闲合理调配。”因此，人民都努力地建功立业，愉快地从事自己的本业，先为公家着想而后才想到自身。人民耕种三年，就能积蓄足够一年使用的余粮。衣食丰足了，人们才会懂得荣辱；清廉逊让的风气形成了，争斗诉讼就会平息。能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各项事业都有所发展，就称为登，两次登就称为平，三次登就是泰平，然后君王的德泽就会遍及天下，礼乐的教化也就形成了。（李悝）又说：“购买谷物时，价格太高就会伤害大众的利益，价格太低就会伤害农民的利益。大众的利益受到伤害，人们就会四散离去；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国家就会贫乏。所以谷价太高或太低，同样都会造成伤害。善于治国者，应使大众的利益不受伤害，而农民也能更加勤勉。”

【原文】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背本趣末^①，贾谊说上曰：“筮子^②曰：‘仓廩实知礼节^③。’民不足而可治者，自

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④。’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⑤。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⑥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⑦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⑧，莫之或止^⑨，生之者甚少，而靡^⑩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蹙^⑪哉！

【注释】①背本趣末：谓弃农务商。我国古代以农为本、商为末。趣，趋向、归向。②筦子：“筦”通“管”，即管仲（？—公元前645年），春秋齐国颖上（今安徽颖上）人，史称管子。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其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③仓廩实知礼节：语出《管子·牧民》。意谓：人民的生活富裕了，才能够有礼法的观念。仓廩，贮藏米谷的仓库。④“古之人曰”下四句：语出《管子·轻重甲篇》，与原文略有出入。本句不说“管子”，而言“古之人”，盖欲行文富有变化。⑤屈：竭尽，穷尽。⑥至纤至悉：极为细致周密。纤，音先。⑦淫侈：奢侈，浪费过度。⑧残贼公行：残，破坏。贼，祸害。公行，公然行动、公然进行。⑨莫之或止：即“莫或止之”，没有人去制止它。之，代词，指“残贼公行”之事。⑩靡：耗费，浪费。⑪蹙：“蹙”的异体字。竭尽，枯竭。蹙，音绝。

【译文】汉文帝即位后，亲自实行节俭，想着使百姓安定。当时的人们离战国时期不远，多弃农务商。贾谊劝告皇上说：“管子说：‘仓库里的粮食充实了，人们才会懂得礼节。’人民的衣食不足而能使国家得到治理的，从古到今还没有听说过。古人（指管仲）说：‘一个农夫不耕作，有的人就会挨饿；一个女子不纺织，有的人就会受冻。’物资的生产有时间的限制，然而使用起来却没有限度，那么物资一定会被用尽的。古人治理天下，极为细致周密，所以他们的积蓄足可以依赖。如今人们背离农业趋向商业，不劳而食的人太多，这是天下的大害；奢侈浪费的风气日益增长，这是天下的大祸。祸害公然盛行，却没有人来制止

它。从事生产的人很少，而浪费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财产怎么会不枯竭呢？”

【原文】世之有饥穰^①，天之行也，天之行气。不能常孰。禹、汤被之矣^②。即^③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④？卒然^⑤边境有急，数十万之众，国胡以餽^⑥之？兵旱相乘^⑦，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横击^⑧，并举而争起^⑨矣，乃骇而图之^⑩，岂将有及乎？夫积贮^⑪者，天下之大命^⑫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⑬，何招而不至？今殴^⑭民而归之农，皆着^⑮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⑯，末技游食^⑰之民，转而缘南亩^⑱，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稟稟^⑲也，稟稟。危也。窃^⑳为陛下惜之！”

【注释】①饥穰：饥荒与丰收。饥，通“饥”。②禹、汤被之矣：颜师古注：“谓禹遭水，而汤遭旱也。”被，遭受。③即：连词。假若。④恤：周济，救济。⑤卒然：突然，忽然。“卒”后多作“猝”。⑥餽：即“馈”，输送粮食等。⑦相乘：相加，相继。⑧横击：恶毒攻击。⑨争起：谓起而争天下。⑩乃骇而图之：才害怕地来想办法应对（这种局面）。乃，副词，始、才。骇，惊骇、震惊。图，设法对付。⑪积贮：积聚储存。⑫大命：谓大事、要事。⑬怀敌附远：怀敌，怀柔敌方。附远，使疏远者亲附、使边远者归附。⑭殴：“驱”的古字。驾馭，驱使。⑮着：依附，附着。⑯各食其力：各自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谋生。⑰末技游食：末技，古指工商业。游食，谓居处不定，到处谋食。⑱缘南亩：走向田间，从事农业。缘，循、顺，此处有趋向之意。南亩，谓农田。南坡向阳，利于农作物生长，古人田土多向南开辟，故称南亩。亩，古同“亩”。⑲直为此稟稟：直，竟然。稟稟，危殆，指天下危困。稟，同“廩”。⑳窃：私下，私自。多用作谦词。

【译文】“世上有荒年和丰年，这是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大禹和商汤都曾遭遇过。假若不幸遇到了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将用什

么来救济百姓?突然边境上发生了紧急军情,数十万的军队,国家拿什么来充当军饷?战事和旱灾接连而至,天下物资匮乏,有勇力的人就会聚众恶毒攻击,(叛乱者)同时举兵起事而争天下,这时才惊怕地来设法应对,难道还能来得及吗?积聚储存物资,是天下的要事。假如粮食多而且财物富余,那做什么事不能成功呢?凭借这样的条件,进攻就能夺取,防守就能稳固,征战就能获胜。以此怀柔敌方,使边远之人前来归附,那还有什么人不会被招抚来呢?现今应当驱使人民回归农业,都依附于根本,使天下人都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谋生,使从事工商业和四处谋生之人转行来从事农业,那么积蓄就会充足,人们就会乐于做自己所应做的事了。本可以使国家富裕安定,然而竟造成了这样一种危困的局面。臣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

【原文】于是上感谊言,始开藉田^①,躬耕^②以劝百姓。晁错^③复说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④之、织而衣^⑤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⑥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⑦,而国无捐瘠^⑧者,捐,谓民饥也。或谓贫乞者为捐也。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民人之众,不避^⑨汤、禹,加以无天灾,而畜积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人^⑪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⑫,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注释】①藉田: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每逢春耕前,天子、诸侯躬耕藉田,以示对农业的重视。藉,通“籍”。《汉书·文帝纪》:“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②躬耕:古代帝王亲自率领大臣在籍田举行耕种仪式以劝农。《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

群书治要译注

九推。”③晁错(?—公元前154年):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文帝时,历任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太子家令,得幸于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号称“智囊”。面对匈奴侵扰日益严重、商人兼并农民土地等问题,晁错曾先后上书言兵事和守边备塞,主张重农抑商、与民休息的政策,得到汉文帝的采纳。景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力主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借口以“请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晁错被腰斩于长安东市。④食:拿东西给人吃。⑤衣:谓给人穿上衣服。⑥资财之道:指获得财物的方法和途径。资财,钱财物资。道,方法、途径。⑦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在尧帝、大禹时,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时曾有七年的旱灾。(详见附录。)⑧捐瘠:饥饿而死。颜师古注:“瘠,瘦病也。言无相弃捐而瘦病者耳。”⑨不避:不让,不亚于。⑩遗利:未尽其用的利益。⑪游食之人:指居无定处、四处谋食的人。⑫地著:谓定居于一地。颜师古注:“地著,谓安土也。”

【译文】于是文帝为贾谊之言所感动,开始设立藉田,亲自率领大臣举行耕种仪式来劝勉百姓。晁错又上书劝文帝说:“圣明的君王在上位,而人民不会受冻挨饿的原因,并非是君王能耕作来供给人们食物吃、织布来供给人们衣服穿,而是会为百姓开辟获得财富的途径。所以,尧、禹时期有九年的水灾,商汤曾遇到七年的旱灾,但国家没有因饥饿而死的人,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而预先有所防备的缘故。如今天下统一,土地和人口的数量不亚于商汤、大禹的时代,再加上没有自然灾害,然而积蓄的物资却不能达到像禹、汤时那样充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土地还有未尽其用的利益,人民还有剩余的力量,生产五谷的土地没有被完全开垦,山川水泽的资源没有被完全发掘,四处谋生的人没有完全回归到农业上来。人民贫穷,就会有奸诈邪恶的事发生。贫穷是因为物资不足,物资不足是因为人们不进行农业生产,人们不务农就不会安居在一地,不能定居一处人们就会轻易离开家乡。(如果)百姓像鸟兽般居无定所,即使有高大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

河，有严厉的法律和刑罚，仍是不能加以禁止的。”

【附录】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尧帝时，中原洪水为灾，百姓愁苦不堪。鲧受命治理水患，用了九年时间，洪水未平。舜巡视天下，发现鲧用堵截的办法治水，效果不彰。接着命鲧的儿子禹继任治水之事。禹改革治水方法，变堵截为疏导，用了十三年的时间，三过家门而不入，才将水灾完全消除。

汤建国不久，国中发生了一场长达七年的旱灾。在最初二年，伊尹也曾教民打井开沟，引水灌溉，但无济于事。在后五年中，灾情更加严重，河干井涸，禾苗不生，人民困苦异常。自旱灾发生后，汤就在郊外设立祭坛，每天派人举行祭祀，祈求上天除旱降雨。汤还亲自到郊外祈祷，并反省自己执政有无过失之处。他自我谴责说：“上天不降雨，是不是因为我执政没有节制、法度？是不是因为我对百姓失职，使百姓受到疾苦？是不是因为官吏贪污受贿？是不是因为进谗言的人多了起来？是不是因为有妇人干预朝政？是不是因为我的宫室修得太大太美？”这就是有名的“成汤六问”。但是，尽管汤天天祭祀，每每自责，苦苦哀求，但上天仍然没有赐福降雨。大旱延续到第七年的时候，汤见郊祭上天也不降雨。就命人在桑木设了祭坛，亲自率领伊尹等大臣祭祀求雨，但祭祀以后还是没下雨。于是，汤就命人占卜原因。史官们占卜后说：“贡祭除了要用牛羊做牺牲外，还要用人牲。”人牲，就是将活人放到柴上焚烧，以祈求上天降雨。汤听了以后说：“我祭祀，占卜求雨，本是为民，怎能用人去焚烧呢？还是用我来代替吧！”于是，命人架起柴来，汤将头发和指甲剪掉，沐浴洁身。汤向上天祷告说：“我一个人有罪，不能惩罚万民。万民有罪，都在我一人。不要因为我一个人没有德行，而使上帝鬼神伤害万民的性命。”祷告后便坐到了柴上，正要点火时，天就下起了大雨。汤这种舍身为民、勇于牺牲的精神，受到了人们的敬佩和颂扬。

【原文】“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①；饥之于食，不待甘旨^②；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③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④，广蓄积，以实仓禀，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⑤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⑥，在于把握^⑦，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⑧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⑨不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注释】①不待轻暖：不待，用不着、不用。轻暖，轻软而暖和。②甘旨：甜美。③再食：指每日两餐。④赋敛：田赋，税收。⑤牧：统治，驾驭。⑥臧：“藏”的古字。收藏，隐藏。⑦把握：掌握，执持。⑧轻资：便于携带的财物。⑨中人：中等的人，常人。

【译文】“人在寒冷时需要衣服，不必是轻软暖和的；人在饥饿时需要食物，不必是甜美可口的。身体挨饿受冻，人们就不会顾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感到饥饿，一年不制作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了却得不到吃的，身体寒冷却得不到衣服，这样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住她的孩子，国君又怎能拥有他的人民呢？明智的君主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使人民致力于农耕与蚕桑，减轻田租税收，广泛地积蓄粮食等物资来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的灾害，因此他就可以拥有众多的百姓了。人民，在于帝王用什么方法来驾驭他们。人们趋向利益，就像水流向低处一样，没有方向的选择。珠宝美玉和金银，饥饿时不能当吃的，寒冷时不能当穿的，然而大众却认为它们很贵重，这是因为君主使用它们的缘故。金银珠宝这些物品，轻巧微小容易收藏，拿

在手中,可以走遍天下而不会有饥寒的忧患。这样就使得人民容易离开家乡,盗贼受到鼓励,犯罪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布帛产生于田地中,随时令而生长,凝聚了人力在其中,不是一日之间就能长成的。几石重的粮食,一般的人难以拿动,也不会被奸邪之人所利用,然而一天得不到就会感到饥寒。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原文】“今农夫,春耕^①夏耘^②,秋获^③冬藏,伐薪樵^④,给徭役^⑤,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⑥,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⑦,赋敛不时^⑧,朝令而暮改^⑨,当其有者,半贾^⑩而卖,无者取倍称^⑪之息,取一偿二为倍称。于是有卖田宅、鬻^⑫子孙以偿责^⑬者矣。”

【注释】①春耕:春季播种之前,耕耘土地。耕,翻土犁田。②夏耘:夏天锄田除草。耘,除草。③秋获:秋季收割庄稼。获,收割庄稼。④薪樵:柴火。⑤徭役:古代官方规定的平民(主要是农民)成年男子在一定时期内或特殊情况下所承担的一定数量的无偿社会劳动。一般有力役、军役和杂役。历代以来,繁多而苛严。⑥吊死问疾:吊祭死者,慰问病人。吊,指祭奠死者或对遭丧事及不幸者给予慰问。⑦急政暴虐:急征暴敛之意。政,同“征”。虐,疑为“赋”之误。王念孙曰:景祐本“暴虐”作“暴赋”。王先谦曰:唐写本作“暴赋”。⑧不时:随时,临时。⑨朝令而暮改:早晨才发出的征税令,当天晚上就要求征收到位。改,疑为“得”之误。王念孙曰:“改”本作“得”,言急征暴赋,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谓其朝令而暮改也。⑩半贾:原价的一半。颜师古注:“本直千钱者,止得五百也。贾读曰价。”⑪倍称:加倍偿还,借一还二。如淳曰:“取一偿二为倍称。”⑫鬻:卖。⑬责:“债”的古字。

【译文】“如今农民春天翻地，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要砍伐柴火，供给徭役。春季不能避开风沙尘土，夏季不能避开酷暑炎热，秋季不能避开绵绵阴雨，冬季不能避开冰冻严寒，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间。此外还有个人的迎来送往、吊唁死者、慰问病者、赡养孤老、养育幼儿的事情都包括在其中。如此勤劳辛苦，尚且还会遭受水旱的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征收赋税，早晨才发出的征税令，当天晚上就要求征收到位。（为了纳税）有粮食的人，往往不得不半价出售以完税，没有粮食的就以加倍的利息向他人借钱交税，于是就有了卖掉田宅、儿孙来偿还债务的事情。”

【原文】“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①，小者坐列^②贩卖，操其奇赢^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④，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⑤，衣必文采，食必粱肉^⑥，无农夫之苦，而有仟伯^⑦之得。因其富厚^⑧，交通^⑨王侯，力过吏执^⑩，以利相倾^⑪，千里游敖^⑫，冠盖相望^⑬，此商人所以兼（兼下有并字）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注释】①倍息：加倍的利息。②坐列：谓坐在店铺内。颜师古注：“列者，若今市中卖物行也。”③奇赢：指商人所获的赢利。颜师古注：“奇赢，谓有余财而畜聚奇异之物也。一说，奇谓残余物也。”④乘上之急，所卖必倍：颜师古注：“上所急求，则其价倍贵。”乘，利用、凭借。⑤蚕织：蚕桑和纺织。⑥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所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所吃的必是精美的饭食。文采，华美的纺织品或衣服。颜师古注：“文，文绘也。帛之有色者曰采。”粱肉，谓以粱为饭，以肉为肴，指精美的膳食。⑦仟伯之得：指田地的收获。“仟伯”通“阡陌”。⑧富厚：谓物质财富雄厚。⑨交通：交往，往来。⑩力过吏执：（富商的）权势超过了官吏的势力。执，“势”的古字。⑪以利相倾：依靠钱财争权夺利，互相排挤。相倾，相互竞争、彼此排挤。⑫游敖：敖，同“遨”。遨游，漫游。⑬冠盖相望：指使者或仕宦富豪之人，一路上往来不绝。

【译文】“那些大的富商囤积货物，以获得加倍的利息；小商人则坐在店铺中贩卖，带着他们用余财所获得的奇异货物，每天在都市中游逛，趁着官府急需之时，所卖物品的价格必定会成倍抬高。所以，这些商人们男子不进行耕作，女子不进行蚕桑和纺织，而所穿的必是华美的衣服，所吃的必是上等的米和肉，没有农夫的辛苦，却拥有田间农桑的收获。他们凭借财富雄厚，与王侯交往相通，势力超过一般官员，依靠钱财争权夺利，互相排挤，遨游于千里之外，一路上往来不绝。这就是商人所以能兼并农民、农民却流落他乡的原因了。”

【原文】“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①，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②之务，莫若使民务农^③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④，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⑤，得以拜爵^⑥，得以除罪^⑦。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⑧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⑨，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⑩。爵者，上之所擅^⑪，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粟必多矣。”

【注释】①乖迕：违逆。颜师古注：“迕，违也。”②方今：当今，现时。③务农：从事农业生产。④贵粟：以粮食为贵重之物，即重视粮食。为古代奖励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⑤县官：朝廷，官府。⑥拜爵：封授官爵。⑦罪：同“罪”。⑧渫：散布，发散。颜师古注：“渫，散也。”⑨损：减少。⑩农功：农事。⑪擅：独揽，专。

【译文】“现今的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

尊重农民，而农民实际上已经贫贱了。于是民众所认为是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官吏以为是卑贱的，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上下的观点相反，好恶的标准相违逆，却希望国家富强法制建立，这是做不到的。当今的要务，没有比让人民致力于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了。想要让人们从事于农业生产，关键是要重视粮食，其方法在于用粮食作为决定赏罚的条件。现在号召天下人民，只要向官府交纳粮食，就可以得到爵位，或免除罪过。如此，富人就会拥有爵位，农民也会得到钱财，粮食也能有所分散流通了。凡能交纳粮食来取得爵位的，都是有余粮的人。从富余者那里取一部分来供君主使用，那么贫穷百姓的赋税就可以减少了，这就叫做减少富余的来补充不足的，政令一出人民就会得到利益。此举顺应人民的意愿，能对三个方面有所补助：第一是君主的需用充足，第二是人民的赋税减少，第三是可以鼓励农业生产。爵位，是君主所专有的，出自于皇上之口而数量无有穷尽；粮食，是人民所耕种的，生长在田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过，是人们都很希望的事。让天下的人交纳粮食给边关，以此来获得爵位、免除罪过，用不了三年，边塞的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原文】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各以多少级数^①为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②，都鄙廩庾^③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④百巨万^⑤，贯朽而不可校^⑥。校。数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⑦，充溢露积于外，腐败^⑧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⑨成群，守闾阎^⑩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⑪，居官者以为姓号^⑫，仓氏，庾氏是也。人人自爱而重犯法^⑬，先行谊^⑭而黜愧辱^⑮焉。于是罔疏^⑯而民富。

【注释】①级数：等级的序次。《汉书·食货志上》：“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②无事：没有变故。多指没有战事、灾异等。③都鄙廩庾：都

鄙，京城和边邑。廩庾，粮仓。④累：堆集，积聚。⑤巨万：形容为数极多。颜师古注：“巨，大也。大万，谓万万也。”⑥贯朽而不可校：贯朽，穿钱的绳子朽断，形容积钱多而经久不用。校，计数、查点。⑦陈陈相因：谓陈谷逐年增积。⑧腐败：腐烂。⑨阡陌之间：颜师古注：“谓田中之阡陌也。”⑩闾阎：里巷内外的门。后多借指里巷。⑪为吏者长子孙：指为官者长期任职，子孙长大而本人仍在官位。⑫居官者以为姓号：为官者以官职为姓。如掌仓库之吏，曰仓氏、库氏。姓号，姓氏。⑬重犯法：不愿轻易触犯法律。重，引申为不轻易、难。⑭行谊：品行，道义。⑮黜侮辱：黜，贬斥。侮辱，指耻辱的行为。颜师古注：“以侮辱相黜也。”⑯罔疏：谓法网疏而不密。罔，喻法网。

【译文】于是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下令让人民交纳粮食给边塞，各以纳粟数量的多少来决定所得爵位等级次序的差别。到汉武帝即位之初，这七十年间，国家没有重大变故，京城和边邑的粮仓都很充实，府库里有剩余的财物。京师的钱积聚了数百亿，以致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钱财多得无法计算。京师粮仓的陈谷逐年增加，多得都露天堆积在外面，有些已腐烂不能吃了。百姓的街头巷口有马，田间小路上也是马匹成群，看门的小吏都吃精粮和肉食。为官者长期任职，以致子孙都长大了而本人仍在官位，居官位的人甚至以官职为姓氏。每个人都懂得自爱而不愿轻易触犯法律，以道义为先而贬斥耻辱的行为，于是法律宽松而人民富足。

【原文】是后，外事四夷^①，内兴功利^②，役费^③并兴，而民去本。天下虚耗^④，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⑤，以赵过为搜粟都尉^⑥，教民代田^⑦，用力少而得谷多。至昭帝^⑧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⑨，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⑩，岁数丰穰^⑪，谷至石五钱^⑫，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⑬奏言：“采三辅^⑭、弘农^⑮、河东^⑯、上党^⑰、太原、郡^⑱谷，足供京师，可以

省关东^①漕卒^②过半。”天子从其计。寿昌遂白，令边郡皆以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③，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赐寿昌爵关内侯^④。至元帝^⑤时，乃罢常平仓。哀帝^⑥即位，百姓訾富^⑦，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

【注释】①外事四夷：此指对四夷作战。②功利：本指眼前的功效和利益。此指武帝时期推行的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利益之事。③役费：劳役和战争费用。④虚耗：空竭。⑤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汉武帝）于是封当时的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富民侯，汉武帝晚年，悔以江充谮杀卫太子据，又悔征伐连年，会车千秋上书为卫太子鸣冤，因擢升为大鸿胪，数月后又代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取“大安天下，富实百姓”之意。后因以“富民侯”称安天下、富百姓的高官。⑥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西汉农学家，为中国早期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他的农业改进，使许多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负担。搜粟都尉，汉官名，又名“治粟都尉”，汉武帝时设置的一种军职，专管征集军粮之事，不常置。⑦代田：西汉赵过在畎田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轮作法。将一亩地分为三份，每年轮流耕种，以保养地力，获得较高的收成。古代曾通行于北方干旱地带。⑧昭帝：汉昭帝（公元前94年—公元前74年），原名刘弗陵，汉武帝少子，即位时年仅八岁。昭帝时继续实行武帝晚年的政策，与民休息。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废除了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详见《盐铁论》）。昭帝统治期间，西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社会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终年二十一岁，谥号为“昭帝”。⑨田野益辟：田地的开垦增多了。田野，指田地。辟，开垦。⑩安土：安居本土。⑪丰穰：犹丰熟。⑫石五钱：五个钱一石。石，计算重量的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云麓漫钞》卷六：“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⑬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大司农，官名。秦置治粟内史，西汉沿置，景帝时改名为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为大司农。大司农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为九卿

之一。中丞为大司农属官之一。耿寿昌，生卒年不详，西汉天文学家、理财家，汉宣帝时任大司农中丞，在西北设置“常平仓”，用来稳定粮价，兼作为国家储备粮库。⑭三辅：本指西汉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的合称，亦泛称京城附近地区为三辅。⑮弘农：郡名。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设立，治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包括今河南省西部的三门峡市、南阳市西部，以及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市。⑯河东：郡名。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在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⑰上党：郡名。治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位于今山西省的东南部，主要为长治、晋城两市。⑱太原郡：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沿用秦置，设太原郡，郡治晋阳。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废太原、雁门二郡，合其地，复置代国，“立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废代国，复置太原郡，郡治晋阳，郡以下设二十一县，包括今北至繁峙、南至介休整个山西中部地区的太原盆地。⑲关东：指函谷关、潼关以东地区。⑳漕卒：运漕粮的士兵。㉑粟：卖出谷物。㉒关内侯：爵位名，为秦、汉二十等爵之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有其号，无国邑。一般是作为对立有军功之将的奖励。封有食邑若干户，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权，可世袭。南北朝时沿用，仅成为爵位的一种品级。㉓元帝：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5年—公元前33年），汉宣帝刘询之子。在位十六年，终年四十一岁，谥号“孝元皇帝”。㉔哀帝：汉哀帝刘欣（公元前25年—公元前1年），汉元帝庶孙，汉成帝侄，十九岁即位称帝。哀帝在位时天灾频频，朝政腐败，土地兼并更加严重，阶级矛盾加深，民众苦不堪言。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卒，年仅二十五岁，谥号“孝哀皇帝”。㉕訾富：谓资财富足。訾，通“资”。

【译文】此后，汉朝对外与周边少数民族作战，对内则大兴（盐铁算缗等）利益之事，各种劳役和费用多了起来，人民荒废了农业，国家财政亏空，社会上又出现了人吃人的事情。汉武帝到晚年时，追悔征战讨伐之事，于是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教导人民实行“代田”的耕作方法，这样付出的劳力少而得到的谷米却

多。到汉昭帝时，流亡的人民渐渐还乡，田地的开垦增加，积蓄了颇多的粮食。汉宣帝即位后，任用官员多是选择贤良之人，百姓安于本土，连年获得丰收，谷价降到了五钱一石，农民获利微薄。当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买进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的粮食，足以供京师使用，关东运漕粮的士兵就可以减少一半。”宣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耿寿昌遂即请示让边境的郡县，都在粮价低时加价买入粮食，到粮价高时则减价售出，这就叫“常平仓”。百姓感到便利。宣帝于是赐给耿寿昌关内侯的爵位。这样一直到汉元帝时，才取消了常平仓。汉哀帝即位后，百姓资财富足，虽然赶不上文帝、景帝的时期，然而天下的人口却是最多的。

【原文】平帝^①崩，莽^②遂篡位。因汉承平^③之业，匈奴称藩^④，百蛮宾服^⑤，舟车所通，尽为臣妾^⑥，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⑦。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满足，陋小^⑧汉家制度，以为疏阔^⑨。宣帝始赐单于印玺^⑩，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钩町^⑪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绶^⑫，贬钩町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⑬乡党^⑭。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缘^⑮为奸，天下瞿瞿^⑯然，陷刑^⑰者众。

【注释】①平帝：即汉平帝刘衎（公元前9年—公元6年），原名刘箕子，汉元帝孙，中山王刘兴之子，汉哀帝堂弟。公元前1年，哀帝崩，刘衎即位为平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元始”，在位六年，终年十四岁，葬于康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二十五里处）。②莽：指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西汉末年外戚，王政君之侄，后为新朝皇帝。平帝继位，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王莽任大司马，总揽朝政。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进位太傅，号安汉公，后加称

宰衡。元始五年，王莽加九锡。平帝死后，他拥立两岁的孺子婴，仿效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改元“居摄”。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王莽称帝后，附会《周礼》，托古改制，造成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和动荡。不久，赤眉、绿林军起，王莽死于乱中，新朝遂告灭亡。王莽在位十五年，死时六十九岁。③承平：治平相承，太平。④称藩：亦作“称蕃”，自称藩属，向大国或宗主国承认自己的附庸地位。⑤百蛮宾服：百蛮，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后也泛称其他少数民族。宾服，归顺、服从。⑥臣妾：古时对奴隶的称谓。男曰臣，女曰妾，后亦泛指统治者所役使的民众和藩属。⑦晏然：安宁；安定。⑧陋小：狭小。引申为鄙陋。“陋”古同“狭”。张照曰：“盖陋小者，即鄙陋之意，言鄙陋汉制谓为疏阔不详备也。”⑨疏阔：篡略，不周密。⑩印玺：印信。秦以后专用于皇帝。⑪钩町：《汉书·食货志上》原文作“钩町”，即钩町王，名毋波，汉时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首领，辖地在今云南省通海县。颜师古注：“钩音巨于反。”⑫印绶：印信和系印信的丝带。古人印信上系有丝带，佩带在身。⑬九族：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世之高祖，下推至四世之玄孙为九族。⑭乡党：同乡，乡亲。⑮缘：凭借。此有乘机之意。⑯警警：众人愁叹声。颜师古注：“警警，众口愁声也，音敖。”⑰陷刑：谓犯罪。

【译文】汉平帝去世后，王莽就篡夺了皇位。凭借之前汉朝太平的基业，匈奴自称藩属，其他少数民族悉皆归附，水路、旱路所通之处，都称臣民，府库充盈，百官富足，天下安定。王莽一时间拥有了天下，然而心中并不满足，他鄙视汉家制度，认为不够周密。汉宣帝时最初赐给单于印玺，地位和天子等级相同，而封西南少数民族的钩町为王。王莽却派使者更换了单于的印绶，贬钩町王为侯。这两方开始有了怨恨，发兵侵犯边境。王莽于是起兵，派遣了三十万人的军队，打算从十路同时出击，一次性消灭匈奴，全国一片混乱。同时王莽动不动就想要模仿古人，不考虑实际情况的需要，重新分割州郡，改变官职名称，创制官衔。他下令把天下的田地改名叫“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能进

行买卖；家中男子不满八人而田地超过一井的，就要把多余的土地分给宗族和乡亲；违犯了禁令的，统统依法处死。因他的制度又常变化不定，官员便借机作奸舞弊，使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犯罪的人很多。

【原文】凡货，金钱布^①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②记云。太公^③为周立九府圜法^④，圜即钱也。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⑤，通轻重之权^⑥，曰^⑦：“岁有凶穰^⑧，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所缓则贱。所急则贵。人君不理，则蓄贾游于市^⑨，乘民之不给^⑩，百倍其本矣。计本量委^⑪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藏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⑫；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⑬。民轻之之时为敛余之。重之之时官为散之。凡轻重敛散之以时^⑭，即准平^⑮。故大贾蓄家^⑯，不得豪夺^⑰吾民矣。”

【注释】①布：古代行实物贸易时，作为货币的一种，其长宽有定制。《汉书·食货志下》：“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②靡：无，没有。③太公：即姜尚，字子牙，吕氏，一名望，尊称太公望，为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太师。武王尊之为“师尚父”，世称“姜太公”。④九府圜法：九府是周代掌管财币的机构。颜师古注：“《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法，指币制。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从而使钱币聚散适宜，无积滞，无匮乏。⑤桓公：齐桓公（？—公元前643年），姜姓，名小白，齐襄公之弟。公元前685年，于内乱中夺取政权。任管仲为相，稳定国内形势，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此后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击退进犯中原的戎狄，多次会盟诸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⑥轻重之权：轻重，我国历史上关于调节商品、货币流通和控制物价的理论。《管子》有《轻重篇》论述最详。权，权宜、变通。⑦曰：以下管子所言，皆出自《管子·国蓄》。⑧岁有凶穰：年景有荒年和丰年。

岁，指年景。凶穰，歉岁与丰年。⑨蓄贾游于市：蓄贾，指囤积居奇之商人。游于市，谓活动于市场。⑩不给：供给不足；匮乏。⑪计本量委：委，李奇曰：“委，积也。”本委，指贮存的谷物。⑫敛之以轻：谓低价收购。⑬散之以重：谓高价抛售。⑭以时：及时，即时。⑮准平：均等，均衡。⑯蓄家：蓄藏财货颇多之家。⑰豪夺：仗势强夺。

【译文】凡是货币，即金、钱、布、帛的使用，在夏朝、商朝以前没有详细地记载。姜太公为周朝制定了以九府掌管钱币流通的办法，他回到封地齐国后又继续施行。到管仲辅佐齐桓公的时候，管仲通晓调控物价高低的权变之策，他说：“年景有荒年有丰年，所以粮食就会有贵有贱；政令有缓有急，所以物品就有轻贱和贵重之分。君主如果不进行治理，则囤积居奇的商人就会活动在市场上，趁着百姓供给不足时，以高出成本百倍的价格出售。计算生产积蓄的粮食，应该足够人们食用了，然而百姓中仍然有饥饿之人，这是有人把谷物藏了起来。百姓的谷物有剩余时就会轻视粮食，所以君主应当在百姓轻视粮食时，以（适当的）低价收购；人民的谷物不足时就会重视粮食，君主则应在百姓都急需粮食时，以（适当的）高价抛售。这样权衡轻重，掌握好粮食买进卖出的时机，物价就会稳定，那些囤积居奇的大富商人就不能仗势强夺百姓的利益了。”

【原文】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①为名，二十两为溢。秦以溢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也。钱质如周，钱^②文曰半两^③。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④。如榆荚也。孝文为钱益多而轻，更铸四铢^⑤，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⑥。贾谊谏曰^⑦：“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执^⑧，各隐屏^⑨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⑩，虽黥罪日报^⑪，其执不止。报。论。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法钱^⑫不立，吏急而壹之虐^⑬，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

胜；纵而弗呵^⑭乎，则市肆异用，钱文^⑮大乱。苟非其术，何乡^⑯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繁，奸钱^⑰日多，五谷不为多。民采铜铸钱。废其农业。故五谷不为多。善人怵^⑱而为奸邪，怵。诱。动心于奸邪也。愿民^⑲陷而之刑戮。刑戮甚不祥^⑳，奈何而忽^㉑！”上不听。是时，吴^㉒以诸侯即^㉓山铸钱，富埒^㉔天子，后卒叛逆。邓通^㉕，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注释】①溢：通“镒”，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②钱质如周，钱：中华书局本《汉书》断句为：钱质如周钱。颜师古注引臣瓚曰：“言钱之形质如周钱，唯文异耳。”③文曰半两：钱币的正面上有“半两”的字样。文，金属钱币正面的文字。半两，古代钱币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半两钱为全国统一的铸币。每枚重量为当时的半两，即十二铢。汉初所铸的钱，重量虽陆续减轻，仍称半两。④荚钱：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如榆荚也。”榆荚钱的简称，又名五分钱。汉初一种轻而薄的钱币。钱重三铢，文为“汉兴”二字。⑤四铢：即四铢钱，中国古钱币名。亦省称“四铢”，汉币。⑥除盗铸钱令：废除不准民间铸钱之法令。盗铸，谓私自铸造钱币。⑦贾谊谏曰一段：出自贾谊的《谏除盗铸钱令》。⑧执：同“势”，势的古字。此指权利。⑨隐屏：掩藏隐蔽。⑩厚利微奸：指以奸巧作弊来牟取厚利。微奸，小奸、隐藏的邪恶。⑪黥罪日报：谓天天有人被判处黥刑。黥罪，在罪人脸上刺字，涂以墨，故又称墨刑。日报，天天审判定罪。颜师古注：“郑氏曰：‘报，论。’”⑫法钱：古代指形式、币材、重量等合于法定标准的铸币。颜师古注：“法钱，依法之钱也。”⑬虐：同“乎”，作语气助词，用在句末。⑭纵而弗呵：谓放任而不管制。呵，责骂；喝斥。颜师古注：“呵，责怒也。”⑮钱文：指钱币。⑯乡：即“向”，方向。⑰奸钱：私铸的钱币。⑱怵：诱导，诱惑。颜师古注引李奇曰：“怵，诱也。”⑲愿民：朴实善良之民。⑳刑戮甚不祥：祥，《汉书·食货志下》原文作“详”。周寿昌曰：详，即《书·吕刑》祥刑之祥，书中“祥”多作“详”。详、祥古通。《淮南·说山训》：“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详”，高注“详，善也”。㉑忽：忽略，不经心。颜师古注：“忽，忽

忘也。”^{②②}吴：指西汉诸侯国吴国。吴王为刘濞，刘邦之侄，因功被封为吴王，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定国都于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汉景帝时，吴、楚等七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被汉军主将周亚夫击败，刘濞兵败被杀，封国被中央废除，吴国至此灭亡。^{②③}即：就，接近，靠近。^{②④}埒：音列。等同，比并。^{②⑤}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凭借与汉文帝的特殊关系，垄断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

【译文】秦朝兼并了天下，将货币分为两等：黄金用“镒”作为单位；钱币的形质如同周朝的钱，正面的文字是“半两”。汉朝建立后，认为秦朝的钱偏重不方便使用，改命百姓铸造荚钱。孝文帝因为铸造的荚钱愈来愈多而且分量很轻，于是就改铸四铢钱，正面文字仍是“半两”（古代二十四铢为一两，一枚四铢钱应重六分之一两，钱文虽曰半两，实重则轻于此），废除了不许民间私自铸钱的法令。贾谊劝谏说：“此事会招致祸患，其做法会引起奸邪。现在让平民掌握制造钱币的权利，就会各自秘密铸造。于是想要禁止人们用奸巧作弊的手段来获取丰厚的利益，但即使是天天判以黥刑，这种趋势也将难以被制止。若是如此制定法令，皇上还能依赖什么来治理国家呢？另外人民所使用的钱币，每个郡和县都不相同，法定的标准钱币没有立足之地。官员若是急着想统一吧，这个工作又非常繁杂，而力量也不能够胜任；放任这种现象不管制吧，那么市场流通的钱币就不一致，钱币就会十分混乱。如果得不到治理这种状况的有效方法，那百姓就不知朝什么方向走才对！如今农事被废置，而开采铜矿的人却很多，私人铸造的钱币日益增加，五谷却不见增多。善良的人受到诱惑而去做了奸邪的事，朴实的百姓因犯罪而陷入刑罚，甚至被杀戮。刑杀过多对于国家来说很不好，这怎么能忽略呢？”文帝没有听从贾谊的意见。这时，吴王刘濞以诸侯的身份，就山采铜来铸钱，富可敌国，最终发生了反叛。邓通是大夫，因为铸造钱币，财富超过了王侯。所以，吴王和邓通铸的钱遍布天下。

【原文】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①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②等，招来东瓯^③，事两粤^④，江淮之间萧然^⑤烦费^⑥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西南夷^⑦，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⑧。彭吴穿秽栢（栢作貉）、朝鲜，置沧海郡^⑨，则燕、齐^⑩之间，靡然发动^⑪。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⑫，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⑬，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赍^⑭，居者送，中外骚扰^⑮相奉，财赂衰耗而不澹^⑯。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臯，选举陵夷^⑰，廉耻相冒^⑱，武力进用^⑲，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⑳。

【注释】①胡粤：同“胡越”，指匈奴、两越。②严助、朱买臣：严助，本名庄助。《汉书》为避东汉明帝刘庄的讳，遂改称严助。建元三年，闽越发兵攻东瓯。东瓯告急，武帝派严助持节发兵于会稽，浮海相救，未至，闽越引兵罢归。朱买臣（？—公元前115年），字翁子，一作翁之，会稽吴人（今属苏州市）。因严助推荐入朝廷，时东越多次反叛，朱买臣向武帝献平定东越策，获得信任，出任会稽太守。约一年后，受诏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人带兵平定东越叛乱，因功征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③东瓯：古族名，越族的一支，相传为越王勾践的后裔，分布在今浙江省南部瓯江、灵江流域。其首领摇助汉灭项羽，受封为东海王，因都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俗称东瓯王。建元三年，闽越攻东瓯，汉军兵至，闽越撤兵。东瓯不堪闽越侵扰，遂向汉朝请求举国迁徙中国。武帝准许，东瓯王率领族属军队四万多人北上，被安置在江淮流域的庐江郡（今安徽舒城地区），并被降封为“广武侯”，东瓯国从此被并入汉朝。④事两粤：两粤，汉初两个南方小国南越和闽越（后分为繇和东越两部）的合称。地处今广东、广西、福建。自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对闽越用兵，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对南越用兵，元鼎六年在南越设南海、苍梧等九郡。当年又对东越用兵，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越降。两越战事前后二十余年。⑤萧然：犹骚然。扰乱骚动的样子。⑥烦费：大量耗费。⑦唐蒙、司马相如开西南夷：唐蒙，初为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令。武帝时，上书建议开通夜郎道，被任为中郎将，奉命出使夜

郎，以厚礼说服夜郎侯多同归汉，汉在其地设置犍为郡。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今四川省成都）人。西汉大辞赋家。汉武帝任命相如为中郎将，令持节出使西南夷，使得邛、笮、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于是拆除了旧有的关隘，使边关扩大，西边到达沫水和若水，南边到达牂（音同脏）牁，以此为边界，开通了灵山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笮。西南夷，汉时对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的总称。汉武帝元光五年至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前130年—公元69年），于其地置犍为、牂牁、越隼、沈黎、武都、汶山、益州和永昌等八郡。⑧巴蜀之民罢焉：巴蜀，秦汉设巴、蜀二郡，皆在今四川省。后用为四川的别称。罢，宜疲。⑨彭吴穿秽栢、朝鲜置沧海郡：彭吴，汉武帝时大臣，他曾为西汉拓殖朝鲜，穿越秽貊之地，在朝鲜东海（即日本海）之滨设置沧海郡（又名苍海郡，地在今朝鲜与韩国分治的江原道）。颜师古注：“彭吴，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开通之也，故言穿也。”秽栢，即秽貊，古时东夷国名。《史记·匈奴列传》：“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张守节正义：“即玄菟、乐浪二郡。”沧海郡，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在辽东塞外置沧海郡，三年后即罢撤。⑩燕齐：指战国时燕国和齐国。后亦泛指其所在地，即今河北、山东一带。⑪靡然发动：靡然，喻望风响应，闻风而动。发动，犹骚动。⑫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王恢，西汉将军，燕人。数为边吏，熟悉匈奴情况。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匈奴请和亲，他与韩安国廷争，反对和亲。元兴元年（公元前134年），他阴使马邑（今山西朔县）豪绅聂翁壹为反间，诱匈奴入塞，单于信之。不久，单于率军十万人至武州塞（今山西朔县北至大同市西一带）。时汉军三十万已伏马邑。当时匈奴因得悉有伏兵，急退。王恢率军追击，又虑为所败，引兵罢归。汉武帝怒其不出击匈奴辎重，欲诛之，恢自杀而死。⑬不解：不止；不罢休。⑭行者赍：出征的士兵自带衣食等用具。赍，旅行的人携带衣食等物。颜师古注：“赍谓将衣食之具以自随也。”⑮骚扰：动乱，社会不安定。⑯澹：通“贍”，满足；供给。⑰选举陵夷：选举，古代指选拔举用贤能。陵夷，由盛到衰、衰颓、衰落。⑱冒：颜师古注：“冒，蒙也。”⑲武力进用：以武力为进身之阶。进用，选拔任用。⑳兴利之臣，

群书治要译注

自此而始：指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提倡牟利之臣，从此开始掌权用事。

【译文】汉武帝凭借文景时代的积蓄，忿恨匈奴和两越的侵害，即位几年后，派严助、朱买臣等招抚了东瓯，对两粤用兵，使长江、淮河流域地区骚动不安，耗费很大。唐蒙、司马相如开始开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凿大山修通了上千里的道路，以拓广巴蜀地区，巴蜀人民深感疲惫。彭吴开通秽貊、朝鲜地区，设置了沧海郡，而燕齐一带随即受到扰乱。等到王恢谋划在马邑伏击单于，事情败露，匈奴就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侵犯骚扰北部边境，战事连年不止，天下百姓都为此而劳苦。战争日益增多，出征的人要自带衣食资财，居于后方的人要输送军需，国家内外的动乱接连不断，财力衰耗而不能满足需用。于是交纳财物的人可以补给官位，提供钱财的人可以免除罪刑，选拔举用贤能的制度逐渐衰落。人们廉耻不分，以武力为进身之阶，法令因此也变得严酷苛细；那些提倡牟利之臣，从此开始掌权用事。

【原文】其后，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①，遂取河南^②，筑朔方郡^③。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餽饷^④，率十余钟致一石^⑤。钟六石四斗。置沧海郡，筑卫朔方^⑥，转漕^⑦甚远，自山东^⑧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⑨，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以终身复为郎增秩^⑩，及入羊为郎^⑪，始于此。此后，卫青比岁^⑫将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⑬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⑭焉。于是经用^⑮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赃罪^⑯，大者^⑰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⑱杂而多端^⑲，官职耗废^⑳。

【注释】①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卫青每年率领数万名骑兵出击匈奴。卫青（？—公元前106年），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西汉军事

家。武帝皇后卫子夫之弟。官至大司马大将军，治军严明，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作战骁勇，深受将士爱戴。卫青一生共七次率军出击匈奴，本部无一败绩，为解除匈奴对边郡的威胁和汉朝北部疆域的开拓作出了重要贡献。元封五年，卫青病故，汉武帝为纪念他的彪炳战功，嘉其陪葬茂陵，“起冢像卢山（阴山）”，谥号“烈侯”。②河南：秦汉时代称今河套以南地区。③朔方郡：朔方，郡名，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治所在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北）。东汉末废。④餽饷：运送粮饷。⑤率十余钟致一石：率，大概；一般。钟，古容量单位。春秋时齐国公室的公量，合六斛四斗。之后亦有合八斛及十斛之制。《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杜预注：“六斛四斗。”古时一斛为十斗，一石亦为十斗。十余钟（六十四石以上）才致一石，可知转输消耗达几十倍。⑥筑卫朔方：颜师古注：“既筑其城，又守卫之。”⑦转漕：转运粮饷。古时陆运称“转”，水运称“漕”。⑧山东：秦汉时指崂山或华山以东广大地区。⑨数十百亿万：颜师古注：“数十万乃至百万万。”⑩募民能入奴婢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复，谓免除徭役或赋税。增秩，增俸；升官。中华书局本《汉书》断句为：募民能入奴婢以终身复，为郎增秩。意为募集百姓凡能向官府交纳奴婢的，就可以终身免除徭役，郎官（交纳奴婢）可以加官进爵。⑪入羊为郎：交纳羊的人可以做郎官。⑫比岁：连年。⑬首虏：首级和俘虏。⑭不与：谓不包括在内。与，在其中。⑮经用：经常用度。《汉书·食货志下》：“于是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颜师古注：“言常用之钱及诸赋税并竭尽也。”⑯赎禁锢免赃罪：赎，用钱物或其他代价换回人身或抵押品。禁锢，谓禁止做官或参与政治活动。免赃罪，《汉书·食货志下》原文作“免减罪”，谓免罪与减罪。⑰大者：指军功大的人。下文“小者”，指军功较小的人。按汉朝当时规定百姓买爵可至第八级“乐卿”，此以上的武功爵必有军功者才能得之，且军功多者可以越级给予爵赏，故云。⑱吏道：做官的途径。⑲多端：多头绪，多方面。⑳耗废：混乱荒废。

【译文】其后，卫青每年率领数万骑兵出击匈奴，于是夺取了河套

以南地区，建筑了朔方郡。当时又开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道路，参与劳作的有数万人，从千里之外挑担来运送粮餉，因沿途损耗，大约运送十多钟才能得到一石。又设置了沧海郡，派人修筑并守卫朔方，转运粮餉的路程很远，从崑山以东的广大地区都要负担劳役，花费的钱有数百亿，府库空虚。于是召令百姓，向官府交纳奴婢的，就可以终身免除劳役，郎官（交纳奴婢的）则可以加官进爵，以及缴纳羊就可做郎官。以上这些都是从这时开始的。此后，卫青连年率领十几万的军队出击匈奴，斩下敌人首级和缴获俘虏的士兵，受到的赏赐有黄金二十多万斤，而汉军中士兵马匹死亡的有十多万，武器、军备转运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这样常用之钱和赋税收入已经用尽，还是不能够供给战士们们的费用。有关部门请求让人民能够出钱来买官爵、赎免不准做官的禁锢以及减轻或免除罪罚。立有大军功的人可以封侯或授予卿大夫之职，军功小的则授予郎官。如此则做官的途径杂乱多端，官员的职责也就混乱而荒废了。

【原文】票骑^①仍再出击胡，大克。获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②，皆得厚赏。衣食仰给^③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④，解乘舆^⑤，出御府禁藏^⑥以澹之。费以亿计，县官大空，富商贾财，或累万金，而不佐^⑦公家之急。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造（无造字）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⑧。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⑨为大司农丞，领盐铁事^⑩，而桑私羊贵幸侍中^⑪，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⑫矣。法既益严，吏多废免，皆谪令伐棘上林^⑬，作昆明池^⑭。其明年^⑮，大将军^⑯票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匱^⑰，战士颇^⑱不得禄^⑲矣。

【注释】①票骑：即骠骑，古代将军名号。此指霍去病。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汉武帝时期的

杰出军事家，卫青外甥，好骑射，善于长途奔袭。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于当年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的匈奴部，歼敌四万余人；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域道路。他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病卒，年仅二十四岁。②大克，获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浑邪王，匈奴诸王之一。中华书局本《汉书》断句为：大克获，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

③仰给：依赖。④损膳：减膳，降低饮食标准。是帝王的一种所谓关心民瘼的表示。⑤解乘舆驷：解除御用的车马。乘舆，亦作“乘辇”，古代特指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车子。驷，古代一车套四马，因以称驾一车之四马或四马所驾之车为驷。⑥御府禁藏：指帝王府库所藏之财物。御府，帝王的府库。禁藏，帝王宫中的库藏。⑦佐：辅助，帮助。⑧摧浮淫并兼之徒：摧，抑制。浮淫，谓轻薄淫佚。并兼，合并、并吞。⑨东郭咸阳、孔仅：东郭咸阳，西汉齐人，是资产累千金的大盐商。孔仅，西汉大臣，财政家，南阳人，为大盐铁商，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任大农令，领盐铁事，主管盐铁专卖，后任大司农。⑩领盐铁事：兼理国家煮盐、冶铁的事务。领，汉代以后，以地位较高的官员兼理较低的职务，谓之“领”，也称“录”。⑪桑私羊贵幸侍中：桑私羊，当作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十三岁入侍官中。自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起，终武帝之世，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要职。制订并实行盐铁酒专卖政策，推行平准、均输等经济措施。主张积极抵抗匈奴的侵扰，组织屯垦边郡。武帝临终时，受遗诏辅佐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于讨论国是的盐铁会议上坚持盐铁官营政策。次年，被卷入燕王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谋反事件，被处死。贵幸，位尊且受君王宠信。侍中，古代职官名，秦始置，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⑫析秋豪：谓精明细致如察秋毫。析，分析，辨析。秋豪，鸟兽在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喻细微之物。⑬上林：即上林苑。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公

群书治要译注

元前138年),在秦代的一个旧苑址上扩建而成上林苑,规模宏伟,官室众多,有多种功能,今已无存。⑭昆明池:湖沼名。汉武帝元狩三年于长安西南郊所凿,以习水战。池周围四十里,广三百三十二顷。宋以后湮没。⑮其明年:指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⑯大将军:指卫青。⑰匱:穷尽,空乏。⑱颇:皆,悉。⑲禄:俸给。古代制禄之法,或赐或颁无定;或田邑或粟米或钱物,历代差等不一。

【译文】(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仍连续两次出击匈奴,大获全胜,浑邪王率领数万人前来归降,都受到了丰厚的赏赐。他们(归降的胡人)的吃穿依赖于朝廷的供给,朝廷供给不上,皇上就降低饮食标准以减少开支,解除御用的车马并拿出少府(皇帝的私府)所藏的财物来供给他们。如此花费的钱财数以亿计,导致朝廷的财政空虚。那些大富商人有的财产累积达万金,然而却不肯帮国家解困。于是皇上与公卿大臣们商议,通过改铸钱币来满足国家的各项费用,打击那些轻薄淫佚吞并财富的人。于是任命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司农,兼理盐铁官营的事务,而桑弘羊因受到皇上宠幸而成为侍中,所以这三人在奏议兴利的事情时,精明细微得如察秋毫一般。法令变得越发严酷,很多官员遭到罢免。以往被免官的人都被罚去上林苑采伐林木,兴修昆明池。到第二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大举出击匈奴,赏赐五十万黄金,军中战马死了十多万匹,转运兵车、武器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这时国家的财力匱乏,战士们都得不到俸禄。

【原文】诸贾人^①未作^②贯贷^③,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④,各以其物自占^⑤,率缗钱二千而算一^⑥。轺车^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商贾人有轺车。使出二算。重其赋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⑧,戍边^⑨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⑩之。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⑪数求人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超旧作越。改之)拜^⑫式为中

郎^⑩，赐爵左庶长^⑪、田十顷，布告^⑫天下，以风^⑬百姓。

【注释】①贾人：商人。②末作：古代指工商业。③贯贷：本指借贷。此处指高利贷者。贯，音世。④市籍：商贾的户籍。秦汉时施行“重农抑商”政策，凡在籍的商贾及其子孙，与罪吏、亡命等同样看待，都要服役。汉时又规定凡有市籍的商贾不得坐车和穿丝绸衣服，其子孙不得做官。⑤自占：自行估计。颜师古注：“占，隐度也，各隐度其财物多少，而为名簿送之于官也。”⑥缗钱二千而算一：缗钱，指以千文结扎成串的铜钱，汉代作为计算税课的单位。后泛指税金。算，通“算”，指征税计钱多少的单位。顾炎武《钱法论》：“汉律：人出算百二十钱，是口赋之入以钱……商贾缗钱四千而一算，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关市之入以钱。”⑦轺车：一马驾之轻便车。轺，小车，轻车。轺，音肴。⑧匿不自占，占不悉：隐瞒不上报，或上报的不详尽（指以多报少）。匿，隐藏、隐瞒。悉，详尽。⑨戍边：充军边疆。⑩畀：给予，付与。⑪卜式：西汉河南（今河南省洛阳）人，以牧羊为业，经营致富。汉武帝时，因见匈奴入侵，他向朝廷表示，愿意捐出一半家财防卫边关。武帝欲授以官职，他以“自小牧羊，不习仕宦”为由拒绝。又曾捐出二十万钱救济家乡的贫民。朝廷得悉其善举，以重金赏赐，并任他为中郎。卜式却把赏金全数资助官库。后又赐爵关内侯。元鼎中期，卜式出任御史大夫。因反对官营盐铁，且不擅长于文章，结果被贬为太子太傅。⑫超拜：超级升授官职。⑬中郎：官名。秦置，汉沿用。担任宫中护卫、侍从。属郎中令。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署长官称中郎将，省称中郎。⑭左庶长：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十级。⑮布告：通告，宣告。⑯风：教育，感化。

【译文】那些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放高利贷的人，还有通过经商来牟取利益的人，即使没有商人的户籍，也要各自按其所拥有的财产向官府上报，按照两千钱而收一算（一百二十钱）的比例来交税。轺车每辆交税一算，而商人则一辆轺车要纳两算。船只超过五丈长的纳

税一算。凡是隐瞒财产不上报，或上报不彻底的，则罚充军边疆一年，并没收其财产作为缗钱。有能告发的人，官府便将没收财产的一半给他。这时，富商们都争着把财物隐藏起来，只有卜式多次请求捐财来资助朝廷。皇上于是破格提拔卜式为中郎，赐给他左庶长的爵位和田地十顷，并宣告天下，以此教化百姓。

【原文】自造白金五铢钱^①，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②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③，举并兼之徒^④。而御史大夫张汤方贵用事^⑤，减宣、杜周^⑥等为中丞^⑦，义纵^⑧、尹齐^⑨、王温舒^⑩等用惨急^⑪苛刻为九卿^⑫，直指夏兰^⑬之属始出，而大农颜异^⑭诛矣。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⑮，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⑯。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⑰。

【注释】①白金、五铢钱：白金，古指银子，亦指银合金的货币。汉武帝自元狩四年冬造银锡白金（即银锡合金之银币）。五铢钱，钱币名。汉武帝于元狩五年始铸，重五铢，上篆“五铢”二字。自汉历魏、晋、六朝至隋皆续有铸造，惟形制大小不一。唐武德四年废。②自出：犹自首。③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别巡行于各郡国。博士，古代学官名。战国时有博士，秦因之，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汉文帝置一经博士，武帝时置“五经”博士，职责是教授、课试，或奉使、议政。褚大，兰陵人，胡毋生之弟子。徐偃，申公之弟子。均见《儒林传》。分行，分别巡行。郡国，郡和国的并称。汉初，兼采封建及郡县之制，分天下为郡与国。郡直属中央，国分封诸王、侯，封王之国称王国，封侯之国称侯国。南北朝仍沿郡、国并置之制，至隋始废国存郡。后亦以“郡国”泛指地方行政区划。④举并兼之徒：检举吞并财富之人。举，检举、揭发。并兼，合并、并吞。⑤御史大夫张汤方贵用事：御史大

夫，官名，秦置，汉因之，为御史台长官，地位仅次于丞相，掌管弹劾纠察及图籍秘书。与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合称三公。丞相缺位时，往往即由御史大夫递升。后改称大司空，司空。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因在审理陈皇后巫蛊狱和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事件中穷治根本，受到武帝赏识，累迁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张汤用法苛刻严峻，协助武帝改革币制，实施盐铁官营，算缗告缗，打击富商大贾，诛锄豪强兼并之家。其时，张汤权势隆贵远在丞相之上。后御史中丞李文、丞相长史朱买臣以及赵王等人告发和诬陷张汤，张汤被迫自杀。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

方，副词，犹正。用事，执政、当权。⑥减宣、杜周：减宣，西汉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西南）人，在处理主父偃和淮南王的造反案件时，充分利用法律条文深究罪责，诛杀多人。因敢于判决疑难案件而备受称赞。他屡次被免官又屡次被起用，先后担任御史及中丞将近二十年。杜周，西汉南阳郡杜衍县（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出身小吏，甚有能名，官至御史大夫。因其执法严峻，奏事称旨，得到武帝的赏识而被重用。杜周任廷尉时，极严刻之能事，京师监狱所捕之人多至六七万乃至十余万人。又因“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升任御史大夫。⑦中丞：汉代御史大夫下设两丞，一称御史丞，一称中丞。中丞居殿中，故以为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⑧义纵：西汉河东郡（今山西省晋南地区）人，年轻时为强盗，其姊义媯以医术幸于王太后，经太后推荐，得任中郎、补上党郡中令，治政严酷，县中无逃亡事。迁长陵及长安令、河内都尉和南阳、定襄太守，是西汉中期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地主的著名“酷吏”。为官依法办事，不避权贵，大行杀戮。至定襄，一次报杀四百余人，郡中吏民皆不寒而栗。后徙左内史。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因破坏告缗法被杀。⑨尹齐：西汉荏平人，初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张汤常称赞他为政廉洁，做事果断。武帝以为能，拜为中尉。其为官督察苛刻，虽使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有所收敛，但一般官吏也都因担心触犯刑律而不敢大胆治事，故诸事多废，尹齐为此被免官。后复为淮

阳都尉，病死于任上，家财不过五十金。因其诛杀过多，仇家联合欲焚其尸，其妻只好载尸逃回原籍。⑩王温舒：西汉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年轻时曾为抢夺财物而行杀人藏尸之事。后为官，督捕盗贼，杀死了很多人，任河内太守期间，逮捕郡内豪强一千余家，大肆杀戮，以致“流血十余里”。后任中尉、廷尉。王温舒以杀立威，以酷行贪，死后“家累千金”。由于他屡次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使得许多郡守、都尉等大臣，争相效法王温舒的严酷做法，导致各地民变迭起。后被人告发“谋反”，其它种种劣迹也相继被揭露，遂畏罪自杀。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岳丈家亦各以他罪而全族被诛。⑪惨急：严刻峻急。⑫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历代多设九卿。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司农、少府为九寺大卿（即九卿）。⑬直指夏兰：苏林曰：“夏兰，人姓名。”直指，汉武帝时朝廷设置的专管巡视、处理各地政事的官员。也称“直指使者”，因出巡时穿着绣衣，故又称“绣衣直指”，或称“直指绣衣使者”。《百官表》云：“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⑭大农颜异：大农，即大司农。颜异，早年为济南亭长，武帝时任大司农，以廉洁正直著称。公元前117年，汉武帝与张汤研讨发行“白鹿皮币”，武帝征求大司农颜异意见，颜异提出了不同看法，武帝大为不悦。张汤本与颜异有仇隙，后来有人告发颜异发表异议，武帝让张汤审理颜异一案，以腹诽之罪诛之。⑮腹非之法比：意谓以腹非罪诛颜异成了自后判处类似案件之依据。“腹非”亦作“腹诽”，口里不言，心中不满。《史记·平准书》：“（颜）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张）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法比，法律条例。⑯谄谀取容：谄谀，谄媚，阿谀。取容，讨好别人以求自己安身。⑰告缗钱纵矣：告缗钱，即告缗，指告发富户隐匿财产，逃漏税款。《史记·酷吏列传》：“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张守节正义：“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皆平作钱数。每千钱一算，出一等，贾人倍之。若隐不税，有告之，半与告人，余半入官。”纵，颜师古注：“纵，放也。放令相告言也。”

【译文】自从(元狩四年冬)铸造白金和五铢钱之后五年,赦免了官民中因私自铸钱而被判为死罪的数十万人,那些情况不明而被杀死的人不计其数。赦免自首的人有一百多万,然而自首者还不到一半。犯法的人太多,官吏不能尽数惩处。于是就派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别巡行各郡国,检举吞并他人财产的不法之徒。御史大夫张汤这时正受重用,减宣、杜周等人任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也因执法严酷苛峻而位列九卿,直指官夏兰这类人开始出现,而大司农颜异(因“腹非”)被诛杀了。从此以后便有了“腹非罪”的法律条例,于是公卿大夫们大都阿谀谄媚来讨好天子。天子已经下达了缗钱令(对个人的田宅、货物、车船、畜产等征收财产税的法令),又尊崇卜式的行谊,但百姓终究没有拿出自己的钱财来帮助朝廷,于是检举告发别人隐匿财产、逃漏税款之风大盛。

【原文】杨可告缗^①遍天下,中家^②以上大氏^③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余下有顷字),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④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⑤矣。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水战相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⑥,高十余丈;作柏梁台^⑦,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明年^⑧,天子始巡郡国。公卿白议封禅^⑨事,而郡国皆豫治道^⑩,修缮故宫^⑪,储设共具而望幸^⑫。明年,南越^⑬反,西羌^⑭侵边。天子因^⑮南方楼船士^⑯二十余万人击越,发三河^⑰以西骑击羌,又度河筑令居^⑱。初置张掖、酒泉郡^⑲,而上郡^⑳、朔方、西河^㉑、河西^㉒开田^㉓官,斥塞^㉔卒塞上候斥卒也。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餽粮^㉕,远者三千余里。边兵^㉖不足,乃发武库工官^㉗兵器以澹之。

【注释】①杨可告缗: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颁布算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征收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税,以及车、船税。但由于有许多人

群书治要译注

隐匿财产，偷税漏税，故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十一月下令让百姓告发偷漏缗钱者，凡告发属实，会将没收偷漏缗钱者财产的一半赏给告缗者，称之为“告缗”，此事由杨可主管。告缗制度沿续近十年，直到官营盐铁酒均输获利，国家财政有明显好转，才停止执行。②中家：中产之家。③大氏：大抵，大都。④媮：苟且，怠惰。⑤用少饶：用，财用。少，稍、略。饶，富裕、丰足。⑥楼船：有楼的大船。古代多用作战船。⑦柏梁台：汉代台名。故址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长安故城内。《三辅黄图·台榭》：“柏梁台，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台，在长安城中北门内。”⑧明年：指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⑨封禪：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在泰山上筑土为坛，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德，称禪。⑩道：指驰道，古代供君王行驶车马的道路。也泛指供车马驰行的大道。⑪故宫：旧时的宫殿。⑫储设共具而望幸：《汉书·食货志》原文作：“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共具，而望幸。”意谓：在驰道沿线的县，都准备物资，陈设酒食，希望天子能够临幸此地。共具，用以摆设酒食的器具，亦指酒食之类。望幸，谓臣民、妃嫔希望皇帝临幸。⑬南越：国名。秦末赵佗建立，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亡。⑭西羌：西汉时对羌人的泛称，古代少数民族名称，分布在今甘肃、青海两省的东部，四川的西北部。秦汉时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⑮因：利用，凭借。⑯楼船士：西汉百姓为正卒，按各地情况而定担负之任务，中原为材官（步兵），北方为骑士（骑兵），南方为楼船（水军）。⑰三河：汉代以河内、河东、河南三郡为三河，即今河南省洛阳市黄河南北一带。⑱令居：古地名。西汉置县，晋废。前凉复置，旋废。治所在今甘肃永登西北，地当湟水流域通向河西走廊的要冲。⑲张掖、酒泉郡：张掖，郡名。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置张掖郡，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酒泉郡，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开。辖黄河以西的匈奴休屠王、浑邪王故地，是河西四郡中最早设立的一郡。按《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故此处“酒泉”疑当作“敦煌”。⑳上郡：战国时属魏国，秦时为三十六郡之意，西汉延置，治所在肤施县（在今陕西榆林东南）。㉑西河：郡

名。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分上郡北部置西河郡。治平定县(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南)。^{②②}河西:汉唐时指今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②③}开田:垦荒为田。^{②④}斥塞:开拓边疆之意。颜师古注:“开田,始开屯田也。斥塞,广塞令却。初置二郡,故塞更广也。以开田之官广塞之卒戍而田也。”^{②⑤}缮道餽粮:缮,修补。餽粮,运送粮食。餽,通“馈”。^{②⑥}兵:兵器。^{②⑦}武库工官:武库,储藏兵器的仓库。工官,秦汉时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汉承秦制,在中央及有些郡县设置工官,诸侯王国也有工官。主管制造武器、日用金属器及各种手工艺品。

【译文】杨可主持的让百姓告发偷漏缗钱之事遍及各地,中产之家以上的大都遭到告发,政府得到从民间没收的财物数以亿计,奴婢则以千计万计。大县没收的田地有数百顷,小县也有一百多顷,没收房宅的情况也是如此。于是经商者中,中等以上的人家大都破产,人民只是苟安于好吃好穿,不再从事积蓄储藏的事业,而朝廷因为有盐铁官营及缗钱的收入,财用稍微富裕了些。这时南越想从水路进攻汉朝,于是汉朝大规模的修建昆明池,在其四周修筑楼台馆舍;建造了带楼阁的战船,有十多丈高;又建造了柏梁台,有几十丈高。宫室的修建从此日益华丽。第二年(元鼎四年),天子巡视各郡国。公卿们上奏商议封禅之事,而各郡国都预先整治驰道,修缮原有的宫殿(在驰道沿线的县),都准备物资,陈设酒食,希望皇上能临幸此地。次年(元鼎五年),南越造反,西羌侵犯边境。天子依靠南方水军二十多万人攻打南越,征发三河以西的骑兵攻打羌人,又派人渡过黄河建筑令居城,开始设置张掖、酒泉(敦煌)郡。而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地垦荒开田,设屯田官,开拓边疆之卒共六十万人一起戍边屯田。国内则修整道路运送粮餉,距离远的有三千多里。边塞的武器装备缺乏,于是就调拨武库工官的兵器来补充边塞之需。

【原文】齐相卜式^①上书，愿父子死南粤。天子下诏褒扬^②，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③以百数，皆莫求从军^④。至饮酎^⑤，少府省金^⑥，省视诸侯金有轻重。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⑦，乃拜卜式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或强令民买之^⑧，而船有筭，因孔仅言船筭事。上不说。然兵所过县，县以为訾给毋乏而已^⑨，不敢言轻赋法^⑩矣。

【注释】①齐相卜式：当时卜式官至齐国丞相。②褒扬：褒扬，赞美表扬。③列侯：爵位名，秦制爵分二十级，彻侯位最高。汉承秦制，为避汉武帝刘彻讳，改彻侯为“通侯”或“列侯”。④从军：参加军队；投身军旅。⑤饮酎：喝反覆多次酿成的醇酒。一种正尊卑的古礼。《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饮酎，用礼乐。”郑玄注：“酎之言醇也，谓重酿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与群臣以礼乐饮之于朝，正尊卑也。”酎，音宙。⑥少府省金：少府，官名，始于战国。秦汉相沿，为九卿之一。掌山海地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省金，检察列侯所献酎金之质量和数量。⑦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丞相赵周下狱死。”酎金，汉代诸侯献给朝廷供祭祀之用的贡金。汉律，每年八月皇帝用三酿的醇酒祭祀宗庙时，诸侯按封地人口献金助祭。⑧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汉书·食货志下》原文作“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不便，不利。⑨然兵所过县，县以为訾给毋乏而已：然而军队所经过的县城，也只是为其提供给养不令缺乏而已（至于重赋烦民就顾不得了）。因当时汉朝连续三年发兵，镇压了羌人，灭掉南越国，在番禺以西到蜀地南边地区设置了十七个新郡，暂且依当地旧有的习俗管理，不收赋税。南阳、汉中以南的各郡，各自供应临近新郡官府吏卒的俸禄和食物，以及驿传车马用具。但是新郡经常有小规模的反抗发生，杀害汉朝派去的官吏。汉廷派南方的官吏士兵去镇压，一两年间动用了一万多人。故此“兵”者，指前去镇压叛乱的军队。訾给，资助供给。訾，通“资”。⑩不敢言轻赋法：谓不敢以轻赋之法令为言而拒之。

意谓县里需视所过兵卒数量多少，临时决定征收数目，不敢以轻赋的法令为辞，不然就难以给足了。

【译文】时任齐国丞相的卜式上书天子，表示愿意父子两代人都能为国捐躯，战死在南粤。天子下诏进行表扬，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还有黄金四十斤和田地十顷，以此公布天下，但人民没有响应的。列侯有上百人，但都不愿投身军旅。等到朝廷举行饮酎祭祖时，少府检察列侯所献酎金的多少和质量，结果因酎金不合规定而失去侯爵的就有一百多人。于是拜卜式为御史大夫。卜式上任后，发现各郡国大多反映官营盐铁的不利之处（如所造铁器质量差，价格高等），有的甚至强迫百姓来买，而船又有算赋（征收船税使经商的人减少，物价昂贵），于是就通过孔仅来反映船只征税的事，皇上因此不高兴了。然而（平定叛乱的）军队所经过的县城，县里只是提供给养不令缺乏而已，却不敢谈及朝廷轻赋的法令。

【原文】元封元年^①，卜式贬为太子太傅^②。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③，领大农。乃请置大农部丞^④数十人，分部主郡国^⑤，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⑥，尽笼^⑦天下之货，名曰“平准”^⑧，不复告缗^⑨。民不益赋，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者再百^⑩焉。是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⑪，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久之，拜弘羊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诏郡国，举贤良文学^⑫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⑬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示以节俭，然后教化可兴。乃罢酒酤^⑭，宣、元、成、哀、平五世，亡^⑮所变改。

【注释】①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元封是汉武帝的第六个年号。公元前110年4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因而改元元封，以当年十月为元年。元封元年

群书治要译注

改元也是有史记载第一次有诏书的年号。②太子太傅：商、周两代已有太子太傅及少傅，作为太子的师傅。汉沿置，秩三千石，位次太常。东汉，秩中二千石。太子对其执弟子之礼。三国因置。③治粟都尉：官名，又名搜粟都尉。汉武帝时设置的一种军职，专管征集军粮之事，不常置。④大农部丞：大农属下的官员。部丞，古代中央各部的辅佐之官。⑤分部主各郡国：分派掌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分部，谓部署，分派。主，掌管。⑥均输、盐铁官：均输，汉武帝实行的一项经济措施。在大司农属下置均输令、丞，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盐铁官，古代掌管盐铁生产经营的官员。⑦筦：控制，垄断。⑧平准：中国封建社会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以求稳定市场价格的一种经济措施。⑨不复告缗：《汉书·食货志》原文曰：“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⑩黄金者再百：黄金二百斤。⑪市列：市场中的店铺。⑫贤良文学：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始于武帝时，简称贤良或文学。⑬酒榷：古代政府所行的酒类专卖制度。亦泛指一切管制酒业取得酒利的措施。⑭酒酤：亦作“酒沽”，酒的买卖。⑮亡：无，没有。

【译文】元封元年，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而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兼任大司农。于是桑弘羊请求增设大司农属官数十人，分派掌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各自往往在所分管的郡国设置均输官和盐铁官，完全垄断了天下的货物，号称“平准”，不再进行告缗。人民没有增加赋税，国家的财用也很富裕。于是桑弘羊被赐予左庶长的爵位，并赐黄金两百斤。这一年有轻微的旱情，皇上命令百官求雨。卜式说：“政府应当以税租为衣食就可以了，如今桑弘羊却让官吏们坐在店铺中靠贩卖货物牟利。煮杀了桑弘羊，天就会下雨了。”过了很长时间（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拜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汉昭帝即位后，诏令各郡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向他们询问人民的疾苦和施行教化的要务。这些人都回答：希望废止盐、铁、酒类的专卖制度和均输官，不要和天下百姓争利，以示节俭，然后教化就可以兴起了。于是就停止了酒的专卖，宣帝、

元帝、成帝、哀帝和平帝五代，都没有改变。

【原文】王莽居摄^①，变汉制，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②。百姓愤乱^③，其货^④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⑤。莽患之，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⑥，以御魑魅^⑦。”于是商农失业^⑧，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⑨。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辜^⑩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胜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⑪，与大钱五十^⑫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寢^⑬。

【注释】①居摄：指因皇帝年幼不能亲政，由大臣代居其位处理政务。汉平帝刘衎即位时年仅八岁，王莽以大司马秉政。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宝货五物（五种质地），指金、银、龟、贝、泉与布（泉、布均以铜制）；六名，指金、银、龟、贝、泉、布；二十八品，指泉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③愤乱：混乱，昏乱。④货：钱币。⑤市买：交易。⑥投诸四裔：谓流放到四周远处。投，迁置、贬徙。四裔，指四方边远之地。⑦魑魅：古谓能害人的山泽之神怪。亦泛指鬼怪。⑧失业：失去谋生的职业。⑨市道：市中的道路。⑩抵辜：因犯罪而受到相应的处罚。⑪小钱直一：小钱，王莽时铸的一种钱名。《汉书·王莽传中》：“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今尚存的王莽时小钱，文为“小泉直一”。⑫大钱五十：古代货币。疑作“大泉五十”，此为王莽新朝通行货币中流通时间最长、铸量最大的货币。⑬寢：止息，废置。

【译文】王莽代皇上处理政务时，变更了汉朝的制度，改而创造了金、银、龟、贝、钱（泉）、布的钱币，称为“宝货”。宝货共有五种质地、六种名称、二十八种品级。百姓感到混乱难用，这样的钱币未能流通，人民私下用五铢钱进行交易。王莽对此感到忧虑，下诏说：“有敢非议

井田制、携带五铢钱的人以惑乱大众论罪，要被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来抵御鬼怪。”于是农民和商人失掉了本业，农业和贸易都荒废了，人民在街市的道路上哭泣。因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而犯罪当被处罚的人，从公卿大夫到普通百姓，不计其数。王莽知道人民为此而愁苦，就只发行“小钱值一”和“大钱五十”，这两种钱币同时流通，龟、贝、布之类的货币暂且停止使用。

【原文】莽性躁扰^①，不能毋为^②，每有所兴造^③，必欲依古得经文^④。羲和置命士^⑤，督五均六榷^⑥，郡有数人，皆用富贾，乘传^⑦求利交错^⑧天下，因与郡县通奸^⑨，多张空簿^⑩，府藏不实，百姓愈病^⑪。莽每一榷，为设科条防禁^⑫，犯者辜至死。奸吏猾民并侵^⑬，众庶各不安生^⑭。每壹易钱^⑮，民用破业^⑯，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⑰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计^⑱。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⑲为官奴婢；吏及比伍^⑳，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㉑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㉒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㉓，传送^㉔长安钟官^㉕，愁苦死者十六七。

【注释】①扰：同“躁”。躁扰，急躁好动。②毋为：《汉书·食货志下》原文作“无为”。③兴造：创建；建立。④依古得经文：谓王莽托古改制，附会经文。⑤羲和置命士：羲和，王莽将大司农改名羲和。命士，汉王莽时代指俸禄五百石之士。⑥五均六榷：五均，西汉末王莽新朝依托《周礼》古五均说，置五均官，统管“五均赊贷”之事。所谓五均，指均市价以利四民和官府；所谓赊贷，是由官府对百姓发放的官营贷款业务。六榷，亦作“六管”或“六筦”，是西汉末年王莽为增加税收所实行的财政经济政策。即酒、盐、铁专卖，铸钱、收山泽税和五均赊贷这六项经济管制措施。⑦乘传：乘坐驿车。传，驿站的马车。⑧交错：形容往来不断。⑨通奸：互相勾结做坏事。⑩多张空簿：张，张设、陈设。空簿，假账。⑪病：贫困。⑫科条防禁：科条，条例法规。防禁，谓以

防犯禁。⑬奸吏猾民并侵：奸吏，枉法营私的官吏。猾民，刁滑狡诈的人。侵，欺凌、逼迫。⑭众庶各不安生：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众庶，众民、百姓。安生，生活安定。⑮易钱：更改钱币，指改变币制。⑯破业：犹破产。⑰非沮：非议，诋毁。⑱不可胜计：《汉书·食货志下》原文作“不可胜行”。⑲没入：谓没收财物、人口等入官。⑳比伍：古代居民的基层编制，引申指乡里。㉑罚作：汉代刑罚之一。处轻罪犯以一年苦役。㉒相坐：谓一人有罪，连坐他人。㉓檻车铁锁：檻车，即囚车，用栅栏封闭的车，用于囚禁犯人。锁，古同“锁”，音索。㉔传送：传递解送，传递输送。㉕钟官：汉代水衡都尉的属官。主掌铸钱。

【译文】王莽性情急躁好动，不能无为而治，每当有所创建时，必定要依据古制，附会经文。羲和之下设置命士来监督五均六斡，每郡设有很多命士，都是用富商担任。他们乘坐驿车来谋求利益，在天下各处往来不断。于是他们和郡县官府勾结为奸，大多都设立假账，府库贮藏的统计数量与实际不相符，百姓更加贫困。王莽每施行一“斡”，都要设立条例法规以防止人们犯禁，犯禁者甚至会被处死。奸诈的官员和狡猾之人共同欺凌百姓，人民生活不得安宁。每改换一次币制，人民就会因此破产，且犯法的人很多。王莽对私自铸钱的人处以死刑，将诋毁宝货的人流放到边远之地，犯罪的人很多，不计其数。于是王莽就更改减轻了法令：私自铸造泉布（钱币）的人，将和妻子儿女一起被没入官府做奴婢；官吏和他的邻里，如果知情而不告发，将和此人同罪；非议、诋毁宝货的，平民则罚做一年苦役，官员则免去官职。但犯法的人更多了，甚至有五家比邻受株连都被没入官府（为奴）的，各郡国用囚车铁锁，将犯人递解到长安的钟官处服役，因愁苦而死去的人占到了十分之六七。

【原文】匈奴侵寇^①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②。猪性触突人。故取以喻。壹切税吏民，訾^③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已下，至

郡县黄绶吏^④，皆保养军马，吏尽，复以与民^⑤。民摇手触禁^⑥，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⑦。又用制作未定^⑧，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⑨，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⑩莽禁，侵刻^⑪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⑫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⑬之，浸淫^⑭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⑮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⑯陷罪，饥疫^⑰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自发猪突豨勇，后四年^⑱，而汉兵诛莽。

【注释】①侵寇：侵犯，入寇。②猪突豨勇：指拼命向前冲不怕死的人。豨，同“豨”，野猪。③壹切税吏民訾：向所有官员和百姓统一征收财产税。訾，通“资”，钱财。④黄绶吏：指官俸在六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官员，此级官吏为铜印黄绶。《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其仆射、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⑤吏尽复以与民：谓官吏完不成（养马）任务，又转令百姓承担。颜师古注：“转令百姓养之。”⑥摇手触禁：谓法令烦苛，动辄得咎。⑦相因：相袭，相承。⑧用制作未定：用，犹言以。制作，指礼乐等方面的典章制度。⑨货赂上流：货赂，犹贿赂。上流，指有权势的社会集团。⑩旁缘：依仗，凭借。颜师古注：“旁，依也。”⑪侵刻：侵害，剥夺。⑫依阻：凭借，仗恃。⑬覆蔽：隐瞒。⑭浸淫：逐渐蔓延、扩展。⑮青、徐、荆楚之地：即青州（治临淄）、徐州（治剡县）、荆州（治汉寿）。均在汉武帝所置十三州刺史部之列。荆楚，荆为楚之旧号，略当古荆州地区，在今湖北湖南一带。⑯系虏：掳获，俘获。⑰饥疫：饥饿无粮并患疫病。⑱自发猪突豨勇后四年：指地皇四年（公元23年）。

【译文】匈奴侵犯得很厉害，王莽大量召集天下的囚犯和奴隶，称他们为“猪突豨勇”；统一向官员和人民征收财产税，比例为三十分之一。又命令公卿以下直到郡县的黄绶吏，都来承担饲养军马的任务，

官吏完不成任务，又都转给人民来承担。百姓稍有不慎就会触犯禁令，不能耕田蚕桑，徭役又很繁重，而旱灾和蝗灾接连而来。又因为制度尚未确定，上自公侯，下到普通官员，都得不到俸禄，于是就在私下里征收赋税，贿赂有权势的人，许多案件久拖不决。官员以苛刻残暴来树立威严，依仗着王莽的禁令，肆意侵害、盘剥百姓。富人不能保护自己，贫穷的人无法生存，于是便群起而做盗贼，凭借山野险要之地，官吏不能擒拿他们就隐瞒了实情，以致这种情况蔓延发展日甚一日，于是青州、徐州、荆楚这些地方，常常有上万人的贼匪。因战争死亡，被边境少数民族所俘虏，违法犯罪，饥饿和瘟疫，以及人吃人等种种原因，还没等王莽被诛灭，而天下户口就减少了一半。自征发“猪突豨勇”后的第四年，汉兵就诛杀了王莽。

【原文】昔仲尼没而微言绝^①，隐微不显之言。七十子丧而大义乖^②。战国从横^③，真伪分争，诸子^④之言，纷然殽乱^⑤。至秦患之，乃焚灭文章，以愚黔首^⑥。汉兴，改秦之败^⑦，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⑧，置写书^⑨之官，书必同文^⑩，不知则阙，问诸故老^⑪。至于衰世，是非亡正，人用其私^⑫。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⑬，玩^⑭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⑮少，而蓄德^⑯多，三十而五经^⑰立也。后世经传^⑱既已乖离^⑲，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⑳之义，而务碎义^㉑逃难，便辞^㉒巧说，破坏形体^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㉔。后进弥以驰逐^㉕，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以安其所习，毁^㉖所不见，终以自蔽^㉗。此学者之患也。

【注释】①仲尼没而微言绝：孔子去世后，精深微妙之言就断绝了。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今曲阜市南辛镇）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之一。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有弟子

群书治要译注

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微言，精深微妙的言辞。②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七十二贤弟子死后，经典要义的解释也就出现了分歧。七十子，同“七十二子”，举其成数，故言七十。大义，旧指有关《诗》《书》《礼》《乐》诸经的要义。乖，差异，不同。③从横：亦作“从衡”。扰攘，纷乱。④诸子：指先秦至汉初的各派学者。⑤穀乱：混乱，混淆。⑥黔首：古代称平民、老百姓。《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更民名曰黔首。”⑦败：过失，弊病。⑧建藏书之策：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⑨写书：抄写书籍。⑩同文：同用一种文字。⑪故老：年高而见识多的人。⑫人用其私：颜师古注：“各任私意而为字。”⑬大体：重要的义理。⑭玩：反覆体会。⑮约：少，省减，简约。⑯蓄德：《汉书·艺文志》原文作“畜德”，修积德行。语本《易·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⑰五经：五部儒家经典，即《诗》《书》《易》《礼》《春秋》。其称始于汉武帝建元五年。其中，《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春秋》，后世并《左传》而言。⑱经传：儒家典籍经与传的统称。传是阐释经文的著作。⑲乖离：背离。⑳多闻阙疑：虽然见多识广，有不懂之处，还应存有疑问。指谦虚谨慎地治学态度。语出《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阙疑，有疑问的地方要保留。颜师古注：“言为学之道，务在多闻，疑则阙之，慎于言语，则少过也，故志引之。”㉑碎义：支离破碎的解说。㉒便辞：犹言花言巧语。㉓破坏形体：颜师古注：“苟为僻碎之义，以避它人之攻难者，故为便辞巧说，以析破文字之形体也。”㉔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颜师古注：“言其烦妄也。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㉕后进弥以驰逐：后进，后辈，亦指学识或资历较浅的人。弥，益、更加。驰逐，指追随、效法。㉖毁：毁谤，诋毁。㉗自蔽：自行掩蔽。谓为自己的成见所囿，无视客观实际。

【译文】从前，孔子去世后，精深微妙之言就断绝了；七十二贤弟子去世后，经典要义的解释也就出现了分歧。战国时代诸说纷乱，各家

以己为真，斥他为伪，彼此争执不休，诸子之说纷杂混乱。到秦始皇时对此感到忧患，于是就烧毁文章典籍，以此来愚昧百姓。汉朝兴起后，改变了秦朝的弊政，大量搜集文献书籍，广泛开通进献书籍的途径，创立收藏图书的机构，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书写必定是用统一的文字，不知道的字就空缺出来，向年高识广的人请教。到了世道衰败之时，是非没有正确的标准，人们就凭着自己的意思任意用字了。古代的学者一面耕作劳动，一面修养自己的品德学问，三年通晓一部经，一般是掌握其中的要义，反覆体会经文罢了。所以花费的时间少而蓄养的德行却多，到三十岁就能通达五经了。后世的经和传已经相背离，那些所谓博学之人又不体会（孔子所说的）“多闻阙疑”的道理，而专门致力于支离破碎的解说，以逃避问难，不惜花言巧语，巧为立说，甚至任意析破文字的形体以饰己说，解释五个字的文句竟能达到二三万字。后来的学人更是争相效法，所以往往从幼童时就抱守一部经，而到头发白了才能立言讲说，并因此满足于自己的所学，诋毁自己所未见过的观点，最终却是自己蒙蔽了自己，这就是求学之人的弊病啊。

【原文】儒家者流^①，盖出于司徒^②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③于六经之中，留意^④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⑤，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⑥又随时抑扬^⑦，违离道本^⑧，苟以哗众取宠^⑨，后进循^⑩之。是以五经乖析^⑪，儒学寢衰^⑫。此辟儒^⑬之患也。

【注释】①儒家者流：儒家，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西汉以后，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派。者流，犹言

群书治要译注

这个流派。②司徒：官名。相传少昊始置，唐虞因之。周时为六卿之一，曰地官大司徒。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③游文：潜心文字。④留意：关心，注意。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颜师古注：“祖，始也。述，修也。宪，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尧舜为本始而尊修之，以文王、武王为明法，又师尊仲尼之道。”⑥辟者：指儒家学派中曲解学说，为己所用的人。辟，偏，偏执。⑦抑扬：浮沉，进退。⑧道本：儒家思想与主张的根本。⑨哗众取宠：用浮夸的言行使众人兴奋激动，博取众人的称赞和支持。哗，颜师古注：“哗，誼也。宠，尊也。”⑩循：遵守，依照沿袭。⑪乖析：支离破碎。⑫寝衰：逐渐衰减。寝，通“寢”，逐渐。⑬辟儒：陋儒。

【译文】儒家这个流派，大概起源于掌管教化的司徒之官，是辅助君主理顺阴阳、阐明礼乐教化之人。他们潜心文字于六经之中，注重于仁义之间，遵循尧舜之道为本始，效法文王、武王的制度，尊孔子为宗师，来显明儒家言论的重要，以儒家之“道”为最高。然而迷惑的人已经丧失了经典中的精微之意，而偏执的人又随着时俗的需要而进退，背离了儒家思想的根本，随使用浮夸的言行来博取众人的称赞。后来的学人沿袭了此种做法，结果使得五经的义理支离破碎，儒家的学说逐渐衰微，这是陋儒所造成的祸患。

【原文】道家^①者流，盖出于史官^②，历纪^③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秉要执本^④，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⑤南面^⑥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⑦，《易》之谦谦^⑧，一谦而四益^⑨，此其所长也。及放者^⑩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注释】①道家：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学派之一。该派以道为世界的本源，故名。道家产生于春秋后期，为诸子百家之一，最初被称为道德家（见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汉书·艺文志》始称道家。道家创始人老子，主要的

代表人物还有关尹、庄子、彭蒙、田骈等。老子和庄子一脉相承，形成了道家内部的老庄学派，其主要著作有《老子》《庄子》等。②史官：主管文书、典籍，并负责修撰前代史书和搜集记录当代史料的官员。③历纪：一一记录之意。历，依照次序。“纪”通“记”。④秉要执本：掌握要旨和根本。⑤君人：为人之君，统治人民。⑥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卿大夫之位。⑦尧之克让：克让，指能谦让。颜师古注：“虞书尧典称尧之德曰‘允恭克让’，言其信恭能让也，故志引之云。”⑧嗛嗛：谦逊貌。颜师古注：“嗛字与谦同。”⑨一谦而四益：谦虚能使人得到好些益处。语出《周易·谦卦》：“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⑩放者：放任的人。

【译文】道家这个流派大概是起源于记录历史的官员，依次记录了古今国家成败、存亡和祸福的道理，懂得掌握要旨和根本，自己守着清静虚无，保持卑微柔弱。这是统治人民、面南称王者治国的方法，符合于尧帝的克己谦让和《易经》所提倡的谦逊隐忍。做到一个“谦”字，可以得到四种益处，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放任不羁的人来学习道家学说，则想要断绝、去除礼学，并且舍弃仁义，认为只凭清静无为就可以治理天下了。

【原文】阴阳家^①者流，盖出于羲和^②之官。敬顺昊天^③，历象^④日月星辰，敬授民时^⑤，此其所长也。及拘者^⑥为之，则牵于禁忌^⑦，泥于小数^⑧，舍人事而任鬼神^⑨。

【注释】①阴阳家：中国古代哲学派别。以阴阳、五行说为中心思想，故名。其代表人物亦称阴阳家、五行家。据说是由古代天文学家和占星家转化而来。战国时，阴阳五行学说盛极一时，《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以阴阳五行理论说明四季的变化，以邹行为代表的一派则用阴阳五行说解释王朝

群书治要译注

的更替。阴阳家著作多佚失，所存者仅见于诸子著作。②羲和：羲氏和和氏的并称。传说尧曾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两对兄弟分驻四方，以观天象，并制历法。③昊天：苍天。④历象：亦作“厯象”。推算观测天体的运行。⑤敬授民时：亦作“敬授人时”。谓将历法付予百姓，使知时令变化，不误农时。⑥拘者：拘泥且固执不通的人。指阴阳家学派中有迷信思想的人。⑦牵于禁忌：被（吉凶等）忌讳的事物所牵制。⑧泥于小数：泥，拘执、不变通。小数，术数，泛指阴阳卜筮、鬼神仙道、祈禳厌胜之类。⑨舍人事而任鬼神：舍弃了人为的努力，而听任鬼神的摆布。人事，人之所为、人力所能及的事。任，听凭、任凭。

【译文】阴阳家这个流派，大概是起源于掌管天文历法的羲和之官。恭敬地顺承上天之意，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谨慎地将历法付予百姓，使知时令变化，不误农时，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泥的人来使用（阴阳历法），则被（吉凶等）忌讳的事物所牵制，拘执于占卜问卦的术数，舍弃了人为的努力而听任鬼神的摆布。

【原文】法家^①者流，盖出于理官^②。信赏必罚^③，以辅礼制^④，此其所长也。及刻者^⑤为之，则无（无旧作云。改之）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⑥，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⑦。

【注释】①法家：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的代表著作有《商君书》和《韩非子》。法家内部虽有观点不同，但都主张以“法”治国。齐国法家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法，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一般说来，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则将法、术、势糅合为一，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逐渐成为秦王朝的统

治思想。西汉后，法家思想被儒家吸收，并入德刑并用的理论体系中，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②理官：治狱之官。③信赏必罚：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罚严明。④礼制：礼仪制度；国家规定的礼法。⑤刻者：刻薄寡恩的人。指法家学派中不主张施仁政的人。⑥致治：使国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⑦薄厚：对所应厚者刻薄之意。颜师古注：“薄厚者，变厚为薄。”

【译文】法家这个流派，大概起源于审理狱讼之官。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罚严明，以此辅助礼制，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刻薄寡恩者来执法，则不讲教化，抛弃仁爱，专门任用刑法，却希望以此而能使国家安定清平，以至于残害至亲，伤害恩义，对应该亲厚的人反而刻薄了。

【原文】名家^①者流，盖出于礼官^②。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③。孔子曰：“必也正名乎^④！”此其所长也。及警者^⑤为之，则苟钩鈇析乱^⑥而已。

【注释】①名家：中国古代哲学学派之一。名家以思惟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物件，其代表人物有尹文、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等。他们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其中主要的派别有“合同异”派和“离坚白”派。这些观点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②礼官：掌礼仪教化之官。③礼亦异数：礼节等级亦有差别。数，等级。④“孔子曰”一句：语出《论语·子路》。颜师古注：“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欲为政，必先正其名。”⑤警者：攻击别人短处之人。指名家学派中喜欢吹毛求疵的人。颜师古注引晋灼曰：“警，讪也。”警，音叫。⑥钩鈇析乱：钩取诡怪的道理而破坏名实，分析得貌似严密而实际上支离破碎而混淆名实。颜师古注：“鈇，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反。”钩鈇，探索分析。鈇，音姑。

【译文】名家这个流派，大概起源于掌管礼仪教化之官。古代名分

地位不同，礼节等级亦有差别。孔子说：“必定先要端正名分啊。”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爱挑剔的人来实行，则只会勉强找些艰深晦涩的道理，分析得支离破碎，混殽名实而已。

【原文】墨家^①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②。茅屋采椽^③，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④，是以兼爱^⑤；选士大射^⑥，是以上贤^⑦；宗祀严父^⑧，是以右鬼^⑨；右鬼。谓信鬼神。亲鬼而右之。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⑩；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⑪。言皆同可以治。此其所长也。及蔽者^⑫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乐，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注释】①墨家：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约产生于战国时期。该派创始人墨翟，故名。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儒家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墨家的主要思想会集在《墨子》一书中。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②清庙之守：掌管宗庙祭祀的官员。清庙谓肃然清静之宗庙。“守”疑为“官”之误。③茅屋采椽：茅屋，用茅草盖的房屋。《左传·桓公二年》：“清庙茅屋。”杜预注：“以茅饰屋，着俭也。”采椽，栝木或柞木椽子，言俭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④三老五更：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礼养之。《礼记·乐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郑玄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孔颖达疏：“三德谓正直、刚、柔。五事谓貌、言、视、听、思也。”

颜师古注引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⑤兼爱：针对儒家“爱有等差”的说法，墨家主张爱无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墨子》中有《兼爱》三篇，阐述其主张。⑥选士大射：选士，周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录取乡人中德业有成者。大射，为祭祀择士而举行的射礼。⑦上贤：推崇有德才的人。上，通“尚”。《墨子》中有《尚贤》三篇阐述其观点。⑧宗祀严父：宗祀，谓对祖宗的祭祀。严父，尊敬父亲。⑨右鬼：谓信鬼神，即尊尚鬼神。右，尊崇、崇尚。《淮南子·泛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高诱注：“右，犹尊也。”《墨子·明鬼篇》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菑位。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故古圣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⑩非命：不相信命运，主张人为。《墨子》有《非命篇》，强调事在人为，反对宿命论。⑪上同：即尚同，谓在“尚贤”的基础上，推选贤者仁人，主张地位居下者逐层服从居上者，如家君服从国君、国君服从天子，从而达到“一同天下之义”的治世。《墨子·尚同中》：“（里长）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墨子·尚同中》：“（乡长）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⑫蔽者：蔽，昏聩、不明是非。指墨家学派中片面强调“兼爱”的人。

【译文】墨家这一流派，大概是起源于管理宗庙的官员。居住在用栎木作椽子的茅屋，所以他们崇尚节俭；以父兄之礼奉养“三老”和“五更”，所以他们兼爱众人；选拔贤士，举行射礼，所以他们推崇有才德的人；宗庙祭祀，尊敬父辈，所以他们尊崇鬼神；顺应四季的规律而行事，所以他们不相信宿命；以孝道来昭示天下，所以他们主张上下同于义而治天下。这些是他们的长处。等到不明事理的人来实行（墨家学说），只看到节俭的利益，于是就反对礼乐教化，推崇兼爱的思想，而不知道区别亲疏的关系。

【原文】从横家^①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②。孔子曰：“使乎！使乎^③！”言当权事制宜^④，受命而不受辞^⑤，此其所长也。及邪人^⑥为之，则上诈谖^⑦而弃其信。

【注释】①从横家：即纵横家，战国时专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②行人之官：掌管朝覲聘问的官。《周礼·秋官》有行人。春秋、战国时各国都有设置。汉代大鸿胪属官有行人，后改称大行令。③使乎使乎：本为赞叹使者之语，后以“使乎”代称使者。语出《论语·宪问》：“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朱熹注：“夫子，指伯玉也……使者之言愈自卑约，而其主之贤益彰，亦可谓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④权时制宜：斟酌形势随机应变。⑤受命不受辞：只接受上级布置的任务，而如何完成则不受上级指令的约束。⑥邪人：邪曲不正的人。指纵横家中搞欺骗谋私利的人。⑦上诈谖：崇尚欺诈。“上”通“尚”，崇尚。诈谖，欺诈、弄虚作假。谖，音宣。

【译文】纵横家这一流派，大概起源于掌管朝聘的官员。孔子说：“好使者啊！好使者啊！”说的是使者应当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只接受上级布置的任务，至于如何完成则不受上级指令的约束（辞令不能事先拟定，要靠临时应对）。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邪曲的人来行事，就崇尚欺诈而抛弃信义了。

【原文】杂家^①者流，盖出于议官^②，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

此^③，见王治之无不贯^④，此其所长也。及荡者^⑤为之，则漫羨^⑥而无所归心。

【注释】①杂家：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显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②议官：言官；谏官。③知国体之有此：颜师古注：“治国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国体，国家的典章制度；治国之法。④见王治之无不贯：颜师古注：“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⑤荡者：荡，放纵。指杂家学派中貌似知识全面，实际上浮华不实的人。⑥漫羨：散漫。颜师古注：“漫，放也。”

【译文】杂家这一流派，大概是起源于谏官。他们兼知儒家和墨家的学说，综合名家和法家的理论，懂得治理国家应当有此杂家一派，明了王者之治应对各家的学说无不贯通，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浮泛放纵之辈来实行杂家学说的时候，就会流于庞杂、散漫而使人心中没有归宿。

【原文】农家^①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②，播百谷^③，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④。”此其所长也。及鄙者^⑤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⑥，欲使君臣并耕，諄^⑦上下之序。

【注释】①农家：战国时注重农业生产的一个学派。诸子百家之一。著录有农家著作《神农》《耨胜之书》等，已佚。《孟子·滕文公上》载有农家许行的言辞，说许行“为神农之言”，主张君主“与民并耕而食，饗飧而治”。表达了

群书治要译注

小农业生产者的观点。此外，《管子·地员》《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等篇，也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②农稷之官：管理农业的官员。周朝的始祖弃在尧时做稷官，号曰“后稷”。③百谷：谷类的总称。百，举成数而言，谓众多。④所重民食：语出《论语·尧曰》：“曰……所重：民、食、丧、祭。”颜师古注：“论语载孔子称殷汤伐桀告天辞也。言为君之道，所重者在人之食。”⑤鄙者：鄙野的人。指农家学派中主张统治者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自耕自食的人。⑥无所事圣王：没有必要侍奉圣明的君主。颜师古注：“言不须圣王，天下自治。”⑦諝：违背，乖谬。颜师古注：“諝，乱也。”

【译文】农家这一流派，大概起源于管理农业的官员。（他们）播种百谷，鼓励农耕和蚕桑，以此来满足人们的衣食之需。所以孔子说：“为君之道所重视的是百姓的吃饭问题。”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鄙野的人在宣扬农家的主张时，则认为没有必要侍奉圣明的君主（天下自然会治理好），想要让君王和臣民一同耕作，违背了上下尊卑的秩序。

群书治要 卷十五

汉书(三)

【题解】本卷节选自《汉书》“传”的部分（《汉书》卷三十四至卷四十二），共收录了西汉王侯将相十三人，依次是韩信、黥布、刘向、季布、栾布、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其子周亚夫）、樊哙、周昌、申屠嘉。韩信作为汉初三杰之一，起初怀才不遇，幸得萧何举荐，得任大将，自此之后，在楚汉相争中，他忠于汉王，率军征战，所向披靡，兵锋所指，攻无不克。然虽功高无二，却不忍背汉，天下初定，因见疑而被囚，后贬为淮阴侯，实令人叹惜。黥布为汉初异姓王之一，因见韩信、彭越被诛，遂起兵谋反，盖因此三王皆“同功一体”之人，不能不生“兔死狐悲”之感。刘向为楚元王刘交的玄孙，约生活在西汉中后期，文中节选了他三篇奏章的内容。元帝时，刘向上《条灾异封事》，文中引经据典，或用以颂古代圣王之德，或借以讥奸邪之小人，证明灾异与人事之关联；成帝时，针对成帝建延陵未果而徙建昌陵之事，上《谏营昌陵疏》指出其劳民伤财之害，引用大量案例加以对比论述，劝谏成帝应效法古圣先王，实行薄葬；又成帝时，王氏外戚已权倾朝野，势力之大，令作为刘氏宗族的刘向颇感担忧，遂上封事极力陈述其中利害，可惜成帝却未能改变这种局面，故使王莽最终代汉自立。三篇奏疏，言辞恳切，论理清晰，其爱主之情、殷勤之意，于此可见一斑。季布贤能，因曾效力于项羽，为刘邦所缉拿，然刘邦一经劝谏，便尽舍前非，实属难得。至孝文时，季布被召至京师，忽又令去，遂谏文帝不可“以一人誉召

臣，一人毁去臣”。栾布本为彭越部下，彭越死，布仍奏事彭越头下，心中唯存忠烈之义，全然不顾自我之难，可谓千古义臣。萧何为刘邦左膀右臂，坐镇关中，巩固后方，论功行赏，功为第一，然因小事，为民请愿，却遭牢狱之苦，可知为臣之不易。曹参治齐，尊黄老之术，人称贤相，至继萧何而为相国，一遵前制，无为而治，有“萧规曹随”之称。张良为刘邦重要谋士，在破秦之初，能深谋远虑，对刘邦陈述利弊，劝其莫贪眼前享受。陈平辗转多处，终投汉王，却因被人谗毁，遭汉王怀疑，幸而刘邦有知人之明，终使陈平为己所用。周勃质朴少文，有着平定诸吕之乱之功，又遇文帝之明，尚遭诬陷而囚于牢狱，备受狱吏之委屈，令人感叹。周勃之子周亚夫治军严明，有其父之风，文帝劳军细柳营，称叹良久。樊哙虽为猛将，然其忧主之心，犹如赤子。周昌耿直，敢于直谏，刘邦甚畏之，其口虽不善言说，然忠正之心一发，太子之事遂定。申屠嘉身为丞相，公正无私，义正言辞，与邓通谢罪时的惶恐狼狈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的言行事功，均可作为后世君臣的从政龟鉴。

传

【原文】韩信^①，淮阴^②人也。家贫无行^③，不得推择^④为吏，常从人^⑤寄食^⑥。从项羽为郎中^⑦，数以策干项羽，弗用。亡楚归汉，上未奇之也。数与萧何^⑧语，何奇之。至南郑^⑨，诸将亡者十数人^⑩。信度何已数言，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注释】①韩信(?—公元前196年)：淮阴(今属江苏)人，西汉开国名将，著名军事家，汉初三杰之一。始投项梁，继随项羽，后从刘邦。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经萧何力荐，始为大将，协助刘邦制定了还定三秦以夺天下的方略。楚汉战争期间，韩信率兵开辟北方战场，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于潍水之战中，将齐、楚联军各个击灭。汉四年二月，封齐王。参与指挥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决战，击灭楚军。项羽亡后，刘邦即夺其兵权，徙为楚王，继又黜为淮阴侯。吕后知刘邦疑忌韩信，乃与萧何定计，于汉十一年正月诱韩信至长乐宫，以谋反罪名杀之。②淮阴：县名。秦始置，属泗水郡，治所在今江苏省淮安市。③无行：没有善行，品行不端。李奇曰：“无善行可推举选择。”④推择：推举选拔。⑤从人：指投靠他人。⑥寄食：依附别人生活。⑦郎中：官名，始于战国，秦汉沿置。掌管门户、车骑等事，内充侍卫，外从作战。⑧萧何：泗水郡沛人。汉朝初年相国，著名政治家，汉初三杰之一。辅佐刘邦建立汉朝。谥号“文终侯”。⑨南郑：县名。秦始置，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西南部。⑩亡者十数人：亡，逃跑。《汉书·韩信传》原文作“亡者数十人”。周寿昌曰：“至南郑，

为高祖元年夏四月，时沛公为汉王，都南郑，诸将士卒皆思东归，故多道亡。”

【译文】韩信，淮阴人，家中贫困，自身也没有突出的品行，因而没能被推举做官，经常投靠他人，依附别人生活。后来跟随项羽做了郎中。韩信多次向项羽进献计策，都没有被采用，于是便逃离楚军，归投了汉王，但汉王并未重视他。韩信多次和萧何交谈，萧何很赏识他。汉军到达南郑时，逃跑的将领有十多人。韩信考虑到萧何已数次向汉王推荐过自己，而汉王还是不重用我，于是也就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走了，来不及向汉王报告，就亲自去追韩信。有人向汉王报告说：“丞相萧何逃跑了。”汉王听后很生气，如同失去了左右手一样。

【原文】居^①一二日，何来谒^②。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③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谁？”曰：“韩信。”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无双^④。王必欲^⑤长王汉中^⑥，无所事^⑦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⑧者。”王曰：“吾亦欲东耳。”何曰：“王必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终亡耳。”王曰：“吾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⑨。必欲拜之，择日斋戒^⑩，设坛场，具礼^⑪乃可。”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注释】①居：犹经过。②谒：晋见，拜见。③若：你。④国士无双：谓国中独一无二的人才。国士，最优秀的人物。⑤必欲：必，连词，倘若，如果。欲，想要，希望。⑥王汉中：王，统治，称王。汉中，郡名，战国时秦惠文王置，治南郑县（今陕西汉中市）。因在汉水中游得名。辖境相当今陕西省秦岭以南，留坝县、勉县以东，干佑河流域以西和湖北省郧县、保康县以西，粉青河、珍珠岭以北地。⑦事：使用，役使。⑧计事：计议大事。⑨幸甚：表示非常庆幸或幸

运。⑩择日斋戒：择日，选择吉利日子。斋戒，古人在祭祀前沐浴更衣、整洁身心，以示虔诚。⑪设坛场具礼：坛场，古代设坛举行祭祀、继位、盟会、拜将等大典的场所。具礼，备礼；安排仪式。

【译文】过了一两天，萧何前来晋见，汉王又生气又欢喜，斥责萧何说：“你也逃跑，这是为什么？”萧何说：“臣不敢逃跑，只是去追逃跑的人。”汉王说：“你所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汉王又骂道：“逃跑的将领有十人，你都没有去追，说去追韩信，你是在说谎吧。”萧何说：“那些将领都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才，在全天下也找不出第二个。大王如果希望长期在汉中称王，那就无须任用韩信了；如果您想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再没有可以和您谋划大事的人了。”汉王说：“我也想向东发展啊。”萧何说：“大王如果决意向东，能够重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若不能重用韩信，韩信最终还是会逃跑的。”汉王说：“我让他做将领。”萧何说：“即使是做将领，韩信也不会留下。”汉王说：“那就让他做大将。”萧何说：“太好了！如果要拜韩信为大将，应当选择吉日，沐浴斋戒，设立坛场，举行拜将的仪式才可以。”汉王答应了萧何的要求。众将领听说了此事都很欢喜，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要当大将了。等到拜将时，才知道大将竟是韩信，全军上下都很惊讶。

【原文】信已拜，上坐^①。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②计策？”信因问王曰：“今东向争天下，岂非项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强^③，孰与^④项王？”汉王曰：“弗如也。”信曰：“唯^⑤。信亦以为大王弗如也。然臣尝事项王，请言项王为人也。项王意乌猝嗟^⑥，千人皆废^⑦，言羽一嗟。千人皆废不收也。然不能任属^⑧贤将，此特匹夫之勇^⑨也。项王见人恭谨，言语恂恂^⑩，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刻印劓^⑪，忍不能与，此所谓妇人之仁^⑫也。又背义

帝约^⑬，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所过无不残灭^⑭，多怨百姓^⑮，百姓不附，特劫^⑯于威强服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

【注释】①上座：亦作“上座”，坐于上位。②寡人：古代君主的谦称。《礼记·曲礼下》：“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孔颖达疏：“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③勇悍、仁、强：勇猛凶悍，仁爱强毅。④孰与：比对方怎么样，表示疑问语气，用于比照。⑤唯：应答声。⑥意乌猝嗟：意乌，怒吼声。猝嗟，犹叱咤，发怒呼喝。⑦废：偃伏，即吓倒之意。⑧任属：信用托付。⑨匹夫之勇：谓不用智谋，单凭个人的勇气。⑩媼媼：媼，音许。平和安好貌。颜师古注：“媼媼，和好貌也。”⑪刳：通“玩”，摩挲。⑫妇人之仁：谓施小惠而不识大体。⑬背义帝约：义帝，即楚怀王熊心。《汉书·高帝纪》记载：“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⑭残灭：残杀毁灭。⑮多怨百姓：多结怨于百姓。⑯劫：威逼，胁迫。

【译文】韩信已经被拜为大将，就座于上位。汉王说：“丞相多次向我提起过将军，将军有什么计策可以教导我吗？”韩信于是问汉王，说：“如今向东去能与大王争夺天下的，难道不正是项王吗？”汉王说：“是的。”“大王您自己估量，在勇猛凶悍、仁义强毅这些方面，您跟项王相比如何？”汉王说：“我不如项王。”韩信说：“是的，我也认为这些方面大王您不如项王。然而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任事，请允许我谈谈项王的为人。项王厉声怒吼，千人之众都吓得不敢动弹，然而他却不能任用贤明的将领，这只是匹夫的血气之勇罢了；项王待人恭敬谨慎，言语温和，如果有人得了病，项王会同情落泪，并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等到有人立了战功应加封授爵时，他却把刻好的印信拿在手里摩挲把玩，舍不得给人，这只是所谓的妇人之仁。项王又违背了与义帝的盟约，把自己亲近喜爱的人分封在关中为王，诸侯为此都愤愤不平。项王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遭到残杀毁灭的，多与百姓结怨，百姓都不

愿意归附他，只是在威势的逼迫下，勉强服从罢了。项王名义上虽然是霸王，而实际上却失掉了天下人心，所以说他的强大很容易变为衰弱。”

【原文】“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①之士，何不散^②？且大王之入武关^③，秋豪无所害^④，除秦苛法，秦民无不欲得大王。今失职之蜀^⑤，民无不恨者。今王举而东，三秦^⑥可传檄而定^⑦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

【注释】①东归：指回故乡。②何不散：刘攽曰：“‘何不散’者，言义兵无敌，诸侯之众亡不离散而败也。”③武关：地名，在陕西商南县西北。楚怀王三十年，秦昭襄王遗书诱楚王，约会于此，执以入秦。公元前207年刘邦由此入秦。④秋豪无所害：指汉军纪律严明，丝毫不侵害人民的利益。秋豪，亦作“秋毫”，鸟兽在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喻细微之物。⑤今失职之蜀：失职，失所（谓不得其应处之所）。根据当初诸侯的成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先入关，当在关中做王，而项羽却改立刘邦为汉王，辖治荒僻的巴蜀、汉中之地，故云。⑥三秦：秦亡以后，项羽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秦长史司马欣为塞王，秦都尉董翳为翟王，三王所占据之地则称为三秦。⑦传檄而定：比喻不待出兵，只要用一纸文书，就可以降服敌方，安定局势。檄，文体名，古官府用以征召、晓喻、声讨的文书。

【译文】“如今大王果真能采用和项王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威武勇猛的将士，有什么敌人不能被诛灭呢？把天下的城邑分封给有功的臣子，还有谁不会心服？率领正义之师，顺从将士们东归故乡的心愿，又有什么敌人不会散败呢？况且大王自入武关以来，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废除了秦朝繁苛的法令，秦地的百姓没有不盼望大王在

关中做王的。如今您失去了应有的封爵而来到蜀地，百姓没有不为您抱不平的。如今大王若举兵东进，对于三秦之地，只要发布一道檄文就可平定了。”于是汉王非常高兴，自认为得到韩信太晚了。

【原文】汉王以信为左丞相^①，击魏^②。信问酈生^③：“魏得无^④用周叔为大将乎？”曰：“柏直也。”信曰：“竖子^⑤耳。”遂进击魏，虏豹。定河东^⑥，使人请汉王：“愿益兵^⑦三万人，臣请以北举^⑧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⑨。”汉王与兵三万人，进破代，禽夏说^⑩，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陘^⑪击赵。

【注释】①左丞相：官名。秦统一后，以丞相为百官之长，有时为两人担任，分左右，以右丞相为上。②魏：魏王魏豹（？—公元前204年），秦末人。原战国时魏国贵族。陈胜起义时立其兄咎为魏王。秦将章邯攻魏，咎被迫自杀。他逃亡至楚，向楚怀王借兵数千人，攻下魏地二十余城，自立为魏王。项羽大封诸侯，改封西魏王。继投刘邦，又叛归项羽。后韩信破魏，被虏至荥阳，为汉将周苛所杀。③酈生：即酈食其，战国末年陈留高阳人，好饮酒，桀骜不驯。后投奔刘邦，以计克陈留，封广野君，常出使各国诸侯。在出使齐国时，被齐王田广烹杀。④得无：犹言莫非。⑤竖子：对人的鄙称，犹今言“小子”。⑥河东：黄河流经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故称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的地区为“河东”。⑦益兵：增加兵力，增援。⑧举：攻克，占领。⑨荥阳：荥，音行。县名，秦置，故城（今郑州市邙山区古荥镇）在荥水之北，属三川郡。⑩进破代，禽夏说：代，指代国。代王陈余（？—公元前204年），大梁人，秦末魏地名士。陈余曾联合齐王田荣，击败被项羽封为常山王的张耳，张耳投汉。陈余迎代王赵歇复为赵王，自立为代王，任部将夏说为相守代国，自己亲自辅佐赵王。汉王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遣韩信、张耳伐赵，先破代国，活捉夏说，代王陈余改任成安君，为赵军统帅。夏说，陈余的谋士，被陈余派去劝齐王田荣借兵反张耳，打败张耳后任代国相国。⑪井陘：陘，音行。今河北省井陘县，有要隘名井陘口，又称

土门关，秦汉时为军事要地。

【译文】汉王任命韩信为左丞相，进攻魏国。韩信问酈食其：“魏国莫非是用周叔为大将吗？”酈食其说：“是柏直。”韩信说：“一介匹夫罢了。”于是就进军攻打魏国，俘虏了魏豹，平定了河东一带。韩信派人请求汉王：“希望能增兵三万人，臣请求向北攻克燕、赵两国，再向东进击齐国，然后向南断绝楚国的粮道，最后向西与大王会师于荥阳。”汉王于是增兵三万人给韩信。韩信进击攻破了代国，生擒了夏说，又率领数万军队，打算东下井陘攻打赵国。

【原文】赵王^①、成安君陈余聚兵井陘口^②，广武君李左车^③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④，虏魏王，禽夏说，议欲以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⑤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⑥，士有饥色^⑦；樵苏后爨^⑧，樵。取薪也。苏。取草也。师不宿饱^⑨。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⑩，骑不得成列^⑪，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后。愿足下假^⑫臣奇兵^⑬三万人，从间路^⑭绝其辎重^⑮，足下深沟高垒^⑯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致麾下^⑰。”成安君不听。信知其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斩成安君泚水^⑱，禽赵王歇。乃令军毋斩广武君。

【注释】①赵王：即赵歇（？—公元前204年），战国时赵贵族。公元前208年，被张耳、陈余立为赵王。后张耳从项羽入关，封常山王，他被徙为代王。后陈余击走张耳，他复为赵王。汉楚战争中，陈余为韩信所败，被杀，赵歇逃回信都，也被追杀。②井陘口：要隘名，九塞之一，故址在今河北省井陘县北井陘山上，又县西有故关，乃井陘西出之口。③李左车：生卒年不详，柏人（邢台隆尧）人。赵国名将李牧之孙，秦汉之际谋士。秦末，六国并起，李左车辅佐赵王歇，封广武君。④西河：古称黄河南北流向的部分（今河套以下至风陵渡一段）为西

群书治要译注

河。⑤锋：锋芒、势头。⑥馈粮：运送粮食。⑦饥色：饥饿的形态。⑧樵苏后爨：樵苏，砍柴刈草。爨，音篡，烧火煮饭。⑨宿饱：经常饱。⑩方轨：车辆并行。⑪成列：形成队列；排成行列。⑫假：给予。⑬奇兵：出乎敌人意料而突然袭击的军队。⑭间路：偏僻的、抄近的小路。颜师古注：“间路，微路也。”⑮辎重：指随军运载的军用器械、粮秣等。⑯深沟高垒：谓掘下深的壕沟，筑起高的壁垒，用以固守。⑰麾下：对将帅的敬称。⑱泝水：泝，音池。古水名，即今槐河。源出河北省赞皇西南，东流入滏阳河。

【译文】赵王赵歇和成安君陈余聚集兵力于井陘口，广武君李左车劝成安君说：“听说汉将韩信渡过西河，俘虏了魏王，生擒了夏说，计议要攻克赵国，这是乘胜离开国土远征，其锋芒不可阻挡。臣听说‘从千里之外运送粮草，士兵们就会有饥饿的面色；临时打柴割草再去做饭，军队就不能经常吃饱’。如今井陘口的道路，兵车不得并行，骑兵不能排成队列，行军数百里，在这种形势下粮草必定在后面，希望足下您能给我三万人作奇兵，从小路截断汉军的军械、粮草。您则深挖壕沟，高筑壁垒，不要与汉军交战，如此则汉军向前不能作战，撤退又不能回去，不出十天，汉军两位主将的首级就可以送到您面前了。”成安君不听。韩信打探到成安君没有采用广武君的建议，非常高兴，于是就率兵攻下了井陘口，在泝水边斩杀了成安君陈余，生擒了赵王赵歇，又传令全军不要杀广武君。

【原文】顷之^①，有缚而至麾下者。于是问广武君：“仆^②欲北攻燕^③，东伐齐，何若^④有功？”广武君辞^⑤曰：“臣闻之，‘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⑥；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若臣者，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⑦，之秦而秦伯^⑧，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耳。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禽^⑨矣！仆委心归计^⑩，愿子勿辞。”

【注释】①顷之：片刻，一会儿。②仆：自称的谦词。③燕：燕国。当时的燕王为臧荼（？—公元前202年），原为燕王韩广部将，曾跟随项羽援救被章邯包围的赵国，后又随项羽入关中。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天下为十八诸侯，立臧荼为燕王，都蓟。迁燕王韩广为辽东王。之后，臧荼攻灭韩广，合并辽东，统一燕国。汉王三年，韩信破赵国，听从李左车的建议，派使者招降燕国，燕王臧荼遂降。④何若：如何，怎样。⑤辞：推辞。⑥图存：谋划国家存亡大计。⑦百里奚居虞而虞亡：百里奚，生卒年不详，姜姓，百里氏，名奚。楚国宛城（今河南南阳）人，一说虞国（今山西平陆北）人。秦穆公时贤臣，著名政治家。虞，指春秋初期的虞国（北边的虞国）。百里奚曾在蹇叔的举荐下，成为虞国大夫。虞国国君因贪图晋国的良马美玉，借道于晋军灭了与己唇齿相依的虢国，百里奚对虞国国君述说唇亡齿寒的道理，国君不听。晋国灭虢后，随即灭掉虞国。⑧之秦而秦伯：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掉虞国，俘虏了虞国君及其大夫百里奚。百里奚拒绝在晋国做官，借机逃回到楚国。楚成王并不知道百里奚的才能，于是派他去放养牛马。秦穆公听说后，就以一个奴隶的价格，即五张黑公羊皮赎回了百里奚，并拜其为上大夫。在百里奚的辅佐下，秦国大治，秦穆公也成为一代霸主。伯，通“霸”。⑨禽：“擒”的古字，被俘。⑩委心归计：委心，犹倾心。归计，听从计策。颜师古注：“归计，谓归附而受计策也。”

【译文】不一会儿，就有人捆绑着广武君带到了军帐中。于是韩信就问广武君：“我打算北上攻打燕国，向东讨伐齐国，怎样才能取得成功呢？”广武君推辞说：“臣听说‘亡了国的大臣，不配再谋划国家的存亡大计；打了败仗的将军，没有资格再谈论勇敢’。像我这样（败兵亡国）的人，哪里能够谈论此等大事呢？”韩信说：“我听说百里奚在虞国时，虞国灭亡了；到了秦国后，秦国却称霸于诸侯。这不是因为他在虞国时愚钝而到秦国后就变得聪明智慧，关键在于君主用不用他，听不听他的意见。假使成安君接受了您的建议，我也就被俘虏了。我诚心地来听从您的计策，希望您不要推辞。”

【原文】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故曰‘狂夫^①之言，圣人择焉’。顾^②恐臣计未足用，愿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日^③而失之，军败鄗^④下，今高邑是也。身死泝水上。今足下虏魏王、禽夏说。不旬朝^⑤，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诸侯，众庶莫不倾耳以待命者^⑥。然而众劳卒疲，其实难用也。今足下举勑^⑦之兵，顿^⑧之燕坚城之下，情见力屈^⑨，欲战不拔^⑩，旷日持久^⑪，粮食单竭^⑫。若燕不破，齐必拒^⑬境而自强。二国相持，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

【注释】①狂夫：无知妄为的人。②顾：但是。③一日：一旦。④鄗：春秋晋邑名，战国属赵。故城在今河北省柏乡县北。东汉光武帝即位于此，改名高邑。⑤不旬朝：不到半天功夫。旬，满，足。⑥众庶莫不倾耳以待命：《汉书·韩信传》原文作：“众庶莫不辍作怠情，靡衣偷食，倾耳以待命者。”颜师古注：“……言为靡丽之衣，苟且而食，恐惧之甚，不为久计也。”众庶，百姓。倾耳，谓侧着耳朵静听。⑦勑：勑，古同“倦”。敝，疲惫，晒乏。⑧顿：驻屯。⑨情见力屈：同“情见势屈”，谓在军事上情况暴露而又屈居劣势地位。颜师古注：“见，显露也。屈，尽也。”⑩拔：攻取，攻伐。⑪旷日持久：耗费时日，拖延很久。⑫单竭：罄尽。单，通“殫”。颜师古注：“单亦尽。”⑬拒：引申为据守。

【译文】广武君说道：“我听说‘聪明人即使对问题深思熟虑，也难免会出现差错；愚钝之人的思虑中，总会有一些可取之处’。所以说，即使一个无知妄为者的话，圣人也会有选择的采纳。但恐怕臣的计策不值得采用，不过臣愿意贡献愚忠。本来成安君有百战百胜的计策，然而一旦失策，军队在鄗城之下战败，自己也死在泝水边上。如今您俘虏了魏王魏豹，擒获了代国丞相夏说，不到半天的功夫就击溃了赵国的二十万大军，诛杀了成安君陈余，名声传扬四海，威势震动诸侯，百姓们（心怀恐惧）无不侧耳静听，等待您进军的命令。然而，眼下大众

劳苦，士兵疲倦，其实难以再战了。如今您发动疲惫的军队，驻屯在燕国坚固的城池之下，实情暴露而又屈居劣势地位，想战却不能攻取城池，如此耗费时日，拖延久了，粮草必会用尽。如果燕国不能攻破，齐国定会据守边境以图自强。若与两国相持不下，那么刘邦和项羽的胜负就很难分判了。”

【原文】“当今之计，不如按甲休兵^①，飨士大夫^②，北首燕路^③，然后发一乘^④之使，奉咫尺之书^⑤以使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而东临齐，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可图也。兵固有先声后实^⑥者，此之谓也。”信曰：“善。”于是发使燕，燕从风而靡^⑦。遂度河，袭历下^⑧军，破龙且^⑨。

【注释】①按甲休兵：亦作“按甲寝兵”，屯兵休整。②飨士大夫：飨，即劳飨，慰劳犒赏。士大夫，将佐，将士。③北首燕路：摆出向北攻燕的态势。北首，犹北向。④一乘：表数量。用于马、车、轿子等。⑤咫尺之书：书信。古代书写用木简，信札之简长盈尺，故称，此指劝降燕国的书信。咫尺，周制八寸为咫，十寸为尺。谓接近或刚满一尺。⑥先声后实：谓声威在前，武力在后。⑦从风而靡：谓如风之吹草，草随风倾倒。比喻强弱悬殊，弱者不堪一击，即告瓦解。⑧历下：邑名。约在今济南市。⑨破龙且：龙且，生卒年不详，项羽手下第一猛将，官拜西楚国大司马。韩信渡过黄河袭击历下的齐军，又乘胜攻破齐都临淄，齐王田广逃至高密，向楚求救。项羽派龙且率军前往救援，与齐军联合号称二十万。两军对峙于潍水两岸。韩信鉴于敌众己寡，遂令所部乘夜在潍水上游以沙袋垒坝塞流。拂晓，亲率一部兵力渡河进攻，随又佯败退回西岸。龙且以为汉军怯弱，率军渡河追击。汉军乘其渡河决坝，河水直下，将楚军分割在潍水两岸。汉军乘势迎击西岸楚军，杀龙且。东岸联军见势溃散。汉军乘胜追击，在城阳俘获田广，齐地平定。

【译文】现在最好的办法，不如屯兵休整，慰劳犒赏军中将士，摆出向北攻打燕国的态势，然后派遣一名使者，带上一封劝降书去出使燕国，燕国必定不敢不听从。燕国归顺了，再向东胁制齐国，即使是很有智谋的人，也不知该如何为齐国谋划了。这样，夺取天下的大事就可以考虑了。用兵本来就有声威在前而武力在后，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韩信说：“好！”于是就派使者出使燕国，燕国听到消息立刻就投降了。于是韩信率军渡过黄河，袭击历下的齐军，又击败了龙且的援兵。

【原文】楚已亡^①龙且，项王恐，使武涉往信^②，信谢^③曰：“臣得事项王数年，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④，言不听，画^⑤策不用，故背楚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⑥印、数万之众，解衣衣^⑦我，推食食^⑧我，言听计用^⑨，吾得至于此。人深亲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⑩知天下权^⑪在于信，深说以三分天下之计。信不忍背汉，又自以功大，汉不夺我（旧无我字。补之）齐，遂不听。项羽死，徙信为楚王^⑫。信初之国，陈兵^⑬出入。有变告^⑭信欲反，上伪游于云梦^⑮，信谒于陈^⑯。高祖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⑰。”上曰：“人告公反。”遂械^⑱信。至雒阳，赦^⑲以为淮阴侯。信知汉王畏恶^⑳其能，称疾不朝。

【注释】①亡：丧失。②使武涉往信：《汉书·韩信传》原文作“使盱台人武涉往说信”。③谢：推辞，拒绝。④执戟：秦汉时的宫廷侍卫官。因值勤时手持戟，故名。⑤画：指计策；计谋。⑥上将军：行军作战时军中的主帅。⑦衣：谓给人穿上衣服。⑧食：拿东西给人吃。⑨言听计用：同“言听计从”，说的话、出的主意都采纳照办。形容对某个人非常信任。⑩蒯通：本名蒯彻，范阳固城镇人，因为避汉武帝之讳而改为通。有辩才，善于陈说利害，曾建议韩信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⑪权：本指秤锤，此比喻决定胜负的关键。⑫徙信为楚王：项羽死后，刘邦夺了韩信的兵权，将齐王韩信改封为楚王，都下邳。⑬陈兵：陈列士

兵,陈设兵力。⑭变告:谓告发谋反等非常事件。颜师古注:“凡言变告者,谓告非常之事。”⑮云梦:亦作“云瞢”,古薮泽名,约在湖北江汉平原一带。⑯陈:县名,秦置,今河南淮阳。⑰狡兔死,良狗烹:狡猾的兔子死了,好的猎狗就被人烹食。比喻国君得了天下,就杀害谋士功臣。⑱械:本指枷杻、镣铐之类的刑具。亦有拘禁之意。⑲赦:宽免罪过。⑳畏恶:忌恨,憎恶。

【译文】楚国已经失去了龙且,项王恐惧,派武涉前去游说韩信。韩信辞谢说:“臣曾有机会事奉项王多年,官职不过是个郎中,地位也只是个持戟的侍卫,臣的进言不被接受,贡献的计策不被采用,所以才离开楚国,归投了汉王。汉王授予我上将军之印,交给我几万人的兵马,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分出自己的食物给我吃,我所说的话、出的主意都能被采纳,所以我才能达到今天的地位。汉王如此亲近和信任我,如果背叛了他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武涉走后,蒯通知道决定天下胜负的关键在于韩信,进一步用三分天下、鼎足而王的策略来劝说韩信。韩信不忍心背叛汉王,又自认为功劳很大,汉王不会夺取自己的齐国,于是就没有听从蒯通的意见。项羽死后,刘邦改封韩信为楚王。韩信初到楚国时,出入都派兵戒严。有人告发韩信想要谋反,于是高祖就假称游览云梦泽,韩信便去陈地拜见高祖。高祖命令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装在后面的车子上。韩信说:“果真像人们所说的‘狡猾的兔子死了,好的猎狗就要被烹杀’。”高祖说:“有人告发你谋反。”于是就给韩信戴上镣铐,拘禁起来。到了洛阳,高祖赦免了韩信的罪过,封他为淮阴侯。韩信知道高祖忌恨自己的才能,就常称病不去上朝。

【原文】黥布^①,六^②人也。汉封为淮南王^③。十一年^④,高后诛韩信^⑤,布心恐忧。复诛彭越^⑥,盛其醢^⑦,以遍赐诸侯王。布见醢大恐,遂聚兵反。书^⑧闻,上召诸将问:“布反,为之奈何^⑨?”皆曰:“发兵坑^⑩竖子耳,何能为!”汝阴侯滕公^⑪,以问其客薛公^⑫,薛公曰:“是固当反。”

滕公曰：“上裂地^⑬而封之，疏爵^⑭而贵之，疏。分也。南面^⑮而立，万乘^⑯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杀彭越，往年杀韩信^⑰，三人皆同功一体^⑱之人也。自疑祸及身^⑲，故反耳。”

【注释】①黥布：即英布（？—公元前196年），秦末汉初名将。六县（今安徽六安）人，因受秦律被黥，又称黥布。初属项羽，为霸王帐下五大将之一，被封为九江王。后叛楚归汉，被刘邦封为淮南王，与韩信、彭越并称汉初三大大名将。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起兵反汉。刘邦率军亲征，英布兵败逃亡，后被吴臣诱捕杀害于番阳（今江西景德镇西南）。②六：县名，相传为皋陶之后，偃姓。秦灭楚，置六县，其故治在今安徽省六安市北。③汉封为淮南王：汉四年（公元前203年），英布叛楚归汉，被刘邦封为淮南王，定都六（今安徽六安），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之地。④十一年：即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⑤高后诛韩信：陈豨反叛后，韩信被控谋反关中，吕后通过萧何将其诱骗入宫，杀害于长乐宫钟室，夷三族。⑥复诛彭越：彭越（？—公元前196年），昌邑人（今山东金乡县），字仲，楚汉战争时汉军著名将领，西汉开国功臣，拜魏相国、建成侯。楚汉战争结束后，被封为梁王。汉十年，陈豨反，刘邦亲征，至邯郸，向彭越征兵。彭越称病不往，被刘邦废为庶人，徙居蜀地。吕后认为不可遗患，又指使人诬告彭越谋反，夷灭其宗族。⑦醢：肉酱。彭越死后被施以醢刑（被剁成肉酱）。⑧书：指反书，报告叛乱的文书。⑨为之奈何：对此该怎么办呢？⑩坑：活埋。⑪汝阴侯滕公：即夏侯婴（？—公元前172年），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开国功臣。他与刘邦是少时的朋友，跟随刘邦起义，多有战功。刘邦称帝后，封汝阴侯，后任太仆。文帝八年卒，谥号“文侯”。颜师古注：“夏侯婴也，本为滕令，遂号为滕公。”⑫薛公：秦汉时期人，曾在楚国任令尹，后到夏侯婴处为宾客。他为刘邦分析了英布叛变可能采用的三种策略，并认定了英布必选下策而以失败告终。刘邦大喜，封其为千户侯。⑬裂地：划分土地。⑭疏爵：分封爵位。⑮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卿大夫之位。⑯万乘：指能出兵车万乘

的大国。亦泛指国家。⑰前年杀彭越，往年杀韩信：韩信、彭越均在汉十一年被杀，黥布同年七月反叛。张晏曰：“往年与前年同耳，文相避也。”⑱同功一体：功绩地位一样。⑲及身：亲身受到。

【译文】黥布，六县人。汉王封他为淮南王。汉十一年，吕后诛杀了韩信，黥布心里感到恐惧和忧虑。后来吕后又诛杀了彭越，并把他剁成肉酱然后将肉酱装好赐给所有的诸侯王。黥布见到肉酱非常惊恐，于是就聚集军队造反了。接到黥布反叛的文书，高祖召集诸位将领，问道：“黥布造反了，对此该怎么办呢？”诸将都说：“派兵攻打他，活埋了这小子，还能怎么办呢？”汝阴侯滕公（夏侯婴）以此事来问他的门客薛公，薛公说：“黥布本来就当反叛。”滕公说：“皇上划分土地封他为王，分封爵位使他显贵，让他南面称王，立为一国之主，他为什么还要反叛呢？”薛公说：“前年杀了彭越，以前还杀了韩信，这三人的功劳和地位都是同等的。黥布自己担心灾祸会殃及自身，所以反叛了。”

【原文】楚元王交^①，高祖少弟也。玄孙向^②，字子政，本名更生，为谏大夫^③。向见光禄勋周堪^④、光禄大夫张猛^⑤二人给事中^⑥，大见信，弘恭^⑦、石显^⑧惮之，数潜毁^⑨焉。向上封事^⑩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⑪，奉法不谨^⑫，乃复蒙恩^⑬。窃见灾异^⑭并起，天地失常，征表^⑮为国。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畎亩^⑯，犹不忘君，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乎！”

【注释】①楚元王交：刘交（？—公元前179年），字游，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生年不详，天性好读书，多才艺。汉六年（公元前201年），被封为楚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在位二十三年，文帝元年卒，谥号“元王”。②玄孙向：玄孙，自身以下的第五代。刘向（公元前79年—公元前8年；一说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西汉经学家、目录

群书治要译注

学家、文学家。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官至中垒校尉，故又称“刘中垒”。③谏大夫：官名，秦设谏大夫，无定员。汉初不置。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置谏大夫，无定员，掌议论。东汉改称谏议大夫，属光禄勋。④光禄勋周堪：光禄勋，官名，本名郎中令，秦已置。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名光禄勋，为九卿之一，掌守卫宫殿门户。周堪，宣帝时，为太子少傅。宣帝病重时，任周堪为光禄大夫，与史高、萧望之共受遗诏辅佐元帝。⑤光禄大夫张猛：光禄大夫，战国时代置中大夫，汉武帝时始改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掌顾问应对。隶于光禄勋。张猛，周堪弟子。⑥给事中：官名，秦汉为列侯、将军、谒者等的加官。侍从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参议政事，因执事于殿中，故名。⑦弘恭：西汉沛人，少时被处官刑。为中黄门，后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为中书令。明习法令，善为奏请，长期在内朝专政，凡不附己者，加以排挤打击。先后勾结史高、石显及郑明等人，谗毁萧望之、刘更生及周堪，结果三人被罢官，萧望之自杀。后病死。⑧石显：字君房，济南人，宦官。宣帝时，以中书官为仆射。元帝时继弘恭之后为中书令。为人外巧慧而内阴险，常持诡辩以中伤人，先后谮杀萧望之、京房、贾捐之及斥罢周堪、刘更生等。贵幸倾朝，结党营私，天子赏赐及臣下贿赂的资财达一万万。成帝时重用外戚，石显失宠，后免官，徙归故郡，忧懣不食，于途中病死。⑨谮毁：谗间毁谤。⑩封事：密封的奏章。古时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皂囊封緘，故称。此指《条灾异封事》。⑪备九卿：元帝时，刘向曾任宗正，为九卿之一。备，充任，常用作谦词。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⑫奉法不谨：奉法，奉行或遵守法令。不谨，不敬慎，不小心。⑬蒙恩：受恩惠。⑭灾异：指自然灾害或某些异常的自然现象。⑮征表：特征，表像。⑯畎亩：亦作“隰亩”，引申指民间。

【译文】楚元王刘交，是高祖最小的兄弟。刘交的玄孙刘向，字子政，原名叫更生。宣帝时任谏大夫。刘向看到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

张猛两人任给事中，很受元帝信任，而弘恭、石显害怕了，因此多次进谗言毁谤他们。于是刘向便密奏皇上说：“臣以前有幸因为皇室宗亲的关系担任九卿，没有敬慎的遵守法令，还蒙受圣恩。臣私下看到灾害和异常现象接连发生，天地失去了常态，表示朝中出了问题。本想始终不说，但考虑到忠臣即使在民间，仍然不忘记君主，更何况自己又是刘氏宗亲，再加上皇上往日的恩德臣还未报答呢。”

【原文】“臣闻舜命九官^①，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乐、龙纳言，凡九官也。济济^②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③。故四海之内，靡不和宁。及至周文开基^④西郊，杂沓^⑤众贤，罔不肃和^⑥，崇推让^⑦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⑧于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厉^⑨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⑩。君子独守正^⑪勉强^⑫，以从王事^⑬，则反见憎毒谗诉^⑭，故^⑮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瞽瞍^⑯。’当是之时，天变^⑰见于上，地变^⑱动于下，水泉沸腾^⑲，山谷易处。”

【注释】①九官：古传舜设置的九个大臣。颜师古注：“《尚书》：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乐，龙纳言，凡九官也。”②济济：庄敬貌。济，通“齐”。③万物和于野：万物，众人。野，指民间，不当政的地位。与“朝”相对。④开基：犹开国，谓开创基业。⑤杂沓：纷杂繁多貌。颜师古注：“杂沓，聚积之貌。”⑥肃和：庄敬和睦。⑦推让：逊让，推辞。⑧欢：高兴，快乐。⑨幽、厉：周代昏乱之君幽王与厉王的并称。⑩非怨：怨恨。⑪守正：恪守正道。⑫勉强：尽力而为。⑬王事：王命差遣的公事。⑭憎毒谗想：憎毒，憎恶痛恨。谗诉，谗毁，诽谤。⑮故：因此。⑯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瞽瞍：出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颜师古注：“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诗也。言己黽勉行事，不敢自陈劳苦，实无罪辜，而被谗譖嗾”

群书治要译注

傲然也。”密勿，勤勉努力。告劳，向别人诉说自己的劳苦。谗口，说坏话的嘴，谗人。瞽瞍，即嗷嗷，形容众声喧杂。颜师古注：“嗷嗷，众声也。”⑰天变：指天象的变异，如日蚀、星陨等。⑱地变：地体变动。多指地震、山崩。古人以之为天示凶兆。⑲沸腾：水波翻涌。

【译文】臣听说舜王任命九官，他们庄严恭敬，相互谦让，和谐到了极点。众贤臣在朝廷上和睦相处，那么百姓在民间也就和谐相处。因此四海之内，无不和平安宁。等到周文王在西岐开创周朝基业时，聚集了众多贤才，他们没有不庄敬和睦的，崇尚逊让的风气，以消除因争斗而产生的诉讼。此后周武王、周公继承其德政，在内朝臣和睦，在外各国欢悦，因此大家都能欢喜地祭祀祖先。再往后到了周幽王和周厉王时，朝廷不和，转而相互怨恨。君子独自恪守正道，尽力地从事王命差遣之事，却反遭他人的憎恶痛恨与诽谤。所以《诗经》上说：‘勤勉努力的来操办公事，不敢向别人诉说自己的劳苦。自己本没有什么罪过，谗言恶语怎么就这么多呢？’就在那个时候，天象的变化显现于上，大地的变动产生于下，泉水翻涌，高山和深谷都改变了位置。

【原文】“由此观之，和气致祥^①，乖气致异^②，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③、古今之通义^④也。今陛下开三代^⑤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⑥，使得并进。今贤不肖^⑦浑淆^⑧，白黑不分，邪正杂糅^⑨，忠谗并进，朝臣更相^⑩谗诉，转相是非^⑪，文书纷纠^⑫，毁誉混乱^⑬。所以荧惑^⑭耳目、感移^⑮心意者，不可胜载^⑯。分曹^⑰为党，将同心以陷^⑱正臣（旧无正臣二字，补之）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⑲也。乘治乱之机^⑳，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

【注释】①和气致祥：谓和平之气可致福祥。②乖气致异：乖气，邪恶之气，不祥之气。异，怪异不祥之事，灾异。③常经：永恒的规律。④通义：普遍

适用的道理与法则。⑤三代：指夏、商、周。⑥优游宽容：优游，优容，宽待。宽容，宽厚能容忍。⑦不肖：不成材，不正派。颜师古注：“肖，似也。不肖者，言无所象类，谓不材之人也。”⑧混淆：混淆，混杂。颜师古注：“言杂乱也。”⑨杂糅：混杂糅合。颜师古注：“糅，和也。”⑩更相：相继，相互。⑪是非：褒贬，评论。⑫纷纭：即纷纭，交错杂乱貌。⑬毁誉浑乱：毁誉，诋毁和赞誉。浑乱，混乱。杂乱，无条理。⑭荧惑：使人迷惑，炫惑。⑮感移：谓动摇之使其改变。感，通“撼”⑯载：记录；登载。⑰分曹：分批。⑱陷：陷害。⑲机：先兆，征兆。⑳机：时机，机会。

【译文】由此看来，和平之气可致福祥，不祥之气会招致灾异。祥瑞多国家就安宁，灾异多国家就危险。这是天地之间永恒的规律，古往今来通用的法则。如今陛下开创如同夏、商、周三代的功业，应招揽有才学的人士，优容宽厚，使他们能一起进用。而今贤才和不肖者混淆，黑白不分，正直和邪佞之人杂糅，忠正和奸邪之臣同时被进用。朝臣之间相互诽谤，转而竞相褒贬，公文杂乱，诋毁和赞誉混乱不堪。用来迷惑天子耳目、动摇改变皇上心意的事情，多得无法记录。分批结党，要共同来陷害忠臣。忠正之臣得到任用，这是治世的表现；忠正之臣遭到陷害，那就是混乱的先兆。趁此治乱之时，却不知道任用谁，而灾害和异常之事频频出现，这就是臣所以失望痛心的原因。

【原文】“夫乘权席势^①之人，子弟鳞集^②于朝，羽翼^③阴附者众，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④。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⑤，陵谷易处，列星^⑥失行，皆怨气^⑦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⑧，循诗人之所刺^⑨，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⑩，犹却行^⑪而求及前人也。初元^⑫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⑬如今。

【注释】①乘权席势：乘权，利用权势。席势，倚仗势力。②鳞集：犹群

群书治要译注

集。③羽翼：党羽。④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颜师古注：“言谗佞之人毁誉得进，则忠贤被斥，日以乖离也。”乖离，背离。咎，灾祸，不幸之事。⑤陨：坠落。⑥列星：罗布天空定时出现的恒星。⑦怨气：怨恨的情绪。⑧轨迹：犹故辙，往迹。⑨刺：讽刺。⑩雅颂：雅乐为朝廷的乐曲，颂为宗庙祭祀的乐曲。指盛世之乐、庙堂之乐。⑪却行：倒退而行。⑫初元：汉元帝刘奭的第一个年号，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44年，共计五年。⑬稠：多。

【译文】那些倚仗权势的人，他们的子弟群集于朝廷，左右党羽和私下依附的人非常之多。他们必定使用诋毁和赞誉的手段，最终导致背离正道的结果。因此太阳和月亮失去了光辉，霜雪在夏天降下，丘陵和山谷改变了位置，恒星偏离轨道，这些都是怨恨的情绪所导致的。遵照衰微的周朝故辙，循着诗经中诗人们所讥刺的来行事，却想要成就太平之世，获得盛世之乐，这就好似倒退而行却希望赶上前面的人一样。从初元以来至今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的记载，灾异的现象没有像当今这样多的。

【原文】“用贤人而行善政^①，如或谮^②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③。夫执狐疑^④之心者，来谗贼^⑤之口；持不断^⑥之意者，开群枉^⑦之门。谗邪^⑧进者，众贤退；群枉盛者，正士销^⑨。故《易》有‘否、泰’^⑩。小人道长，则君子道销。君子道销，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则小人道销。小人道销，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

【注释】①善政：清明的政治；良好的政令。②谮：谗毁；诬陷。③还：罢歇；止息。④狐疑：猜疑，怀疑。颜师古注：“狐之为兽，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听且渡。故言疑者，而称狐疑。”⑤谗贼：诽谤中伤，残害良善。⑥不断：不果决，不果断。⑦群枉：众奸邪。颜师古注：“枉，曲也。”⑧谗邪：谗佞奸邪的

人。⑨正士销：正士，正直之士。销，消散。⑩否泰：《易》的两个卦名。天地交，万物通谓之“泰”，不交闭塞谓之“否”。后常以指世事的盛衰，命运的顺逆。

【译文】任用贤德的人施行清明的政治，如果有人进谗言毁谤他，那贤人就会离去，而善政也就废止了。抱持着猜疑的心，会招致诽谤中伤的言语；持有不果断的意志，就会打开众奸邪的大门。谗佞奸邪的人被进用，众多的贤人就会离去；众奸邪兴盛的时候，正直之士就会离散。所以，《易经》中有否、泰二卦。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就会消减；君子之道消减了，政治就会日渐混乱，所以称为“否”。否，就是闭塞不通而混乱。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就会消退；小人之道消退了，那政治就会日益清明，所以叫做“泰”。泰，就是政治亨通昌达而天下太平。

【原文】“昔者鯀、共工、欢兜^①与舜、禹(旧无禹字。补之)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③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④哉！帝尧、成王^⑤，能贤^⑥舜、禹、周公而销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与季、孟^⑦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⑧俱宦于秦，定公^⑨、始皇贤季、孟、李斯而销孔子^⑩、叔孙，故以大乱。故治乱荣辱之端^⑪，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⑫。’言守善笃^⑬也。

【注释】①鯀、共工、欢兜：鯀，古代部落酋长名，即檮杌。因封于崇，故称崇伯，禹之父。曾奉尧命治水，因筑堤堵水，九年未治平，被舜流放在羽山。共工，少皞氏之后，即穷奇。为尧臣，和欢兜、三苗、鯀并称为“四凶”，被流放于幽州。欢兜，帝鸿氏之后，即浑敦，尧时佞臣。②管、蔡：周武王弟管叔鲜与蔡叔度的并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管蔡流言于国，谓“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避居东都，后成王迎周公归，管蔡惧，挟纣子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讨伐，诛杀武庚与管叔鲜，流放蔡叔度，其乱终平。③迭进：轮番进言。④道：言守善笃也。

群书治要译注

说；讲述。⑤成王：姬姓，名诵，武王之子。成王继位时年幼，由周公辅政，平定了三监之乱。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由周公制礼作乐，加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周成王与其子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被誉为“成康之治”。⑥贤：尊崇；器重。⑦季、孟：指春秋时鲁国贵族季孙氏和孟孙氏。颜师古注：“季、孟谓季孙、孟孙，皆桓公之后代，执国权而卑公室也。”⑧李斯与叔孙：李斯，字通古，秦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秦朝丞相，参与制定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腰斩于市。叔孙，即叔孙通，又名叔孙何，儒家学者。初为秦待诏博士，秦二世时为博士。后归附刘邦。西汉初年任太常及太子太傅。⑨定公：即鲁定公，姬宋，春秋时鲁国第二十五任君主，鲁昭公之子，在位十五年。⑩销孔子：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去鲁适卫。《论语·微子》：“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记·孔子世家》：“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锄曰：‘请先尝沮之。’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⑪端：事由；原委。⑫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语出《诗经·邶风·柏舟》。颜师古注：“此邶柏舟之诗也，言石性虽坚，尚可移转，已志贞确，执德不倾，过于石也。”⑬守善笃也：守善，坚守善道。笃，专一。

【译文】从前，鯀、共工、欢兜和舜、禹共同处于尧帝的朝廷，周公和管叔、蔡叔同在周朝供职。那个时候，奸佞者轮番进行诋毁，进谗言来诽谤贤臣，这哪里可以说得完呢？尧帝、成王分别举用大舜、禹和周公，而贬斥共工、管叔和蔡叔，所以天下大治。孔子和季孙氏、孟孙氏都在鲁国为官，李斯和叔孙通都在秦朝任职，鲁定公、秦始皇分别

任用季孙氏、孟孙氏和李斯，却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天下大乱。因此安定与动乱、荣誉与耻辱的缘由，就在于君主所相信并任用的人。所信任的人已经是贤才了，那就要坚信他而不动摇。《诗经》上说：‘我的心不像石头，石头虽坚尚可转；我心坚贞不可移。’说的就是坚守善道，专一不变。

【原文】“《易》曰：‘涣汗其大号^①。’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号令，未能逾时^②而反，是反汗^③也；用贤未能三旬^④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⑤。’今二府^⑥奏，佞谄^⑦不当在位，历年^⑧而不去也。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而望阴阳之调^⑨，不亦难乎！”

【注释】①涣汗其大号：语出《易经·涣》。谓帝王号令，如人之汗，一出不复收。颜师古注：“此易涣卦九五爻辞也。言王者涣然大发号令，如汗之出也。”涣，本有发散之意，此谓帝王发布号令。大号，帝王的号令。②逾时：逾，超过。时，季度。三个月为一时。③反汗：以汗出而不能反喻令出不能收。后因以“反汗”指反悔食言或收回成命。④旬：十天。⑤见不善如探汤：意出《论语·季氏》：“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意谓见到不善的事情，就像用手去探热开水，而不敢接触。⑥二府：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⑦佞谄：谄媚奉承。⑧历年：过去多年；以往各年。⑨调：调和。

【译文】《易经》说：‘帝王发出的号令就像流出的汗水一样’，说的是号令像汗水，一出就不能再返回了。如今发出的号令还没有超过三个月就收回来，这就像收回已出的汗水；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就辞退，就像转动石头那样轻易。《论语》说：‘见到不善的事情，就像用手去探热开水，而不敢接触。’如今丞相和御史上奏，说谄媚奉承之人

不应在位，但过去多年了也没免去他们。如此发出号令就像反汗，举用贤人就像转动石头那样轻易，罢去谄佞的人却像拔除大山一样困难，却希望阴阳能够调和，这不是太困难了吗？

【原文】“是以群小^①窥见间隙^②，巧言丑诋^③，流言飞文^④，哗^⑤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⑥。’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⑦，不为朋党^⑧；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⑨，不为比周^⑩。何则^⑪？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⑫其类而聚之朝；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故汤用伊尹^⑬，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⑭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⑮之内，合党^⑯共谋，违善依恶，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⑰主上。如忽然^⑱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注释】①群小：众小人。②窥见间隙：窥见，暗中看见。间隙，指可乘之机。③巧言丑诋：巧言，表面上好听而实际上虚伪的话。丑诋，辱骂；诋毁。④流言飞文：犹言流言蜚语。流言，没有根据的话，多指背后议论、诬蔑或挑拨的话。飞文，谓散布诋毁、诽谤他人的匿名文书。⑤哗：喧哗；喧闹。⑥忧心悄悄于群小：语出《诗·邶风·柏舟》。颜师古注：“此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诗也。悄悄，忧貌。愠，怒也。”⑦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孔子和子贡都说自己不如颜回，如果颜子自视，亦将不如孔子和子贡。⑧朋党：指同类的人以恶相济而结成的集团。⑨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尚书·舜典》：“舜曰：‘谘四岳，有能奋用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金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谘禹，汝平水土，惟时茂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汲引，引荐，提拔。⑩比周：结党营私。⑪何则：为什么。多用于自问自答。⑫引：荐举。⑬汤用伊尹：汤，商朝的开国之君，又称成汤、成唐、武汤、武王、天乙等。伊尹，商汤大

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相传生于伊水，故名。是汤王妻子陪嫁的奴隶，后辅助成汤征伐夏桀，被尊为阿衡。汤去世后，历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后太甲即位，因荒淫失度，被伊尹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再迎接太甲恢复王位。

⑭致：招引；招致。⑮交戟：有士兵守卫之地。指宫廷。⑯合党：结成朋党。

⑰倾移：谓以权谋促使在上者俯从自己的意愿。⑱忽然：不经心，忽略。

【译文】所以众小人只要暗中看到有可乘之机，便说些好听虚伪的假话或诋毁辱骂别人的话，使流言蜚语，喧哗于民间。所以《诗经》上说：“忧心忡忡似火烧，怨怒忿恨因群小。”小人如果结成了群，实在令人恼怒。过去孔子和弟子颜渊、子贡，三人彼此相互称赞，不结党成派；大禹、后稷和皋陶相互举荐，没有结伙营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忠心为国，没有邪曲的念头。所以，贤人居于上位，就会引荐和自己同样贤德的人聚集在朝廷；身在下位，就会想着与自己同样贤能的人一起得到进用。所以成汤举用伊尹，不仁之人远离，而众多贤能之人就来到了，这是同类相互感召的结果。如今奸邪之人和贤臣同在宫廷之内，他们结成朋党，共同谋划，违背善德，依从邪恶，多次捏造危言耸听的话，想以此使得主上服从自己的意愿。如果君主不经意地任用他们，这就是天地所以先给予警戒，灾异为何会迭相到来的原因了。

【原文】“自古明圣^①，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②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③，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智，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④两观之诛；览^⑤否泰之卦，历^⑥周、唐^⑦之所进以为法^⑧（法原作治），原^⑨秦、鲁之所销以为戒；考祥应^⑩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⑪当世之变；放远^⑫佞邪之党，坏散险詖之聚^⑬，杜闭^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⑮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⑯，使是非炳然^⑰可知，则百异^⑱销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注释】①明圣：此指明达圣哲之君。②四放：指舜放逐四凶之事。颜师古注：“谓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也。”③两观之诛：应劭曰：“少正卯奸人之雄，故孔子摄司寇七日，诛之于两观之下。”详见《孔子家语·始诛》。两观，本指官门前两边的望楼。此特指春秋鲁阙，孔子诛少正卯之处。④迹，察：“迹察”为一词，意谓寻迹察访。⑤览：观看；考察。⑥历：审视；察看。颜师古注：“历谓历观之。”⑦唐：指唐尧，即尧帝，帝喾之子，姓伊祁（亦作伊耆），名放勋。初封于陶，又封于唐，号陶唐氏。以子丹朱不肖，传位于舜。⑧治：《汉书·刘向传》原文作“法”。⑨原：推究。颜师古注：“原谓思其本也。”⑩祥应：祥瑞的先兆。⑪揆：度量；揣度。⑫放远：远逐。⑬坏散险诖之聚：坏散，破坏，离散。险诖，亦作“险陂”，阴险邪僻。诖，音必。聚，谓朋党。⑭杜闭：堵塞，关闭。⑮众正：众多合于正道之事。⑯分别犹豫：分别，区别，分辨。犹豫，迟疑不决。⑰炳然：明显貌；明白貌。⑱百异：各种妖异。

【译文】自古以来的明达圣哲之君，没有不诛灭坏人而能治理好天下的。所以大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而孔子也曾在两观之下诛杀了少正卯。这样做了以后，圣王的教化才可得以实行。如今以陛下的聪明睿智，若能深深体会天地的存心，寻迹考察孔子在两观诛杀少正卯的举动，观察否泰两卦的卦象，逐一审视周成王、唐尧如何进用人才并以此作为成法，考究秦始皇、鲁定公如何摒弃人才并引以为戒，考察吉兆感应的福祉，省思灾异产生的祸害，以揣度当今世事的变化，远逐那些谄佞邪曲的同伙，拆散那些阴险邪僻的朋党，堵塞群邪的大门，广开众正的道路，决断心中的怀疑，分辨那些犹豫不决之事，使得是非明白可辨，那么众多的灾异就会消灭，而诸多的祥瑞就会一并到来。这是天下太平的根基、千秋万世的利益啊。”

【原文】向又见成帝营起昌陵^①，数年不成，制度泰奢^②，上疏^③谏曰：“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

也^④。’故贤圣之君，博观^⑤终始，必通三统^⑥，一曰天统，二曰地统，三曰人统。天命^⑦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灌将于京^⑧’，喟然^⑨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⑩，民萌^⑪其何以劝勉^⑫？’盖伤微子之事周^⑬，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⑭；虽有禹汤之德，不能移^⑮（移原作训）末孙^⑯之桀纣^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故常战栗^⑱，不敢讳亡^⑲。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注释】①昌陵：汉成帝在新丰县戏乡步昌亭营造昌陵，历时五年，终因天下匮竭未成。死后葬延陵。②制度泰奢：制度，规模，样式。泰，奢侈。③上疏：臣下向皇帝进呈奏章。此指刘向所上《谏营昌陵疏》。④“易曰”下三句：语出《易经·系辞下》。⑤博观：广泛地观察或观览。⑥三统：指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亦谓之三正。张晏曰：“一曰天统，为周十一月建子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统，谓殷以十二月建丑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统，谓夏以十三月建寅为正，人始成立之端也。”⑦天命：古以君权为神授，统治者自称受命于天，谓之天命。⑧殷士肤敏，裸将于京：语出《诗经·大雅·文王之什》。颜师古注：“殷士，殷之卿士也。肤，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将，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来助祭于周，行裸鬯之事，是天命无常，归于有德。”（裸鬯，古代祭祀仪式。以香酒灌地而告神。）⑨喟然：感叹、叹息貌。⑩戒慎：警惕谨慎。⑪民萌：同“民氓”，即民众、百姓。⑫劝勉：劝导勉励。⑬伤微子之事周：微子，周代宋国的始祖。名启，殷纣王的庶兄，封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因见纣淫乱将亡，数谏，纣不听，遂出走。周武王灭商，微子乞降，武王复其官。后周公承成王命诛武庚，乃命微子统率殷族，奉其先祀，封于宋。⑭丹朱之子：像丹朱这样的儿子。丹朱，尧帝儿子的名字。《史记·五帝本纪》：“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⑮移：《汉书·刘向传》原文作“训”，教诲；教导。⑯末孙：后代子孙；末代子孙。《大戴礼记·少闲》：“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孙桀即

位。”①⑦桀纣：夏桀和商纣的并称。二人皆为暴君。①⑧战栗：亦作“战栗”，因恐惧而颤抖。①⑨讳亡：谓忌言亡国。

【译文】刘向又看到汉成帝营造昌陵，很多年也没有建成，规模非常奢侈，便上疏劝谏说：“臣听到《易经》说：‘安定时不忘记危难，生存时不忘记灭亡，因此自身得以平安而国家也可以保全。’所以贤明圣德的君主，广泛地观察事物发展的始终，效法天、地、人三统，而能成就三代的盛世。天命所授予的范围是很广泛地，并不只限于一姓。孔子议论《诗经》，到‘殷朝卿大夫的品德优美敏捷，来到镐京为周天子助祭，一起行裸鬯的祭祀礼仪’时，就很感叹的说：‘天命真是伟大，善德不可以不传给子孙，因为富贵不是恒常不变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些达官贵人用什么来警戒自己，百姓用来自我勉励呢？’这大概是在感伤微子事奉周朝，而痛惜殷商的灭亡。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明，却不能教化丹朱那样的儿子；即使有大禹和汤王的美德，却不能教导好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末世子孙。从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所以心中应常怀恐惧，不敢忌言亡国。孔子所说的‘富贵无常’，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孝文皇帝居霸陵^①，顾^②曰：‘以北山石为椁^③，岂可动哉！’张释之^④进曰：‘使其中有可欲^⑤，虽锢南山，犹有隙^⑥；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感^⑦乎？’孝文寤^⑧焉，遂为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旧无厚衣之以薪五字。补之）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⑨。’黄帝葬于桥山^⑩，尧葬济阴^⑪，丘垅^⑫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⑬，二妃^⑭不从。禹葬会稽^⑮，不改其列^⑯。不改官里树木百物之行列也。殷汤无葬处^⑰。文武、周公葬于毕^⑱，秦穆公葬于雍^⑲，樗里子葬于武库^⑳，皆无丘垅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㉑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㉒顺意而薄葬^㉓之，此

诚奉安^⑩君父，忠孝之至也。

【注释】①居霸陵：在霸陵。居，处在，处于。霸陵，即灞陵。汉文帝陵名。《史记·孝文本纪》：“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②顾：回首；回视。③椁：即“椁”，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④张释之：生卒年不详，字季，西汉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曾事汉文帝、汉景帝二朝，官至廷尉，以执法公正不阿闻名。⑤可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⑥虽锢南山犹有隙：即使封铸南山为棺椁，还是有空隙。锢，用金属熔液填塞空隙。⑦感：忧伤。⑧寤：醒悟，觉醒。⑨易曰下五句：语出《易经·系辞下》。衣，覆盖。颜师古注：“厚衣之以薪，言积薪以覆之也……。”中野，原野之中。不封，指不聚土为坟。不树，指不种树（以标其处）。棺椁，棺材和套棺（古代套于棺外的大棺），泛指棺材。⑩黄帝葬于桥山：黄帝，古帝名。传说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少典之子，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以土德王，土色黄，故曰黄帝。桥山，山名。在今陕西省黄陵县西北，相传为黄帝葬处。沮水穿山而过，山状如桥，故名。《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崩，葬桥山。”⑪济阴：汉代郡名，约在今山东省菏泽市附近。相传尧葬济阴郡成阳县。《汉书·地理志》济阴郡下注：“成阳，有尧冢、灵台。”《皇览》：“尧冢在济阴成阳。”⑫丘垅：即丘陵，亦作丘垄，坟墓。⑬苍梧：山名，即今天的九嶷山，位于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境内，属南岭山脉之萌渚岭，南接罗浮，北连衡岳。相传舜帝南巡时崩于苍梧。《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⑭二妃：娥皇，女英。颜师古注：“二妃，尧之二女。”⑮会稽：山名，在浙江省绍兴县东南。相传夏禹大会诸侯于此计功，故名，会后禹病死并葬于此。《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⑯不改其列：郑氏曰：“不改树木百物之列也。”⑰殷汤无葬处：殷汤，即商汤。宋祁引《皇览》曰：“汤冢在济阴亳县北东郭，去县二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处平地。汉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长卿案行水灾，因行汤冢。”⑱文武周公葬于毕：《皇览》：“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

群书治要译注

聚东杜中也。”毕，指陕西长安县与咸阳之间渭水南北岸的地带，境域较广，又称为毕陌、毕原或咸阳原。^{①9}秦穆公葬于雍：秦穆公，一作秦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五霸之一。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谥号“穆”。雍，今陕西凤翔县南。沈钦韩曰：《括地志》：“秦穆公冢在雍县东南二里。”^{②0}樗里子葬于武库：樗，音出。樗里子，樗里疾的省称，又称严君疾。战国秦惠王的异母弟。居于樗里，亦自号樗里子。善言词，多智慧，秦人号为“智囊”。武库，位于汉长安城内南部，长乐、未央两宫之间，始建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吕后为之改名灵金藏，惠帝即位后以此库存藏禁兵器，名曰灵金内府。秦昭王七年（公元前200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临终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官夹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对其墓。^{②1}远览：指观察、考虑问题深远。^{②2}承命：受命。^{②3}薄葬：葬具及丧礼简单、节俭。^{②4}奉安：旧称安葬皇帝或父亲。

【译文】孝文皇帝在霸陵，回视群臣说：‘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槨，难道还能被打开吗？’张释之进言道：‘假使里面有能引起人们欲望的东西，即使铸塞南山为棺槨，还是会有缝隙；假使里面没有引起人们欲望的东西，即使是没有石槨，又何必忧戚呢？’孝文皇帝有所醒悟，于是决定采取薄葬。《易经》上说：‘古时埋葬亡者，用厚厚的薪柴来覆盖，掩埋在田野之中，不聚土筑坟，也不种树作为标记，后来的圣人则用棺槨取而代之。’黄帝死后安葬在桥山，尧帝葬在济阴，他们的坟冢都很小，随葬的物品也很少。舜王葬在苍梧，娥皇和女英并没有陪葬；大禹葬在会稽山，并没有改变山上原有树木及百物的行列；商汤的葬地无人知晓；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安葬在毕；秦穆公葬在雍邑；樗里子安葬在武库，都没有坟冢。这就是圣帝明王、贤君智士深思远虑的长久之计，他们的贤臣孝子也受命顺从其心意而对他们采取薄葬，这确实是恭敬地安葬君主和父亲，竭尽忠孝到了极点。

【原文】故仲尼孝子^①，而延陵慈父^②；舜禹忠臣，周公悌弟^③，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④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⑤也。宋桓司马^⑥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⑦。’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⑧，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⑨，皆大作丘垅，多其瘞藏^⑩，咸尽发掘^⑪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⑫，下锢三泉^⑬，上崇山坟^⑭，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⑮。又多杀宫人^⑯，生埋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⑰百万之师，至其下矣。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豎之祸^⑱，岂不哀哉！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智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智者葬愈厚，丘垅弥高，宫庙^⑲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⑳之效，葬之吉凶，昭然^㉑可见矣。

【注释】①仲尼孝子：《汉书·刘向传》：“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②延陵慈父：延陵，指春秋时吴公子季札。相传吴王寿梦有四子：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季札贤德，寿梦欲废长立少。季札辞让不可。寿梦卒，诸樊立，与余祭、余昧相约，传弟而不传子，弟兄迭为君，欲终致国于季札。季札离国赴延陵（一说封于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世称延陵季子。《汉书·刘向传》：“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③周公悌弟：《汉书·刘向传》：“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悌弟，颜师古注：“言弟能顺理也。”④微薄：微少单薄；菲薄。⑤便于体：顺于礼体。便，顺，顺从。体，体统，体制。《礼器》：“礼也者，犹体也。”《广雅》：“礼，体也。”⑥宋桓司马：即司马桓魋，孔子弟子司马牛之兄，时任宋国大司马。⑦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为石椁，奢泰，故激以此言。”《礼记·檀弓篇》：“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

群书治要译注

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⑧吴王阖闾，违礼厚葬：阖闾即阖庐，姬姓，吴氏，名光，春秋吴国国君。公元前514年至公元前496年在位。他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曾伐楚入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后在槁李（今浙江嘉兴西南）为越王勾践所败，重伤而死。《越绝书》：

“阖庐冢，在闾门外，名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铜椁三重，瀕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千，方圆之口三千。时耗、鱼肠之剑在焉。十万人筑治之。”^⑨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钱大昕曰：“惠文，一也；武，二也；昭，三也；严襄即庄襄，四也。此云五王者，盖昭王之后尚有孝文王，传脱孝文二字耳。”颜师古注：“严襄者，谓庄襄，则始皇父也。”^⑩瘞藏：亦作“瘞臧”，指殉葬品。瘞，音意。^⑪发掘：开掘，把埋藏的东西挖掘出来。^⑫骊山之阿：骊山的山曲。骊山，在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因古骊戎居此得名。又名郦山。阿，（山、水或其他的）弯曲处，曲隅。^⑬三泉：三重泉（三层地下水），即地下深处。《史记·秦始皇本纪》：“穿三泉，下铜而致椁。”^⑭山坟：墓上筑起的高大土堆。^⑮不可胜原：王念孙曰：“原者量也，度也。言其丽与盛不可胜量也。”^⑯官人：妃嫔、官女的通称。^⑰周章（？—公元前209年）：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即周文。陈县人。颜师古注：“周章，陈胜之将。”^⑱牧竖之祸：指秦始皇陵墓被放牧的小孩焚烧。牧竖，牧奴；牧童。《汉书·刘向传》：“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亩，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⑲官庙：宫殿和宗庙的并称。^⑳明暗：明与暗；明显与隐晦。^㉑昭然：明白貌。

【译文】“所以，孔子（虽未修其母之墓）仍不失为孝子，季札（虽简略的埋葬了儿子）却仍不失为慈父。舜、禹都是忠正之臣，周公是顺理的弟弟。他们安葬君主和自己的至亲骨肉，都非常微薄，这并不是苟且节俭，确实是合乎礼的。宋国的司马桓魋为自己建造石椁，孔子说：

‘不如快点腐朽。’等到了吴王阖闾的时候，违背礼法，实行厚葬，十多年以后，越国人就挖开了他的坟墓。到秦国的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时，这五位君王都建造了很大的坟墓，里面装了很

多的殉葬品，都被人挖掘开，尸骨暴露在外，真的是很可悲啊！秦始皇葬在骊山的山曲，其陵墓向下挖穿了三重泉水，用熔化的金属填塞缝隙，上面修筑高大的封土，棺槨的华丽，宫馆的盛美，无法估量。又杀了很多的妃嫔、宫女（陪葬），活埋（筑陵）的工匠，数以万计。天下百姓深受其劳役之苦而起来反抗，骊山的工程尚未完成，而周章的百万大军就已经杀到骊山脚下。几年之间，（陵墓）外面遭受项羽焚烧挖掘的灾难，内部又遭牧童失火焚烧棺槨的祸害。这难道不是很悲哀吗？因此，德行愈厚的人，埋葬也就愈简约；智慧愈深的人，埋葬也就愈微薄；没有德行而又缺少智慧的人，埋葬也就愈丰厚。坟墓愈高大，宫庙愈华丽，被人挖掘得必然愈快速。由此看来，明与暗的效果，埋葬的吉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了。”

【原文】“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①，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明。及徙昌陵，增埤^②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③，期日迫卒^④，功费^⑤大万^⑥百余。大万。一亿也。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⑦，物故流离^⑧，以十万数，臣甚愾^⑨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⑩之贤智则不悦，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悦愚夫淫侈^⑪之人，又何为哉！”

【注释】①初陵：即延陵。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汉成帝开始修建延陵，在今咸阳城北五公里处渭城区周陵乡马家窑村。②埤：低下；低矮。颜师古注：“埤，下也，音婢。”③邑居：里邑住宅，亦谓聚邑而居。④期日迫卒：期日，约定或预测的日数或时间。迫卒，亦作“迫猝”，急迫，仓促。⑤功费：工费，工程所需的费用。⑥大万：犹巨万，谓数极多。应劭注：“大万，亿也。大，巨也。”⑦饥馑：灾荒，庄稼收成很差或颗粒无收。饥，通“饥”。⑧物故流离：物故，死亡。颜师古注：“物故谓死也，言其同于鬼物而故也。”流离，因灾荒战乱流转离散。颜师古注：“流离，谓亡其居处也。”⑨愾：同“愍”，忧伤。⑩谋：计

议；商议。⑩淫侈：奢侈。

【译文】陛下自即位以来，亲自力行节俭，开始营造延陵时，规模简约较小，天下无人不称赞您的贤明。等迁徙（改建）昌陵时，把低洼的地方垫高，积土成山，掘开百姓的坟墓，累计达万数。又营建里邑住宅，工期非常紧迫，消耗的工程费用超过亿万。死者含恨于九泉之下，活着的人在地上愁苦，怨忿之气感动阴阳，因此就发生了饥荒，死去和流离失所的人，数以十万计。臣对此深感忧伤。如果死者在天有灵，挖掘人家的坟墓，那害处可就多了；假若死者无知，那坟墓又何必建得这么大呢？如果和贤德智慧的人商议此事，他们会不高兴；若将此事公布于众，百姓则会为此感到苦恼。假如只是为了取悦那些愚昧、奢侈的人，那又何必这么做呢？

【原文】“陛下慈仁笃美^①甚厚，聪明疏达盖世^②，而顾^③与暴秦乱君，竟为奢侈，比方^④丘垅，悦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智之心，忘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⑤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智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⑥，可以为则^⑦；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摹^⑧，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书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其计。

【注释】①笃美：笃实美善。②疏达盖世：疏达，通达。盖世，谓才能、功绩等高出当代之上。③顾：却；反而。颜师古注：“顾，犹反也。”④比方：比较。⑤唯：表示希望、祈请。⑥安神：使心神安定。⑦则：楷模；准则。⑧摹：规制。

【译文】陛下非常仁慈、笃实美善，聪明通达，举世无双，却反而与暴秦的昏君比赛奢侈，比较坟墓的大小，取悦愚人的眼目，图一时的美

观，违背贤人智者的意愿，忽略后代万世的安宁，臣私下为陛下感到羞愧。希望陛下向上能够考察英明圣哲的黄帝、尧帝、舜王、大禹、汤王、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制度，向下能够观察贤德智慧的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和张释之的心意。孝文皇帝不建坟丘，实行薄葬，用节俭来使心神安定，可以作为楷模；秦昭王、秦始皇增高坟丘，实行厚葬，因奢侈而酿成祸害，足以为戒。初陵的规模，应当听从公卿大臣们的建议，以便使百姓安宁。”奏书上达后，成帝很为刘向的话感动，但却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原文】向见上无继嗣^①，政由王氏^②，遂上封事^③极谏曰：“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④，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⑤，智伯、范、中行、韩、赵、魏也。齐有田、崔^⑥，卫有孙、宁^⑦，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⑧。后田氏取齐^⑨，六卿分晋^⑩，崔杼杀其君光^⑪，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⑫，季氏卒逐昭公^⑬。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

【注释】①继嗣：后嗣，后代。此特指帝王的继位者。②政由王氏：指朝廷政事由外戚王氏把持。元帝皇后王政君，成帝之母。成帝即位后，尊为皇太后，其兄弟王凤任大司马领尚书事，集国家军政大权于一身，总理朝政；异母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一天之内同时封侯，被人们称为“五侯”。自此，以太后王政君为首的王氏外戚控制了汉朝大政。③封事：此指刘向所上《极谏用外戚封事》。④权柄：犹权力。⑤六卿：指春秋时晋之范、中行、知、赵、韩、魏六氏。⑥齐有田、崔：田，即齐国田氏，其先人陈完为陈国厉公之子，因陈国发生变乱投奔齐国，改姓田。后田氏子孙世代为齐卿，逐渐夺得齐国政权，周安王时列为诸侯。崔，崔杼（？—公元前546年），姓姜，崔氏，谥“武”，又称崔子、武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后为齐国执政。以弱冠之年有宠于惠公。公

公元前548年，因庄公与其妻棠姜私通，崔杼联合棠无咎杀庄公，立庄公弟杵臼（景公）为君，自己为右相。两年后，其子崔成等互相争权，家族发生内讧，左相庆封乘机攻灭崔氏，崔杼自缢而死，尸体为景公戮曝。⑦卫有孙、宁：孙，孙林父，姬姓，孙氏，名林父，谥号“文”，又称“孙文子”，春秋中期卫国卿大夫，孙良夫之子。宁，宁殖，姬姓，名殖，又称“宁惠子”，春秋时卫国大夫。⑧朝柄：朝廷的权力。⑨田氏取齐：指战国初年齐国田氏取代姜姓成为齐侯的事件。公元前391年，田成子四世孙田和废齐康公。公元前386年，田和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被周安王册命为齐侯。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姜姓齐国绝祀。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⑩六卿分晋：春秋后期，晋国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六卿秉持国政，并相继改革田亩制、税制，图谋富强，相互兼并，导致晋室瓦解，最后分立为赵、韩、魏三国，史称“六卿分晋”。⑪崔杼杀其君光：光，即齐庄公（？—公元前548年），姜姓，吕氏，名光。本为齐灵公太子，后灵公改立宠姬所生的公子牙为太子，而派公子光出守即墨。灵公病重，大夫崔杼、庆封等从即墨将他迎回，杀死公子牙母子，齐灵公闻变吐血而亡，太子光即位，是为庄公。后因与崔杼之妻私通，被崔杼等人杀害。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刘奉世曰：“孙林父、宁殖子，谓弑其君剽乃宁喜也。”（宁喜，宁殖之子。）衎，卫献公，姬姓，卫氏，名衎。卫国第二十四代国君，公元前576至公元前559、公元前546年至公元前544年在位。卫定公之子，殇公之兄，襄公之父。《史记·卫康叔世家》：“（献公）十八年，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鸿于囿。二子从之，公不释射服与之言。二子怒，如宿。孙文子子数侍公饮，使师曹歌巧言之卒章。师曹又怒公之尝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卫献公。文子语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献公。献公奔齐，齐置卫献公于聚邑。孙文子、宁惠子共立定公弟秋为卫君，是为殇公。”剽，卫殇公，姬姓，卫氏，名秋，公元前558年至公元前547年在位。卫定公之子，卫献公之弟。《左传》则称他是卫定公弟公子黑背之子，名剽，字子叔。《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二月庚寅，宁喜、右宰谷伐孙氏，不克。伯国伤。宁子出舍于郊。伯国死，孙氏夜哭。国人召宁子，宁子复攻孙氏，克之。辛

卯，杀子叔(卫殇公)及大子角。书曰：‘宁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宁氏也。孙林父以戚如晋。书曰：‘入于戚以叛。’”^⑬季氏卒逐昭公：昭公，鲁昭公(公元前560年—公元前510年)，名姬裯(史记作“稠”)，鲁襄公之子，母齐归。公元前542年即位，鲁国第二十四代君主。公元前517年，鲁昭公率师攻伐季孙氏，“三桓”联兵反抗昭公，昭公兵败奔齐，后辗转至晋，晋欲使昭公返鲁，鲁不纳。公元前510年，昭公死于晋地干侯，终年五十一岁。

【译文】刘向看到成帝没有继承人，政权由外戚王氏操纵，于是便呈上密封的奏章，极力劝谏说：“臣听说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的，然而却常有危难；没有不想使社稷永存的，然而却常常灭亡。这是因为丧失了管理大臣的办法。大臣掌握权力，把持国家政事，没有不造成危害的。过去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林父、宁殖，鲁国有季孙氏、孟孙氏。他们常年掌握国家政事，世代执掌朝廷大权。后来田氏取代姜姓国君成为齐侯，六卿瓜分了晋国，崔杼杀了他的国君齐庄公，孙林父、宁殖驱逐了卫献公衎，杀害了卫殇公剽；季孙氏最终也驱逐了鲁昭公。这些都是因为阴盛阳衰，在下位的人失去了为臣之道所导致的。”

【原文】“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①。’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②，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③，皆昭王母之弟。专国擅势^④，假太后^⑤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雎之言，而秦复存^⑥。二世委任赵高^⑦，赵高专权自恣^⑧，壅蔽^⑨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⑩，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注释】^①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语出《尚书·周书·洪范》。颜师古注：“周书洪范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为之，则

致凶害也。”作威作福，指滥用权势，独断专横。②禄去公室，政逮大夫：语本《论语·季氏》：“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③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秦昭王，即秦昭襄王（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1年），战国时秦国国君。嬴姓，名则，一名稷。秦惠文王之子，秦武王之异母弟，公元前306年至公元前251年在位。穰侯，本名魏冉，亦作魏厓，战国时秦国大臣。原为楚国人，秦昭襄王之舅，宣太后异父同母之长弟。昭襄王即位后，年少，尊母亲芈八子为宣太后，让舅舅魏冉执掌大权，并任命为将军，卫戍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因食邑在穰（今河南省邓州市），号曰穰侯。泾阳，即泾阳君。秦公子芾，名悝，宣太后之子，秦昭襄王的同母弟。叶阳君，疑作“华阳君”，芈戎（生卒年待考），楚国人，秦昭王舅父，初封华阳，号华阳君。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秦取楚新城后，又封新城，号新城君。《史记·穰侯列传》载：“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④擅势：独揽权势。⑤太后：即太后。此指秦宣太后芈八子。战国时人，秦昭襄王生母，楚国贵族，芈姓，惠王妃，称芈八子（八子是妃的一个等级）。《史记·穰侯列传》载：“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⑥赖寤范雎之言，而秦复存：《史记·穰侯列传》：“昭王三十六年……昭王于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范雎（？—公元前255年），字叔，魏国人，战国时期秦昭王相。封于应（今河南宝丰西南），号为应侯。⑦二世委任赵高：二世，即秦二世胡亥。委任，信任，信用。赵高（？—公元前207年），秦二世时丞相，宦官（一说并非宦官）。秦始皇死后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并逼死始皇长子扶苏。秦二世即位后，他设计陷害李斯，并成为丞相。指使胡亥更改法律，诛戮宗室、大臣，且专擅朝政。后派人逼死秦二世，不久被秦王子婴所杀。⑧自恣：放纵自己，不受约束。⑨壅蔽：遮蔽；阻塞。⑩閹乐望夷之祸：应劭曰：“秦二世斋于望夷之宫，閹乐以

兵杀二世也。”阎乐(生卒年待考),秦朝人,赵高的女婿,曾任咸阳令。秦二世三年,赵高派他率领党羽一千余人,杀入胡亥所在的望夷宫,逼迫胡亥自杀,史称望夷宫之变。望夷,秦代官名,故址在今陕西省泾阳县东南。因东北临泾水以望北夷,故名。

【译文】“所以《尚书》说:‘臣子当中如果有滥用权势、独断专横的,必然会贻害你的家族,对你的国家不利。’孔子说:‘爵禄不出于公室,政权由大夫掌握。’这些都是危亡的征兆!秦昭王的舅舅穰侯(魏冉)以及泾阳君和叶阳君把持国政,独揽权势,借助于宣太后的威权,他们三个人的权势比昭王还要重,其家族财富比整个秦国还要富有。国家很危险了,幸而(秦昭王)觉悟到范雎的话,秦国才又得以保全。秦二世任用赵高,赵高独揽大权、为所欲为,隔绝大臣,最终发生了阎乐在望夷宫迫杀秦二世的祸事,秦朝也随之灭亡。这是近代之事,距今不远,秦就是被汉朝所取代的。

【原文】“汉兴,诸吕^①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②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③,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④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⑤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⑥,充盈^⑦幄内,鱼鳞左右^⑧,大将军秉事^⑨用权,五侯^⑩骄奢僭盛^⑪,并作威福^⑫,击断^⑬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⑭。依东宫^⑮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⑯。尚书^⑰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⑱。箠执枢机^⑲,朋党比周^⑳。

【注释】①诸吕:指汉代吕后的亲信吕产、吕禄等。②席:凭借,倚仗。颜师古注:“席犹因也,言若人之坐于席也。”③据将相之位:吕后临终前,封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遗诏封梁王吕产为相国,统领南军。④绛侯、朱虚:绛侯,即周勃。朱虚,即朱虚侯刘章。⑤朱轮华毂:红漆车轮,彩绘车毂。古代显

群书治要译注

贵者乘的车子。⑥青紫貂蝉：青紫，本为古时公卿绶带之色，因借指高官显爵。貂蝉，貂尾和附蝉，古代为侍中、常侍等贵近之臣的冠饰。代指侍中、常侍之官。亦泛指显贵的大臣。⑦充盈：充满。⑧鱼鳞左右：颜师古注：“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鱼鳞也。”鱼鳞，鳞次，依次相接。⑨秉事：执事，谓受任为官。⑩五侯：指同时封侯的五人。汉成帝封其舅王谭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红阳侯、王根曲阳侯、王逢时高平侯。⑪僭盛：越礼而嚣张。⑫作威福：谓擅用威权，独断专横。⑬击断：专断；决断。《战国策·秦策三》：“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⑭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颜师古注：“寄，托也。内为污私之行，外托治公之道也。”⑮东宫：汉代指太后所居之宫。因太后的长乐宫在未央宫东，故称。⑯威重：威权；威势。⑰尚书：官名，始置于战国时，或称掌书，尚即执掌之义。秦为少府属官，汉武帝提高皇权，因尚书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奏章，地位逐渐重要。汉成帝时设尚书五人，开始分曹办事。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三公权力大大削弱。⑱州牧郡守，皆出其门：颜师古注：“言为其僚吏者皆居显要之职。”州牧，官名，古代指一州之长。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后废置不常。⑲筦机：筦执，亦作“管执”，执掌。枢机，指中央政权的机要部门或职位。⑳朋党比周：结党营私，排斥异己。

【译文】“汉朝兴起后，外戚吕氏不行正道，擅自相尊为王，吕产、吕禄凭借着吕太后的宠信，占据着上将军和相国的位置，想要危害刘氏政权。后来依靠忠正大臣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人忠诚竭力，尽为臣之节，诛灭了诸吕，然后刘氏政权得以再获平安。如今王氏这一姓，乘坐朱轮彩车的显贵者有二十三人；穿着青紫色服饰、佩戴有貂蝉这种冠饰的高官大臣，充满朝廷，像鱼鳞一样排列在皇上左右。大将军王凤执事弄权，王商等五侯骄横奢侈，越礼嚣张，一起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放纵自己；内里是卑鄙自私的行为，对外却假托公义之名。依靠太后的尊威，凭借皇帝与其是舅舅的关系，来树立自己的威势。尚书、

九卿、州牧、郡守等官员，都是出自于王氏门下，他们掌管着朝廷机要部门，结党营私，排斥异己。

【原文】“称誉者登进^①，忤恨者诛伤^②。游谈^③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④，孤弱公族^⑤，其有智能者，尤非毁^⑥而不进；远绝^⑦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⑧，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⑨，避讳吕、霍而弗肯称^⑩；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⑪，宗族磐牙^⑫。历上古至秦汉，外戚^⑬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⑭、秦穰侯，汉武安^⑮、吕、霍、上官^⑯之属，皆不及也。

【注释】①称誉者登进：称誉，称扬赞美。登进，引申为举用，进用。②忤恨者诛伤：忤恨，违逆，反对。诛伤，诛杀。③游谈：游说。④排摈宗室：排摈，排斥摈弃。宗室，特指与君主同宗族之人，犹言皇族。⑤孤弱公族：孤弱，削弱，使孤立。公族，诸侯或君王的同族。⑥非毁：诽谤；诋毁。非，通“诽”。⑦远绝：疏远隔绝。⑧给事朝省：给事，供职。朝省，犹朝廷。⑨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颜师古注：“示宗室亲近而反逆也。”燕王，即燕王刘旦，汉武帝之子，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立为燕王。盖主，即鄂邑公主，汉武帝之女，后因嫁给盖侯，又称盖长公主。武帝初崩，昭帝新立。燕王旦自以为是昭帝兄而不得立，心生不满，遂与宗室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之孙刘泽等谋反。事败，昭帝以燕王至亲，勿治；而刘泽等人皆伏诛。事隔六年，燕王旦又联合左将军上官桀父子、御史大夫桑弘羊、盖长公主及其情人丁外人企图诛杀大将军霍光，废昭帝而自立。事未成，刘旦与盖长公主皆自杀。⑩避讳吕、霍而弗肯称：颜师古注：“吕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诛灭，故为王氏讳而不言也。”霍，即霍氏外戚。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宣帝皇后许平君被霍光之妻霍显毒死，次年，宣帝册立霍光小女儿霍成君为皇后，史称霍皇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因霍光辅政之功，霍氏门中先后封侯者四人。此后霍氏一门骄奢放纵。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七月，霍家发动政变未遂，招致灭族，霍光子

群书治要译注

霍禹，侄子霍山、霍云，妻子霍显都被诛杀或自杀。八月，汉宣帝以阴谋毒害太子为由，废掉霍成君，令其迁往上林苑的昭台宫；十二年后再度令其迁往云林馆，霍成君自杀。⑪据重：占据要位。⑫磐牙：交相连结。一说如犬牙相交。《汉书·刘向传》原文作“磐互”。颜师古注：“磐结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谓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⑬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妻族。⑭周皇甫：即皇父，人名。周幽王时的卿士、宠臣。颜师古注：“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宠之，故处于盛位，权党于朝，诗人刺之。事见小雅十月之交篇。”⑮汉武安：即武安侯田蚡（？—公元前131年），汉武帝时大臣，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景帝王皇后之同母弟。公元前140年，武帝即位，封田蚡为武安侯。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为丞相。田蚡以庸才居相位，日益骄横专断。大修府宅，广置田园，聚敛财物。与窦婴素有嫌怨，罗织罪名处死窦婴。公元前131年春，暴毙于床榻之上。⑯上官：上官氏，汉昭帝皇后。上官桀孙女，上官安之女，大将军霍光之外孙女。上官桀以左将军受武帝遣诏辅政，封安阳侯；上官安以皇后之父，封桑乐侯，迁车骑将军，一门贵显。昭帝时，上官桀父子与霍光有怨隙，遂与长公主、桑弘羊联络燕王旦，欲谋杀光，并废昭帝立燕王旦，事败被灭族。

【译文】“称扬赞美王氏的，就被举用；与他们相违逆的，就被诛杀。那些游说的人，为他们吹捧；执政者，为他们说话。他们排挤摈弃刘氏宗室之人，削弱公族，（公族中）有智慧和能力的人，尤其会遭到诽谤而不得进用。阻绝宗室之人担任职务，不让他们在朝供职，怕他们和自己分夺权利；多次提到燕王刘旦和盖长公主（叛乱之事），来迷惑圣上之心，却对诸吕、霍氏（谋反之事）避而不谈。内心里面已经萌生了像管、蔡一样谋反的打算，而对外却假借周公的言论，兄弟都占据要位，宗族间相互勾结。历观上古到秦汉两朝的外戚，其显贵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即使是周朝的皇甫、秦国的穰侯魏冉、汉朝的武安侯田蚡，以及吕氏、霍氏和上官氏之类，都比不上王氏。

【原文】“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①，为其人征象^②。孝昭帝^③时，冠石立于泰山^④，有石自立，三石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于上林^⑤，而孝宣帝^⑥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⑦生枝叶，扶疏^⑧上出屋，根垂地中^⑨，虽立石起柳^⑩，无以过此明也。事势^⑪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⑫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⑬移于外亲^⑭，降为皂隶^⑮，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⑯夫家，而外^⑰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⑱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全安^⑲之也。”

【注释】①先见：事前显露。见，同“现”。②征象：征候；迹象。③孝昭帝：即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94年—公元前74年），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病死，终年二十一岁，谥号“孝昭皇帝”。④冠石立于泰山：冠石，以三石为足而矗立于地的大石。古人认为是将有天子兴于民间的一种祥瑞。臣瓚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颜师古注：“事亦具在眭孟传。”⑤仆柳起于上林：仆柳，颜师古注：“其树已死，僵仆于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眭孟传。”上林，古官苑名。秦旧苑，汉初荒废，至汉武帝时重新扩建。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⑥孝宣帝：即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9年），本名刘病已，字次卿，即位后改名询，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因“巫蛊之祸”牵连，幼年曾下狱，后长于民间，于公元前74年被朝臣迎立为帝，在位二十五年，“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社会和谐繁荣，史称“宣帝中兴”。庙号“中宗”，谥号“孝宣皇帝”。⑦梓柱：梓木做的柱子。⑧扶疏：枝叶繁茂分披貌。⑨地中：地面以下。⑩立石起柳：卧石自竖，枯柳复生。相传为有贤人自民间起而为帝之兆。⑪事势：情势；形势。⑫累卵：堆叠的蛋。比喻极其危险。⑬国祚：指国运，此指皇权。⑭外亲：犹外戚。⑮皂隶：古代贱役。颜师古注：“皂隶，卑贱之人也。”⑯内：亲近。⑰外：疏远。⑱皇太后：指王政君，为元帝皇后。成帝即位，尊其为皇太后。⑲全安：保全而使之平安。

【译文】“事物的兴盛必定会预先出现异常现象，作为相关人物的征兆。孝昭帝时，有冠石自立于泰山之上，倒伏枯死的柳树在上林苑中重新发芽立起，后来孝宣帝即位。如今在济南的王氏先祖坟墓，其梓柱上长出了枝叶，繁茂地超出了屋顶，根须扎入地里。即使是卧石自竖，枯柳复生，也不如这种征兆明显。事物的情势不能两者同大。王氏和刘氏也同样不能并立，如果在下者有泰山般的安稳，那在上者就有累卵一样的危险。陛下身为先人的子孙，守护着宗庙，却让皇权转移到外戚的手里，自己降为卑贱之人，即使不为自身着想，那宗庙社稷又怎么办？妇人应亲近夫家，疏远父母家，目前这种现象（皇太后亲近父母家，而疏远夫家）并不是皇太后的福祉。孝宣皇帝不给舅舅平昌侯、乐昌侯大权，这是为了保全他们而使之平安啊。”

【原文】“夫明者，起福^①于无形，销患于未然^②。宜发明诏^③，吐德音^④，援近宗室，亲而纳信^⑤，黜远^⑥外戚，无授以政，以则效^⑦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⑧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⑨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⑩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⑪忧，昭昭^⑫甚明，不可不深图^⑬，不可不早虑也。唯陛下深留圣思^⑭，览往事之戒，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⑮皇太后，天下幸甚。”

【注释】①起福：产生或得到福祉。②销患于未然：销患，消除祸患。未然，还没有成为事实。③明诏：英明的诏示。④吐德音：吐，口说，陈说。德音，犹德言，指合乎仁德的言语、教令。⑤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颜师古注：“援，引也，谓升引而附近之也。援音爰。”援，荐举；提拔。⑥黜远：斥逐，疏远。⑦则效：效法。⑧外家：指外戚。⑨褒睦：褒，同“褒”。褒睦，褒重敦睦。⑩无疆：亦作“无强”。无穷，永远。⑪后嗣：后代；子孙。⑫昭昭：明白；显著。⑬图：考虑。⑭圣思：帝王的思虑。⑮承：敬奉。

【译文】“明智的人能造福于无形，除祸于未然。皇上应当发布英明的政令，宣扬仁德之言，提拔宗室之人，亲近并信任他们。疏远外戚，不把权柄交给他们，以效法先帝的行为，优抚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确实是太后的意愿、外戚家族的福分啊！如此，王氏会永久的存在，保有他们的爵位和俸禄，而刘氏也会长久安宁，不会失掉国家社稷，这就是用来褒扬敦睦内姓、外姓，使子子孙孙绵延永续的长久之计。如果不施行这样的策略，田氏代齐之事就会重现于今，六卿分晋之难也必会在汉朝出现，成为后世子孙的忧患。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不可不深入思考，不可不提早考虑。希望陛下深思，接受往事的教训，使自己居于万分安稳的境地，以保全宗庙，长久地敬奉皇太后，这便是天下之大幸。”

【原文】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①无所庇荫^②，方今^③同姓疏远，母党专政^④，禄去公室^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⑥、保守^⑦社稷、安固^⑧后嗣也。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⑨宗室，讥刺^⑩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⑪，发于至诚。终不能用。向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注释】①本根：草木的根干。②庇荫：包庇，庇护。③方今：当今；现时。④母党专政：母党，指母族的人。专政，独揽政权。⑤公室：指君主之家；王室。⑥私门：权势之家；权贵者。⑦保守：保护。⑧安固：安定巩固。⑨显讼：公开责备。⑩讥刺：讥评讽刺。⑪痛切：极其恳切。

【译文】奏书呈上后，天子召见刘向，对此感到叹息、悲伤，对他说：“您暂且出外休息吧，我将考虑此事。”刘向每次被召见，多次提到皇室宗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凋落了，那树干和树根就失去了庇护；如

今皇族同姓被疏远，母族外戚独揽政权，爵禄不出于公室，权力掌握在外戚手中，这并不是用以强大汉朝宗室、削弱权贵、保护社稷、使子孙后代安定巩固的做法。刘向自知被皇上信任，所以常常公开责备皇室，讥刺王氏以及在位的大臣，他的言语大都极其恳切，出自于至诚之心，但他最终也没有得到重用。刘向去世后十三年，王氏（王莽）就取代了汉朝。

【原文】季布^①，楚人也。项籍使将兵，数窘^②汉王。项籍灭，高祖购求^③布千金，敢舍匿^④，罪三族^⑤。布匿濮阳^⑥周氏，周氏乃髡钳^⑦布，衣褐^⑧，置广柳车^⑨中，载以丧车，欲人不知也。之鲁朱家^⑩卖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买置田舍（旧舍下有上字。删之）乃之雒阳，见汝阴侯滕公，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项氏臣岂可尽诛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⑪耳。夫忌壮士^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⑬。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侠^⑭，意^⑮布匿其所，乃许诺。待闲，果言如朱家旨^⑯。上乃赦布。

【注释】①季布：生卒年不详，楚国人。曾为项羽帐下五大将之一，后为刘邦所用，拜为郎中。惠帝时为中郎将，文帝时任河东守。季布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以信守诺言、讲信用而著称。②窘：困迫。③购求：谓悬赏捕人。④舍匿：窝藏。⑤三族：说法不一，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或谓父母、兄弟、妻子。⑥濮阳：县名，秦始置，位于今河南省东北部，因在濮水（黄河与济水的支流，后因黄河泛滥淤没）之阳而得名。⑦髡钳：古代刑罚，谓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髡，音坤，同“髡”。⑧衣褐：穿粗布衣。⑨广柳车：古代载运棺柩的大车。柳为棺车之饰。⑩朱家：人名。秦汉之际游侠，鲁（今山东曲阜）人。以助人之急而闻名于关东。颜师古注：“朱家，鲁人，见游侠传。”⑪北走胡，南走越：胡，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越，古代南方少数民族。比喻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而

投奔异国。⑫忌壮士：忌，憎恶，怨恨。壮士，意气豪壮而勇敢的人，勇士。⑬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颜师古注：“伍子胥，伍员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为平王所杀，子胥奔吴，教吴伐楚。平王已卒，其后吴师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尸鞭之三百也。”⑭大侠：指名气大的侠客。⑮意：意料；猜测。⑯侍闲果言如朱家旨：颜师古注：“侍，侍于天子。间谓事务之隙。”旨，意思。

【译文】季布，楚地人，项羽派他率兵作战，曾多次使汉王陷入窘境。项羽灭亡后，汉高祖悬赏千金来捉拿季布，胆敢窝藏者，罪及三族。季布躲藏在濮阳一个周姓人家，周氏便剃去了季布的头发，用铁圈束住他的脖子，给他穿上囚徒的粗布衣服，装在载运棺柩的丧车里，来到鲁地将其卖给了朱家。朱家心里知道他就是季布，就将他买下来并安置在乡下的农舍里。于是前往洛阳拜见汝阴侯滕公，说道：“季布犯了什么罪？作为臣子，各为其主所用，这是他的职责。项羽手下的臣子，难道能全部杀掉吗？如今皇上刚刚得到天下，却因为私人的仇怨去捉拿一个人，为何显示出如此狭小的心胸呢？况且，凭着季布的贤能，汉朝抓捕得这么紧急，他不是向北投靠匈奴，就是向南投奔南越而已。由于怨恨勇士而资助了敌国，这就是伍子胥为何（助吴灭楚）掘楚平王之墓而鞭其尸的原因了。您为何不劝导皇上说明这个道理呢？”滕公心里知道朱家是有名的侠义之士，猜想季布就藏在朱家家中，于是就答应了。在侍奉皇上的闲暇之余，滕公果然按朱家的意思向皇上说明，皇上于是赦免了季布。

【原文】布为河东守^①。孝文时，人有言其贤，召欲以为御史大夫^②；人又言其勇，使酒难近^③。至留邸^④一月，见罢^⑤。布进曰：“臣待罪^⑥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以一人誉召臣、一人毁去臣，恐天下有识^⑦闻之，有以窥陛下。”窥见陛下深浅也。上默然^⑧，惭曰：“河东吾股肱郡^⑨，

故特召君耳。”

【注释】①河东守：即河东郡守。河东，郡名，秦置，治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西汉时为三河之一，领安邑、大阳等二十四县。守，守臣，地方长官。后用为郡守、太守、刺史等的简称。《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②御史大夫：官名。秦置。汉因之，为御史台长官，地位仅次于丞相，掌管弹劾纠察及图籍秘书。与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合称三公。③使酒难近：因酒使性，不宜为亲近的大臣。应劭曰：“使酒，酗酒也。”颜师古注：“言因酒露洽而使气也。近谓附近天子，为大臣也。”④邸：汉诸郡王侯为朝见而在京都设置的住所。颜师古注：“邸，诸郡朝宿之舍在京师也。”⑤见罢：颜师古注：“既引见而罢，令还郡也。”⑥待罪：古代官吏任职的谦称，意谓不胜其职而将获罪。⑦有识：指有见识的人。⑧默然：沉默不语貌。⑨股肱郡：指起拱卫京师作用的要地。

【译文】后来，季布担任河东郡守。孝文帝时，有人说季布贤能，孝文帝就打算召他进京担任御史大夫；有人又说季布勇猛，但常酗酒任性，不宜为近辅大臣。季布到了京城，在馆驿住了一个月，被召见后，就让他返回原郡。季布进言说：“臣在河东唯恐不称职而获罪，陛下无故召臣进京，这一定是有人妄称臣贤能来欺骗陛下。如今臣来了，陛下没有给臣什么职事，就让臣返回，这必定是有人诋毁臣。因为一个人的赞誉就召见臣，又因一个人的诋毁就让臣回去，恐怕天下有见识的人听到后，就能从中窥见陛下的深浅了。”文帝听了默不作声，惭愧的说：“河东郡，是护卫我京师的要地，所以特地召见您！”

【原文】栾布^①，梁人也。为梁大夫。使于齐未还，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②，梟首^③雒阳下，诏有收视^④者辄捕之。布还，奏事彭越头下^⑤，祠^⑥而哭之。吏捕以闻。上召骂曰：“若与彭越反耶？吾禁人

勿收，若独祠哭之，与反明矣，趣^⑦烹之。”方提趋汤^⑧，顾曰：“愿壹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败荥阳、成皋^⑨，项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⑩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⑪也。当是之时，彭王壹顾^⑫与楚，则汉破。且垓下^⑬之会，微^⑭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割符^⑮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汉壹征兵^⑯于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为反。反形^⑰未见，以苛细^⑱诛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⑲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⑳烹。”上乃释布，拜为都尉^㉑。

【注释】①栾布(?—公元前142年):秦末汉初梁人。曾为燕王臧荼部将,随其反叛,兵败被俘,梁王彭越将其赎回,为梁大夫。彭越被杀后,栾布违命前去收尸被捉拿,他义责刘邦,最终被释放,并被任命为都尉。汉文帝时历任将军、燕相。吴、楚反时,以军功封俞侯。景帝五年,高寿而卒,以义名传世。②夷三族:即诛灭三族。③梟首:斩首并悬挂示众。④收视:收殓顾视。⑤奏事彭越头下:指彭越被杀后,栾布在彭越的首级下陈奏事情。⑥祠:祭祀。⑦趣:赶快;从速。颜师古注:“趣读曰促,促,急也。”⑧方提趋汤:颜师古注:“提,举也,举而欲投之于汤也。趋读曰趣,趋,向也。”⑨上之困彭城,败荥阳、成皋:公元前205年,刘邦乘项羽在齐国之际,率领五十六万诸侯联军攻占彭城。项羽闻之,急率轻骑兵三万奔袭,联军被杀十万,溺水淹死十万,刘邦仅率数十骑逃脱,反楚联盟瓦解。同年冬,项羽反攻围荥阳,形势危急。刘邦败逃。此后楚汉双方多次在成皋展开争夺。因彭越在楚腹地的侵扰,迫使项羽多次率军回救,从而减轻了对汉军的压力。彭城,即今之徐州,公元前206年,项羽建都彭城。成皋,战国时有成皋城,北面和西面临黄河,南面和东面为深涧,成皋之名取山岭高矗濒临黄河之义。楚、汉相持于此。西汉时置成皋县,治所在今荥阳市西十八公里,汜水镇虎牢关村西北故成皋城。⑩彭王:即梁王彭越。⑪合从苦楚:联合起来困扰楚军。合从,泛指联合。⑫壹顾:谓顾瞻偏重于某一边。⑬垓下:古地名,在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汉高祖刘邦围困项羽于此。⑭微:无,没有。⑮割符:犹剖符;剖符,犹剖竹。古代帝王分封诸侯、功臣时,以竹符为信

群书治要译注

证，剖分为二，君臣各执其一，后因以“剖符”“剖竹”为分封、授官之称。⑯征兵：征调军队。当时刘邦为平定在代地反叛的陈豨，故向彭越征兵。⑰反形：反叛的形迹。⑱苛细：犹苛小（烦琐细小）。⑲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处境危险。指局势紧张恐怖。⑳就：立即。㉑都尉：官名。战国时始置。秦灭六国，遂以其地为郡，置郡守、丞、尉。尉典兵，是比将军略低的武官。

【译文】栾布，梁国人，担任梁国的大夫。栾布在出使齐国还未返回时，汉廷征召彭越，指责他谋反，诛灭了他的三族，将彭越在洛阳斩首示众，并下诏说：“有敢收敛、顾视彭越尸首的，立即逮捕。”栾布从齐国返回，就在彭越的首级下面奏事，并进行祭祀且为之痛哭。官吏逮捕了栾布上报皇上。皇上召见栾布骂道：“你也要和彭越一起谋反吗？我已禁止人们不得收敛，唯独你去祭奠、哭吊他，你与他一起谋反是很明显的了，赶快把他烹杀了。”左右侍卫正举起栾布往汤镬去，栾布回头说道：“希望能让我说一句话再死。”皇上说：“什么话？”栾布说：“当皇上正被困于彭城，兵败荥阳、成皋之时，项王之所以不能顺利西进，只是因为彭王据守梁地，与汉军联合起来困扰楚军。在那个时候，彭王如果一倾向于楚军，那么汉军就会溃败。况且垓下的会战，若没有彭王，项羽是不会灭亡的。天下平定后，彭王接受朝廷的剖符而受封为王，也希望把爵位传于子孙万代。现在朝廷一时向梁国征集军队，彭王患病不能前来，就怀疑他要造反。反叛的形迹还没显露，就因细微小事诛杀了他，臣恐怕功臣们都会感到自己处境危险了。如今彭王已死，臣活着还不如死去，请您立即把我烹杀了吧！”皇上于是释放了栾布，并任命他为都尉。

【原文】萧何^①，沛人也。汉杀项羽，即皇帝位^②，论功行封^③，群臣争功，岁余不决。上以何功最盛，先封为酈侯^④，食邑^⑤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兵^⑥，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⑦，攻城略地^⑧，大

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⑨，徒持文墨^⑩议论不战，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⑪兽处者，人也。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⑫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⑬也。且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两三人，萧何举宗^⑭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后皆莫敢言。

【注释】①萧何(公元前257—公元前193年)：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初期政治家，汉初三杰之一。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随同刘邦起兵。攻克咸阳后，萧何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使刘邦得以掌握全国户口、民情和地势，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楚汉战争时，萧何以丞相专任关中事，及时调遣关中兵卒驰援，并转漕供给军用，保证了前线兵员粮饷的供应，促使战局发生了根本转机。刘邦称帝后，以萧何功最高，位次第一，食邑八千户，悉封其父母兄弟十余人皆食邑。又奉命重新制订法令，采摭秦法，酌加新律，做《九章律》。后因助吕后定计收捕淮阴侯韩信，被拜为相国。高祖死后，萧何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卒，谥号“文终侯”。②汉杀项羽，即皇帝位：公元前202年，刘邦于垓下会战中消灭项羽，同年二月，在定陶即皇帝位，国号为“汉”，都洛阳。③论功行封：评定功劳之大小给予封赏。④先封为酈侯：颜师古注：“先封何者，谓诸功臣旧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酈属南阳，解在高纪。”酈，音赞，古县名，萧何的封地。按汉代有两个酈县，一个是南阳郡酈县(在今湖北老河口市)，一个是沛郡酈县(在今河南永城市)。⑤食邑：指古代君主赐予臣下作为世禄的封地。⑥被坚执兵：穿坚固甲冑，握锐利兵器。谓上阵战斗。坚，指甲冑。⑦合：交锋；交战。⑧攻城略地：攻占城池，夺取土地。指征战。⑨汗马之劳：指征战的劳苦，亦指战功。汗马，战马奔走而出汗。⑩文墨：文书辞章。⑪发纵指示：亦作“发踪指示”。谓放出猎狗，指示方向，令其追捕野兽。一说猎人发现野兽的踪迹，指示猎狗追捕。比喻操纵指挥。颜师古注：“发纵，谓解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

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纵音子用反，而读者乃为踪迹之踪，非也。书本皆不为踪字。自有逐踪之狗，不待人发也。”⑫功狗：比喻杀敌立功的人。⑬功人：泛指起关键作用，有特殊贡献的人。⑭举宗：指全宗族之人。

【译文】萧何，沛县人。汉王杀了项羽之后，即皇帝位，评定众人功劳给予封赏，群臣纷纷争夺功劳，过了一年多都决定不下来。高祖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先行封为酈侯，食邑八千户。功臣们都说：“我们这些人身披甲冑，手持兵器，冲锋陷阵，多的身经百余战，少的也与敌人有几十次交锋，攻占城池，夺取土地，功劳大小各有等差。如今萧何毫无战功，只是舞文弄墨，发表议论，也不参战，反倒功劳在我等之上，这是为什么？”高祖说：“诸位知道打猎吗？”大家说：“知道。”又问：“知道猎狗吗？”回答说：“知道。”高祖说：“打猎，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放出猎狗、指示方向，令其追捕野兽的是猎人。诸位只能追逐捕获野兽，功劳和猎狗类似；至于萧何，在后方操纵指挥，功劳和猎人一样。况且，诸位只是自己一人跟随我，多的也不过是一家两三个人，而萧何全宗族的几十人都跟随着我，他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以后群臣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原文】列侯毕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①，身被七十创^②，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关内侯鄂千秋，时为谒者^③，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④略地之功，此特^⑤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拒五岁，失军亡众，跳身^⑥遯^⑦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⑧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⑨，萧何转漕关中^⑩，给食^⑪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⑫，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万世功也。今虽无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⑬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⑭万世之功哉！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令何第一，赐剑履上殿^⑮，

入朝不趋^⑩。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余人，皆食邑。

【注释】①曹参：字敬伯，泗水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开国功臣，汉初名将。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赐爵平阳侯。②身被七十创：身上遭受了七十多处创伤。③关内侯鄂千秋时为谒者：关内侯，爵位名。秦汉时置，为二十等级之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鄂千秋（？—公元前190年），西汉初人。初爵关内侯，为谒者。高祖议定列侯位次时，群臣皆以平阳侯曹参功多，宜第一。他力排众议，谓萧何当第一，曹参次之。高祖称善，乃令何第一。他因此得封安平侯。谒者，官名。始置于春秋、战国时，秦汉因之。掌宾赞受事，即为天子传达。④野战：参战于旷野。⑤特：但，仅，只是。⑥跳身：轻身逃走。颜师古注：“跳身，谓轻身走出也。”⑦遯：同“遁”，逃亡，逃跑。⑧遣军：派遣军队，发兵。⑨无见粮：没有现存的粮食。颜师古注：“无见在之粮。”⑩转漕关中：在关中转运粮饷。转漕，转运粮饷，古时陆运称“转”，水运称“漕”。关中，指函谷关以西战国末秦故地（有时包括秦岭以南的汉中、巴蜀，有时兼有陕北、陇西）。⑪给食：供给食用。⑫山东：战国、秦、汉时称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又称关东。⑬待：依靠，依恃。⑭加：超过。⑮剑履上殿：经帝王特许，重臣上朝时可不解剑、不脱履，以示殊荣。⑯入朝不趋：谓入朝不急步而行。封建时代人臣入朝必须趋步以示恭敬，入朝不趋是皇帝对大臣的一种殊遇。

【译文】列侯都已受封完毕，议奏排列位次，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身上遭受了七十多处创伤，攻占城池，夺取土地，功劳最多，应当排在第一位。”关内侯鄂千秋当时为谒者，进言说：“群臣的建议都不对。曹参虽然有旷野作战、攻占土地的功劳，但这只是一时的事情。过去皇上与楚军相持作战五年，常常丧失军队，轻身逃走的情况有很多次，然而萧何却常常从关中派遣军队来补充缺口，这都不是皇上下诏让他征召的，而关中数万士兵却在皇上兵员短缺时赶到，这种情况就有多次。

汉军和楚军在荥阳对垒多年，军中没有现存的粮食，萧何在关中转运粮餉，保障了军粮供给不曾缺乏。陛下虽然几次丢掉崤山以东的地区，而萧何却一直保全着关中来等待陛下，这乃是万世不朽的功勋。如今，即使缺少上百个像曹参这样的人，对汉朝又能有什么损失呢？汉朝得到他们，也不一定能够保全，为何想要让一时之功超过万世的功劳呢？所以萧何应当排第一，曹参居次位。”高祖说：“好！”于是就将萧何排在第一，恩准他佩剑穿履上殿，入朝不须急步而行。这天，萧何的父母兄弟十多人都受到了封赏，皆享有食邑。

【原文】何为民请曰：“长安地狭^①，上林^②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③，毋收粟为兽食^④。”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为请吾苑！”乃下何廷尉^⑤，械系^⑥之。数日，王卫尉^⑦侍，前问曰：“相国胡大罪，陛下系^⑧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今相国多受贾竖^⑨金，为请吾苑，以自媚^⑩于民，故系治^⑪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⑫楚数岁，陈豨、黥布反时^⑬，陛下自将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⑭即关西^⑮非陛下有。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夫李斯之分过^⑯，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是日，使使持节^⑰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谨，徒跣^⑱入谢。上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吾苑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注释】①狭：窄，不宽阔。②上林：古宫苑名。秦旧苑，汉初荒废，至汉武帝时重新扩建。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③田：耕种。④毋收粟为兽食：沈钦韩曰：“此弃地，本种粟给兽食。今令民田取粟也。”粟，禾类植物的茎秆。通“稿”。⑤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狱。⑥械系：亦作“械系”。戴上镣铐，拘禁起来。⑦卫尉：始于战国，秦汉相沿，为九卿之一，掌宫门

警卫。⑧系：拘囚；拘禁。⑨贾竖：旧时对商人的贱称。颜师古注：“商贾之人志无远大，譬犹僮竖（即童仆），故云贾竖。”⑩自媚：自动去谄媚、巴结他人。⑪系治：谓囚禁而治其罪。⑫距：通“拒”，对垒，对抗。⑬陈豨、黥布反时：豨，音西。黥，音情。陈豨（？—公元前195年），宛胸人，汉七年，封阳夏侯。陈豨宾客众多，在外独掌兵权多年。汉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与王黄等人反叛，自立为代王。黥布，原名英布，六安（今安徽六安）人，因受秦律被黥，又称黥布。起初投靠项羽，为西楚名将，后来归附刘邦，封九江王。汉十一年，起兵反汉，被杀。⑭摇足：动足。喻稍有举动。⑮关西：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的地区，今陕西、甘肃一带。⑯分过：分担过失、过错。⑰持节：古代使臣奉命出行，必执符节以为凭证。⑱徒跣：赤足。

【译文】萧何为百姓请命说：“长安土地狭窄，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大都荒废着，希望能够让百姓入苑耕种，不要只种稊草给禽兽吃。”皇上大怒，说：“相国收受了商人很多钱财，所以才为他们请求占用我的上林苑！”于是就把萧何交付廷尉，戴上镣铐，拘禁起来。几天后，有个姓王的卫尉侍奉高祖，进前问道：“萧相国犯了什么大罪，陛下如此残酷地拘禁他？”高祖说：“我听说李斯在辅佐秦始皇时，有了好处就归于君主，有了过恶就自己承当。如今萧相国收受了奸商的钱财，为他们请求我的上林苑，以此来讨好百姓，所以把他囚禁起来治罪。”王侍卫说：“在自己的职责内，如果有利于百姓的就为他们请命，这真正是宰相分内的事啊。陛下为什么又要怀疑萧相国收受商人的钱财呢？况且，过去陛下曾和楚军对抗多年，陈豨和黥布反叛的时候，陛下亲自率军前往平叛，那时相国留守关中，若稍有举动，关西之地就不再归陛下所有了。相国不在此时为自己谋利，难道会贪图商人的钱财吗？而且，秦始皇就是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才失去了天下，李斯这种分担过错的做法，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为何怀疑丞相会如此浅薄？”当天，皇上派使者手持符节赦免释放了萧何。萧何年纪大了，

一向恭敬谨慎，光着脚入朝谢罪。高祖说：“相国算了吧！相国为百姓请求我的上林苑，我不准许，我最多是获得夏桀、纣王那样的名声，而相国则会成为贤德的丞相。我故意囚禁相国，是想让百姓知道我的过错。”

【原文】曹参^①，沛人也。为齐丞相。参闻胶西^②有盖公^③，善治黄老言^④，使人厚币^⑤请之。既见，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⑥。参于是避正堂^⑦舍盖公焉。其治要^⑧用黄老术，齐国安集^⑨，大称贤相。萧何薨^⑩，使者召参。参去，属其后相^⑪曰：“以齐狱市^⑫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⑬也，今君扰之，奸人^⑭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狱市，兼受善恶，若穷极奸人，奸人无所容窜^⑮，久且为乱。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⑯而狱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无为，民自化；我好静，民自正^⑰。”参欲以道化^⑱为本，不欲扰其末也。

【注释】①曹参（？—公元前190年）：字敬伯，西汉开国功臣，沛（今江苏沛县）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随刘邦起兵反秦，为中涓。后在推翻秦王朝、楚汉战争以及汉初平定异姓王侯的战役中屡建战功。刘邦即皇帝位后，迁齐相国；次年赐爵列侯，号曰平阳侯。惠帝元年，废除了诸侯国设相国的法令，改曹参为齐丞相。共相齐九年，使齐国政治安定，大受百姓称赞。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继萧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按照萧何制订的成法行事，有“萧规曹随”之称。曹参任相国仅三年，惠帝五年卒，谥号“懿侯”。②胶西：郡、国名。历史上曾名胶西郡、胶西国、高密国。秦始置胶西郡。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复置胶西郡，治高密（今山东高密市西南），辖境约当今山东省胶河以西，高密市以北地区。③盖公：高密人，生卒年不详。西汉学者，善治黄老之学。④善治黄老言：精研黄帝、老子的学说。治，攻读，研究。黄老言，张晏曰：“黄帝、老子之书。”⑤厚币：丰厚的礼物。⑥具言：备言，详细告诉。⑦避正

堂：谓让出正厅，表示恭敬。亦省作“避堂”。⑧治要：施政之要领。⑨安集：安定辑睦。⑩萧何薨：萧何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逝世。薨，诸侯死曰“薨”。⑪后相：指继任的齐国丞相。⑫狱市：指狱讼以及市集交易。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狱也，市也，二事也。狱如教唆词讼，资给盗贼；市如用私斗秤欺谩变易之类，皆奸人图利之所，若穷治则事必枝蔓，此等无所容，必为乱，非省事之术也。”⑬兼容：指善恶兼容。⑭奸人：邪恶、狡诈的人。⑮窞：容纳或隐藏。⑯峻法：严酷的法令。⑰我无为民自化，我好静民自正：出自《道德经》第五十七章。⑱道化：道德风化。

【译文】曹参，沛县人，惠帝时任齐国丞相。曹参听说胶西有位盖公，精研黄老学说，就派人带着厚礼将盖公请来。见到盖公后，盖公对曹参讲说治国之道应注重清静无为，这样百姓自会安定。以此类推，把这方面的道理都说了。曹参于是就让出正堂，请盖公居住。曹参的施政要领采用黄老学说，齐国安定和睦，人们大加称赞他是贤明的丞相。萧何去世后，朝廷派使者来征召曹参。曹参离开时，嘱咐继任的丞相说：“齐国的狱讼和市集贸易就拜托您了，请您慎重对待，不要轻易干扰。”继任的丞相说：“难道治理国家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吗？”曹参说：“不是这样的。狱市，是善恶兼容之处，如果您去干扰它，那让坏人到哪里容身呢？因此我把这件事摆在前面。”（狱市，同时容纳了善恶两类人，若将坏人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们就没有了容身之处，时间久了就会作乱。秦朝使用严厉的刑罚，而天下叛乱；汉武帝施以严酷的法令，而狱讼繁多。这些都是最好的证明。老子说：“我无为，百姓自然化育；我好静，百姓自然端正。”曹参希望以道德风化作为治理的根本，而不想干扰枝末的事情。）

【原文】始参微时^①，与萧何善，及为宰相，有隙^②。至何且死，所推^③贤唯参。参代何为相国，举事^④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⑤。择郡

国吏长大^⑥、取年长大者。讷于文辞^⑦、谨厚^⑧长者，即召除^⑨为丞相史^⑩。史言文^⑪刻深^⑫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日夜饮酒。卿大夫^⑬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⑭，不事丞相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⑮，度之欲有言，复饮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开旧作关。改之）说。开，谓有所启白。

【注释】①微时：卑贱而未显达的时候。②有隙：有嫌隙，有怨恨。③推：荐举，推选。④举事：行事，办事。⑤约束：规章，法令。⑥长大：孟康曰：“取年长大者。”⑦文辞：言词动听的辞令。⑧谨厚：谨慎笃厚。⑨除：拜官，授职。⑩丞相史：丞相的属官。史，古官名。下级佐史。⑪言文：谓解释法律文字。⑫刻深：苛刻，严酷。⑬卿大夫：卿和大夫，后借指高级官员。⑭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⑮醇酒：味厚的美酒。

【译文】起初曹参微贱的时候，与萧何友善；等（萧何）做了宰相，两人就有了隔阂。到萧何临终时，所推举的贤臣却只有曹参。曹参接替萧何做了相国，办事毫无变更，完全遵行萧何所制定的规章、法令。他选择郡国官吏中年纪较长且不善文辞、谨慎忠厚的长者，便召来任命为丞相史。若官吏中有解释法律文字苛刻严酷、一心想追求好名声的，常会贬斥辞退他们。曹参日夜饮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看到曹参不理政事，前来见他的人都想进言劝告。等这些人一到，曹参就拿出美酒给他们喝，估计他们要讲话了，就再让他们喝酒，直到喝醉后离去，始终也没能开口劝谏。

【原文】相舍后园近吏舍，日饮歌呼^①。从吏^②患之，无如何^③，乃请参游后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④相国召按^⑤之。乃反取酒张坐饮^⑥，大歌呼与相和。参见人之有细过^⑦，专掩匿^⑧覆盖^⑨之，府中无事。参子窋，为中大夫^⑩。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⑪”，乃谓窋曰：“汝

归,试私从容问乃父^⑩曰:‘高帝新弃群臣^⑪,帝富于春秋^⑫,君为相国,日饮无所请事^⑬,何以忧天下?然无言吾告汝也。’”窑既洗沐^⑭,归谏参,参怒而笞^⑮之二百,曰:“趣入侍^⑯,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

【注释】①歌呼:歌唱;高吟呼号。②从吏:属吏。颜师古注:“从吏,吏之常从相者也。”③无如何:即“无如之何”,犹言没有什么办法来对付。④幸:希望,期望。亦为表示希望之辞。⑤召按:召来按问。⑥张坐饮:张设坐席而饮。⑦细过:轻微的过失。⑧掩匿:遮掩,隐瞒。⑨覆盖:掩饰;遮盖。⑩参子窑为中大夫:参子窑,即曹参之子曹窑。窑,音哭。中大夫,汉官名。备顾问应对。⑪以为岂少朕与:颜师古注:“言岂以我为年少故也。与读曰坎。”⑫乃父:你的父亲。⑬高帝新弃群臣:谓高帝(刘邦)去世不久。是一种讳言。⑭富于春秋:谓年少,年轻。亦省作“富春秋”。⑮请事:犹请示,述职。⑯洗沐:洗澡沐浴,借指休假。汉制,官吏五日一次,沐浴休息。⑰笞:用鞭、杖或竹板打人。⑱趣入侍:趣,赶快,从速。入侍,入朝奉侍。

【译文】相国住宅的后园靠近官吏的住所,他们每日饮酒唱歌,高吟呼号,曹参的随从官吏对此很厌恶,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就请曹参到后园中游览。听到了官吏们醉酒高歌的呼号之声,随从的官吏希望相国能把他们召来按问。可曹参反而让人取来好酒,张设坐席痛饮起来,并且也高歌呼号,与那些官吏相应和。曹参见到他人有轻微的过失,一味隐瞒掩盖,因此相国府中平安无事。曹参的儿子曹窑任中大夫,汉惠帝责怪曹相国不理政事,认为“难道是看我年轻而轻视我吗?”于是对曹窑说:“你回去,试着私下里从容地问你父亲说:‘高帝刚去世不久,当今皇上又很年轻,您身为相国,整日饮酒,也不向皇上请示报告,怎么能为天下之事忧劳呢?’但这些话不要说是朕告诉你的。”曹窑休假回到家后,就(以惠帝的话)劝谏曹参。曹参很生气,鞭笞了曹窑二百下,说:“赶快回朝奉侍皇上去,天下之事不是你该说的。”

【原文】至朝时，帝让^①参，参免冠^②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③先帝！”参曰：“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④，参等守职^⑤，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讲或作较）若画一^⑥；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⑦其清静，民以宁壹^⑧。”

【注释】①让：责备，责问。②免冠：脱帽。古人用以表示谢罪。③望：比量；比拟。④垂拱：垂衣拱手，无为而治。⑤守职：忠于职守。⑥讲若画一：文颖曰：“讲或作较。”颜师古注：“讲，和也。画一，言整齐也。”⑦载：行；施行。王念孙曰：“载，行也，谓行其清靖之治也。”⑧宁壹：亦作“宁一”。安定统一。

【译文】到朝会时，汉惠帝责备曹参，曹参脱帽谢罪说：“陛下您自己觉得在圣明英武上，与高皇帝相比如何？”皇上说：“朕怎敢与先帝相比。”曹参说：“陛下您看我和萧相国相比，谁更贤明呢？”皇上说：“您似乎不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而且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法令已经修订得明确、完备，陛下只需垂衣拱手，无为而治，臣等忠于职守，遵从已有的法度而不改变，不也就可以了吗？”惠帝说：“好，您且休息去吧！”百姓歌颂曹参道：“萧何制定法令，平和明确、整齐划一；曹参接替萧何为相国，遵守已有的法令而不改变，施行清静无为的治理，人民得到安定统一。”

【原文】张良^①，字子房，韩^②人也。沛公欲以二万人击秦峽关^③下军，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豎，易动以利，愿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宝啖^④秦将。”秦将果欲连和^⑤俱西，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不如因其解^⑥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遂至咸阳。秦王子婴^⑦降沛公。沛公入，秦宫室帷帐^⑧狗马^⑨重

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⑩谏，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为天下除残^⑪去贼，宜缟素^⑫为资^⑬。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⑭。资，质也。欲令沛公反秦奢，俭素以为质也。且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毒药^⑮苦于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⑯。

【注释】①张良(?—公元前186年):字子房,西汉开国元勋之一,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汉初三杰之一。②韩:韩国,战国七雄之一。辖地约在今山西省东南角和河南省中部,介于魏、秦、楚三国之间,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③峽关:关名,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④啖:利诱。颜师古注:“啖者,本谓食啖耳。以食餽人,令其啖食。今言以利诱之,取食为譬。”⑤连和:联合。⑥解:通“懈”,懈怠;松散。⑦秦王子婴:即秦三世(?—公元前206年),嬴姓,名子婴,或单名婴,多被认为是“二世兄子”(即扶苏之子)。秦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在位仅四十六天。秦二世胡亥死后,赵高迎立子婴即位,不称帝只称王,是为秦王。刘邦率军进驻灞上,劝子婴投降,并得到子婴同意。子婴用绳捆绑自己,并携带皇帝御用的玉玺和兵符等,亲自到刘邦军中投降,秦朝灭亡。项羽进入咸阳后,将其杀死。⑧帷帐:帷幕床帐。⑨狗马:犬与马,指出游打猎的动物。⑩樊哙: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西汉开国功臣,著名军事统帅,汉初名将。封舞阳侯,谥号“武侯”。⑪除残:除去凶残的人。⑫缟素:喻朴素。颜师古注:“缟,白素也,音工老反。”⑬资:晋灼曰:“资,质也。欲令沛公反秦奢,俭素以为质也。”⑭助桀为虐:帮助夏桀行暴虐之事。比喻帮助坏人做坏事。桀,夏末暴君。⑮毒药:辛烈的药物。⑯霸上:古地名,因地处灞水西高原上得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为古代咸阳长安(今西安市)附近军事要地。

【译文】张良,字子房,韩国人。沛公打算用两万人的兵力攻打秦朝在峽关的守军,张良说:“秦军还很强大,不可轻敌。臣听说秦军的守关将领是屠夫的儿子,此等市侩容易被财利动摇。希望沛公派酈食其

带着贵重的宝物去劝诱秦将。”秦军守将果然打算与沛公联合一道西攻咸阳。张良说：“这只是秦军的将领想要反叛，士兵们恐怕不会服从，不如趁着敌人懈怠时袭击他们。”沛公便率兵进攻秦军，大败敌人，进逼咸阳。秦王子婴投降了沛公，沛公进入秦宫，宫室里的帷帐、犬马、贵重财宝、宫女妃嫔，数以千计，沛公想要留下住在那里。樊哙劝阻，沛公不听。张良说道：“秦朝因为不行正道，所以沛公才能到这里。替天下百姓除去凶残暴虐之人，应当反秦奢侈，以朴素为本。如今才刚进入秦都，就要安于享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助桀为虐’。况且，忠言听起来虽然不顺耳，但是有助于行事；辛烈之药吃起来虽然味苦，但却有利于治病。希望沛公您能听从樊哙的劝告。”沛公于是率军返回了霸上。

【原文】陈平^①，户牖^②人也。背楚，因魏无知见汉王，汉王拜为都尉典护^③军。绦灌等或谗平^④曰：“闻平居家时，盗^⑤其嫂；事魏王^⑥不容，亡而归楚；不中^⑦，又亡归汉。今大王尊官^⑧之，令护军。臣闻，平使诸将金多者得善处^⑨，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⑩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以让无知，问曰：“有之乎？”无知曰：“有。”汉王曰：“公言其贤人，何也？”对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⑪也。今有尾生^⑫、孝己^⑬之行，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也。而无益于胜败之数，陛下何暇^⑭用之乎？今楚汉相拒，臣进奇谋^⑮之士。”

【注释】①陈平(?—公元前178年)：阳武(今河南原阳)人，西汉开国功臣。起初陈平事魏王咎。不久受谗亡归项羽，随从入关破秦。刘邦还定三秦时，又离楚降汉，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西汉建立后，陈平先被封为户牖侯，后又封曲逆侯。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与王陵并为左、右丞相。王陵免相后，陈平徙为右丞相。文帝初，陈平让位周勃，徙为左丞相。不久周勃罢相，陈平专为丞相。文帝二年卒，谥号“献侯”。②户牖：地名，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西

汉时属阳武县。③典护：监领，督察。④绛、灌等或谗平：绛、灌，汉绛侯周勃与颍阴侯灌婴的并称。均佐汉高祖定天下，建功封侯。二人起自布衣，鄙朴无文，曾谗嫉陈平、贾谊等。颜师古注：“旧说云，绛，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而《楚汉春秋》高祖之臣别有绛灌，疑昧之文，不可据也。”⑤盗：私通。颜师古注：“盗，犹私也。”⑥魏王：即魏咎。本为战国末魏国公子。秦末陈胜起兵称王，魏咎跟随。后被陈胜封为魏王。⑦不中：不行；不成。⑧官：授给某人官职，使为官。⑨善处：指优越的地位。⑩反覆乱臣：反覆无常的作乱之臣。⑪行：品行；德行。⑫尾生：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男子。《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⑬孝己：人名。传说为殷高宗武丁之子，以孝行著，因遭后母谗言，被放逐而死。⑭何暇：哪里有闲暇，引申为哪里谈得上。⑮奇谋：非凡的谋略。

【译文】陈平，阳武县户牖乡人。他离开楚军，通过魏无知进见汉王，汉王任命他为都尉，监领诸军。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谗毁陈平说：“听说陈平在家时，曾和他的嫂子私通；事奉魏王（魏咎），不能容身，便逃离魏国归顺楚王，也不受重用，又离楚归汉。如今大王让他做高官，派他监督诸将。臣听说陈平调派将领，给钱多的就会得到优越的地位，给钱少的就被派到不好的地方。陈平，是反覆无常的作乱之臣，希望大王明察。”汉王对陈平产生了怀疑，因此责备魏无知，问道：“陈平有这些事吗？”无知说：“有。”汉王说：“您说陈平是个贤能的人，这是为什么？”无知回答说：“臣所说的，是指他的才能；陛下所问的，是他的品行。现在即使有尾生、孝己那样的品行，却对战争胜败的运数毫无益处，陛下哪还谈得上任用这样的人呢？如今楚汉对峙，我推荐的是具有非凡谋略的人才。”

【原文】王召平而问曰：“吾闻先生事魏不遂^①，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②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

项王。项王不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③，虽有奇士^④，不能用。臣居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赢身^⑤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⑥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大王所赐金具在，请封输官^⑦，得请骸骨^⑧。”汉王乃谢，厚赐，拜以为护军中尉^⑨，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注释】①不遂：不顺利或不成功。②多心：谓二三其心，反覆无定。③昆弟：兄弟。④奇士：非常之士，德行或才智出众的人。⑤赢身：犹空手。⑥计画：计策，谋划。古人计事必用手指画，使其事易见，故称。⑦输官：向官府缴纳。⑧请骸骨：指古代官吏请求退休，言使骸骨得以归葬故乡。⑨护军中尉：秦置护军都尉，汉初又称护军中尉，掌派遣安排诸将等事。

【译文】汉王召来陈平问道：“我听说先生事奉魏王不成功，事奉楚王也半路离去，如今又跟从我，守信之人难道是这样反覆不定吗？”陈平说：“臣事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用臣的建议，所以才离开他去事奉项王。项王不相信他人，他所任用和宠爱的人，不是项氏宗族就是妻家的兄弟，即使有德智出众的人才，也不能加以重用。臣在楚军时，听说汉王能用人，所以才来归附大王。臣空手而来，不接受别人的钱财，就没有办事的费用。假如臣的计策有可以采用的，希望大王采用；如果没有值得采用的，大王所赏赐的金钱都在，请封查交还官府，并允许臣辞官回家。”汉王于是向陈平道歉，给了他丰厚的赏赐，任命他为护军中尉，监督全体将领。众将领不敢再说什么了。

【原文】周勃^①，沛人也。为人木强敦厚^②，高帝以为可属^③大事。惠帝以勃为太尉^④。高后崩^⑤，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⑥，吕产以吕王为相国^⑦，秉权^⑧，欲危刘氏。勃与丞相平、朱虚侯章^⑨，共诛诸吕。遂共迎立代王^⑩，是为孝文皇帝。初即位，以勃为右丞相^⑪，后乃免丞相

就国^⑫。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⑬，吏稍侵辱^⑭之。勃以千金与狱吏^⑮，乃书牍背示之^⑯，以公主为证。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⑰之，故狱吏教引为证。薄太后^⑱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绛侯绾^⑲皇帝玺^⑳，将兵于北军^㉑，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耶？”文帝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勃，复爵邑^㉒。勃既出，曰：“吾尝(旧无尝字。补之)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也！”

【注释】①周勃(?—公元前169年)：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开国功臣，随刘邦一同起兵于沛。在推翻秦王朝和楚汉战争的过程中，战功卓著。②木强敦厚：木强，质直刚强。颜师古注：“木谓质朴。”敦厚，诚朴宽厚。③属：委托，嘱咐。④太尉：官名。秦至西汉设置，为全国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⑤高后崩：公元前180年，高后吕雉崩，终年六十二岁。⑥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禄(?—公元前180年)，山阳单父(今山东省单县)人，汉高祖皇后吕雉的侄子。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惠帝逝世，吕后开始临朝专权，任命吕产、吕台兄弟和吕禄为将，统领南北军。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封吕禄为赵王。次年七月，高后病重，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⑦吕产以吕王为相国：吕产(?—公元前180年)，山阳单父(今山东省单县)人，高后之侄。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吕产被封为吕王。次年又改封吕产为梁王，不到封国而留朝任太傅。高后八年七月，高后病重，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又命吕产统领南军。高后死，遗诏封吕产为相国。⑧秉权：执掌政权。⑨朱虚侯章：即朱虚侯刘章，刘邦之孙，齐悼惠王刘肥次子。早年入卫长安，被吕后封为朱虚侯。吕后死，诸吕专权，危及刘氏天下，刘章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合谋，平定诸吕，并亲斩吕产。后文帝即位，因功加封食邑二千户。文帝二年，晋封城阳王。在位二年卒，谥号“景”。⑩代王：即汉文帝刘恒，刘邦第四子，汉惠帝刘盈之弟。七岁时被立为代王，都晋阳。⑪右丞相：汉文帝时，设左、右丞相，以右相为尊。⑫就国，返回封国。⑬置辞：亦作“置词”，措词。颜师古注：

群书治要译注

“置，立也。辞，对狱之辞。”⑭侵辱：凌辱。⑮狱吏：旧时管理监狱的小吏。⑯书牒背示之：言狱吏于书板背面，书写文句，示勃以申辩之方。牒，古代写字用的木板。⑰尚：专指娶公主为妻。因尊帝王之女，不敢言娶，故云。⑱薄太后：文帝之母薄姬。⑲绾：系结。颜师古注：“绾谓引结其组。”⑳玺：印信。秦以前以金玉银铜制成，尊卑通用。秦以来专指皇帝的印，以玉制。㉑北军：汉代守卫京师师的屯卫兵。未央官在京城西南，其卫兵称南军；长乐官在京城东面偏北，其卫兵称北军。文帝时合南北军，其后官室日增，南军名没，而北军名存。㉒爵邑：爵位和封邑。

【译文】周勃，沛县人，为人质直刚强，诚朴宽厚，高帝认为他可以托付大事。汉惠帝任命周勃为太尉。高后去世后，吕禄以赵王的身分担任汉朝的上将军，吕产以吕王的身分担任相国，他们执掌朝廷大权，想要危害刘氏政权。周勃和丞相陈平、朱虚侯刘章共同诛灭了吕氏集团，于是共同迎立代王为帝，这就是孝文皇帝。文帝即位之初，任命周勃为右丞相。后来免去丞相之职，返回封国。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想要谋反，文帝将此事交付廷尉处理，廷尉逮捕了周勃并审问他。周勃害怕，不知如何答对。因此狱吏便逐渐侮辱他。周勃便拿了千金送给狱吏，狱吏就在书板背面写上字，示意他“请公主作证”。公主，是文帝的女儿，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娶了公主为妻，所以狱吏教周勃让公主来为自己作证。薄太后也认为周勃没有谋反的事。文帝进见薄太后，太后说：“绛侯周勃当年身挂皇上的印玺，统率北军，他不在那时谋反，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反而要造反吗？”文帝于是道歉说：“有关官吏刚刚才查清楚，就要放他出狱了。”于是派使者拿着符节赦免了周勃，恢复了她的爵位和封邑。周勃出狱后，说：“我曾经率领过百万大军，然而怎么知道狱吏也如此威风！”

【原文】勃子亚夫^①，文帝封为条侯^②。后六年^③，匈奴大入边。以

宗正^①刘礼为将军，军^②霸上；祝兹侯徐厉^③为将军，军棘门^④；以亚夫为将军，军细柳^⑤，以备胡。上自劳军^⑥，至霸上及棘门军，直^⑦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⑧。天子先驱^⑨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⑩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有顷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节诏将军曰：“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⑪，壁门士请车骑^⑫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⑬。”于是乃按辔^⑭徐行至中营^⑮。将军亚夫持兵^⑯揖曰：“介胄^⑰之士不拜^⑱，请以军礼见。”礼，介者不拜。天子为动，改容^⑲式车^⑳，使人称谢^㉑，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向者霸上棘门军，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

【注释】①亚夫：周亚夫（公元前199—公元前143年），西汉著名将军、军事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绛侯周勃次子。文帝时，任中尉。景帝时，他统帅汉军以三个月的时间便平定了七国之乱，升任太尉，五年后任丞相。后因其子私买甲盾而受牵连下狱，绝食五日，吐血而亡。②文帝封为条侯：《汉书·张陈王周传第十》：“亚夫为河内守时……居三岁，兄绛侯胜之有罪，文帝择勃子贤者，皆推亚夫，乃封为条侯。”③后六年：即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④宗正：官名，掌管王室亲族的事务。秦置，西汉时为九卿之一。汉魏以后，皆由皇族担任。《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宗正，秦官，掌亲属。”⑤军：驻屯。⑥祝兹侯徐厉：徐厉，江苏沛县人，后随刘邦一同起义。公元前184年，被封为祝兹侯，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病逝，谥号“夷侯”。其长子徐悼嗣位，在位二十九年，谥曰“康侯”。故此处“徐厉”疑作“徐悼”。⑦棘门：古地名，原为秦宫门，故址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⑧细柳：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有细柳仓，即汉周亚夫屯军处。⑨劳军：慰劳军队。⑩直：副词，径直，直接。⑪彀弓弩，持满：彀，张满弓弩。弩，用机括发箭的弓。持满，把弓弦拉足。⑫先驱：先锋；前导。⑬军门，都尉：当作“军门都尉”，守卫军营的将官，职位

群书治要译注

略低于将军。⑭壁门：军营的门。⑮车骑：即骑兵，此指皇帝的卫队。⑯驱驰：策马快跑。⑰按辔：谓扣紧马缰使马缓行或停止。⑱中营：主帅所在的军营。⑲持兵：手握兵器。⑳介冑：披甲戴盔。㉑不拜：古代以拜为谒见上级的礼节。武官披甲，屈伸不便，允许不拜。㉒改容：动容。㉓式车：颜师古注：“古者立乘，凡言式车者，谓俯身抚式，以礼敬人。式，车前横木也。”㉔称谢：向人致意，表示问候。

【译文】周勃的儿子周亚夫，被文帝封为条侯。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文帝任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霸上；任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任命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以防备匈奴入侵。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来到霸上和棘门的军营，都可直接驱车而入，自将军以下都骑马迎送。然后又来到细柳军营，军中的将士都身披铠甲，兵刃锐利，张满弓弩。天子的前导来到军营，却不能进入。前导说：“天子就要到了！”军门都尉说：“将军有令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一会儿，文帝到了，还是不能进入。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手持符节诏告将军说：“我要来慰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门。守卫营门的士官交代皇上的卫队说：“将军规定，军营之中不得驱马奔驰。”于是天子等人都拉着马缰慢慢前行。到了中营，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向天子拱手行礼说：“披甲戴盔的将士，不能跪拜，请允许我以军中之礼拜见陛下。”天子深受感动，为之动容，俯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派人向全军致敬，礼仪完成后便离开军营。出了军营大门后，群臣都很惊讶。文帝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刚才霸上、棘门的军队，简直就像儿戏一般，他们的将军在袭击中确实可以被俘获。至于亚夫，难道能被侵犯吗？”文帝对周亚夫称赞了很久。

【原文】樊哙^①，沛人也。与高祖俱起。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②。诏户者^③，毋得入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闥^④直

人，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⑤卧。唼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⑥，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⑦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⑧，不见臣等计事^⑨，顾独与一宦者绝^⑩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⑪乎？”高帝笑而起。

【注释】①樊唼：公元前242年至公元前189年在世，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西汉开国元勋，官至左丞相，著名军事统帅。又为吕后妹夫，深得刘邦和吕后信任。后随刘邦平定臧荼、卢绾、陈豨、韩信等叛乱。封舞阳侯，谥号“武侯”。②禁中：指帝王所居宫内。③户者：守门的人。④排闥：推门，撞开门。颜师古注：“闥，官中小门也，一曰门屏也，音土曷反。”⑤宦者：即宦官，古代以阉割后失去男性功能之人在宫中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称为宦官。⑥丰、沛：汉高祖，沛丰邑人，因以丰沛称高祖故乡。秦朝末年，刘邦起兵于沛（今江苏沛县）。⑦惫：疲乏；停顿。颜师古注：“惫，力极也。”⑧震恐：惊恐。⑨计事：计议大事。⑩绝：王先谦曰：“绝，长诀也。”⑪赵高之事：颜师古注：“谓始皇崩，赵高矫为诏令，杀扶苏而立胡亥。”

【译文】樊唼，沛县人，随高祖一同起义。高帝曾经患病，不愿见人，躺在内宫里，命令门卫不得让大臣们进入。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不敢入内。过了十多天，樊唼竟推开宫门直闯进去，大臣们跟着他。皇上独自枕着一个宦官躺着。樊唼等人见到皇上，流着眼泪说：“当初陛下带领我们在沛县丰邑起兵，平定天下，是何等的雄壮啊！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您又显得多么疲惫啊！况且陛下病势严重，大臣们都感到惊恐。陛下不召见臣等商议国事，反而要独自和一个宦官相处而与世隔绝吗？陛下难道不知道赵高伪造诏令、杀扶苏、立胡亥的事情吗？”高帝笑着起身了。

【原文】周昌^①，沛人也，为御史大夫。为人强力^②，敢直言，自萧、

群书治要译注

曹等，皆卑下^③之。昌尝燕入奏事^④，以上宴时入奏事也。高帝方拥戚姬^⑤，昌还走^⑥。高帝逐^⑦得，骑昌项，问^⑧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⑨昌。及高帝欲废太子^⑩，大臣固争^⑪，莫能得，而昌庭争^⑫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⑬，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⑭不奉诏^⑮。”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注释】①周昌(?—公元前192年)：沛郡丰邑(今属江苏丰县)人，西汉大臣，周苛从弟，为人正直。刘邦称汉王，周昌为中尉，掌握禁军。汉王四年，从兄御史大夫周苛，坚守荥阳不降，被项羽烹杀，刘邦以周昌代职，拜为御史大夫。汉朝初建，封汾阴侯。刘邦欲废太子刘盈，曾直言谏止。后受刘邦之托，转任赵王如意的丞相。如意被吕后所杀，周昌托病不朝，三年后卒，谥号“悼侯”。②强力：倔强。③卑下：谦敬；退让。④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时入奏事也。”颜师古注：“燕谓安闲之居也。”⑤戚姬：即戚夫人(?—公元前194年)，赵王如意之母，名懿，下邳(今江苏邳州)人，祖籍定陶(今山东定陶)，刘邦宠妃，曾随刘邦征战四年。她也是西汉初年的歌舞名家。刘邦死后，被吕后虐杀，死状甚惨。⑥还走：返身而走。⑦逐：追赶；追逐。⑧问：发问。⑨惮：敬畏。⑩太子：即刘盈，吕后之子。⑪争：通“诤”，诤谏，规劝。⑫庭争：即廷争。在朝廷上向皇帝谏争。庭，通“廷”。⑬吃：口吃，说话结结巴巴。⑭期期：口吃结巴貌。颜师古注：“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⑮奉诏：接受皇帝的命令。

【译文】周昌，沛县人，任御史大夫。为人倔强，敢于直言，即使是萧何、曹参等人都对周昌很谦卑。周昌曾经在高帝闲居时进宫奏事，高帝正和戚夫人拥抱，周昌见此情景转身就走。高帝追上周昌，骑在他的脖子上问道：“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周昌仰着头说：“陛下就是夏桀、商纣一样的君主。”于是高帝笑起来，但却格外敬畏周昌。等到高帝想要废掉太子时，大臣们都坚决劝止，但都未能奏效。然而周昌在朝

廷上极力谏诤，高帝问他的理由，周昌有口吃的毛病，又非常愤怒，说：

“臣嘴上虽然说不上来，可臣心里知道这样做不行。陛下想要废掉太子，臣期期不会接受您的诏令。”高帝听罢高兴地笑了，太子的地位于是得以稳定。

【原文】申屠嘉^①，梁人也，为丞相。是时太中大夫邓通^②方爱幸^③，赏赐累巨万^④。文帝常燕饮^⑤通家，其宠如是。是时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⑥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⑦。”罢朝^⑧坐府中，为檄^⑨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⑩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⑪谢。嘉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⑫，当斩。”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⑬。上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⑭，君释之。”通既至，为上泣曰：“丞相几^⑮杀臣。”

【注释】①申屠嘉(?—公元前155年)：西汉初期大臣，梁(今河南商丘)人。高帝时为都尉；惠帝时，升任淮阳郡守。文帝时，赐爵关内侯，食邑五百户。不久升任御史大夫。后张苍罢相，文帝任命申屠嘉为丞相，封故安侯。为人廉洁刚正。景帝二年卒，谥号“节侯”。②太中大夫邓通：太中大夫，官名，属郎中令，秩比千石，掌议论。邓通，西汉蜀郡南安人，文帝宠臣，官至太中大夫。文帝赐邓通蜀郡严道铜山，准许他私自铸钱。于是邓通垄断了当时铸钱业，富甲天下。景帝即位后，以过境采矿的罪名，将邓通罢官，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终不名一钱，寄死人家。③爱幸：宠爱。④巨万：形容为数极多。《汉书·食货志上》：“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颜师古注：“巨，大也。大万，谓万万也。”⑤燕饮：聚会在一起吃酒饭。燕，通“宴”。⑥幸爱：犹宠爱。⑦君勿言，吾私之：颜师古注：“言欲私戒教之。”⑧罢朝：帝王退朝或臣子朝罢退归。⑨檄：古官府用以征召、晓喻、声讨的文书。颜师古注：“檄，木书也，长二尺。”⑩第：副词，

群书治要译注

只是，只。⑪顿首：磕头，以头叩地即举而不停留。⑫大不敬：封建时代重罪之一，谓不敬皇帝。⑬不解：不止。⑭弄臣：为帝王所宠幸狎玩之臣。⑮几：将近，几乎。

【译文】申屠嘉，梁地人，文帝时任丞相。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文帝宠爱，所得赏赐累计达亿万钱，文帝常常到邓通家宴饮。邓通受到文帝的宠爱竟到这种程度。当时，申屠嘉入朝奏事，邓通在文帝的旁边，有怠慢失礼之处。申屠嘉奏事完毕，随即说道：“陛下宠爱群臣，可以让他们富贵。至于朝廷上的礼节，不可以不恭敬严肃。”文帝说：“您别说了，我会在私下里告诫他的。”退朝后，申屠嘉坐在丞相府中，写了檄文召邓通前来。邓通害怕，便入宫告诉文帝，文帝说：“你只管去，我随即派人召你回来。”邓通到了丞相府，脱下帽子，光着两脚，磕头谢罪。申屠嘉斥责说：“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你邓通只是个小臣，竟敢在大殿上嬉戏，这是大不敬之罪，应当斩首。”邓通叩头，头上都碰出了血，仍然没有停下来。随后文帝派使者手持符节召邓通回宫，并向丞相致歉说：“此人是朕的狎玩小臣，您就放了他吧！”邓通回到宫中，向文帝哭着说：“丞相差点儿杀了臣。”

群书治要 卷十六

汉书(四)

【题解】本卷节选自《汉书》传的部分（《汉书》卷四十三至卷四十九），包括了自汉初以来至文、景时期的八位人物，即酈食其、陆贾、娄敬、叔孙通、蒯通、贾谊、爰盎、晁错。其中，酈食其以游说著称，能直言刘邦之过，其言虽狂，然刘邦能闻过即改，令人感佩；在游说齐王田广时，他着眼于天下大势，在比较了楚、汉二主的做法后，分析了“天下归汉”的形势，终使齐王归附汉王。陆贾常称引《诗》《书》之言，进谏刘邦，并著《新书》十二篇，后又为国家社稷安危着想，说服丞相陈平联合太尉周勃，共同平定诸吕之乱，功勋颇著。娄敬为刘邦重要谋臣，有着超乎常人的见地，最先建议刘邦定都关中，并陈述了定都洛阳和关中的利弊，被刘邦采纳；又劝刘邦不可轻击匈奴，刘邦不听，遂遭白登之围，足见其见识非凡。叔孙通本为汉初儒者，在力劝刘邦不可废黜太子时，其义正言辞之貌，跃然纸上。蒯通曾为韩信提出三分天下的策略，却未被韩信所用，至韩信伏诛，刘邦欲诛蒯通，他以“狗各吠非其主”之论，而免于死罪；后又为曹参宾客，劝曹参礼请东郭先生和梁石君，终为上宾。贾谊是文帝时期著名的政论家，本卷大篇幅选取了其《治安策》的内容。贾谊博古通今，高瞻远瞩，他的许多预见性的论述，在汉朝往后的统治过程中得到了验证。爰盎为人正直，常直言不讳，其对文帝及慎夫人之谏，既体现了其刚直的一面，又表明了其忠君爱主及循理依礼的品质。晁错本以文学著称，其所上《言兵事书》，详

群书治要译注

细分析了临战取胜之急、用兵作战之要以及汉朝和匈奴两军的长短优劣之处，是古代难得的兵书战册；《守边劝农疏》则是根据当时汉朝苦于匈奴不断侵扰边境，而提出的通过移民、屯田等方法来抵御匈奴的策略；《贤良文学对策》则针对文帝的策问，引用古圣先王之法，结合暴秦败亡之政，就“通于人事终始”及“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等问题，做了综合答复，其文论事说理，切中要害，分析利弊，具体透彻，唯文采略逊于贾谊。其削藩之策，最终成为了“七国之乱”的导火索，景帝听信爰盎之言，遂腰斩晁错于长安东市，成为千古遗恨。本卷所选不乏口辩之士，而通篇则以贾谊、晁错的政论、奏疏为主，通过这些内容，让我们可以对汉初以来至文景时期的国家情况和社会状况有所认识，其中的治国策略，也可供后人借鉴。

传

【原文】酈食其^①，陈留^②人也。好读书，身長八尺，人皆谓之狂生^③，自谓我非狂。沛公^④至高阳传舍^⑤，使人召食其。至，入谒^⑥，沛公方踞床^⑦，令两女子洗^⑧，而见食其。食其入，即长揖^⑨不拜，曰：“足下^⑩欲助秦攻诸侯乎？欲率诸侯破秦乎？”沛公骂曰：“竖儒^⑪！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⑫攻秦，何谓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义兵^⑬，诛无道秦，不宜踞见^⑭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衣^⑮，延^⑯食其上坐，谢^⑰之。

【注释】①酈食其(?—公元前203年)：秦朝陈留县高阳乡人。好饮酒，桀骜不驯。后投奔刘邦，因以计克陈留，封广野君，常奉命出使各国诸侯。汉王四年(公元前204)，酈食其前去游说齐王田广，齐王悦，欲归投汉王，于是撤除了对汉军的防备。但韩信听信蒯通之言，率军袭击历下齐军，齐王以为被骗，遂将酈食其烹杀，其时年约六十有五。文帝时，追谥食其公为广野愍侯。②陈留：县名。秦置，约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属三川郡。③狂生：狂放的人。④沛公：汉高祖刘邦起兵于沛，以应陈涉，众立为沛公。⑤高阳传舍：高阳，小邑名。属陈留县，在今河南杞县西南。传舍，古时供行人休息住宿的处所。颜师古注：“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⑥入谒：进见，请见。一般用于臣对君、下对上、幼对长。⑦踞床：坐在床边。⑧洗：颜师古注：“洗足也”。⑨即长揖：即，副词，特，只。长揖，拱手高举，自上而下行礼。颜师古注：“长揖者，手自上而极下。”⑩足下：古代下称上或同辈相称的敬词。⑪竖儒：

群书治要译注

对儒生的鄙称，贱儒。⑫相率：亦作“相帅”。相继；一个接一个。⑬义兵：犹义师。⑭踞见：踞坐而见客。形容待人傲慢。⑮辍洗起衣：辍，中止。起衣，起身穿衣。⑯延：迎接。⑰谢：道歉；认错。

【译文】酈食其，陈留人，喜欢读书，身高八尺，人们都称他是“狂生”，而他却说自己并不狂。沛公来到高阳的传舍，派人召酈食其前来。酈食其进见，沛公正坐在床边让两名女子给他洗脚，就这样接见了。酈食其进入室内，只是拱手作揖而不行礼拜，说：“您是想帮助秦朝攻打诸侯呢？还是想率领诸侯灭掉秦朝？”沛公骂道：“你这个下贱的儒生，天下百姓同受秦朝之苦已经很久了，因此各路诸侯才相继起兵攻打秦朝，怎么能说帮助秦朝呢？”酈食其说：“您如果想聚集民众，纠合义师来讨伐暴虐的秦朝，那就不应坐在床边用这种傲慢的态度来接见长者。”于是沛公停止洗脚，起身穿上衣服，请酈食其坐于上位，并向他道歉。

【原文】汉王据守敖仓^①，而使食其说齐王^②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曰：“不知也。天下何归？”曰：“归汉。”齐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约，先入咸阳^③者王之，项王背约不与^④，而迁杀义帝^⑤。汉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⑥出关，而责义帝之负处^⑦，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⑧，降城^⑨即以侯其将，得赂^⑩则以分其土，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⑪而下。项王有背约之名，杀义帝之负^⑫，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⑬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⑭。为人刻印，刳而不能授^⑮（刳断。无复廉锿也）；攻城得赂，积财而不能赏。天下叛之，贤材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⑯也。

【注释】①敖仓：秦代所建仓名。在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邙山上。山上有城，秦于其中置谷仓，故曰“敖仓”。②齐王：即田广，秦汉时期人，齐王田荣之子。田荣死，其叔田横立田广为齐王。曾烹杀酈食其。后韩信破齐，田广兵败被俘。③咸阳：秦朝国都，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④背约不与：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刘邦先入咸阳，却被项羽封于汉中，故云。⑤迁杀义帝：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二月，项羽佯尊楚怀王为义帝，“实则不用其命”。四月，项羽仿效旧制，分封十八位诸侯王，并自立西楚霸王，将义帝都城彭城据为己有，借口“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逼迫义帝迁都于长沙郡郴县（今湖南郴州）。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冬十月，项羽密令九江王英布遣将追杀至郴县，将义帝弑于郴城穷泉旁。义帝（？—公元前205年），即楚义帝，名熊心，战国时楚怀王熊槐之孙。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夏六月，被楚地反秦义军首领项梁等拥立为楚王，仍号“楚怀王”，为楚地义军“共主”。⑥三秦：秦亡以后，项羽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合称三秦。⑦负处：错处。⑧立诸侯之后：王先谦曰：“据高纪，食其劝立六国后，未行，此设辞耳。”⑨降城：征服、攻克城邑。⑩赂：泛指财物。⑪方船：并船。泛指大船。⑫负：罪责；过失。⑬拔城：攻取城池。⑭非项氏莫得用事：颜师古注：“言唯任同姓之亲。”⑮为人刻印，刑而不能授：臣瓚曰：“项羽吝于爵赏，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刑，通“玩”。摩挲。⑯策：谋划。

【译文】汉王驻守敖仓，派酈食其劝说齐王，说：“大王知道天下的归属吗？”齐王说：“不知道，天下归向谁呢？”酈食其答道：“归于汉王。”齐王又问：“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酈食其说：“汉王和项王曾约定，先攻入咸阳的人就在关中称王。（汉王先攻入咸阳）但项王却违背盟约没有让汉王在关中称王，又逼迫义帝迁都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暗杀。汉王发动蜀汉的军队攻打三秦，出函谷关谴责项王杀害义帝的错处，收纳天下的军队，拥立以前六国诸侯的后代。攻下城邑就给有功的将领封侯，缴获财物就分赏给士兵们，和天下之人共享利益，英雄豪

杰、贤才智士都乐意为他效劳。诸侯的军队从四面八方赶到，蜀汉的粮食用大船运来。项王有背弃盟约的名声，又有杀死义帝的罪行。对他人的功劳从不记着，对别人的过失却从不忘怀；打了胜仗得不到奖赏，攻下城池也得不到封爵，不是项氏家族的人就得不到重用。为人刻好的印信，拿在手中把玩，却舍不得给人；攻城得到财物，积聚的很多也不肯赏赐给大家。天下的人叛离他，有才能的人埋怨他，没有人愿意被他所用。因此天下的人才都来归附汉王，他只须安坐就可以谋划大事了。”

【原文】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①之水，援上党之兵^②，下井陘，破北魏^③，此黄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④，守白马之津^⑤，杜太行之厄^⑥，拒飞狐之口^⑦，天下后服^⑧者先亡矣。王疾下^⑨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广乃听食其，罢历下兵守战备^⑩。

【注释】①涉西河：涉，泛指渡水。西河，指山西省与陕西省之间南北流向的一段黄河。②援上党之兵：援，引也。上党，郡名，治长子（今山西长治县西南）。上党之兵，指原魏豹之兵。③下井陘，破北魏：下，攻克；征服。井陘，山名。太行山的支脉，有要隘名井陘口，又称土门关。秦汉时为军事要地。破，击溃；攻破。北魏，指秦汉之际魏豹建立的政权。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命大将韩信渡过黄河，攻灭魏国，又平定了代国。次年，韩信、张耳率军于井陘一战打败赵王歇，攻克赵国。④成皋：本古东虢国，春秋郑制邑，又名虎牢，春秋之郑，战国之韩，皆为重地，楚汉亦相持于此。在今荥阳市汜水镇西北有成皋故城。⑤白马之津：渡口名。在今河南省滑县北。⑥杜太行之厄：杜，堵塞，封闭。太行，太行山。厄，险要之地。⑦拒飞狐之口：拒，据守。飞狐，要隘名。在今河北省涞源县北蔚县南。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迤蜿蜒，百有余里。为古代河北平原与北方边郡间的交通咽喉。⑧后服：较迟降服。⑨下：屈服；投

降。⑩罢历下兵守战备：罢，免去；解除。历下，城邑名。约在今山东省济南市，因在历山之下而得名，为齐国与中原交通的必经之地。兵守，谓用兵力防守。战备，为对付战争所作的准备。

【译文】“汉王从蜀汉发兵，平定了三秦之地，渡过黄河，领导了上党之兵。又攻下了井陘，击败了北魏。这就如同黄帝的军队一样，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而是靠上天的保佑。现在汉王已经占据敖仓的粮食，阻塞成皋要道，把守着白马渡口，封锁了太行山的险地，据守飞狐隘口。天下诸侯若是较晚归附的，就会先被灭掉。大王若是赶快归顺汉王，那么齐国的社稷就可以保全；倘若不归顺汉王的话，那么齐国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田广于是听从了酈食其的话，解除了历下军队的防守和作战准备。

【原文】陆贾^①，楚人也，有口辩^②，常居左右，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③居马上得之，安事^④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⑤可以马上治乎？且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⑥，极武^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⑧（秦之先造父封于赵城。其后曰赵氏）。向使^⑨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⑩，有惭色^⑪，谓贾曰：“试为我著^⑫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事。”贾凡^⑬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称其书曰《新语》。

【注释】①陆贾（？—公元前170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刘邦起事时，以其有口才，善辩论，常派他出使诸侯各国。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奉命出使南越（今两广一带），招谕故秦南海尉赵佗归附汉朝，立为南越王，对于安定国内局势，沟通南越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良好的作用。陆贾出使归来，擢为太中大夫。高祖死后，吕后擅权。陆贾参预诛灭诸吕、迎立

群书治要译注

文帝刘恒，出力颇多。②口辩：亦作“口辨”。能言善辩之才。③事：用，使用。④乃公：傲慢的自称语。犹今言你老子。⑤宁：难道。⑥吴王夫差、智伯：吴王夫差，春秋末吴国国君，吴王阖庐之子。姬姓，吴氏，名夫差。他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大败勾践，使吴国达到鼎盛。在位后期，生活奢华无度，对外穷兵黩武，屡次北上，耀兵中原与诸国争霸。黄池之会时，勾践趁虚攻吴，吴国一蹶不振。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夫差自缢。智伯，即荀瑶（？—公元前453年），姬姓，智氏，名瑶。因智氏出于荀氏，故称荀瑶，时人尊称为智伯（同“知伯”）。智氏家族领主，晋国“六卿”之一。公元前475年，智伯为晋国执政，此后欲灭同列卿位的赵、魏、韩三家并取代晋国。公元前455年，智伯威胁魏、韩二家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此后赵襄子派人向魏、韩陈说利害，魏、韩因而与赵氏联合反攻智氏，智伯被赵襄子擒杀，智氏就此衰落。⑦极武：谓滥用武力。⑧赵氏：相传秦之先造父，有功于周穆王，封之赵城，由此姓赵氏。⑨向使：假使；假令。⑩不悵：不悦。⑪慚色：羞愧的脸色。⑫著：明示。颜师古注：“著，明也，谓作书明言也之。”⑬凡：总计；总共。

【译文】陆贾，楚国人，有能言善辩之才，常在高皇帝身边。进言时常常引用《诗经》和《尚书》里的话，高皇帝骂他说：“你老子我是骑在马上得到天下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贾说：“在马上取得天下，难道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且文治武功并用，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办法。从前，吴王夫差、智伯都是因为滥用武力而灭亡；秦朝使用严刑峻法而不知变更，最终败亡。假使秦朝统一天下后，实行仁义之道，效法古圣先王，陛下又怎么能取得天下呢？”高帝听了不高兴，露出惭愧的脸色，对陆贾说：“请您试着为我明示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而我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来国家成功和失败之事。”陆贾共撰写了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没有不说好的，称他这部书为《新语》。

【原文】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①，危刘氏。右丞

相陈平^②患之，贾曰：“天下安，注意^③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④。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⑤耳。”平因结^⑥谋于太尉勃^⑦，卒诛诸吕。安刘氏，立文帝，贾之谋也。

【注释】①少主：即西汉后少帝刘弘。曾名刘义。公元前184年，被吕后立为皇帝。诸吕之乱平定后被诛，继而文帝即位。②右丞相陈平：陈平（？—公元前178年），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刘邦的重要谋士，西汉开国功臣。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与王陵并为左、右丞相。王陵免相后，陈平擢为右丞相，但因吕后大封诸吕为王，陈平被削夺实权。吕后死，诸吕秉政，陈平与太尉周勃等合谋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文帝。文帝二年卒。③注意：重视；关注。④豫附：乐于归附。⑤掌握：控制；主持。⑥结：联结；结合。⑦太尉勃：即太尉周勃，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开国功臣，汉高祖封为绛侯。为人质朴忠厚，刘邦曾预言“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惠帝六年，任周勃为太尉。吕后死，周勃与陈平等合谋智夺吕禄军权，一举谋灭吕氏诸王，拥立文帝，后官至右丞相。文帝十一年去世，谥号“武侯”。

【译文】吕太后掌权时期，封吕氏亲信为王。诸吕专权，想劫持少帝，危害刘氏政权，右丞相陈平对此很是担忧。陆贾对他说：“天下安定时，人们关注的是丞相；天下危急时，人们关注的是大将。将相和睦，那么士人就乐意归附；士人乐意归附，天下即使有变故，国家的大权也不会分散。要想大权不分散，为国家社稷考虑，此事全在您和太尉两人的掌握中了。”陈平于是与太尉周勃联合商议，最终诛灭了诸吕，安定了刘氏江山，迎立了孝文帝，这其中都有陆贾的谋略。

【原文】娄敬^①，齐人也。汉五年^②，戍陇西^③，过洛阳，高帝在焉。敬脱挽辂^④（辂，以木当胸挽重辇车也），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

言便宜^⑤。”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问，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⑥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之先自后稷^⑦，积德累善十余世，及武王伐纣，不期^⑧会孟津^⑨上八百诸侯，遂灭殷。成王^⑩即位，周公之属傅相^⑪焉，乃营成周^⑫都雒，以为此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⑬，道里钧矣^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无周字。务以德致人，不欲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为二^⑮，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势弱也。”

【注释】①娄敬：生卒年不详，汉初齐国卢（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县）人，刘邦重要谋士。曾向刘邦提出定都关中、与匈奴和亲、迁山东豪强以实关中三项建议，对汉初政策的制定及西汉政权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②汉五年：公元前202年。③陇西：古郡名。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约在今甘肃省南部和东南部。《汉书·地理志下》：“陇西郡。秦置。”颜师古注：“此郡在陇之西，故曰陇西。”④挽辂：音，碗路。车上供牵引用的横木。⑤便宜：指有利国家，合乎时宜之事。⑥比隆：同等兴盛。⑦后稷：周之先祖。相传姜嫄践天帝足迹，怀孕生子，因曾弃而不养，故名之为“弃”。虞舜命为农官，教民耕稼，称为“后稷”。⑧不期：未经约定。⑨孟津：古黄河津渡名。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相传周武王在此盟会诸侯并渡河，故一名盟津。一说本作盟津，后讹作孟津。为历代兵家争战要地。⑩成王：西周第二代天子，姓姬，名诵。武王之子，谥号“成王”。⑪傅相：辅佐。⑫成周：古地名。即西周的东都洛邑。故址据传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郊。⑬贡职：贡赋；贡品。⑭道里钧矣：道里，道路；路途。钧，通“均”，相等。⑮分而为二：东周末期，周王室分出两个姬姓小国，即西周国和东周国。

【译文】娄敬，齐国人，汉五年，他戍守陇西，路经洛阳，高帝正在那里。娄敬放下车前牵引用的横木，见到齐人虞将军，说：“臣希望见面见皇上陈说利国之事。”于是虞将军进宫向高帝禀报。高帝召见了娄

敬，问他有何事要说，娄敬劝高帝说：“陛下建都洛阳，难道是希望汉朝同周朝一样兴盛吗？”高帝说：“是的。”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跟周朝不同。周朝的先祖从后稷开始，积德行善长达十几代。等到周武王讨伐殷纣时，未经约定而主动到孟津会盟的就有八百诸侯，于是灭掉了殷商。周成王即位，周公等人辅佐他，于是营建了成周（洛邑），定都于此，认为这是天下的中心，诸侯从四方来交纳贡赋，道路里程基本上是均等的。君主有德行就容易在这里称王，没有德行的就容易灭亡。凡是建都于此的，都希望君主务必要以德政来感召人民，而不希望依靠险要的地势，让后代君主骄奢淫逸来虐待百姓。到了周朝衰败的时候，周王室分为了西周国和东周国，天下没有诸侯来朝见，周朝也不能控制他们，不是因为其德行浅薄，而是势力衰弱了。”

【原文】今陛下起丰沛^①，收^②卒三千人，卷^③蜀汉，定三秦，与项籍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④，父子暴骸中野^⑤，不可胜数，哭泣之声不绝，伤痍者未起^⑥，而欲比隆成康之时^⑦，臣窃以为不侔^⑧矣。且夫秦地被山带河^⑨，四塞^⑩以为固，卒然^⑪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⑫之地，此所谓天府^⑬。陛下入关^⑭而都之，山东^⑮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亢，喉咙也）、拊其背^⑯，未能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于是赐姓刘氏，拜为郎中^⑰，号曰奉春君。

【注释】①丰、沛：沛郡丰邑，汉高祖刘邦故乡，秦末，刘邦起兵于此。②收：聚集。③卷：席卷。④肝脑涂地：形容战乱中死亡惨烈。⑤暴骸中野：暴骸，暴露尸骸。中野，原野之中。⑥伤痍者未起：伤痍，创伤。起，治愈。⑦成康之时：成康指周成王与其子周康王（姬钊）的并称。史称其时天下安宁，刑措不用，故用以称至治之世。⑧不侔：不平等；不等同。⑨被山带河：谓山势起伏，黄

群书治要译注

河如带。形容地势险固。《战国策·楚策一》：“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被，后作“披”、靠近、依傍。带，环绕。⑩四塞：本指四境皆有天险，可作屏障。此指四面的关塞（包括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⑪卒然：突然；忽然。⑫资甚美膏腴之地：资，凭借；依靠。膏腴，谓（土地）肥沃。⑬天府：谓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之域。⑭关：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⑮山东：战国、秦、汉时称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又称关东。⑯扼其亢拊其背：扼，掐住。亢，咽喉。比喻要害处。拊，击。⑰郎中：官名。始于战国。秦汉沿置。掌管门户、车骑等事；内充侍卫，外从作战。

【译文】“如今陛下自丰、沛起兵，招集三千士卒，席卷蜀、汉地区，平定三秦之地，与项羽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使天下百姓惨死于战争中，父子的尸体曝露于荒野中，数量多得无法计算。悲惨的哭声不绝于耳，人民遭受的创伤还没有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却想要达到和成康时期同等兴盛，臣私下认为这是不相同的。况且秦地有高山依靠，黄河环绕，四面都有关隘作为屏障，即使突然发生紧急情况，百万雄兵可以聚集起来。凭借秦国故有的基础，依靠肥沃的土地，这就是所说的‘天府’之地啊。陛下入函谷关以内建都，崤山以东地区即使有祸乱，秦国的旧地仍可以保全并占有。与人搏斗，不掐住他的咽喉，击打他的后背，是不能完全获胜的。如今陛下进入函谷关而建都，占有秦国旧地。这也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又击打其后背啊。”高帝当日起驾西行，定都关中。于是赐娄敬姓刘，任命他为郎中，封号奉春君。

【原文】汉七年^①，韩王信^②反，高帝自往击^③。至晋阳^④，闻信与匈奴欲击汉，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⑤其壮士肥牛马，徒见其老弱及羸^⑥畜。使者十辈^⑦来，皆言匈奴易击。上使敬复往，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⑧见^⑨所长。今臣往，徒见羸觜^⑩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⑪。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三十余万众，兵已业^⑫行。

上怒骂敬曰：“齐虏^⑬！以舌得官，乃今^⑭妄言沮^⑮吾军。”械系^⑯敬广武^⑰。遂往，至平城^⑱，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⑲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封敬二千户，号建信侯。

【注释】①汉七年：公元前200年。②韩王信（？—公元前196年）：本名韩信，为避免与同时期同名的淮阴侯韩信混淆，史书上称其为韩王信。秦末汉初将领，本是原韩襄王庶出之孙，西汉初年被刘邦封为韩王。汉六年，韩王信起兵反汉，后来投降匈奴。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在与汉军作战时被杀。《史记》《汉书》均有其传。③高帝自往击：事在汉七年（公元前200年）。④晋阳：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为防御匈奴，派韩王信坐镇北方，改太原郡为韩国，设都城在晋阳，约在今太原市。⑤匿：隐藏。⑥羸：瘦弱。⑦十辈：从事同一或同类事务的前后十人。十，约数。⑧夸矜：炫耀。⑨见：“现”的古字，显示；表示。⑩齧：通“瘠”，瘦。⑪伏奇兵以争利：伏，隐藏；埋伏。奇兵，出乎敌人意料而突然袭击的军队。争利，争取军事优势。⑫已业：已经。⑬虏：奴隶，仆役。对人的蔑称。⑭乃今：而今，如今。⑮沮：阻止。⑯械系：戴上镣铐，拘禁起来。⑰广武：县名。西汉时属代国，约在今山西朔州之山阴与山西忻州之代县。⑱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市。⑲白登：即白登山，也称小白登山，今名马铺山，位于大同城东五公里处。

【译文】汉七年，韩王信反叛，高帝亲自带兵前去攻打。到达晋阳后，听说韩王信要联合匈奴一起攻打汉军，高帝派使者出使匈奴（探察敌情）。匈奴把精锐士兵和肥壮的牛马全都隐藏起来，只能看到老弱的士兵和瘦弱的牲畜。派去的使者前后有十余人，回来都说匈奴容易攻打。高帝派娄敬再次前往，他回来禀告说：“两国彼此攻击，这时应该夸耀显示其长处才对，现在臣前往匈奴那里，只看见瘦弱的牲畜和年老体弱的士兵，这一定是想故意显示其短处，然后埋伏奇兵袭击以争取有利的形势，我认为匈奴是不可以攻打的。”此时，汉军三十多

万士兵已经出动了。高帝发怒大骂娄敬说：“你这个齐国的贱奴，靠嘴皮子得了官位，如今又胡说八道阻止我军出兵。”就给娄敬戴上镣铐，拘禁在广武。于是，汉军继续前进，到达平城，匈奴果然出动奇兵将高帝围困在白登山，过了七天才得以解围。高帝回到广武，赦免了娄敬，说：“我没有采用您的建议，因而被围困在平城。”于是赐给娄敬食邑二千户，封号“建信侯”。

【原文】叔孙通^①，薛^②人也，为太子太傅^③。高帝欲以赵王如意^④易太子，通谏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奚齐^⑤，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⑥，胡亥^⑦诈立，自使灭祀^⑧，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⑨（食无菜茹为啖），其可背^⑩哉！陛下必欲废嫡^⑪而立少，臣愿先伏诛^⑫，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特戏^⑬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高帝曰：“吾听公。”

【注释】①叔孙通：又名叔孙何，西汉初期儒家学者，旧鲁地薛（今山东枣庄薛城北）人。初为秦待诏博士，秦二世时为博士。后转投汉王，被拜为博士，号稷嗣君。曾协助汉高祖制订汉朝的宫廷礼仪，先后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汉十二年，高祖欲废太子刘盈，通以不合礼仪劝阻，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司马迁尊其为汉家儒宗。②薛：县名，在今山东省滕县。颜师古注：“薛，县名，属鲁国。”③太子太傅：辅导太子之官。商、周已设，汉沿置，秩三千石，位次太常。④赵王如意：刘如意（公元前208年—公元前194年），刘邦第三子，母为戚姬。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封代王；九年，徙为赵王。因戚姬有宠，刘邦数欲立如意为太子，以众臣与吕后反对而罢。刘邦去世后，被吕后毒杀，终年十五岁。⑤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奚齐：晋献公（？—公元前651年），姬姓，晋氏，名诡诸。春秋时晋国君主，在位二十六年。骊姬，骊戎首领之女。献公五年（公元前672年），晋伐骊戎，得骊姬及其妹，二人受到献公宠幸。十二年，骊姬生奚齐。

晋献公本有子三人，长为太子申生，次为重耳，末为夷吾。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骊姬陷害太子申生，申生逃到新城被迫自杀，又逼走重耳、夷吾。此后献公立奚齐为太子。献公死，里克、邳郑父等人聚众作乱，杀死奚齐、卓子（骊姬妹所生子），晋国大乱。⑥扶苏（？—公元前210年）：嬴姓，名扶苏。秦始皇长子，素有贤名。曾劝谏始皇不要“焚书坑儒”，因而被秦始皇贬到上郡监蒙恬军。秦始皇临终前曾作玺书，要长子扶苏速归咸阳送葬，并继嗣帝位。中车府令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和丞相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扶苏死。扶苏接书后自杀。⑦胡亥：即秦二世（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07年），嬴姓，名胡亥，秦始皇第十八子，公子扶苏之弟，早年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狱法。秦始皇病死沙丘，胡亥在赵高和丞相李斯的扶植下，得立为太子，并承袭帝位，称二世皇帝。他即位后，赵高掌实权，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统治，终于在公元前209年激起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秦二世三年，胡亥在赵高逼迫下自杀，时年二十四岁。此后不久，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⑧灭祀：断绝宗庙祭祀。指朝代灭亡。⑨攻苦食啖：谓过艰苦的生活。颜师古注：“啖当作淡。淡谓无味之食也。言共攻击勤苦之事，而食无味之食也。”⑩背：违背；违反。⑪嫡：嫡子，即正妻所生之子，多指嫡长子。⑫伏诛：被处死。⑬戏：开玩笑。

【译文】叔孙通，薛县人，汉初任太子太傅。高帝想改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叔孙通劝谏说：“从前，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的缘故，废掉太子（申生），改立奚齐，晋国动乱了十几年，被天下人耻笑；秦始皇因为不提早确立扶苏为太子，让（赵高）得以用欺诈的手段立胡亥为帝，结果自取灭亡，这是陛下所亲眼见到的。现在太子仁义、孝顺，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吕后和陛下共同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生活，怎能背弃她呢？陛下如果一定要废掉嫡子而立少子，臣愿意先被处死，用颈血染红地面。”高帝说：“你不要这样，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摇，天下就会受到震动，怎么能拿天下大事来开玩笑呢？”高帝说：“我听您的。”

【原文】蒯通^①，范阳^②人也。韩信定齐地，自立为齐假王^③。通知天下权在于信，说信曰：“今刘、项分争，使人肝脑涂地，流离^④中野，不可胜数。非天下贤圣，其势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之时，两主悬命^⑤于足下。足下为^⑥汉则汉胜，与^⑦楚则楚胜。方今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立^⑧，其势莫敢先动。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⑨；时至弗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图^⑩之。”信曰：“汉王遇^⑪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遂谢通。通说不听，惶恐^⑫，乃阳狂^⑬为巫^⑭。

【注释】①蒯通：本名蒯彻，汉初范阳固城镇人，因避汉武帝刘彻之讳而改名为通。善于陈说利害，曾为韩信谋士，并建议韩信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②范阳：县名。秦置。辖区在今河北省定兴县境内，治所在故城（今河北省定兴县固城镇）。颜师古注：“涿郡之县也，旧属燕。通本燕人，后游于齐，故高祖云齐辩士蒯通。”③齐假王：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平定齐地，并派使者向刘邦请求立自己为齐假王，于是刘邦派张良前去封韩信为齐王。假王，暂署的、非正式受命的王。④流离：因灾荒战乱流转离散。⑤悬命：谓寄托命运。⑥为：帮助。⑦与：帮助；援助。⑧鼎足而立：像鼎的三只脚一样，三者各立一方。常比喻三方面分立相持的局面。⑨咎：灾祸，不幸之事。与“休”相对。⑩孰图：孰，“熟”的古字。审慎，周密谨慎。图，考虑。⑪遇：礼遇；恩遇。⑫惶恐：恐惧，惊慌。⑬阳狂：装疯。阳，通“佯”，假装。⑭巫：古代从事祈祷、卜筮、星占，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却灾、治病的人。商代巫的地位较高。周时分男巫、女巫，司职各异，同属司巫。春秋以后，医道渐从巫术中分出，但民间专行巫术、装神弄鬼为人祈祷治病者，仍世世不绝。

【译文】蒯通，范阳人。韩信平定了齐地，自立为代理齐王。蒯通知道天下大权握在韩信手中，劝韩信说：“现在刘邦、项羽两方相争，使天下百姓肝脑涂地，流离于荒野之中，其数难以计算。若不是天下的

圣贤，其力量必定不能平息天下的祸乱。现在这个时候，两位君主（项羽和刘邦）的命运寄托于您一身，您帮助汉王，汉王就能取胜；援助楚王，楚王就能胜利。如今为您考虑，不如使双方都得到好处而同时存在，和他们三分天下，如鼎之三足般各立一方，在这种形势下谁也不敢先动兵。听说：‘上天赐予的而不接受，反而会受到灾祸；时机到了而不行动，反而会遭受祸患。’希望您仔细地考虑这件事。”韩信说：“汉王对我礼遇优厚，我怎能见到有利可图就背弃恩义呢！”于是谢绝了蒯通的建议。蒯通的劝说没被韩信采纳，感到很害怕，于是装疯做了巫师。

【原文】天下既定，后信以罪废为淮阴侯，谋反诛，临死叹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闻之召通。通至，上欲烹^①之，曰：“若^②教韩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③非其主。当彼时，臣独知齐王韩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④（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⑤者先得。天下匈匈^⑥，争欲为陛下所为，顾^⑦力不能，可殫^⑧诛邪！”上乃赦之。

【注释】①烹：“烹”的古字。古代用鼎镬煮人的酷刑。②若：你。③吠：狗叫。④鹿：比喻政权。张晏曰：“以鹿喻帝位也。”⑤高材：亦作“高才”，才智过人。⑥匈匈：啾啾。动乱；纷扰。⑦顾：但是。⑧殫：亦作“殫”，尽，竭尽。

【译文】天下已经平定，后来韩信因罪被贬为淮阴侯，又因为谋反而被诛杀，临死时感叹说：“真后悔没听蒯通的话。”高帝听到了，就召来蒯通。蒯通到了，高帝准备烹煮他，说：“你教唆韩信谋反，为什么呢？”蒯通说：“狗总是对其主人以外的人狂叫，在那个时候，臣只知道齐王韩信，而不知道陛下您。况且秦国失去了政权，天下人共同追逐争夺，才智过人者先得到。天下动乱不安，人们都争着想做陛下所做的事，只是能力不够，难道能把他们都杀尽吗？”高帝于是赦免了他。

【原文】至齐悼惠王^①时，曹参^②为相，礼下贤人^③，请通为客^④。初，齐处士^⑤东郭先生梁石君，入深山隐居。通乃见相国曰：“妇人^⑥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⑦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犹是也。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俊士^⑧也，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下意^⑨以求仕也。愿足下使人礼^⑩之。”曹相国曰：“敬受命^⑪。”皆以为上宾^⑫。

【注释】①齐悼惠王：即刘肥，汉高祖庶长子。其母为曹氏。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肥被立为齐王，封地七十座城，在位十三年，惠帝六年去世。②曹参（？—公元前190年）：字敬伯，泗水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开国功臣。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攻下二国和一百二十二个县。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赐爵平阳侯。高帝封长子刘肥为齐王，任命曹参为齐国相国。孝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废除了诸侯国设相国的法令，改命曹参为齐国丞相。后来官至汉朝相国，“一遵萧何约束”，有“萧规曹随”之称。③礼下贤人：意谓礼贤下士，指有地位者能礼敬贤德之人并降格与之结交。④客：门客，寄食于贵族豪门的人。⑤处士：本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后亦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⑥幽居：深居。⑦俊士：才智杰出的人。⑧下意：谓屈意，即委屈心意。⑨礼：礼遇；厚待。⑩受命：犹受教。⑪上宾：贵客；佳宾。

【译文】到齐悼惠王时，曹参为齐国相国，礼贤下士，请蒯通做他的门客。当初，齐国的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到深山中隐居。蒯通就去拜见曹相国，说：“妇人^⑥有丈夫死后三天就改嫁的，有深居守寡不出门的。您假如想娶媳妇，会选哪一个呢？”曹相国说：“选择不愿嫁人的。”蒯通说：“那么访求贤臣也应该这样。那东郭先生、梁石君是齐国才智杰出之人，隐居不出正如‘寡妇不愿嫁人’，未曾降低节操、委屈心意去谋求官位。希望您派人对他们以礼相待。”曹相国说：“恭敬地接

受您的教诲。”后来曹参把他们都奉为贵客。

【原文】贾谊^①，洛阳人也。孝文时，为梁怀王太傅^②。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③，制度疏阔^④；诸侯王僭拟^⑤，地过古制^⑥，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⑦。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⑧，其大略曰：“臣窃惟事势^⑨，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⑩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⑪。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⑫，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⑬之积薪^⑭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⑮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⑯焉！”

【注释】①贾谊（公元前201年—公元前168年）：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思想家、散文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人。文帝时，因吴公推荐，贾谊任博士，时年二十二岁。后超迁为太中大夫。文帝对贾谊的才能和建议颇为赏识，拟任贾谊为公卿，但因周勃、灌婴等重臣的反对，不得已而作罢。于是，出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后又被拜为梁怀王太傅，先后多次上疏陈述治安之道，这些奏疏被后世史家称为《治安策》。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失职，一年多后悲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②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公元前169年），汉文帝第四子，生母不详。公元前177年，被汉文帝封为梁王。在位十年，因坠马而死，谥号“怀”。太傅，官名，国王辅佐之官（国王年幼或缺位时，可代为管理国家），掌管礼法的制定和颁行。③初定：谓国家方始平定。④疏阔：篡略，不周密。⑤僭拟：越分妄比。谓在下者自比于尊者。《汉书·贾谊传》原文作“僭僭”。颜师古注：“僭，比也，上比于天子。”⑥古制：古时的法式制度。⑦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淮南，即淮南厉王刘长（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74年），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少子。公元前196年被封淮南王。文帝时，骄纵跋扈，常与帝同车出猎；在封地不用汉法，自作法令。公元前

群书治要译注

174年，与匈奴、闽越首领联络，图谋叛乱，事泄被拘。朝臣议以死罪，文帝赦之，废王号，谪徙蜀郡严道邛邰（严道县，今四川雅安），途中不食而亡。济北王，刘兴居（？—公元前177年），刘邦孙，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初封东牟侯，吕后召之宿卫长安。吕后死，他与其兄朱虚侯刘章合谋，请其兄齐王举兵入京诛诸吕夺帝位。文帝即位后益封二千户；文帝二年割齐济北郡封为济北王。次年，匈奴入边，文帝率丞相灌婴等亲征，他乘机举兵叛乱，文帝派柴武率兵平叛，他被俘自杀。国除。⑧匡建：匡正建立。颜师古注：“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节也。”⑨事势：情势；形势。⑩长太息：深长的叹息。⑪疏举：逐条列举。⑫谀：谄媚；奉承。⑬厝：放置。⑭积薪：积聚木柴。⑮数：数说，一件一件的说。⑯详择：审慎选择。

【译文】贾谊，洛阳人。孝文帝时，任梁怀王的太傅。当时，匈奴强大，侵犯边境。天下刚刚安定，制度还不够完备，诸侯王超越本分而与天子相比，封地超过了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厉王刘长、济北王刘兴居都因作乱而被诛灭。贾谊多次上书陈述政事，大多是想匡正过失并建立新的制度。其大意是：“臣私下考虑当前的形势，认为可为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为之流泪的事有两件，可为之深深叹息的事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事理、有伤道义的事，难以全部逐条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太平了，臣独自认为并非如此，凡说天下已经安定太平者，不是愚昧便是阿谀奉承，都不是从事实出发、懂得国家安定与动乱根本的人。有人捧着火种放在柴堆之下，自己却睡在上面，火还未燃烧起来时，就说很安全，如今国家的形势，与此有什么不同呢？陛下为何不让臣在您面前把这些事详细地禀明，据此陈述治国安邦之策，也好让您来审慎地选择呢？”

【原文】夫使为治，劳智虑^①，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以诸侯轨道^②，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奴宾服^③，

四荒^④向风,百姓素朴^⑤,狱讼衰息^⑥,天下顺治^⑦,生为明帝,没^⑧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⑨,至孝^⑩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⑪,至仁也;立经陈^⑫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⑬,虽有愚幼不肖^⑭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⑮者得佐下风^⑯,致此非难也。臣谨稽^⑰之天地,验之往古^⑱,案^⑲之当今之务,日夜念之至孰^⑳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无以易^㉑此。

【注释】①智虑:指智慧与思虑。②轨道:遵循法制。③宾服:归顺;服从。④四荒:四方荒远之地。⑤素朴:质朴无华。⑥狱讼衰息:狱讼,讼事;讼案。衰息,衰而止息。⑦顺治:顺从而大治。指社会秩序井然而安定。⑧没:通“歿”,死。⑨六亲:历来说法不一。汉贾谊《新书·六术》篇,以父、昆弟、从父昆弟、从祖昆弟、从曾祖昆弟、族兄弟为“六亲”。应劭曰:“六亲,父母兄弟妻子也。”⑩至孝:谓极尽孝道。⑪群生:指百姓。⑫陈:公布。⑬法程:法则;程式。⑭不肖:不成才,不正派。⑮治体:治国的纲领、要旨。⑯下风:比喻处于下位,卑位。有时作谦辞。⑰稽:考核,查考。⑱往古:古昔,从前。⑲案:通“按”,查考,考核。⑳至孰:谓虑事极其周详。㉑易:改变,更改。

【译文】“假使所提的治国方案要使人心神疲惫,身体劳苦,影响享受钟鼓之乐,不采纳也是可以的。(臣所提出的治国方案)能保证您现在所享受的娱乐不受影响,还能使诸侯遵循法制,战争不起,百姓拥护君主,匈奴臣服,边远之民望风归附,百姓质朴无华,讼案衰而止息,天下安定、秩序井然,在生是英明的皇帝,死后则成为明神,美好的名誉,流传千古。建立永久安定的形势,成就长期太平的功业,以此来敬奉祖庙、奉养六亲,这是孝道做到了极点;以此来造福天下,教育百姓,这是仁爱到了极点;订立准则,颁布纲纪,对事物的主次轻重处理得当,后人可以把它作为千秋万世的法则,即使有愚昧、幼弱或不成才

的子孙，仍然能够承蒙祖业而安享太平，这是贤明到了极点。凭陛下的明智通达，只要让稍知治国要旨的人在下面辅佐，做到这样是不困难的。臣谨慎地考察了天地变化之象，又对往古之事做了考证，和当今的形势做了对比，日夜思维，考虑得非常周详，即使让禹、舜复生，为陛下谋划，也不能改变这一方略。”

【原文】夫树国^①固，必相疑^②之势也（树国于险固，诸侯强大，则必与天子有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③其忧，甚^④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⑤亲弟谋为东帝（淮南厉王长也），亲兄之子西向而击（谓齐悼惠王子兴居为济北王反，欲击取荥阳），天子春秋鼎盛^⑥（鼎，方），行义^⑦未过，德泽^⑧有加焉，犹尚^⑨如是，况莫大^⑩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⑪未壮；汉之所置傅相^⑫，方握^⑬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⑭，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⑮，彼自丞尉^⑯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也。

【注释】①树国：谓建立藩国。②相疑：互相猜疑。③爽：受伤害。王先谦案：“《广雅·释诂》：‘爽，伤也。’言上数为忧所伤也。”④甚：的确。⑤或：有。⑥春秋鼎盛：春秋，年纪。鼎盛，正当壮年。⑦行义：品行，道义。⑧德泽：恩德，恩惠。⑨犹尚：尚且。⑩莫大：最大，没有比这更大。⑪幼弱：幼小。⑫傅相：古称辅导国君、诸侯王之官。汉诸侯国有太傅，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治国，改丞相曰相，通称傅相。⑬握：掌握；控制。⑭冠：古代男子到成年则举行加冠礼，叫做冠。一般在二十岁。泛指成年。⑮称病而赐罢：称病，借口生病。赐罢，谓罢免其官职。⑯丞尉：县丞、县尉的合称。

【译文】“建立的诸侯国过于强大，必然会形成与天子相互猜疑的形势。百姓屡遭其害，君主也会因多次忧虑而伤神。这的确不是用来安

定君主、保全百姓的办法。如今有陛下的亲弟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兄弟的儿子也向西进攻。天子正当壮年，品行道义上没有过失，对诸侯王的恩惠又不断增加，还尚且如此，更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要比他们大上十倍呢！然而天下还比较安定，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些大诸侯国的国君年纪还未到成年，朝廷所派去的太傅、丞相掌握国事。几年之后，诸侯王大都成年，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傅相只好借口生病而免官，他们自县丞、县尉上都普遍任用自己的亲信，像这样，他们的行为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不同呢？到这时而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即使是尧、舜也办不到了。”

【原文】今令此道顺而全安^①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到之^②（抗其头而到之也），岂有异秦之季世^③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天下如曩时^④，淮阴侯尚王楚^⑤，黥布王淮南^⑥，彭越王梁^⑦，韩信王韩^⑧，张敖王赵^⑨，卢绾王燕^⑩，陈豨在代^⑪，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⑫，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⑬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乱^⑭，高皇帝与诸公并起，诸公幸者乃为中涓^⑮，其次仅得舍人^⑯，材之不逮^⑰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三四十县，德至渥^⑱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⑲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⑳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注释】①全安：保全而使之平安。②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到之：颜师古注：“堕，毁也。抗，举也。到，割颈也。”已乃，副词，旋即，不久。堕，损毁，败坏。抗到，斩首。③季世：末代；衰败时期。④曩时：往时；以前。⑤淮阴侯尚王楚：淮阴侯，即韩信，汉初三杰之一，项羽亡后，刘邦收韩信兵权，改封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邳县东）。四个月后被贬为淮阴侯。王楚，称王于楚国。

群书治要译注

⑥黥布王淮南：黥布又名英布，曾因犯法黥面，故称黥布。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初投靠项羽，为西楚名将，封九江王；后归附刘邦，汉四年，封淮南王，都六（今安徽六安），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之地。汉十一年，英布起兵反汉，兵败被杀。⑦彭越王梁：彭越（？—公元前196年），昌邑人（今山东金乡县），字仲，著名将领，西汉开国功臣，拜魏相国、建成侯。项羽死，刘邦封其为梁王，都定陶，与韩信、英布并称汉初三大名将，后因被人告发谋反被杀。⑧韩信王韩：指韩王信，本名韩信，史书多称为韩王信。⑨张敖王赵：张敖（？—公元前182年），赵王张耳之子。秦末随父参加陈胜、吴广起义，曾封成都君。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嗣爵为赵王，娶高祖长女鲁元公主。八年，高祖过赵时，执子婿礼甚恭，反遭辱骂。赵相贯高等以此谋刺高祖，未遂。次年事发，被牵连入狱。后因贯高极力辩白，得赦，尚鲁元公主如故，贬爵宣平侯。⑩卢绾王燕：卢绾（公元前256年—公元前194年），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人，与刘邦是同乡好友，同日而生。楚汉战争中，官至太尉，封长安侯。汉五年，刘邦称帝，同年七月，燕王臧荼谋反，刘邦亲征。九月叛乱平定，卢绾被封为燕王。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同陈豨叛乱，刘邦在攻击卢绾时，与大臣誓曰：“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是为白马之盟。以樊噲、周勃攻打卢绾，攻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卢绾携及家人奔走匈奴。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卢绾死于匈奴，享年六十三岁。⑪陈豨在代：陈豨（？—公元前195年），宛胸人，汉高祖七年，韩王信反叛，逃入匈奴，高祖带兵到平城而回，封陈豨为列侯，以赵国相国的身分统率赵国、代国的军队。陈豨宾客众多，在外独掌兵权多年。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九月，与王黄等人一同反叛，自立为代王。期间，曾与韩信密谋反叛之事。高祖十二年冬，陈豨在灵丘被樊噲军所杀。代，今山西北部 and 河北西北部地域。⑫亡恙：没有病痛。引申为安然存在。颜师古注：“无恙，言无忧病。”⑬有以：犹有因。⑭彘乱：混乱。⑮中涓：古代君主亲近的侍从官。⑯舍人：战国及汉初王公贵人私门之官。颜师古注：“舍人，私府吏员也。”⑰不逮：比不上；不及。⑱渥：颜师古注：“渥，厚也，音握。”⑲角：颜师古注：“角，校也，竞也。”⑳自：连词，虽，即使。

【译文】“现在要使治安之道顺利地推行，令国家保全，百姓安定，是很容易的。如果不趁早采取措施，不久就会伤害骨肉亲属，以致要杀他们的头，这难道和秦朝末年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吗？以天子的权位，凭借当今的形势，依靠上天的保佑，尚且对转危为安、改乱为治的措施有所顾虑。假设天下像以前那样，淮阴侯韩信还统治楚国，黥布统治淮南，彭越统治梁国，韩王信统治韩国，张敖统治赵国，卢绾统治燕国，陈豨仍在代国。假如这六、七人都在世，而在这个时候陛下即位，自己能觉得安全吗？臣有理由知道陛下是不能的。那时天下混乱，高皇帝与这些大臣一同起兵，这些人中幸运的只做了中涓，差一点的仅做了舍人，他们的才能与高皇帝相差太远了。高皇帝凭借其明圣威武登上天子之位，划割肥沃的土地来分封这些人为诸侯王，封地多的有百余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可谓极其优厚了。然而在此后的十年间，反叛的事件发生了九起。陛下对于诸位旧臣，并没有亲自较量过才能而使他们甘心为臣，也不是亲自封他们为王，即使是高皇帝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臣知道陛下也是不能得到安宁的。”

【原文】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①，元王王楚^②，中子^③王赵，幽王王淮阳^④，恭王^⑤王梁，灵王^⑥王燕，厉王^⑦王淮南，六七贵人皆无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⑧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⑨。擅爵人^⑩，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⑪。令（令下有之字）不肯听，召之安可致^⑫乎？幸^⑬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⑭，陛下之臣，虽有悍^⑮如冯敬^⑯者（为御史大夫，奏淮南厉王诛也），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⑰。陛下虽贤，谁与领^⑱此？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⑲。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⑳。同姓袭^㉑是迹而动，既有征^㉒矣，殃祸之变，未不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注释】①悼惠王王齐：刘肥，高祖六年立其为齐王，都临淄。②元王王楚：楚元王（？—前179年），即刘交，汉高祖少弟，字游。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封刘交为楚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楚，即西汉诸侯国楚国，当时统辖薛郡、东海、彭城共三郡三十六县，占有华东肥沃地区，是西汉初势力较大的藩国。③中子：即赵隐王刘如意。④幽王王淮阳：幽王，刘友（？—公元前181年），高祖之子，汉十一年十月立为淮阳王。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赵王刘如意死，吕后改封淮阳王刘友为赵王。刘友妻为吕氏之女，因刘友另有宠妾，其妻向吕后诬告刘友欲反叛，吕后便召刘友入京，将其软禁，刘友最终哀怨而死，后谥为赵幽王。淮阳，汉十一年（公元前196），高祖以陈、沛、颍川三郡置淮阳国，治陈县（今河南淮阳县）。因在淮河之北，故名。⑤恭王：刘恢（？—公元前181年），刘邦之子。梁王彭越被诛，立为梁王。吕后时，因赵幽王刘友幽死，遂改封刘恢为赵王，被迫娶吕产之女，而刘恢的宠妃被迫自杀（有书写是被吕后毒死），刘恢因此闷闷不乐。公元前181年6月，刘恢殉情自杀。吕后废其嗣，文帝时追谥为“赵恭王”。⑥灵王：即燕灵王刘建，汉朝第三任燕王、第一任同姓燕王，汉高帝第八子。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燕王卢绾逃亡匈奴；第二年（公元前195年），立刘建为燕王，在位十五年，谥曰灵。⑦厉王：即淮南厉王刘长，刘邦第七子。黥布谋反被杀，遂封刘长为淮南王，都寿春（今寿县）。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相当于从今河南上蔡、安徽淮河以南，江西北部区域。⑧昆弟：兄弟。⑨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颜师古注：“虑，大计也，言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为天子之事。”帝制，皇帝的仪制。⑩爵人：以爵位或官职授人。⑪黄屋：古代帝王专用的黄繒车盖。颜师古注：“天子车盖之制。”⑫致：颜师古注：“致，至也。”⑬幸：假使，倘若。⑭天下圜视而起：颜师古注：“言惊愕也。”应劭曰：“圜，精正视也。”圜视，互相顾看；向四周看。⑮悍：颜师古注：“悍，勇也。”⑯冯敬：如淳曰，“冯无择子，名忠直，为御史大夫，奏淮南厉王诛之。”⑰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颜师古注：“始欲发言节制诸侯王，则为刺客所杀。”⑱领：治理。颜师古注：“领，理也。”⑲已然之效也：已然，既成事实；已经如此。效，证明；验证。⑳易其所以然：颜师古注：

“谓改其法制使不然。”⑲袭：沿袭。⑳征：颜师古注：“征，验证也。”

【译文】“臣请求试着谈谈那些关系亲近的诸侯王。假使让悼惠王刘肥统治齐国，元王刘交统治楚国，中子刘如意统治赵国，幽王刘友统治淮阳，恭王刘恢统治梁国，灵王刘建统治燕国，厉王刘长统治淮南，若这六七个显贵之人都还健在，在这时候陛下即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吗？臣又知道陛下是不能的。这些同姓诸侯王，虽然名义上称臣，实际上都认为自己和天子就像民间的兄弟一样，大概没有不想使用皇帝的仪制而行天子之事的。他们擅自封人爵位，赦免死罪之人，甚至有人使用皇帝专用的黄色车盖，朝廷的命令不肯听从，陛下召见他们怎么会来呢？假使会来，法令怎能施加到他们身上呢？动一个亲戚，天下的诸侯王就会惊愕地相互顾看而起来反对。陛下的臣子中即使有像冯敬这样勇猛的人，刚要开口告发诸侯王，匕首就已经插入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但谁能帮您治理此事呢？所以说关系疏远的异姓王必会危及国家，关系亲近的同姓王必然会作乱，这是事实已经证明的啊！那些异姓诸侯王凭借势力强大而反叛的，汉朝有幸已经战胜了他们，但又未改变导致反叛的根本原因。同姓的诸侯王沿袭这种做法而反叛，已经有验证了。灾祸的变化，不知还会殃及到哪里。圣明的帝王处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尚不能使国家安定，后世之人又将怎么办呢？”

【原文】屠牛坦^①一朝解十二年^②，而芒刃不顿^③者，所排击^④剥割，皆众理解^⑤也，至于髀髀^⑥之所，非斤^⑦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髀髀也，释^⑧斤斧之用，而欲婴^⑨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二国皆反诛。何不施之仁恩？势不可故也）。”

【注释】①屠牛坦：古齐国之善屠牛者。苏林曰：“孔子时人也。”颜师古

群书治要译注

注：“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见《管子》。”②年：《汉书·贾谊传》原文作“牛”。③芒刃不顿：芒刃，指刀剑锐利处。俗称刀尖、刀口。颜师古注：“芒刃，谓刃之利如豪芒也。”不顿，谓依然锐利。顿，通“钝”。④排击：劈砍。⑤理解：王先谦曰：“理，肌肉也。说文‘解，判也。’众理解，谓其肌肉易解判处。”⑥髀髀：胯骨与股骨。⑦斤：斧头。⑧释：放下。⑨婴：施加。

【译文】“屠牛坦一个早上解剖十二头牛，而刀口依旧锋利的原因，是因为他砍劈、割削的地方都是在肌肉容易剖开之处，至于胯骨与股骨这些大骨头，不是用大斧就是用砍刀。仁义恩厚好比是君主锋利的刀刃，权势法制好比是君主的斧头。当今的诸侯王都是髀、髀一样的大骨头，现在如果放下斧头不用，而想用锋利的刀刃去切割，臣认为其结果不是碰出缺口就是被折断。为什么不用仁义恩德去对待淮南王和济北王呢？是因为形势不允许啊！”

【原文】“臣窃迹前事^①，大抵^②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王信倚胡，则又反；贯高^③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④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郢^⑤、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已死亡^⑥可也；令信、越之伦^⑦列为彻侯^⑧而居。虽至今存可（可下有也字）。然则天下之大计^⑨可知也。欲诸王之皆忠附^⑩，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⑪，则莫若令如樊、郢等；欲天下之治安^⑫，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注释】①臣窃迹前事：颜师古注：“寻前事之踪迹。”②大抵：大都，表示总括一般的情况。③贯高：赵王张敖（高祖刘邦的女婿）之国相，因不满刘邦对待张敖无礼，欲杀刘邦。后被告发，入狱，澄清赵王张敖没有参与谋反后

被释放，最后自杀。④长沙：长沙王吴芮（公元前241年—公元前201年），余干人（今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人），秦伯第廿九世孙、吴王夫差后裔。秦朝时任番阳令，号曰番君。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吴芮率部将梅鋗及女婿英布响应陈胜起义。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咸阳，因吴芮率百越人民起兵，又从入关，封衡山王，都邾（今湖北黄冈）。项羽死后，吴芮与韩信等人一同拥戴刘邦称帝，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徙封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领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及南海五郡。但当时象郡、桂林郡及南海郡已被南越王赵佗所占，豫章郡又早已封给淮南王英布，长沙国实际上只有长沙一郡。同年七月，奉命率兵定闽，病死于途中，谥文王，长子吴臣袭位。⑤郦：郦商，字良臣，郦食其之弟。郦商一生戎马，战功赫赫。起初刘邦攻克陈留后，郦商跟随刘邦进攻秦朝，沿路屡立战功。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封郦商为信成君、陇西都尉。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正月，朝廷以战功封其为曲周侯。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去世，终年约七十四岁，谥曰“景侯”。⑥残亡：灭亡。⑦伦：辈；类。⑧彻侯：爵位名。秦统一后所建立的二十级军功爵中的最高级。汉初因袭之，多授予有功的异姓大臣，受爵者还能以县立国。后避武帝讳，改称通侯或列侯。⑨大计：重大的谋略或计划。⑩忠附：犹忠顺。⑪菹醢：菹，古代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酱。醢，古代酷刑。将人剁成肉酱。⑫治安：谓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译文】“臣私下里考察以前发生的事，大都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先反叛。淮阴侯韩信在楚国为王，势力最为强大，所以最先谋反；韩王信依仗匈奴的力量，继续反叛；贯高凭借赵国的条件，接着又谋反；陈豨部队精锐，于是又反叛；彭越凭借梁国，也反叛了；黥布凭借淮南，也反叛了；卢绾势力最弱，所以最后反叛。长沙王吴芮只有两万五千封户，功劳少但最终却得以保全，势力弱却最忠诚，并不是本性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使其如此的。如果之前让樊哙、郦商、绛侯周勃和灌婴各占据几十座城池称王，到今天即使已经灭亡，也是可能的；如果让韩

信、彭越这类人只居于彻侯的爵位，即使现在还存在也是可能的。那么治理天下的大计便可知道了，想让诸侯王都衷心归附朝廷，那就不如让他们像长沙王那样；想让臣子不被剁成肉酱，就不如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想让天下太平安宁，就不如多封（小的）诸侯国，减小他们的势力。势力小就容易用道义来驾驭他们，国土小就不会有谋反的邪心。”

【原文】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①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②，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③，虽在细民^④，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⑤，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其子孙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⑥之，须^⑦其子孙生者，举使君^⑧之。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⑨，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⑩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⑪，细民向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当时大治^⑫，后世诵圣^⑬。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注释】①使：谓驱使、支配。②制从：犹服从。③异心：二心；叛离的意图。④细民：平民。⑤定制：拟定制度或法式。⑥空而置之：置，搁置。空，腾让出来。⑦须：等待。⑧君：称诸侯。⑨地制壹定：地制，指帝王的分封制度。壹，一旦；一经。⑩诛伐：讨伐；声讨。⑪逆：违背。⑫大治：谓政治修明，局势安定。⑬诵圣：颜师古注：“称诵其圣明。”

【译文】“这样就会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没有不服从的。诸侯王不敢有反叛的想法，即使是老百姓，也会知道他们都很安定。因此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英明了。分割土地，拟定制度，把齐、赵、楚三国分成若干诸侯国，让齐王、赵王、楚王的子

孙，都能得到先人的那份封地，一直到分完为止。至于燕、梁等其他王国也是这样。那些封地多而子孙少的诸侯国，也分成若干诸侯国，可以暂时空着王位，等他们的子孙出生后，再封他们为王。这样做对天子没有什么利益，确实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太平而已。因此天下都会知道陛下的廉洁。分封土地的制度一旦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人会担心不能做王。诸侯王没有背叛的念头，皇帝也就没有讨伐的想法。因此天下都会知道陛下的仁德。法制建立而没有人触犯，政令施行而没有人违背，百姓都趋向善良，大臣都表示顺从。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的道义。这样当世可以使政治修明，局势安定，后世也会称颂您的圣明。陛下还顾虑什么而迟迟不这样做呢？”

【原文】“天下之势。方病大瘡^①（肿足曰瘡）。一胫^②之大几如要^③，一指之大几如股^④。平居不可屈伸^⑤，失今不治，必为锢疾^⑥，后有扁鹊^⑦，不能为^⑧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势方倒悬^⑨。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蛮夷^⑩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⑪，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⑫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⑬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⑭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注释】①瘡：音肿。通“瘡”，指足部水肿。如淳曰：“肿足曰瘡。”②胫：人的小腿。③要：“腰”的古字。④股：大腿。⑤屈伸：亦作“屈申”。屈曲与伸舒。⑥锢疾：痼疾。经久难治的疾病。锢，通“痼”。⑦扁鹊：战国时名医。原名秦越人，渤海郡鄆（今河北省任丘市北）人。一说家于卢国（今山东省长清县南），故又称卢医。学医于长桑君，医道精湛，擅长各科，行医时“随俗为变”，在赵为“带下医”，至周为“耳目痹医”，入秦为“小儿医”，名闻天下。秦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使人刺杀之。⑧为：医治。⑨倒悬：指人头脚倒置地或物上下倒置地悬挂着。亦以人之倒挂，比喻处境极其困苦或危急。⑩蛮夷：亦作“蛮彝”。古代对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⑪嫚侮侵掠：嫚，傲慢。

姆，颜师古注：“姆，古侮字。”侵掠，侵犯掠夺。⑫无已：无止境；无了时。⑬金絮采缯：金絮，银两与绢。采缯，指彩色丝织品。⑭顾：却；反而。

【译文】“目前，天下的形势好像一个人正得了肿脚病一样，小腿肿得几乎跟腰一般粗，脚趾肿得几乎跟大腿一样粗。平时不能伸屈自如，错过现在的机会而不治疗，必定会成为难治的疾病。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不能将其治愈了。可令人痛哭的就是这种病啊！天下的形势正像一个人倒挂着，天子是天下的头，蛮夷是天下的脚。如今匈奴态度傲慢、轻侮朝廷、对汉朝侵犯掠夺，这是最大的不敬，给天下造成的祸患没有止境。然而汉朝每年还献纳银两、绢以及彩色丝织品来供养他们。这是脚反而在上面，头反而在下面，如此颠倒，却没有人能够解救，还能说有治国的人才吗？可为之流泪的就是这件事。”

【原文】今民卖僮^①者（僮，谓隶妾），为之绣衣丝履^②偏诸缘^③，内之闲中^④（闲，卖奴婢阑也），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⑤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⑥。白縠^⑦之表，薄纨^⑧之里，縵以偏诸^⑨，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贾^⑩，嘉会^⑪召客者以被^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⑬，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⑭，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⑮者，殆^⑯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无等^⑰也，至冒上也，进计^⑱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注释】①僮：奴婢。如淳曰：“僮谓隶妾也。”②绣衣丝履：绣衣，彩绣的丝绸衣服。古代贵者所服。丝履，以丝织品制成的鞋。古代为华贵的服饰。③偏诸缘：偏诸，衣服、鞋子和帘帷的花边。缘，给衣履等物镶边或缋边。④闲：用于遮拦阻隔的栅栏。服虔曰：“闲，卖奴婢阑。”⑤庙而不宴：颜师古注：“入庙则服之，宴处则不着，盖贵之也。”庙，祭祖；祭祀。宴，安闲；平时。引申为闲居，指日常生活。⑥婢妾：妾与使女。⑦白縠：《汉书·贾谊传》原文作

“白縠”，白色绉纱。⑧纨：白色细绢。⑨縠以偏诸：晋灼曰：“以偏诸縠着衣也。”縠，同“緝”。缝衣边。⑩大贾：大商人。⑪嘉会：欢乐的聚会。多指美好的宴集。⑫被：覆盖。⑬节适：谓有节制而适度。⑭倡优下贱：倡优，古代称以音乐歌舞或杂技戏谑娱人的艺人。下贱，卑贱。⑮屈：竭尽，穷尽。⑯殆：大概；几乎。⑰无等：没有等级差别。⑱进计：进献计策。

【译文】“现在民间贩卖奴婢的人，给奴婢穿上带花边的彩绣衣服和丝鞋，然后把她们关进栅栏中，她们穿的是古代皇后的服饰，皇后只是在入庙祭祀时才穿，平时是不穿的，而现在平民却用来给奴婢们穿。用白色皱纱作面子，白色薄绢作衬里，又缝上花边，这是古代天子的服饰；如今大富商人在举行宴会招待客人时，却用来挂在墙上。古代以此供奉一帝一后还讲求节约、适度。如今平民住房的墙壁上竟挂着帝王用的衣料做装饰，卑贱的倡优可以穿皇后的服饰，如此而天下的财力不穷尽，大概是从未有过的。社会风气到了极大不敬，最没有尊卑等级，极其冒犯皇上的程度，而进献计策的人却说‘应无为而治（不要改变这种现状）’，可为之深深叹息的就是这样的事。”

【原文】商君遗礼义^①，弃仁恩，并心^②于进取，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③；家贫子壮，则出赘^④（出赘作赘壻）。借父耒耨，虑有德色^⑤（假其父耨而惠之）；母取箕箒^⑥，立而谇语^⑦（谇，犹责也）。抱哺其子，与公併倨^⑧。其慈子嗜利^⑨，不同禽兽者，无几^⑩耳。然并心而赴时者，犹曰‘蹙六国^⑪，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⑫之节、仁义之厚。众掩寡，知^⑬欺愚，勇威^⑭怯，壮陵^⑮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⑯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汉矣。然其遗风余俗^⑰，犹尚未改。

【注释】①商君遗礼义：商君，颜师古注：“谓商鞅。”遗，遗弃；舍弃。礼

群书治要译注

义，礼法道义。②并心：专心。③出分：富有人家分一些财产给儿子，使其自立门户。④出赘：男子到女家就婚，成为女家的一员。⑤借父耒耜，虑有德色：颜师古注：“言以耒及耜借与其父，而容色自矜为恩德也。”耒耜，犹耒耜，泛指农具。德色，自以为对人有恩德而表现出来的神色。⑥箕箒：箕，畚箕。箒，同“帚”，扫除刷洗秽物的用具。⑦谇语：斥责；责骂。⑧抱哺其子，与公併倨：颜师古注：“言妇抱子而哺之，乃与其舅并倨，无礼之甚也。”公，夫之父。併，并列。倨，通“踞”，箕踞（一种轻慢、不拘礼节的坐的姿态，即随意张开两腿坐着，形似簸箕）。⑨嗜利：贪求私利；贪图钱财。⑩无几：没有多少；不多。⑪蹙六国：蹙，同“蹙”。颜师古注：“蹙谓拔而取之。”六国，指战国时位于函谷关以东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⑫廉愧：犹廉耻。⑬知：“智”的古字。聪明；智慧。⑭威：震慑，使知畏惧而服从。⑮陵：侵犯；欺侮。⑯大贤：才德超群的人。此指汉高祖刘邦。⑰遗风余俗：前代遗留下来的风俗。

【译文】“商鞅抛弃礼法道义，舍弃仁爱恩德，一心变法图强，秦国的风俗一天天败坏。因此，秦国富裕人家的儿子成年后就与父母分家，贫穷家庭的儿子成年后就入赘女家。儿子借给父亲农具，脸上还露出对父亲有恩德的表情；母亲来拿簸箕和扫帚，立即遭到责骂。儿媳抱着孩子喂奶，竟与公公张开腿并坐。他们宠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然而他们君臣顺应时势、一心进取的原因，仍说只求能攻取六国，兼并天下（至于弃恩背礼就顾不上了）。秦的功业虽然成功了，所追求的也得到了，但最终仍不知要返回到廉耻的节操、仁义的厚德上来。他们人多的压迫人少的，聪明的欺侮愚笨的，勇猛的威吓怯弱的，强壮的欺凌衰老的，混乱到了极点。因此，大贤之人（汉高祖刘邦）起来扶持天下的危乱，威势震慑全国，天下人都顺从他的德行。从前为秦朝的天下了，如今已转为汉朝的天下了。然而秦朝遗留的风俗，还是没有改变。”

【原文】今世以侈靡^①相竞^②，而上无制度、弃礼谊、捐^③廉耻日甚，杀父兄。盗者剽寝户之帘^④（剽，取也）、搯两庙之器^⑤（搯，取也。两庙，高祖，惠帝庙也），白昼大都之中，剽^⑥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⑦（吏矫伪征发，盈出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⑧而行郡国。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⑨不报期会^⑩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⑪不知怪。夫移风易俗^⑫，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⑬非俗吏^⑭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篋^⑮，而不知大体^⑯。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注释】①侈靡：奢侈浪费。②相竞：互相竞争。③捐：放弃；舍弃。④盗者剽寝户之帘：剽，割，割取。寝户，内室的门。帘，以竹、布等制成的遮蔽门窗的用具。⑤搯两庙之器：如淳曰：“搯，取也。两庙，高祖、惠帝庙也。”⑥剽：抢劫；掠夺。⑦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颜师古注：“几，近也。言诈为文书，以出仓粟近十万石耳。”矫伪，作伪；虚假。⑧乘传：乘坐驿车。传，驿站的马车。⑨簿书：官署中的文书簿册。⑩期会：谓在规定的期限内实施政令。多指有关朝廷或官府的财物出入。⑪恬而：安然。⑫移风易俗：转移风气，改变习俗。⑬类：大抵。⑭俗吏：俗吏才智凡庸的官吏。⑮刀笔筐篋：周寿昌曰：“刀笔以治文书，筐篋以贮财币。言俗吏所务，在科条征敛也。”刀笔，指法律案牍。筐篋，用竹枝等编制的狭长形箱子。⑯大体：重要的义理，有关大局的道理。

【译文】“当今人们追求奢侈，竞相攀比，而朝廷却没有制定相应的规范，人们抛弃礼义，舍弃廉耻，这种风气一天比一天厉害，严重的已经发展到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了。盗贼割取内室的门帘，窃取（高祖、惠帝）两庙的祭器；光天化日之下在京都中抢劫官员的钱财。官吏伪作文书，骗取近十万石的粮食，妄自征收民赋六百余万钱，乘坐驿车周游郡国，这是没有道义到了极点。而大臣们只是把下级官吏不在规定期限内上报文书簿册作为重大事务，至于对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

坏，却显得很安然而不觉得奇怪。转移风气，改变习俗，使天下人回心转意，趋向正道，这大概不是普通的官吏所能做到的。普通官吏所能做的，只在于写写公文，收收钱财，而不懂治国的大体。可陛下对这些又不感到忧虑，臣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

【原文】夫立君臣，等^①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②（父母兄弟妻子），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③，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④。’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⑤，六亲殃戮^⑥，奸人^⑦并起，万民离叛^⑧，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⑨。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⑩，而众心疑惑^⑪。岂如今定经制^⑫，令君臣上下有差^⑬，父子六亲，各得其宜^⑭，奸人无所几幸。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若夫^⑮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无维楫^⑯，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大息^⑰者此也。”

【注释】①等：分等；区别。②纪：法则；准则。③不植则僵：植，建立。僵，倒下。④“管子曰”下四句：出自《管子·牧民》，与原文略有出入。维，纲纪。⑤乖乱：变乱。⑥殃戮：残杀。⑦奸人：邪恶、狡诈的人。⑧万民离叛：万民，广大百姓。离叛，离心，背叛。⑨墟：毁为废墟。⑩几幸：非分企求。几，通“冀”。⑪疑惑：疑虑不安；犹豫不定。⑫经制：治国的制度。⑬差：等级。⑭各得其宜：谓人或事物都得到适当的安置。⑮若夫：至于。用于句首或段落的开始，表示另提一事。⑯维楫：系船之绳和船桨。⑰大息：亦作“太息”。大声长叹，深深的叹息。

【译文】“确立君臣的位置，区分上下的等级，使父子之间有礼可遵，六亲之间有法可循，这不是上天的规定，而是人为设立的。人们所设立的规矩，不实行就不能建立，不树立就会被废弃，不进行修治就

会败坏。《管子》说：‘礼义廉耻，是治国的四个纲纪；四维不能确立，国家就会灭亡。’假如管子是个愚昧无知的人也就算了，如果他稍微懂得治国的纲领，怎么会不为四维不张而寒心呢？秦朝舍弃礼义廉耻而不推行，因此君臣之间关系混乱，六亲遭到残杀，邪恶之人一同兴起，广大百姓叛离朝廷，总共才十三年，国家就变为了废墟。如今礼义廉耻四个纲纪还没有齐备，所以奸邪之人有非分的企求，而民心疑惑不安。何不现在就确定治国的制度，使君臣上下各有等级，父子六亲都能得到适当的安置，邪恶之人没有非分的企图。这样的制度一旦确定，世世代代就会长享太平。如果治国制度不能确定，这就像渡江河而没有缆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浪，船一定会翻的。可为之深深叹息的就是这样的事。”

【原文】夏为天子，十有余世^①；殷为天子，二十余世^②；周为天子，三十余世^③；秦为天子，二世而亡^④。人性^⑤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⑥生，固^⑦举以礼：使士负^⑧之，有司齐肃端冕^⑨，见于天也；过阙则下^⑩，过庙则趋^⑪，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⑫，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⑬之中，召公为太保^⑭，周公为太傅^⑮，太公为太师^⑯。保，保其身体；傅，傅^⑰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职也。

【注释】①夏为天子十有余世：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王，前后历经约四百七十一年。后为商朝所代。②殷为天子二十余世：商朝共传十七代、三十一王，延续约六百年（一说为五百一十年，另一说为六百五十五年）。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殷商遂被周所代。③周为天子三十余世：周朝共传三十代、三十七王，约七百九十一年（未定）。④秦为天子二世而亡：秦，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中原，自称始皇帝，建都咸阳。公元前206年，为汉所灭。传二世，共十五年。⑤人性：人的本性。

群书治要译注

⑥乃：副词。始；才。颜师古注：“乃，始也。”⑦固：副词，就。⑧负：以背载物。⑨有司齐肃端冕：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齐肃，庄重敬慎。端冕，玄衣和大冠，古代帝王、贵族的礼服。韦昭注：“端，玄端之服。冕，大冠也。”⑩过阙则下：经过宫门时就下车步行。阙，宫门、城门两侧的高台，中间有道路，台上起楼观。⑪过庙则趋：经过宗庙时就恭敬地小步疾行。庙，指宗庙的前殿。趋，古代的一种礼节，以碎步疾行表示敬意。⑫赤子：婴儿。⑬襁褓：背负幼儿的布带和布兜。⑭召公为太保：太保，古三公之一，位次太傅。周置，为辅弼国君之官。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少，召公任太保，以长老身分监护。⑮周公为太傅：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当国，相继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最终还政成王，天下臻于大治。太傅，三公之一。周代始置，辅弼天子治理天下（国王年幼或缺位时，可以代为管理国家）。⑯太公为太师：太公，即姜太公，姜姓，吕氏，字子牙，一名望，又称太公望，是享誉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曾辅佐文王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时，以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历经文、武、成、康四王，谥号“齐太公”。太师，古三公之最尊者。周置，为辅弼国君之官。孔传：“师，天子所师法。”⑰傅：教导。

【译文】“夏朝天子传了十几世；殷朝天子传了二十多世；周朝天子传了三十多世；秦朝天子传到二世就灭亡了。人的本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治理天下，政治清明而又长久，而秦朝之君却无道又突然灭亡呢？这其中的缘故可想而知。古代的君王，在太子刚出生时，就用礼来教养他，让士人背着太子，有关官员则恭敬肃穆、衣冠整齐，这是拜见上天。经过宫门时就下车步行，经过宗庙时就恭敬地小步疾行，这是孝子之道。所以从太子还是婴孩时，教育就已经进行了。过去，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时，就有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太公（吕尚）做他的太师。保，就是保护太子的身体；傅，就是教导太子道德仁义；师，就是对太子进行教诲训导，这是三公的

职责。”

【原文】于是为置三少^①，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②者也。故乃孩提有识^③，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导习^④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⑤，孝悌博闻有道术者^⑥，以卫翼^⑦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夫习^⑧与正人居^⑨之，不能无正，犹生长楚之乡，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⑩。’

【注释】①三少：三公的副职。亦称三孤。②宴：颜师古注：“宴，谓安居。”王先谦曰：“《新书》‘宴’作‘燕’，于燕居时随事辅导也。”③孩提有识：孩提，幼小；幼年。有识，指能晓事之年。④导习：指导教习。⑤端士：犹端人，正直的人。⑥孝悌博闻有道术者：孝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博闻，多闻；见闻广博。道术，道德学问；文章道德。⑦卫翼：犹辅佐。⑧习：习惯；习惯于。⑨居：相处。⑩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少成则若性也，习惯若自然也。”

【译文】“于是又为太子设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师，他们是平时和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所以太子从幼年开始懂事时起，三公、三少就为其讲明孝、仁、礼、义之理，并对他进行指导教习，赶走心术不正之人，不让太子看到邪恶的行为。因此为他挑选的都是天下正直之士，及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见闻广博且有道德学问的人来辅佐他，让这些人 and 太子居住一处，同出同入。所以太子从生下来，看到的都是端正之事，听到的都是正直之言，所行的都是正确之道，左右前后都是正派之人，这样习惯于和正派的人相处，就不会不端正。这就如同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孔子说：‘自幼形成的习惯好像天性一般，习惯养成久了就好像出于自然一样。’”

【原文】太子既冠^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②，彻膳之宰^③，进善之旌^④，诽谤之木^⑤，敢谏之鼓^⑥。瞽史^⑦诵诗，工诵箴谏^⑧，大夫进谋^⑨，士传民语^⑩。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⑪；化^⑫与心成，故中道^⑬若性。春秋^⑭入学，坐国老^⑮，执酱而亲餽^⑯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⑰（鸾在衡，和在轼），步中^⑱采齐^⑲，趋中肆夏^⑳（乐诗也，步则歌之以中节），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㉑，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注释】①冠：古代男子到成年则举行加冠礼，叫做冠。一般在二十岁。《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郑玄注：“成人矣，敬其名。”②记过之史：记录过失的史官。③彻膳之宰：彻膳，古代遇有灾患变异时，帝王撤减膳食，以示自责。宰，古代官吏的通称。④进善之旌：上古专为进善言的人发表意见而设置的一种标志旗帜。《史记·孝文本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裴驷集解：“应劭曰：‘旌，幡也。尧设之五达之道，令民进善也。’如淳曰：‘欲有进善者，立于旌下言之。’”⑤诽谤之木：供百姓书写政治缺失的表木。⑥敢谏之鼓：即登闻鼓，进谏者所击之鼓。古代帝王为表示听取臣民谏议或冤情，在朝堂外悬鼓，许臣民击鼓上闻。⑦瞽史：乐师与史官的并称。⑧工诵箴谏：工，古代特指乐官。箴谏，规诫劝谏的话；规诫劝谏。⑨大夫进谋：大夫，古职官名。周代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级。后因以大夫为任官职者之称。进谋，进献谋略。⑩士传民语：士，古代诸侯设上士、中士、下士，“士”的地位次于大夫。民语，民间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言语。一般言简意赅，多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⑪切而不愧：颜师古注：“每被切磋，故无大过可耻愧之事。”切，指学行上切磋相正。愧，音溃。惭愧。⑫化：教化，教育。⑬中道：合乎道义。《礼记·中庸》：“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孔颖达疏：“从容闲暇而自中乎道。”⑭春秋：春季与秋季。⑮国老：指告老退职的卿、大夫、士。⑯亲餽：亲自奉进食物。颜师古注：“餽字与饋同。”⑰鸾和：鸾与和，古

代车上的两种铃子。《周礼·夏官·大驭》：“凡驭路仪，以鸾和为节。”郑玄注：“鸾在衡，和在轼，皆以金为铃。”^⑮中：颜师古注：“谓与其节相应也。”^⑯采齐：即采芑，古乐曲名。一说，逸诗名。^⑰趋中肆夏：趋，疾行。肆夏，古乐章名。^⑱庖厨：厨房。《孟子·梁惠王上》：“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译文】“太子举行成年冠礼后，免除了太保、太傅的严格管束，而有了记录其过失的史官，又有负责撤减膳食来进行劝谏的官员，有为进善言者发表意见而设立的旗帜，有供百姓书写其政治缺失的表木，还设有供进谏者进谏所击之鼓。乐师和史官诵读诗进行规劝，乐官诵读规诫来劝谏，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诵民间的言论。良好的习惯和智慧一同增长，所以在切磋学问品行时而无惭愧之事；教化和思想一起形成，所以行为符合道义，如同出自本性一般。太子在春、秋入学时，请国老上坐，手里捧着酱，亲自奉上，这是用来教导天下人子当尽孝道。出行时在车上配以鸾铃、和铃，步行（慢行）时符合《采齐》的节奏，疾行时则合于《肆夏》的节奏，这是用来教导天下之人要有礼节。对于禽兽，见到它们活着，就不忍心杀死它们来吃；听到它们的叫声，就不愿意去吃它们的肉。所以远离厨房，为的是长养内心的恩德，以此表明有仁爱之心。”

【原文】“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①太子有此具^②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③非贵辞让^④也，所上^⑤者告讦^⑥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⑦人，则夷人之三族^⑧也。故（旧无故字。补之）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⑨者谓之诽谤，深计^⑩者谓之妖言^⑪，其视杀人，若刈草菅^⑫。然岂唯胡亥之性恶哉？彼其^⑬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

【注释】①辅翼：辅佐，辅助。②具：道；方法。③固：副词，原来，本来。④贵辞让：贵，崇尚；重视。辞让，谦逊推让。⑤上：通“尚”，崇尚；看重。⑥告讦：责人过失或揭人隐私；告发。⑦劓：音意。割鼻。古代五种酷刑之一。⑧夷人之三族：夷三族，系秦、汉时代之刑名。即凡犯特殊重罪，尤其谋反、谋叛、谋大逆等十恶之罪名者，虽无犯意之联络，但基于政策上之考虑，处以诛灭三族之极刑，以收威吓惩戒之效。夷，诛灭。三族，说法不一，一说谓父母、兄弟、妻子；一说谓父族、母族、妻族；另有一说谓父、子、孙。⑨忠谏：忠心规劝。⑩深计：深入周密的谋划。⑪妖言：秦汉时罪名之一。⑫刈草菅：刈，割取。草菅，草茅。⑬彼其：代词，那，他。

【译文】“夏、商、周三代传国之所以长久，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辅佐太子的方法。而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习俗本来就不崇尚谦逊退让，所崇尚的是揭发别人的隐私；本来就不崇尚礼义，所崇尚的是刑罚。秦始皇让赵高辅佐胡亥，教导他刑狱之事，所学习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灭人三族。所以胡亥今天当上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去射人。把忠心规谏之词说成是诽谤，把深谋远虑的话称为妖言。他把杀人看得就像割草一样。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胡亥天性凶恶吗？那主要是由于赵高教导他的内容不合正理的缘故啊。”

【原文】鄙谚^①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②。’又曰：‘前车覆，后车诫^③。’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④可知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⑤，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悬^⑥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⑦，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⑧之指^⑨，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⑩（贯，习也），则左右而已。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⑪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注释】①鄙谚：俗语。②不习为吏，视已成事：不熟悉做官之事，看看以往官吏所办之事就明白了。习，熟悉；通晓。③诫：戒备，警惕。④已事：往事。⑤机：事物的关键；枢纽。⑥悬：系挂。⑦谕教：晓谕教诲。⑧智谊：智，知识。谊，同“义”，谓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⑨指：旨意；意向。⑩服习积贯：服习，犹习惯。积贯，犹积惯；惯习。⑪得：适宜，得当。

【译文】“俗话说：‘不熟悉做官之事，看看以往官吏所做之事就明白了。’又说：‘前面的车颠覆了，后面的车要引起警惕。’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统治长久的原因，从他们的往事中就可以知晓了。国家存在和灭亡的变化、安定与动乱的关键，其要旨就在这里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太子的贤善，取决于及早进行晓谕教诲和选择辅佐之人。在其思想尚未放开之前，就先进行教导，那么教化就容易成功。使太子明了道德学问、知识德义的要旨，就是教育的力量了。至于养成良好的习惯，则是其辅佐近臣的职责了。因此臣才说，为太子挑选辅佐之人和及早进行晓谕教导是最要紧的事。如果教育得当且辅佐之人正派，那么太子的品行就会端正；太子品行端正，天下也就安定了。”

【原文】若夫^①庆赏以劝善^②，刑罚以惩恶^③，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④，行此之令，信如四时^⑤，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⑥不用哉？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⑦！’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⑧。取舍之极^⑨定于内，而安危之萌^⑩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⑪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⑫，礼义积而民和亲^⑬。故世主^⑭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导之以德教，或毆^⑮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德教洽^⑯而民气^⑰乐；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⑱衰。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

【注释】①若夫：至于。②庆赏以劝善：庆赏，赏赐。劝善，勉励为善。③惩恶：惩治作恶的人。④金石：本指金和美石之属。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⑤四时：四季。⑥岂顾：犹何必。⑦“孔子曰下二句：语出《论语·颜渊篇》。颜师古注：“论语载孔子之言也。言使吾听讼，与众人齐等，然能先以德义化之，使其无讼。”听讼，听理诉讼；审案。犹人，和别人一样。⑧审取舍：审，明白，清楚。取舍，择用与弃置。⑨极：中正的准则。⑩萌：刚刚显露的发展趋势或情况；开端。⑪积渐：逐渐形成。⑫怨背：因怨恨而背离。⑬和亲：和睦相亲。⑭世主：国君。⑮馭：“驱”的古字，驾馭；驱使。⑯洽：周遍；广博。⑰民气：指民众的精神。⑱民风：民间的风尚。

【译文】“至于用奖赏来勉励行善的人，用刑罚来惩戒作恶的人，先王秉持这样的政策方略，坚定不移如同金石；施行这样的法令，就像四季交替般准确而有信；依此秉公办事，如同天地般无私，何必废弃不用呢？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同别人一样，（应推行仁义）一定要使讼案不再发生啊！’为君主出谋划策的人，没有比先弄明白择用和弃置的内容更重要的了。取舍的准则，决定于朝廷，而安危的萌芽就会在天下表现出来了。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安定的，危亡也不是一天就会危亡的，这都是逐渐积累形成的，因此不能不明察呀！君主所积累的，在于他的取舍。用礼法道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积累多了人民就会因怨恨而背离，礼义积累多了人民就会和睦亲爱。所以，国君希望人民善良的愿望是相同的，但用来使人民善良的办法常常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来引导，德教就会周遍天下，民众的精神也会感到欢乐；用法令来驱使，法令用到了极点，民风就会显出哀怨。哀怨欢乐的感受，便是祸福的应证。”

【原文】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

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无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①洽，禽兽草木广裕^②，德被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无一有，而怨毒^③盈于世，人憎恶之如仇讎^④，祸几及身^⑤，子孙诛绝^⑥，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⑦邪！”“人之言曰：‘听言^⑧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⑨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⑩之也？”

【注释】①德泽：恩德，恩惠。②广裕：繁庶。③怨毒：怨恨，仇恨。④仇讎：仇人；冤家对头。⑤及身：亲身受到。⑥诛绝：诛灭；灭绝。⑦明效大验：明效，明显的效果。验，效验，效果。⑧听言：谓听取谏劝之言。⑨礼谊：礼义。礼法道义。⑩观：显示。

【译文】“秦朝皇帝想尊奉宗庙而安定子孙的愿望，与商汤、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周武王光大了他们的德行，传承了六、七百年而不失天下；秦朝统治天下，十多年就败亡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因商汤、周武王能审慎地决定政令的取舍，而秦皇在决定取舍时不够慎重。天下好比一个大的器物，如今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稳处就安稳，放在危险处就危险。治理天下的道理和放置器物没有什么差别，就看天子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商汤、周武王把天下放在仁义道德、礼乐教化上，于是恩德广被，禽兽繁衍，草木茂盛，德行覆荫子孙几十世，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始皇把天下放置于法令刑罚上，一点恩泽都没有，于是怨恨充满世间，人们憎恨他如仇敌一般，祸害差一点殃及自身，子孙被诛杀灭绝，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谁是谁非这就清楚地得到呈现和验证了啊！人们说：‘听取意见的办法，必须用事实来检验其是否可行，’

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说了。’当今有人说礼义的作用不如法令，教化的成效不如刑罚。君主为何不援引殷商、周朝和秦朝的史实给他看呢？”

【原文】人主之尊譬如堂^①，群臣如陛^②，众庶^③如地。古者圣王制为等列^④，内有公卿^⑤、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⑥，等级分明，而天子加^⑦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谚曰：‘欲投鼠，忌器^⑧。’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贵臣^⑨之近主乎！廉耻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⑩。是以黥劓之辜^⑪，不及大夫，顾^⑫其离主上不远也。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⑬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体貌^⑭大臣，而厉其节^⑮也。”“今自王侯三公^⑯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⑰而礼之，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⑱也，而今与众庶同黥劓髡别笞僇弃市^⑲之法，然则堂不无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⑳乎？廉耻不行^㉑，大臣无乃^㉒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㉓无耻之心乎？

【注释】①堂：建于高台基之上的厅房。古时，整幢房子建筑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基上。前面是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的地方，不住人；堂后面是室，住人。②陛：台阶。③众庶：百姓。④等列：等级品位。⑤公卿：三公九卿的简称。⑥公侯伯子男：即五等爵位。天子以下，公爵最大，公爵以下依次为侯爵、伯爵、子爵、男爵。⑦加：超过。⑧投鼠忌器：想投掷东西打老鼠，又怕打坏了旁边的器物。比喻欲除害而有所顾忌。⑨贵臣：本指公卿大夫位高的家臣，后泛指显贵的大臣。⑩戮辱：受刑被辱。⑪黥劓之辜：黥劓，古代刑罚名。黥，墨刑，即刺字于被刑者的面额上，染以黑色，作为处罚的标志。“辜”同“罪”。⑫顾：《汉书·贾谊传》原文作“以”。⑬刑戮：受刑罚或被处死。⑭体貌：谓以礼相待；敬重。体，通“礼”。⑮厉其节：指激励其节操。⑯王侯三公：王侯，多指王爵与侯爵，或泛指显贵者。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

为三公。⑮改容：改变仪容；动容。⑯伯父伯舅：伯父，周王朝对同姓诸侯的称呼。伯舅，周王朝对异姓诸侯的称呼。⑰髡劓答儻弃市：髡，古代剃发之刑。劓，音月，砍掉脚或脚趾，古代酷刑之一。答，古代的一种刑罚。用荆条或竹板敲打臀、腿或背，为五刑之一。儻，古代刑罚之一。弃市，本指受刑罚的人皆在街头示众，民众共同鄙弃之，后以“弃市”专指死刑。⑱泰迫：泰，太；过甚。迫，逼近；接近。颜师古注：“迫，迫天子也。”⑳不行：不施行。㉑无乃：相当于“莫非”“恐怕是”，表示委婉测度的语气。㉒徒隶：刑徒奴隶，服劳役的犯人。

【译文】“君主的尊贵譬如厅堂，群臣就像是台阶，百姓就像是平地。古代圣王制定等级，朝廷有公、卿、大夫、士，地方封国有公、侯、伯、子、男，等级明确，而天子超越所有之上，所以他的尊贵是别人不能达到的。俗语说：‘想投掷东西打老鼠，又怕打坏了旁边的器物。’（因为老鼠靠近器物）人们尚且怕损坏器物而不敢扔东西打它，何况显贵之臣离君主那样近呢？廉耻礼节是用来约束君子的，所以君主有赐大臣自杀的做法而不会让其受刑被辱。因此在脸上刺字涂墨、割去鼻子的刑罚不用于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君主的得宠之臣，即使有时犯了过错，受刑或被处死的惩罚也不施加在他身上，这是尊重君主的原故，也是为了敬重大臣，激励他们的节操。如今从王侯三公等高级官员，都是天子需要敬重并以礼相待之人，他们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今却让他们和一般百姓同样遭受刺面、割鼻、剃发、砍脚、鞭挞、辱骂、斩首示众等刑法，那么‘厅堂’不是等于没有‘台阶’了吗？被受刑侮辱的人，不是太迫近天子了吗？廉耻不被施行，大臣恐怕是会手握重权，而高官却会怀有囚徒那样的无耻之心了吧！”

【原文】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①之可也，赐之死^②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③之，系縲^④之，输之司寇^⑤，编之徒官^⑥，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⑦之，殆^⑧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

尝宠^⑨，死而死耳，贱人^⑩安得如此而顿辱^⑪之哉！故主上遇^⑫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⑬也；如遇官徒^⑭，彼将官徒自为也。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⑮，跪而自裁^⑯，上不使人摔抑^⑰而刑之也，曰：‘子大夫^⑱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

【注释】①退：罢黜；贬退。②赐之死：即赐死，君主命令臣下自杀。③束缚：捆绑。④系縲：捆绑。縲，古同“继”，缚罪人的绳索。颜师古注：“谓以长绳系之也。”⑤输之司寇：输，转送。司寇，官名，夏殷已有之，周为六卿之一，曰秋官大司寇，掌管刑狱、纠察等事。王念孙曰：“此及下两‘司寇’，皆当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⑥编之徒官：编，收列；列入。徒官，犹役吏。⑦詈骂而榜笞：詈骂，骂，用恶语侮辱人。榜笞，鞭笞拷打。⑧殆：大概；几乎。⑨宠：尊崇。⑩贱人：地位低下的人。⑪顿辱：谓揪头顿地使受辱。⑫遇：对待。⑬自为：看待自己。⑭官徒：官府的徒隶。⑮闻命则北面再拜：闻命，接受命令。北面，面向北，古礼，臣拜君，卑幼拜尊长，皆面向北行礼，因而居臣下、晚辈之位曰“北面”。再拜，拜了又拜，表示恭敬，古代的一种礼节。⑯自裁：自杀。⑰摔抑：揪住往下按。颜师古注：“摔，持头发也。抑，谓按之也。”⑱子大夫：国君对大夫、士或臣下的美称。

【译文】“现在大臣有了过错，皇帝下令罢免他可以，贬退他可以，赐他自杀可以，灭其家族也可以。至于将其捆绑起来，转送到掌管刑徒的官府，编在徒官的管辖之下，主管刑徒的小吏对他辱骂鞭打，这大概不是应该让百姓看到的吧。天子曾经敬重、民众曾经尊崇的人。死就死吧，卑贱之人怎能如此侮辱他呢？所以君主对待他的大臣，如果像对待犬马一样，那大臣也将以犬马来看待自己；如果像对待官府的徒隶一样，那大臣也将以官府的徒隶来看待自己。所以古时候礼仪不涉及平民，刑罚不施加于大夫，这样做是为了激励宠臣的节操。那些犯了重

大罪行的人，接到命令就面朝北方拜了又拜，然后跪下自杀。君主不派人去揪住他的头发接着他的头斩下首级，而说：‘这是大夫您自己有罪呀！我对待您是有礼的。’”

【原文】遇之有礼，故群臣自熹^①；婴^②以廉耻，故人矜以节行^③。上设^④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为人臣者，利不苟就^⑤，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⑥；守圉捍敌^⑦之臣，诚死城郭封疆^⑧。故曰‘圣人有金城^⑨’者。比物此志也（比，谓比方。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于金城）。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⑩而忘利，守节而仗义^⑪，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⑫。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⑬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⑭（彼，亡国也），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注释】①自熹：即自喜，自己爱好。颜师古注：“喜，好也，好为志气也。”②婴：颜师古注：“婴，加也。”③矜以节行：矜，注重；崇尚。节行，节操品行。④设：施用。⑤苟就：苟，随便；马虎。就，谋求；求取。⑥君上：即君主。⑦守圉捍敌：守圉，同“守御”，防守；防御。捍，抵御；抵抗。⑧城郭封疆：城郭，城墙。城指内城的墙，郭指外城的墙。亦泛指城市。封疆，指边疆。⑨金城：指坚固的城。⑩顾行：顾全德行。⑪守节而仗义：守节，坚守节操。仗义，主持正义。⑫六尺之孤：指未成年的孤儿。《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邢昺疏引郑玄注：“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⑬丧：丧失；失去。⑭顾彼之久行：颜师古注曰：“顾，反也。久谓久行之也。言何不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无阶级之事。”

【译文】“君主对待臣下有礼，所以群臣就会自我勉励；以廉耻约

束臣子，所以人们就会重视节操品行。君主用廉耻礼义来对待他的臣子，而臣子却不用节操品行回报君主，那他就不是人了。所以做臣子的，见到利益不随便谋取，见到危害不随便逃避，只按照道义而行事。君主施行这种教化，所以父兄（宗族）之臣，就会忠诚地为维护宗庙而死；司法之臣，就会忠诚地为国家社稷而死；辅佐之臣，就会忠诚地为君主而死；守边抗敌之臣，就会忠诚地为守护城邑边疆而死。所以说‘圣人有固若金汤的城池’，以此来比喻众臣的这种意志。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死，所以我必须与他同生；人家尚且愿意为我而亡，所以我必须与他共存；人家尚且愿意为我遭受危险，所以我必须和他都得到安全。大臣们都只顾全德行而忘却私利，坚守节操而主持正义，所以君主可以托付给他们不加约束的权力，可以托付给他们尚未成年的太子。这都是激励臣子们的廉耻、施行礼义所达到的，这样做君主又失去了什么呢？这样的事不去做，却反而长期实行戮辱大臣的做法。因此说，可为之深深叹息的，就是这件事啊！”

【原文】爰盎^①，字丝，楚人也。孝文时，为中郎将^②。从霸陵^③，上欲西驰下峻阪^④，盎揽辔^⑤。上曰：“将军怯^⑥邪？”盎曰：“臣闻千金子不垂堂^⑦，百金子不骑衡^⑧（骑，倚也），圣主不乘危^⑨，不徼幸^⑩。今陛下骋六飞^⑪（六马之疾若飞也），驰不测山，有如^⑫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柰高庙太后^⑬何？”上乃止。

【注释】①爰盎：字丝，西汉楚人。汉文帝时，因数次直谏，被调任陇西都尉，后迁徙做吴相，吴王优厚相待。在“七国之乱”时，曾奏请斩晁错以平众怒。七国之乱平定后，封太常。后因反对景帝立梁王刘武为储君，遭到梁王忌恨，被梁王派来的刺客所杀。②中郎将：官名。秦置，汉沿用。担任宫中护卫、侍从。属郎中令。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署长官称中郎将，省称中郎。③霸陵：即灞陵，汉文帝陵名。④峻阪：陡坡。⑤揽辔：挽住马缰。⑥怯：害怕。⑦千

金子不垂堂：千金子，富贵人家的子弟；家累千金的人。垂堂，靠近堂屋檐下，因檐瓦坠落可能伤人，故以此喻危险的境地。颜师古注：“言富人之子则自爱也。垂堂，谓坐堂外边，恐坠堕也。”⑧骑衡：如淳曰：“骑，倚也。衡，楼殿边栏杆也。”⑨乘危：登上或踏上危险之地，犹言冒险。⑩徼幸：徼，通“侥”，希望获得意外成功；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得到成功或免去灾害。⑪骋六飞：骋，放纵，放任。六飞，古代皇帝的车驾六马，疾行如飞，故名。⑫有如：如果，假如。⑬高庙、太后：高庙，指汉高祖刘邦。太后，指文帝之母薄太后。

【译文】爰盎，字丝，楚国人。孝文帝时任中郎将。曾跟随文帝到霸陵，文帝想要从西边的陡坡上纵马奔驰而下，爰盎挽住马缰绳，文帝说：“将军害怕吗？”爰盎说：“臣听说家有千金的人，坐卧不在屋檐下（怕被屋瓦掉下打伤）；家有百金的人不倚靠楼台的栏杆；圣明的君主不冒险，不存侥幸心理。现在陛下要放纵驾车的六匹马，从高坡上奔驰下来，如果马受惊而车驾毁坏，陛下纵然看轻自己，又怎么对得起高祖和太后呢？”文帝这才停止。

【原文】上幸上林^①，皇后、慎夫人^②从。其在禁中^③，常同坐。及坐郎署^④，盎却^⑤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⑥之。则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⑦所以祸之。独不见‘人豕^⑧’乎（戚夫人也）？”于是上乃悦，入语慎夫人。夫人赐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⑨，调^⑩为陇西都尉^⑪（调，选也）。仁爱士卒，皆争为死。

【注释】①幸上林：幸，封建时代称帝王亲临。上林，即上林苑，古宫苑名。②皇后、慎夫人从：皇后，指窦皇后（？—公元前135年），名漪，清河郡（今河北清河）人，出身良家，吕后时被选入宫中。后赐予代王刘恒（文帝），生有一

群书治要译注

女刘嫖，和刘启（景帝）、刘武（梁孝王）两子。武帝建元六年卒。慎夫人，邯郸人，生卒年、家世不详，汉文帝宠妾。有美色，能歌舞，擅鼓瑟，终无子嗣。③禁中：指帝王所居宫内。汉蔡邕《独断》卷上：“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④郎署：汉唐时宿卫侍从官的公署。苏林曰：“郎署，上林中直卫之署也。”如淳曰：“盎时为中郎将，天子幸署，豫设供帐待之。”⑤却：颜师古注：“却谓退而卑之也。坐音材卧反。”⑥幸：宠爱。⑦适：正好，恰巧。⑧人豕：即人彘。汉高祖宠幸戚夫人，高祖死，吕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名曰“人彘”。事见《史记·吕太后本纪》。⑨居中：谓居官朝中。⑩调：选调；迁转。⑪都尉：官名。战国时始置。

【译文】文帝驾临上林苑，窦皇后和慎夫人随从。她们在宫中时，经常同席而坐。等到了郎署就座时，爰盎把慎夫人的座位推后了一些，慎夫人生气，不肯就坐。文帝也生了气，站起来。爰盎借机上前劝说：“臣听说尊卑要有次序，上下才能和睦。如今陛下已经册立了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妃，妾和主上怎么可以同席而坐呢？况且陛下宠爱慎夫人，就多多地赏赐她。陛下用来宠爱慎夫人的做法，恰好会因此给她带来灾祸。难道陛下没有看到‘人豕’吗？”于是文帝这才高兴，入内把爰盎的话告诉了慎夫人。慎夫人赐给爰盎黄金五十斤。然而爰盎也因为多次直言进谏，不能长期居官朝中，被调任为陇西都尉。他对兵士宽仁慈爱，兵士们都争着为他效死。

【原文】晁错^①，颍川^②人也，以文学为太子家令^③。是时匈奴强，数寇边^④，上发兵以御之。错上言兵事^⑤，曰：“臣闻兵法有必胜之将，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⑥，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⑦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⑧，三曰器用^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⑩车之水，山林积石^⑪，经川丘阜^⑫，草木所在，此步兵^⑬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⑭。土山丘陵，曼衍相属^⑮，平原广野，此车骑之

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⑮，川谷居间^⑯，仰高临下^⑰，此弓弩之地也，短兵^⑱百不当一。两阵^⑳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㉑之地也，剑楯^㉒三不当一。

【注释】①晁错：公元前200年出生，卒于公元前154年，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文帝时，以文学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贤文学。后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②颍川：郡名。秦王政十七年置，以颍水得名。③太子家令：官名，太子家总管。秦属詹事，西汉同，掌仓谷饮食。东汉改属太子少傅。④寇边：侵犯边境。⑤上言兵事：即《言兵事书》。上言，进呈言辞。⑥功名：功业和名声。⑦合刃：犹交锋。颜师古注：“合刃，谓交兵。”⑧卒服习：卒，步兵。后泛指士兵。服习，谓习熟武艺。⑨器用：此指武器。⑩渐：淹没；浸泡。颜师古注：“渐读曰濺，谓浸也。”⑪积石：指积聚在一起的石块。⑫经川丘阜：经川，流动不息的河川。颜师古注：“经川，常流之水也。”丘阜，山丘；土山。⑬步兵：徒步作战的士兵。⑭车骑二不当一：车骑，战车战马。犹今之骑兵。当，抵敌；抵挡。⑮曼衍相属：曼衍，连绵不绝。颜师古注：“曼衍，犹联延也。”相属，相接连；相继。⑯平陵相远：平陵，平地和丘陵。远，颜师古注：“远，离也。”⑰川谷居间：川谷，河流或河谷。居间，在其间。⑱仰高临下：意谓居高临下，处在高处，俯临下方。多形容处于有利的地位。⑲短兵：持短兵器的士兵。⑳阵：阵地。㉑长戟：古兵器名。长柄的戟。㉒楯：同“盾”，盾牌。

【译文】晁错，颍川人，（文帝时）因为通晓文献典籍，任太子家令。当时，匈奴势力强大，多次侵犯边境，文帝发兵抵抗。晁错上书谈论兵事说：“臣听兵法上说‘要有必胜的将领’。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业，取决于良将，不能不加以选择。臣又听说用兵，临战交锋最要紧的有三件事：一是占据有利地形，二是士兵训练有素，三是武器精良。兵法上说：一丈五尺宽的沟渠，能漫过战车的水流，乱石堆积的山林，

流动不息的河川，起伏的山丘，草木从生之地，这都是适宜步兵作战的地形，两个骑兵也抵挡不过一个步兵。土山丘陵，绵延相连，平坦空旷的原野，这是适宜骑兵作战的地形，十个步兵也抵不过一个骑兵。平地与丘陵相分离，又有河谷在其间，居高临下，这是适宜使用弓弩的地形，一百个持短兵器的士兵也抵不过一个弓弩兵。敌我双方的阵地相距很近，地势平坦，没有深草阻碍，军队可向前进也可后退，这是适宜用长戟作战的地形，三个持剑盾的士兵也抵不过一个拿长戟的士兵。”

【原文】萑苇竹萧^①，草木蒙茏^②，支叶^③茂接，此矛铤^④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⑤，险厄相薄^⑥，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⑦，卒不服习，起居^⑧不精，动静不集^⑨，趋利^⑩弗及，避难不毕^⑪，前击后解^⑫，与金鼓^⑬之音相失，此不习勒卒^⑭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⑮，与空手同；甲不坚密^⑯，与袒裼^⑰同（袒裼，肉袒）；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⑱同；中不能入，与无镞^⑲同。此将不省兵^⑳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㉑不利，以其卒予^㉒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与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四者^㉓，兵之至要也。’”

【注释】①萑苇竹萧：萑苇，两种芦类植物，蒹长成后为萑，葭长成后为苇。萧，蒿类植物的一种，即艾蒿。②蒙茏：覆蔽貌；草木茂密貌。③支叶：树枝和叶子。④矛铤：矛，我国古代的主要兵器，在长柄上装以矛头，用于刺杀，殷周时矛头用青铜制成，至汉代盛行铁矛。铤，铁柄小矛。⑤曲道相伏：曲道，曲折的小路。伏，隐藏；埋伏。⑥险厄相薄：险厄，指险要阻塞之地。相薄，相迫近。⑦选练：选拔训练。⑧起居：起立与蹲下，指操练动作。⑨动静不集：动静，偏指行动；动作。不集，不齐，不一致。颜师古注：“集，齐也。”⑩趋利：求胜；取胜。⑪避难不毕：避难，谓避开困难。毕，迅捷。⑫解：通“懈”，松散；

懈怠。⑬金鼓：四金和六鼓。四金指鐃、镯、铙、铎。六鼓指雷鼓、灵鼓、路鼓、鼙鼓、鞀鼓、晋鼓。金鼓用以节声乐，和军旅，正田役。颜师古注：“鼓所以进众，金所以止众也。”⑭勒卒：部署、操练士卒。⑮兵不完利：兵，兵器。完利，指坚固锋利。⑯甲不坚密：甲，用皮革、金属等制成的护身服。坚密，坚固致密。⑰袒裼：脱去上衣，裸露肢体。⑱矢：即箭，以木或竹制成。⑲镞：箭头。⑳省兵：颜师古注：“省，视也。”王先谦曰：“兵谓器械。”㉑器械：指武器。㉒予：给与。㉓四者：《汉书·晁错传》原文作“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

【译文】“芦苇竹林蒿草丛生，草木茂密，枝叶相连，这是适合持矛铍士兵作战的地形，两个持长戟的士兵也抵不过一个持矛铍的士兵。道路曲折，十分隐蔽，险阻之地交错，这是适宜持剑盾的士兵作战的地形，三个弓弩兵也抵不过一个持剑盾的士兵。士兵不经过选拔训练，士卒不习熟武艺，操练动作不熟练，行动不一致；取胜的战机不能及时把握，躲离危难不迅捷；前锋部队奋力进攻，后续部队却松散懈怠，和金鼓的号令相违背。这是将领不熟悉训练部队的过错，一百个这样的士兵也抵不过十个精兵。兵器不坚固锋利，就和空着手一样；甲胄不坚实致密，就和袒胸露体一样；弓弩射程不远，就和短兵器一样；射箭不能中的，就和没有箭一样；射中了却不能深入，就和没有箭头一样。这些都是将领不检查兵器的过失，五个这样的士兵也抵不过一个装备精良的士兵。所以兵法上讲，武器不精良，就是把兵卒送给敌人；士兵不能打仗，就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就是把君主送给敌人）；君主不选择将领，就是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点，是战争的关键啊！”

【原文】“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①，险易异备^②’。夫卑身^③以事强，小国之形^④也；合小以攻大，敌国^⑤之形也；以蛮夷^⑥攻蛮夷，

中国^⑦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艺^⑧，与中国异。上下山阪^⑨，出入溪涧^⑩，中国之马弗与^⑪也；险道倾侧^⑫，且驰且射^⑬，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⑭，饥渴不困^⑮，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⑯也。

【注释】①异势：形势或态势不同。②险易异备：险易，险阻与平坦。异备，措施或防备不同。③卑身：犹言屈身、伏身。④形：情况；样子。⑤敌国：地位或势力相等的国家。⑥蛮夷：亦作“蛮彝”，古代对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⑦中国：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泛指中原地区。此指汉朝。⑧伎艺：技艺，指手艺或艺术表演等。⑨山阪：即山坡。⑩溪涧：指两山之间的河沟。⑪弗与：不如。颜师古注：“与犹如。”⑫倾侧：崎岖不平。⑬且驰且射：且，约相当于“又……又……”。驰，车马疾行，奔驰。射，射箭。⑭罢劳：疲劳；疲惫。⑮困：阻碍。⑯长技：擅长的本领。

【译文】“臣又听说，小国和大国的情况不同，强国和弱国的形势有异，险阻和平坦之地的防备不同。屈身事奉强国，这是小国的形势；联合小国来攻打大国，这是势均力敌之国的形势；用蛮夷去攻打蛮夷，这是中原之国的形势。如今匈奴的地形、技艺与中国不同。上下山坡，出入溪涧，中国的战马不如他们；道路险要，崎岖不平，又奔驰又射箭，中国的骑兵不如他们；经受风雨，不怕疲劳，忍饥耐渴，中国之人不如他们。这些都是匈奴擅长的地方。”

【原文】若夫平原易地^①，轻车突骑^②，则匈奴之众易挠乱^③也；劲弩长戟，射疏^④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⑤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⑥，游弩往来^⑦，什伍^⑧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驍发^⑨，矢道同的^⑩（材官，骑射之官也。射者驍发，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则匈奴之革笥木荐^⑪（革笥，以皮作，如铠也。木荐，以木板作，如楯）弗能

支^⑫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⑬，则匈奴之足弗能给^⑭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注释】①易地：平地。②轻车突骑：轻车，古代兵种名，士兵均驾车作战，故名。突骑，用于冲锋陷阵的精锐骑兵。颜师古注：“突骑，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③挠乱：扰乱，搅乱。④疏：颜师古注：“疏亦阔远也。”⑤格：抗拒，抵御。⑥相杂：相间；交相混杂。⑦往来：来去，往返。⑧什伍：古代军队编制，五人为伍，十人为什，称什伍。⑨材官驍发：材官，武卒或供差遣的低级武职。颜师古注：“材官，有材力者。”驍发，发射良箭。驍，通“菡”，好箭。颜师古注：“驍谓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传》作菡字，其音同耳……驍发，发驍矢以射也。”⑩矢道同的：矢道，箭飞行的路线。的，箭靶的中心。⑪革笥木荐：革笥，皮革制成的甲冑。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铠者被之。”木荐，木板制的防御武器，形如盾。⑫支：抗拒。⑬去就相薄：去就，离去或接近。相薄，相搏击。⑭给：连及。颜师古注：“给，谓相连及。”

【译文】“至于在原野平地，用轻车突骑来冲击敌人，那匈奴的兵众就容易被打乱；强劲的弓弩射得远，长戟刺得远，那匈奴的弓箭是不能抵御的；坚实的甲冑、锋利的刀剑，长短兵器交错使用，游移的弓弩来去莫测，列队的士兵一拥上前，那匈奴的兵士就不能抵挡了；能骑射的武官发射良箭，准确地射中同一目标，那匈奴的皮制铠甲和木板盾牌，就不能抵御了；下了马在地上格斗，剑戟相交，来去搏击，那匈奴脚步的移动应变是跟不上的。这些都是中国擅长的地方。由此看来，匈奴所擅长的地方有三处，中国所擅长的地方有五处，陛下又发动了几十万人的军队，来讨伐几万兵马的匈奴，按兵力多少来计算，就是‘以一击十’胜券在握的办法啊。”

【原文】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①之间耳。夫以人死争胜，跌而不振^②（蹉跌不可复起），则悔之无及^③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④。今降胡义渠蛮夷^⑤之属，来归谊^⑥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⑦，劲弓利矢^⑧，益以边郡之良骑^⑨，令明将能知者习俗^⑩、和辑^⑪其心者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⑫，则以轻车材官^⑬制之。两军相表里^⑭，各用其长技，衡^⑮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注释】①俯仰：亦作“俯印”，形容时间短暂。②跌而不振：跌。失足。颜师古注：“跌，足失据也。”振，奋起；振作。③无及：来不及。④万全：万无一失；绝对安全。⑤胡义渠蛮夷：胡，古代称北方和西方的民族如匈奴等为胡。对西域诸国，汉、魏、晋、南北朝人皆称曰胡（包括印度、波斯、大秦等），唐人对印度则不称胡。义渠，古代民族名，西戎之一，也作“仪渠”，分布于岐山、泾水、漆水以北今甘肃庆阳及泾川一带。蛮夷，亦作“蛮彝”，古代对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⑥归谊：归义，归附正义。⑦絮衣：绵衣。⑧利矢：锋利的箭。⑨益以边郡之良骑：益，增加。边郡，靠近边境的郡邑。良骑，良马。⑩令明将能知者习俗：《汉书·晁错传》原文作“令明将能知其习俗”。明将，良将，贤明的将领。⑪和辑：和睦团结。⑫通道：大路，畅通之路。⑬材官：秦汉始置的一种地方预备兵兵种。⑭相表里：即“相为表里”，谓内外互相配合，共为一体。⑮衡：颜师古注：“衡即横耳。”

【译文】“即使如此，但兵器，毕竟是凶器；战争，总是危险的事。（战争中）势力大的变成势力小的、强盛的变为衰弱的，只在俯仰之间啊！以死亡为代价去争取胜利，一旦失败就难以东山再起，那么后悔就来不及了。帝王的策略，要有万无一失的考虑。现今投降的胡人、义渠、蛮夷之辈，前来归附汉朝的有数千人，他们的饮食习惯和擅长的本领与匈奴相同，可以赐给他们坚实的铠甲和棉衣，以及强劲的弓弩和

利箭，增加边境地区的良马，派遣能熟知他们习俗、使他们和睦团结的贤明将领来统率。如果地势险要，可用这支兵力去抵御匈奴；在平原通畅的大道上，就可用轻车、材官来对付匈奴。两支军队内外互相配合，共为一体，各自使用其擅长的本领，再加上兵力众多，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办法啊。”

【原文】文帝嘉^①之，乃赐错玺书^②宠荅^③焉。错复言守边^④备塞、劝农力本^⑤，当世急务二事，曰：“臣窃闻秦时，北攻胡貉^⑥，筑塞河上，南攻扬粤^⑦（扬州之南越也），置戍卒^⑧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⑨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⑩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⑪，屯则卒积死^⑫。夫胡貉之地，积阴^⑬之处也，其性能寒^⑭；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僨^⑮于道（僨，仆也），秦民见行，如往弃市^⑯，因以谪发^⑰之，名曰‘谪戍^⑱’。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

【注释】①嘉：嘉许。②玺书：秦以后专指皇帝的诏书。③宠荅：荅，通“答”，指皇帝对臣下有嘉许之意的答复。④守边：守卫边境。⑤劝农力本：劝农，鼓励农耕。力本，谓致力于农业生产。古代以农为本，故称。⑥胡貉：亦作“胡貊”，古代称北方各民族。⑦扬粤：即扬越，我国古族名，百越的一支，战国至魏晋时为对越人的泛称。⑧戍卒：戍守边疆的士兵。⑨贪戾：贪婪暴戾。⑩且夫：犹况且，承接上文，表示更进一步的语气。⑪禽：“擒”的古字，俘获，被俘，制伏。⑫积死：病死。积，通“渍”，疾病。⑬积阴：指酷寒之气。⑭其性能寒：性，身体；体质。能寒，耐得寒冷。⑮僨：音愤。倒覆；僵仆。服虔曰：“僨，仆也。”⑯弃市：《礼记·王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本指受刑罚的人皆在街头示众，民众共同鄙弃之，后以“弃市”专指死刑。⑰谪发：贬谪并发配。⑱谪戍：因罪而被遣送至边远地方，担任守卫。

【译文】文帝对晁错的奏疏很赞赏，于是赐给他诏书，以尊崇的语气给予了答复。晁错又上书论述守边备塞、劝农务本，这是当代急需办的两件事。他说：“臣私下听说秦朝时，向北攻打胡貉，在黄河边上修筑要塞，又向南进攻扬越，在那里设置了戍守的士兵。秦朝发兵攻打胡貉、扬越的原因，不是为了保卫边境、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是贪婪暴虐，想要扩大疆土，因此功业未成而天下大乱。况且发兵却不知道对方的形势，一旦交战就会被人俘获，驻军留守则会染病死亡。胡貉之地，是酷寒之处，他们的身体能耐得住寒冷；扬越之地，少阴多阳，他们的体质能耐得住酷暑。秦朝驻防的士卒不能适应那里的水土，戍守者死在边陲，运输给养的人死在路上。秦朝的百姓看待前去戍守边疆，就如同前往刑场一样，于是官府就用犯罪之人发配戍边，称作‘谪戍’。这种发配没有正当理由，被发配的人十分怨恨，都有了背叛之意。”

【原文】凡民守战^①至死，而不降北^②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③，则有拜爵^④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⑥，赴汤火^⑦，视死如生^⑧。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⑨之害，而无铢两^⑩之报，死事^⑪之后，不得一算之复^⑫，天下明知其祸烈及己也。陈胜^⑬行戍^⑭，至于大泽^⑮，为天下先唱^⑯，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⑰而行之敝也。

【注释】①守战：防守与进攻。②降北：投降败逃。③守固：防守得牢固。④拜爵：封授官爵。⑤财卤：掳掠的财物。卤，通“掳”。⑥蒙矢石：蒙，冒着；顶着。矢石，箭和垒石，古时守城的武器。⑦赴汤火：即赴汤蹈火，敢于投入沸水，跳进烈火。比喻不避艰险。⑧视死如生：亦作“视死若生”，把死去看做活着一样，形容不怕死。⑨万死：死一万次，形容冒生命危险。⑩铢两：一铢一两。比喻微小。⑪死事：指死于国事。⑫不得一算之复：算，指征税计钱多少的单

位，一算为百二十钱。复，谓免除徭役或赋税。⑬陈胜：字涉，楚国阳城县（今河南登封东南）人。秦朝末年反秦义军的首领之一。⑭行戍，赴戍役。⑮大泽：即大泽乡，古地名，在今安徽宿县南蕲县集西的小刘村。⑯先唱：率先倡导。⑰威劫：威逼，胁迫。

【译文】“大凡百姓在防守作战中宁死而不投降的原因，都是有所考虑才这么做的。因为作战胜利或防守坚固，就会有封授官爵的奖励；攻下城池而大肆杀戮，就会得到所掠夺的财物，从而使自己家庭富足。所以能让他们的士兵冒着飞箭乱石，赴汤蹈火，视死若生。这些被秦朝征发的士卒，有出生入死的危险，却没有丝毫报偿，为国捐躯后，竟不能减免一算的赋税，天下百姓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大祸临头。陈胜前去服戍役，走到大泽乡时，首先揭竿起义，天下跟随他起义的人如流水一般。这是秦朝用威逼手段强迫征发百姓的害处。”

【原文】胡人衣食之业，不着于地，其势易扰乱边境，如飞鸟走兽放于广野，美草甘水^①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②，时至时去，此胡人生业^③，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④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⑤于塞下^⑥，或当燕代^⑦，或当上郡、北地^⑧、陇西，以候备^⑨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⑩至，胡又已去。聚不罢^⑪，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⑫，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注释】①甘水：质味美好的水。②转徙：辗转迁移。③生业：犹生涯；生活。④南亩：谓农田。南坡向阳，利于农作物生长，古人田土多向南开辟，故称。⑤行猎：游猎；打猎。⑥塞下：边塞附近，亦泛指北方边境地区。⑦当燕代：当，介词，相当于“在”。燕代，战国时燕国、代国所在地。泛指今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地区。⑧上郡、北地：上郡，秦初三十六郡之一，郡治肤施县（在今

陕西榆林市南)。两汉沿置，郡治未变。北地，郡名，秦初三十六郡之一。郡治义渠县（在今甘肃庆阳市西南），辖地约在今陕西、甘肃、宁夏一带。⑨备：防备；戒备。⑩才：刚刚。⑪罢：返回。⑫连年：接连多年。

【译文】“胡人衣食的生产来源，并不依附于土地，他们这种形势就容易扰乱边境。胡人如同飞鸟走兽放之于旷野，哪里有肥美的水草就停在哪里，等水、草用尽就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由此观之，往来迁徙，时来时去，这就是胡人的生活，也是导致中国荒废农业的原因。如今使得胡人可以在边塞附近的许多地方往来放牧打猎，有时在燕国、代国，有时在上郡、北地、陇西，借机窥伺守边士兵的情况，兵少时就来侵犯。陛下若不救援，那边地的百姓就会绝望而产生投敌之心。往边境发兵少则不足以拒敌，若多派兵，则军队刚到边远的郡县，匈奴就已经离开了。军队聚集在那里不撤走，花费就会很大；撤走军队，则胡人又来侵犯。这样连续多年，中国就会贫穷困苦而百姓也不得安宁。”

【原文】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①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②，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③，先为室屋，具田器^④，乃募^⑤罪人令居之；不足，募以丁^⑥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⑦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与冬夏衣、禀食^⑧，能自给而止。其无夫若^⑨妻者，县官买与之。人情非有匹敌^⑩，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⑪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与之^⑫（谓胡人驱收，中国能夺得之者，以半与之也），县官为赎其民^⑬（得汉人。官为赎也）。如是，则邑里^⑭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⑮上也，欲全^⑯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东方诸郡，次当戍边），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⑰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⑱，使远方无屯戍^⑲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⑳，无系虏^㉑之患，利施后世，名称^㉒

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⑬，相去远矣。”

【注释】①将吏：军官。②田作：耕作。③深堑：深沟。④田器：农具。⑤募：募集；招求。⑥丁：旧时指到了服劳役年龄的人。⑦拜爵：封授官爵。⑧禀食：谓官家给食。⑨若：或；或者。⑩匹敌：配偶。⑪禄利：爵禄之利；利禄。⑫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与之：颜师古注：“言胡人入为寇，驱略汉人及畜产，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驱者，令其本主以半赏之。”⑬县官为赎其民：颜师古注：“此承上句之言，谓官为备价赎之耳。”⑭邑里：指乡里的人民。⑮德：感恩；感激。⑯全：保全。⑰相万：相差万倍，极言相差之大。⑱实边：充实边疆。⑲屯戍：驻防。⑳相保：互相救助；共同保卫。㉑系虏：掳获；俘获。㉒名称：名声。㉓秦之行怨民：颜师古注：“言发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译文】“陛下垂恩忧虑边境之事，派遣将官率领军队来治理边塞，这是很大的恩惠。然而让远方的士卒守卫边塞，一年进行一次轮换，新来的士兵不了解胡人的能力，不如选派能在那里长期居住的士卒，让他们安置家室，耕田种地，就此防备匈奴，从而便于在那里加高城墙、挖深壕沟进行防御。要先修建房屋，置备农具，然后招募犯罪想求得官职的人，让他们居住在那里；如果人数不够，就招募用丁役奴婢来赎罪的人和捐献奴婢想取得官爵的人；再不够，就招募百姓中愿意去的人，都赐给他们很高的爵位，免除全家的赋税，发给冬夏的衣服，由官府供应口粮，直到他们生活能自给为止。那些没有丈夫或妻子的人，官府出钱买人给他们完婚。就人之常情而言，如果没有配偶就不能长久安心的住在那里。边塞的百姓，如果给他们的利禄不丰厚，就不可能让他们长期居住在这样的危难之地。匈奴入侵掠夺，如果有人能够截获胡人掠夺的财物，原主要分一半财物给他，或者由官府作价向原主赎买这一半财物再送给他。这样，那么乡里人民就会互相救助，与匈奴作战就不怕死，这不是为了感激君主的恩德，而是想保

全亲属，得到分给财物的好处。这与东方戍卒不熟悉地形而心存恐惧的情况相比，功效相差万倍。陛下从现在开始，移民充实边疆，使远方的郡县不再有驻防的负担，边塞的百姓，父子互相保护，没有被俘虏的忧患，这样的利益将施及后世，现前也会获得圣明的美名。这和秦朝征发怀有怨恨之心的百姓去戍边相比，相差太远了。”

【原文】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①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上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②邑立城，制里割宅^③，通田作之道，正阡陌^④之界，先为筑室^⑤，家置器物^⑥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⑦，以救疾病，生死相卹^⑧，坟墓相从^⑨，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注释】①广虚：空旷。②营：建造。③制里割宅：里，古代地方行政组织。自周始，后代多因之，其制不一。割宅，划分住宅区。④阡陌：田野，垄亩。⑤筑室：建筑屋舍。⑥器物：器具和货物。⑦医巫：治病的人。古代医生往往兼用巫术治病，故称。⑧卹：救济。⑨相从：在一起。

【译文】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往边塞。晁错又说：“陛下垂恩招募百姓迁徙以充实边塞，使驻防之事更加节省，这实在是莫大的恩惠。使先来的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思念故乡，那么贫民就会相互召集、勉励前往边塞了。臣听说古代移民到远方去充实空旷之地，要观察阴阳是否调和，品尝泉水的味道，审查土地是否适宜耕作，观察草木是否繁茂，然后再建造城邑，编制里区，划分住宅，修通前去耕作的道路，确定田亩的界限；先建造房舍，置办家用器具和货物，百姓

来到后就有住处，劳作也有农具，这是百姓所以能够轻易离开家乡而愿意到新城去的原因。为他们安排巫医来治疗疾病，使他们生死互相救济，坟墓相连在一起。这是为了让百姓喜欢他的住处而有长久居住之心。”

【原文】择其邑之贤材，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②。故卒伍^③成于内，则军正^④定于外。服习^⑤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⑥，长则共事^⑦。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⑧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⑨以厚赏，威^⑩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⑪矣。”

【注释】①习：教习，训练。②应敌：迎击来敌。③卒伍：古人军队编制，五人为伍，百人为卒。④军正：王先谦曰：“正即政字。《通鉴》作‘军政’”。⑤服习：习惯。⑥同游：互相交往。⑦共事：在一起做事。⑧欢爱：欢悦；喜爱。⑨劝：奖勉；鼓励。⑩威：震慑，使知畏惧而服从。⑪还踵：旋踵；转身。

【译文】“挑选邑中熟悉地形、了解民心的贤才，闲居时就训练百姓射箭，外出时就教百姓如何应敌。因此对内就是卒伍的编制，对外则是军政制度。习惯养成之后，就不再让他们迁徙，人们在年幼时就互相交往，长大后则一起做事，夜间作战时可以听出自己人的声音，就足以互相援救；白天作战时能够看见，就足以相认；互相欢悦之心，足以使其同生共死。这样，再用厚赏来鼓励，用重罚来震慑，那么即使死亡就在面前，人们也不会转身后退。”

【原文】文帝诏举贤良文学^①之士，错在选中。上亲策^②诏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③，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④聪，比善戮力^⑤，以翼^⑥天子，是以大禹能无失德^⑦。故诏有司，选贤良明于国

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⑧者，将以匡^⑨朕之不逮^⑩。永惟^⑪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⑫，悉陈其志，无有所隐^⑬。”

【注释】①贤良文学：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始于汉文帝（文帝时称“贤良方正”）。②亲策：皇帝亲自主持策问。③施及方外：施，颜师古注：“施，延也。”方外，域外；边远地区。④厥：代词，其。⑤比善戮力：比善，和睦亲善。戮力，勉力；并力。⑥翼：辅佐，帮助。⑦失德：过错；失误。⑧直言极谏：谓以正直的言论谏诤。古时多用于臣下对君主。⑨匡：纠正；扶正。⑩不逮：不足之处；过错。⑪永惟：深思；常念。⑫阙：缺误；疏失。⑬隐：隐讳；隐瞒。

【译文】文帝下诏举荐贤良文学之士，晁错也在被推举之列，文帝亲自策问，下诏对他们说：“从前，大禹努力访求贤士，扩展到边远地区，近处的人奉献其贤明，远处的人共享他们的智慧，大家和睦亲善、齐心协力，来辅佐天子。因此大禹能够没有过失。所以朕下诏给有关官员，推选有德行才能，深明国家大体，通晓人事变化的终始，并能直言极谏的人，将用来匡正朕的过错。深思朕的德行缺乏之处、吏治的不公平、政令的不宣明、百姓的不安定。对这四方面的缺失，请全部陈述自己的意见，不要有所隐讳。”

【原文】错对诏策^①曰：“‘通于人事终始’，愚臣窃以古之三王^②，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③，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④。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而不伤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⑤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⑥，三王节其力不尽也。其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后行之；其动众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后为之。取人以己，内恕及人^⑦。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乐其政而归其德，望^⑧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⑨，国家安

宁，名位^⑩不失，施及后世。此明于人情终始之功也。

【注释】①诏策：即诏书。②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夏禹、商汤、周文(武)王。③合谋相辅：合谋，共同谋议。相辅，相辅助；相配合。④人情：人心，众人的情绪、愿望。⑤扶：支援；帮助。⑥逸：闲适；安乐。⑦内恕及人：颜师古注：“以己之心揆之于人也。”⑧望：景仰。⑨和亲：和睦相亲。⑩名位：名誉与地位。

【译文】晁错对策说：“陛下的诏书中说‘通晓人事变化的始终’。愚臣私下认为在古代夏、商、周三代圣王之时，臣子和君主都很贤明，因此他们共同谋议、互相配合，想着安定天下，无不以百姓的意愿为根本。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便保护人们的生命而不加以伤害；人情没有不想富裕的，三王就使人们财物丰厚而不使其贫乏；人情没有不想安定的，三王便扶助他们而不使其遭受危害；人情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便节省民力而不使民力用尽。三王制定法令，先是合乎百姓的愿望然后再施行；动用百姓、役使民众时，也是立足于人情事理然后才去做。以对待自己之心来要求别人，用考虑自己的心来为他人着想。人情所憎恶的，不强加于人；人情所向往的，不去禁止人们。因此天下人都欢喜他们的政策而归附其仁德，景仰他们就像父母一样，追随他们如同流水一般。百姓和睦相亲，国家太平安宁，名誉与地位不失，以致延续到后世，这就是通达人情变化终始的功效。”

【原文】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愚臣窃以秦事明之。臣闻秦始并天下之时，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①，然功力^②不迟者，何也？地形便，财用足，民利战。其所与并者六国。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③，民不用，故当此之时，秦最富强。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④也，故秦能兼六国，立为天子。当此之时，三王之

功，不能进^⑤焉。

【注释】①佐：指辅佐者。②功力：功劳；功业。③辑：颜师古注：“辑与集同。辑，和也。”④资：条件。⑤进：超过。

【译文】“诏书中说‘官吏不公平，政令不宣明，百姓不安宁’，愚臣私下用秦朝之事来说明。臣听说秦国刚开始兼并天下时，其君主比不上三王，大臣也比不上三王的辅臣，然而他们的功业很快就完成了，为什么？因为其地形有利，财力充足，百姓善战。秦国与并存的六个国家相比，这六国的君臣都是不肖之辈，谋略不和，民众也不为其所用，所以在当时，秦国最为富足强大。本国富强而邻国动乱，这是称帝的有利条件。所以秦始皇能兼并六国，立为天子。在那个时候，连三王的功绩都不能超过他。”

【原文】及其末涂^①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谗贼^②，宫室过度^③，奢欲无极^④，民力疲尽，赋敛不节，矜奋^⑤自贤，群臣恐谀^⑥（恐机发陷祸，而谀以求自全），骄溢纵恣^⑦，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⑧，妄诛以快怒心^⑨，法令烦僭^⑩，刑罚暴酷^⑪，轻绝人命，天下寒心^⑫，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⑬，生杀自恣^⑭，上下瓦解^⑮，各自为制^⑯。秦始乱之时，吏之所先侵者，贫人贱民也；至其中节^⑰，所侵者（旧无贫人至侵者十二字，补之），富人吏家也；及其末涂，所侵者，宗室^⑱大臣也。是故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⑲，人有走心^⑳。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绝祀^㉑亡世，为异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也。”

【注释】①末涂：指王朝末期。②谗贼：指好诽谤中伤残害良善的人。③过度：超越常度。④奢欲无极：奢欲，嗜欲。无极，无穷尽；无边际。⑤矜奋：

以勇气自恃；骄傲自大。⑥恐谄：慑于权势而巴结奉承。⑦骄溢纵恣：骄溢，骄傲自满。纵恣，肆意放纵。⑧喜意：喜悦的心情。⑨怒心：愤怒之心。⑩烦懣：繁杂严酷。⑪暴酷：暴虐残酷。⑫寒心：战栗，恐惧。⑬狱官主断：狱官，主持刑狱的官吏。主断，专断，决断。⑭自恣：放纵自己，不受约束。⑮瓦解：瓦片碎裂。比喻崩溃或分裂、分离。⑯各自为制：犹言各自为政。⑰中节：中期。⑱宗室：特指与君主同宗族之人，犹言皇族。⑲逋逃：逃亡；流亡。⑳走心：离心；变心。㉑绝祀：断绝祭祀，谓亡国。

【译文】“等到秦朝末年衰败时，任用不肖之人而相信谗贼，宫室超越常度，贪图欲望无有穷尽，民力疲敝到极点，征收赋税没有节制；骄傲自满、自许贤明，群臣慑于权势而巴结奉承。傲慢放肆，不顾祸患。不当赏赐而赏赐，以随顺自己喜悦的心情；不当责罚而责罚，来发泄自己愤怒的情绪。法令繁杂严苛，刑罚暴虐残忍，轻易断绝人的性命，天下恐惧，难以安居。奸邪的官吏利用秦朝混乱的法令，来树立自己的威势；主持刑狱的官员独断专行，或生或杀随意处置，上下瓦解，各自为政。秦朝开始混乱的时候，官吏首先侵害的是贫民百姓；到了中期，所侵害的是富人、官吏之家；到了末期，所侵害的则是皇族大臣了。因此无论关系亲近疏远，都受到危害，朝野内外充满怨恨。百姓离散逃亡，人们有了背叛之心。陈胜首先带头起义，秦朝于是土崩瓦解，断绝祭祀而灭亡，却为异姓之人带来了福祉。这就是官吏不公平，政令不宣明、百姓不得安宁的祸患。”

【原文】对奏，天子善之，迁大中大夫^①。错以诸侯强大，请削^②之。后吴楚反^③，会窦婴^④言爰盎，诏召入见^⑤，上问曰：“计安山^⑥？”盎对曰：“吴楚相遗书^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⑧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无血刃^⑨而俱罢。”于是

上默然^⑩良久，曰：“顾诚何如^⑪，吾不爱一人谢^⑫天下也。”

【注释】①大中大夫：即太中大夫，官名，秦置，汉以后各代多沿置。②削：削减。③后吴、楚反：此指吴楚七国之乱。④窦婴：西汉大臣，字王孙，观津（今河北衡水东）人，窦太后之侄。⑤诏召入见：诏召，君主下令召唤。入见，入官进见，入朝谒见。⑥计安山：《汉书·晁错传》原文作“计安出”。⑦遗书：投书；寄信。⑧谪：惩罚。⑨血刃：血沾刀口，谓杀戮。⑩默然：沉默不语貌。⑪顾诚何如：意谓看看实际情况如何。⑫谢：道歉。

【译文】晁错的对策奏上，文帝表示赞叹，晋升他为太中大夫。（景帝时）晁错认为诸侯国势力强大，请求削藩。后来吴、楚等七国反叛，适逢窦婴举荐爰盎，景帝下令召爰盎入宫进见。景帝问道：“如何制定平叛的计策呢？”爰盎答道：“吴、楚送来书信，说高皇帝封诸子弟为王，各自都有分封的土地，现在贼臣晁错擅自惩罚诸侯，剥夺他们的封地，因此反叛的名义是向西进兵共同诛杀晁错，恢复原有的封地即可罢兵。当今之计，只有杀了晁错，派使者赦免吴、楚等七国，恢复其原有的封地，这样就可以兵不血刃而全都罢兵了。”于是，景帝沉默不语，过了好久才说：“看看实际的情况如何，如果真没有什么办法，我也只有舍弃（晁错）一人来向天下道歉了。”

【原文】后十余日，乃使中尉^①召错，给载行市^②。错衣朝衣^③斩东市^④。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⑤为校尉^⑥，击吴楚，还，上书言军事。上问曰：“闻晁错死，吴楚罢不^⑦也？”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⑧不敢复言矣。”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⑨，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被大戮^⑩，内杜^⑪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息^⑫，曰：“公言善，

吾亦恨^⑬之。”

【注释】①中尉：官名，战国时赵置，负责选任官吏。②给载行市：给，欺诳。行市，巡视市中。颜师古注：“诳云乘车案行市中也。”③衣朝衣：衣，穿（衣服）。朝衣，君臣上朝时穿的礼服。④东市：汉代在长安东市处决判死刑的犯人。后以“东市”泛指刑场。⑤谒者仆射邓公：谒者仆射，官名，谒者的长官。邓公，成固人，善于出谋划策，汉景帝时任谒者仆射，后拜城阳中尉。建元年间，汉武帝招揽人才，被公卿推荐，官至九卿，一年后托病免职回家。⑥校尉：军职名。其地位略次于将军，并各随其职务冠以各种名号。⑦不：同“否”。⑧拊口：因有所顾忌而闭口不言。⑨京师：指朝廷。⑩卒被大戮：卒，颜师古注：“卒，竟也。”大戮，谓杀而陈尸示众。⑪杜：堵塞，封闭。⑫喟然长息：喟然，感叹、叹息貌。长息，长叹。⑬恨：遗憾。

【译文】十多天后，景帝就派中尉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视市中，晁错还穿着朝服就被斩于东市了。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任校尉，抗击吴、楚等叛军，回京后上书报告前方军情，景帝问他说：“听到晁错已死，吴、楚罢兵没有？”邓公说：“吴王刘濞想谋反已经准备几十年了，因被削夺了封地而发怒，只是以诛杀晁错为名，他的本意并不在晁错。而且臣担心天下的士人会从此闭口，不敢再进言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国过于强大而不可控制，所以请求削弱其势力，以尊崇朝廷，这是千秋万代的利益。可计画刚一实行，竟遭受杀身之祸，对内则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则替诸侯们报了仇。臣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于是景帝深长的叹息道：“您说得对，我也悔恨这件事了。”

群书治要 卷十七 汉书(五)

【题解】本卷节选自《汉书》传的部分（《汉书》卷五十至卷五十六），包括了从文帝到武帝时期的十位人物，分别为张释之、冯唐、汲黯、贾山、邹阳、枚乘、路温舒、苏建（苏武）、韩安国、董仲舒。其中，张释之以执法公正著称，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维护法律作为“天下之平”的严肃性。冯唐和汲黯忠直无伪，而文帝对冯唐的听用、武帝对汲黯的礼敬，显示出汉初政治质朴、开明的特点。贾山作《至言》，谈论国家治乱之道，告诫君主不可穷奢极欲、耗尽民力，且要养士以巩固统治基础。邹阳作为士人，当处境艰难时，恳切上书，讲述忠臣贤才的不幸遭遇，读之令人慨叹。吴王欲反，枚乘谏阻，陈述安危之道，不见听而去，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路温舒当汉宣帝初即位，上书建言，以尚德缓刑为急务，显示出他对时弊的洞察。苏建之子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间，历尽艰辛，不改其节，千古流芳。韩安国和王恢对匈奴政策的辩论，魏徵等节录得十分详细，并倾向于韩安国持重勿击的观点，这是中原政权对周边落后民族所采取的羁縻政策的延续。董仲舒当汉武帝一心求治之际，献上著名的“天人三对”，提倡儒学，主张“更化”，对武帝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览本卷，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大臣尽忠直言、君主开明宽容，君臣一心思治的动人景象。

【原文】张释之^①，字季，南阳^②人也。以资为郎^③，事文帝。十年不得调^④，欲免归^⑤。中郎将爰盎^⑥知其贤，惜^⑦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⑧。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⑨。文帝称善，拜释之为谒者仆射^⑩。从行，上登虎圈^⑪，问上林尉^⑫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⑬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⑭，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⑮无穷者。文帝曰：“吏不当^⑯如此邪？”诏拜啬夫为上林令^⑰。释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⑱何人也？”上曰：“长者^⑲。”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⑳何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㉑！且秦以任刀笔之吏^㉒，争以亟疾苛察相高^㉓，其弊徒文具^㉔，无恻隐之实^㉕。以故^㉖不闻其过，陵夷^㉗至于二世，天下土崩^㉘。今陛下以啬夫口辩^㉙而超迁^㉚之，臣恐天下随风靡^㉛，争口辩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㉜，举措^㉝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

【注释】①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县东）人，生卒年不详。西汉大臣。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以资选为骑郎，历任谒者仆射、公车令、中大夫、中郎将等职。文帝三年升任廷尉，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司法事务的最高审判官。他认为廷尉是“天下之平”，如果执法不公，天下都会有法不依而轻重失当，百姓于是会手足无措。他严于执法，当皇帝的诏令与法律发生抵触时，仍能执意守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他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如果皇帝以个人意志随意修改或废止法律，“是法不信于民也”。时人称赞“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景帝立，出任淮南相。张释之对文景之治的实现，是有重要贡献的。②南阳：郡名。秦置，治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辖境除现今南阳市域外，还有河南省的鲁山、叶县、舞阳、溧川的一部分和湖北的随州、枣阳一带。西汉时辖三十六县。③以资为郎：如淳曰：“《汉（仪）注》：资五百万得为常侍郎。”资，货物、钱财。郎，官名，战国时已有，秦汉时沿置，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员额无定，均属于郎中令（后改为光禄勋），其职责

群书治要译注

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④调：选调，更动。颜师古注：“调，选也。”⑤免归：犹免遣，免除职务并遣送回乡。⑥中郎将爰盎：中郎将，官名，中郎署的长官。秦置中郎，至西汉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掌管皇家卫队，属光禄勋管辖。由于将军并不常置，有战事时才冠以统兵者“将军”之称，所以平时一般武官所能获得的最高官职为中郎将，秩比二千石。爰盎，即爰盎（约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50年），字丝，汉朝楚人，个性刚直，有才干，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汉文帝时袁盎名震朝廷，因数次直谏，触犯皇帝，被调任陇西都尉，后迁徙做吴相，吴王优厚相待。他在“七国之乱”时，曾奏请斩晁错以平众怒。平乱后，被封为太常，显贵异常。后因结怨于梁王，被人刺杀而死。⑦惜：舍不得。⑧乃请徙释之补谒者：于是奏请朝廷升调张释之补谒者的缺额。徙，升调、调动。补，谓官有缺位，选员补充。谒者，官名。春秋战国时国君左右掌传达等事的近侍，已用此称。秦汉因之，掌宾赞受事，即为天子传达，属郎中令（汉改为光禄勋）。⑨便宜事：谓合乎时势要求的事宜或根据情况应采取的措施。⑩谒者仆射：官名。谒者的长官。秦置，汉沿置，属郎中令（汉改光禄勋），秩比千石。魏沿置，两晋不常置。⑪虎圈：养虎之所。颜师古注：“圈，养兽之所也。”⑫上林尉：上林指上林苑，是汉文帝时的园囿，其主官为上林令，次官为上林尉。⑬嗇夫：古代官吏名。汉时小吏的一种。⑭悉：详尽。⑮口对响应：口对，随口应对。响应，比喻应答敏捷。⑯不当：不该。⑰上林令：上林苑主官。⑱绛侯周勃：周勃（约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69年），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汉初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西汉开国功臣，因封地在绛县，故号“绛侯”。⑲长者：指德高望重的人。⑳东阳侯张相如：汉史无传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有云：“高祖六年，为中大夫，以河间守击陈豨力战功，侯，千三百户。（汉高祖）十一年癸巳，武侯张相如元年。（文帝十五年薨）”在太史公（司马迁）所记的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侯中位列第一百一十八。㉑岂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给哉：难道让人们去学这嗇夫喋喋不休的伶牙利口么！喋喋，多言、唠叨。利口，能言善辩。捷给，应对敏捷。㉒刀笔之吏：即刀笔吏，亦省作“刀笔”。指掌文案的官吏。㉓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官吏们）争着以办

事迅急和督责苛刻来相比高低。亟疾苛察，谓急剧猛烈，以苛刻烦琐为明察。高，比高、争胜。②④文具：谓空有条文。②⑤恻隐之实：恻隐，同情、怜悯。实，实质、实在内容。②⑥以故：犹言因此、所以。②⑦陵夷：衰颓，衰落。②⑧土崩：比喻崩溃破败，无法收拾。②⑨口辩：口才好，巧言善辩。③⑩超迁：越级升迁。③⑪随风靡：随风，比喻随俗从众。靡，随顺、顺服。③⑫疾于景响：快得犹如影之随形、回声响应一样。疾，快速、急速。景，“影”的古字。响，回声。③⑬举措：亦作“举厝”或“举错”。指举动、行为。

【译文】张释之，字季，南阳郡人。因家财富有得以选为郎官，事奉文帝，十年之中未能升迁，便想请求解职回家。中郎将袁盎知道他贤能，舍不得他离去，于是奏请朝廷升调张释之补充谒者的缺额。张释之朝见文帝后，趁机上前陈述符合时势需要的事，文帝称好，便提升张释之做了谒者仆射。一次，张释之跟随文帝出行，皇上登临虎圈，向上林尉询问禽兽簿中的内容，提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左瞧右看，都答不上来。虎圈的啬夫在旁边代上林尉回答皇上所问有关禽兽簿的情况，非常详尽，想以此来让皇上看到自己的能力，他随口回答，应对敏捷，滔滔不绝。文帝说：“官吏不该像这样吗？”遂下诏任命啬夫做上林令。张释之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物呢？”皇上回答说：“是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物呢？”皇上仍答：“是长者。”张释之说：“绛侯、东阳侯都被称为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可是这两人在奏议政事时，竟连话都说不出口，（您现在这样提拔此人）难道要让人们去学这啬夫喋喋不休的伶牙利口么？而且秦朝因为任用了那些舞文弄墨的刀笔之吏，所以官吏们争着以办事迅急和督责苛刻来相比高低，那样做的弊病在于只会空有（官府）条文的形式，而没有仁慈怜悯的实质，因此秦始皇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国家逐渐衰败，到了秦二世时，国家就崩溃瓦解了。现在陛下因为啬夫口才好就越级提拔他，臣担心天下人会随之效仿形成风气，争相重视口舌巧辩

而不讲求实际。况且下面的百姓受到在上位之人的影响，比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还要快，（皇上的）行为举动不能不审慎体察啊！”文帝说：“好！”于是就废止了（提拔啬夫的诏命）。

【原文】从行至霸陵^①，上顾^②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③，用紵絮斫陈漆其间^④，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⑤，虽锢南山犹有隙^⑥。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⑦焉？”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⑧。顷之，上行出中渭桥^⑨，桥在两岸之中也。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⑩马惊，于是使骑捕属^⑪廷尉。释之奏：“当^⑫此人犯跸^⑬，跸，止行人。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⑭和柔，令^⑮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⑯！”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⑰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⑱，民安所^⑲措^⑳其手足？唯^㉑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注释】①霸陵：汉文帝陵寝，亦作“灞陵”。灞，即灞河，因霸陵靠近灞河，因此得名。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角。②顾：回首，回视。③椁：同“槨”。古代套于棺外的大棺。④用紵絮斫陈漆其间：用切碎的苧麻丝絮充塞在石椁的缝隙中，再用漆粘涂在上面。紵，苧麻。絮，粗丝绵。斫，斩、砍。陈，陈设、放置。漆，涂漆。⑤可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⑥虽锢南山犹有隙：即使封铸南山（做棺椁），也还是有缝隙。锢南山，被铜铁铸塞的南山。隙，壁缝、空隙。⑦戚：忧愁，悲伤。⑧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狱。汉初因之，秩中二千石。景帝时改称大理，武帝时复称廷尉。东汉以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又称廷尉卿。北齐至明清皆称大理寺卿。⑨中渭桥：初称渭桥，始建于秦。位于长安城横门外。⑩乘舆：亦作“乘輦”。古代特指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车子。⑪属：委托。⑫奏当：审案完毕向皇帝奏闻处罪意见。当，判罪。⑬犯跸：冲犯皇

帝的车驾。蹕，古代帝王出行时，禁止行人以清道。此处指帝王的车驾。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⑭赖：幸而，幸亏。⑮令：连词。假如，如果。⑯罚金：古制纳金赎罪，是为罚金，后亦泛指罚款。⑰公共：公有的，公用的。⑱轻重：谓左右、影响事物。⑲安所：何处。⑳措：安放。㉑唯：表示希望、祈请。

【译文】有一次，张释之随从文帝到霸陵。皇上回视群臣说：“唉呀，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椁（外棺），用切碎的苳麻丝絮塞在石椁的缝隙中，再用漆黏涂在上面，这样还怎么能打得开呢？”身边的侍臣们都说：“对！”张释之上前说：“假使棺椁里有能引起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封铸南山（做棺椁），也还是会有缝隙；如果里面没有能引起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文帝称赞他说得对。此后，便任命张释之为廷尉。

不久，皇上行经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使皇上驾车的马受了惊，于是文帝令骑士把那个人逮捕交廷尉惩办。张释之把对此事的处理意见上奏文帝，说：“这人冲犯了皇上的车驾，应叛处罚金。”文帝生气地说：“这个人惊了我的马，幸亏马的性情温和，如果是别的马，难道能不摔伤我吗？可廷尉却仅判处他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所应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加重处罚，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况且在抓住此人时，皇上派人把他杀死也就罢了。如今既然交付廷尉惩治，而廷尉是天下公平执法的象征，一旦有偏差，天下执法者在执行法律时都会受到影响，那老百姓将如何行事才好呢？希望陛下明察。”过了许久，文帝说：“廷尉的判处是对的。”

【原文】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①，得^②，文帝怒，下廷尉治，奏当弃市^③。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④，

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⑤宗庙意也。”释之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⑥，俱死罪也，盗玉环，不若盗长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顺为基^⑦。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⑧，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许廷尉当。

【注释】①高庙坐前玉环：高祖庙中神座前的玉环。高庙，即祭祀汉高祖刘邦之庙。坐，即座，此指神座。玉环，玉制的环。②得：颜师古注：“得者，盗环之人为吏所补得也。”③弃市：本指受刑罚的人须在街头示众，民众共同鄙弃之。后以“弃市”专指死刑。④族：灭族。古代一人犯罪，刑及亲族的刑罚。⑤共承：共，通“恭”。恭敬地承奉。⑥罪等：罪名相同。意谓斩首和灭族同是死罪。如淳曰：“俱死罪也，盗玉环不若盗长陵土之逆。”⑦以逆顺为基：以情节轻重为依据。逆顺，逆与顺。多指臣民的顺与不顺、情节的轻与重、境遇的好与不好、事理的当与不当等。基，依据、凭借。⑧取长陵一抔土：意谓盗掘长陵（汉高祖陵墓）。长陵，汉高祖陵墓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一抔土，一捧之土，后亦指坟墓。

【译文】此后，有人偷了高祖庙内神座前的玉环，被抓到了。文帝非常生气，将犯人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奏请当判处死刑，文帝大怒说：“此人无法无天，竟敢盗取先帝庙中的器物！我所以要交付廷尉审理，是想判处他灭族之罪，而你却按照法律条文奏请判处杀头，这不是我用来恭敬地承奉先祖的本意。”张释之说：“按照法律，这样的惩处已经足够了。况且斩首与灭族同是死罪，这样判，是以情节轻重为依据的。今天有人偷了宗庙里的器物便被灭族，假使有愚民盗取了（高祖）长陵上的一抔土（即盗掘长陵），陛下又将施加给他怎样的惩罚呢？”于是文帝认可廷尉的判处确当。

【原文】冯唐^①，赵人也，以孝著，为郎中署长^②，事文帝。帝辇^③

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④？家安在？”具以实言。曰：“吾居代^⑤时，吾尚食监高祛^⑥，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⑦下。吾每饮食，意未尝不在巨鹿也。每食念监所说李齐在巨鹿时也。父老知之乎？”唐对曰：“齐尚不如廉颇^⑧、李牧^⑨。”上曰：“嗟乎！吾独^⑩不得廉颇、李牧时（无时字）为将，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有颇、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⑪。

【注释】①冯唐：西汉时赵国中丘（今邢台内邱）人，后徙居代郡（今张家口蔚县），景帝时为楚国丞相，不久遭免。②以孝著为郎中署长：郑氏曰：“以至孝闻也。”颜师古注：“以孝得为郎中，而为郎署之长也。”③帝辇：皇帝之车。④父老何自为郎：您老人家为何还在做郎官？父老，对老年人的尊称。何自，何以、因何。⑤代：古国名。汉初同姓九国之一。公元前201年汉高祖置。辖境约当今山西离石、灵石、昔阳及河北蔚县、阳原、怀安等地。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以代王入为皇帝。公元前114年，代国废。⑥吾尚食监高祛：指代王国的尚食监（官名，掌膳食）高祛。⑦巨鹿：地名，在今河北省邢台市。⑧廉颇：战国后期赵国名将，生卒年不详，赵惠文王时封为上卿。廉颇为将刚勇，用兵持重，多次率军击败齐、魏等国。赵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251年），廉颇率军击败攻赵的燕军，受封信平君，摄行相国职。赵悼襄王时，廉颇不得志，出奔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后赵国屡遭秦军攻击，拟再任廉颇为将抗秦。廉颇亦急欲归国效力，因权臣作梗，未能遂愿。后居楚，忧虑而亡。⑨李牧（？—公元前229年）：战国末年赵国名将，又名緡。赵孝成王时，长期驻守赵北部边境防备匈奴，曾歼匈奴十万余骑。又乘胜前进，灭襜褁，破东胡，降林胡，声威大振，使匈奴不敢进犯。此后，李牧继廉颇、赵奢成为赵国的主要统兵将领。赵王迁二年（公元前234年），李牧被任为大将军，率兵与秦军激战于宜安（今河北石家庄东南），大败秦军，受封武安君。后赵王听信谗言，逼李牧自尽。五个月后，赵都邯郸（今属河北）即为秦军所破。⑩独：副词，表转折，犹却。⑪禁中：指帝王所居宫内。

【译文】冯唐，赵国人，以孝行著称，被推举为郎中署长，事奉汉文帝。一次文帝乘车经过（郎署），问冯唐说：“您老人家为什么还在做郎官？家住在哪里？”冯唐都如实地做了回答。文帝说：“我在代地时，我的尚食监高祛多次对我提起赵将李齐的贤能，讲述他在巨鹿城下作战之事。我每逢进食时，心中未曾不在想李齐激战巨鹿的情景。您老人家知道李齐吗？”冯唐回答说：“李齐还不如廉颇、李牧。”文帝说：“唉！我却偏偏得不到像廉颇、李牧这样的人为将领，（不然）怎么还会担忧匈奴呢？”冯唐说：“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文帝听后很生气，起身回到宫中。

【原文】良久，召唐复问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牧也？”对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①，曰：‘闾^②以内，寡人制^③之，闾以外，将军制之。门中樞为闾也。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空言也。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④，皆自用飧士^⑤，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⑥也。委任而责成功^⑦，故李牧乃得尽其知能^⑧，是以北逐单于^⑨，破东胡^⑩，灭澹林^⑪，胡名也。西抑强秦，南支^⑫韩魏。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⑬，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⑭，五日壹杀牛，以飧宾客军吏舍人^⑮，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⑯尝壹入，尚帅车骑^⑰击之，所杀甚众。上功莫府^⑱，一言不相应^⑲，文吏^⑳以法绳^㉑之，其赏不行。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㉒，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㉓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颇、牧，不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㉔，死罪！”文帝悦。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㉕。

【注释】①推毂：推车前进。古代帝王任命将帅时的隆重礼遇。后因以称任命将帅之礼。②闾：指门。韦昭曰：“门中樞为闾。”③制：控制。④军市之租：军市，军中的市场。租，泛指赋税。⑤飧士：以酒食款待士兵，犒劳士卒。

餼，泛指宴请，以酒食犒劳、招待。⑥中覆：朝廷的批复。颜师古注：“覆谓覆白之也。”⑦委任而责成功：委任，付托、交托。责，责令、督促。⑧知能：智慧才能。⑨单于：汉时匈奴君长的称号。⑩东胡：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因居于匈奴之东，故名。春秋、战国时，南邻燕国，后为燕所破，迁于今西辽河上游一带。秦末东胡强盛，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余众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分别称乌桓、鲜卑。⑪澹林：中国古代东北方少数民族名。⑫支：抗拒。⑬魏尚为云中守：魏尚（？—公元前157年），西汉槐里（今兴平县）人。云中，古郡名，原为战国赵地，秦时置郡，治所在云中县（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汉代辖境较小。守，守臣，地方长官，后用为郡守、太守、刺史等的简称。⑭私养钱：私人赡养家属的俸钱。⑮军吏舍人：军吏，泛指军中的将帅官佐。舍人，原为宫内人之意，后世以为亲近左右之官。⑯虏：古时对北方外族的称谓，此指匈奴。⑰车骑：战车战马。犹今之骑兵。⑱上功莫府：上功，呈报功劳。莫，通“幕”，即幕府，本指将帅在外的营帐，后亦泛指军政大吏的府署。⑲相应：相符合。⑳文吏：文法之吏。指执法吏。㉑绳：引申为制裁。㉒且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况且魏尚因为上报军功（斩杀敌军的数量）时，差了六个首级。坐，因为、由于。首虏，偏指首级。㉓罚作：汉代刑罚之一。处轻罪犯以一年苦役。㉔忌讳：避忌，顾忌。㉕车骑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无此官名，疑为临时设置。

【译文】过了许久，文帝召见冯唐，又问他说：“您凭什么说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呢？”冯唐答道：“我听说上古时候君王遣将出征，临行时跪下推车前进，说：‘内部的事由我来决定，外部的事情请将军决定。军功、爵位、赏赐等事宜，都由将军在外裁决，归来后再上奏朝廷。’这绝非空话啊。李牧为赵将驻守边境时，军市中征收的赋税，都自行用来犒赏将士，赏赐在外便可决定，不用经过朝廷的审察批复。（朝廷）只是托付给他重任，责令其成功而已，因此李牧才能够完全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故而能向北驱逐匈奴单于，打败东胡，剿灭澹林，在西边抑止强大的秦国，向南抗拒韩、魏两国。如今臣私下听说，魏尚

任云中太守，把军中市场的赋税全部拿来供给将士，还拿出私人的薪俸，每五天宰杀一头牛，宴请宾客、军吏和亲近的属官，因此匈奴远远地躲避，不敢接近云中的边塞。匈奴曾经入侵过一次，魏尚率领骑兵抗击，所杀的敌人很多。他向有关的部门上报军功时，只要有一句话不相符，执法之吏就援引法律条文来制裁他，使得对其应有的赏赐不能施行。愚臣认为陛下用法过于严厉，赏赐太轻，惩罚过重。况且魏尚因为上报军功（斩杀敌军的数量）时，差了六个首级，陛下就把他交付给司法官审查，削除了他的爵位，并罚他做一年的苦役。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是不能任用他们的。臣实在愚钝，触犯了忌讳，真是死罪！”文帝听罢很高兴，当天，就令冯唐拿着符节赦免了魏尚，重新让他担任云中郡太守，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

【原文】荀悦^①《纪》^②论曰：“以孝文之明，本朝^③之治，百寮之贤，而贾谊见排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冯唐皓首^④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绛侯之忠，功存^⑤社稷，而由见疑，不亦痛乎！夫知贤之难，用人之不易，忠臣自固^⑥之难，在明世且由若兹^⑦，而况乱君暗主者乎！然则屈原赴于汨^⑧，子胥鸱夷于江^⑨，安足恨哉！周勃质朴忠诚，高祖知之，以为安刘氏者勃也。既定汉室^⑩，建立^⑪明主，眷眷^⑫之心，岂有已哉！狼狽失据^⑬，块然囚执^⑭，俯首拊襟^⑮，屈于狱吏^⑯，可不愍哉！夫忠臣之于其主，由孝子之于其亲也，尽心焉，尽力焉。进^⑰而喜，非贪位也；退而忧，非怀宠^⑱也。忠结^⑲于心，恋慕不止，进得及时^⑳，乐行其道也。故仲尼去鲁，迟迟吾行也^㉑；孟轲去齐，三宿而后出^㉒。盖彼诚仁圣之心也。夫贾谊过湘吊屈原^㉓，恻怆恻怀^㉔，岂徒忿怨而已哉！与夫苟患失之者，异类^㉕殊意矣。及其傅梁王^㉖，哭泣而从之死^㉗，岂可谓非至忠乎！然而人主不察，岂不哀哉！及释之屈^㉘而思归，冯唐困而后达，又可悼^㉙也。此忠臣所以泣血^㉚、贤哲^㉛所以伤心也。”

【注释】①荀悦（公元148年—公元209年）：字仲豫，颍川颖阴（今河南许

昌)人,东汉末政论家、史学家。少好学,善于解说《春秋》。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献帝以《汉书》难读,命他用编年体改写,遂依《左传》体裁,撰成《汉纪》三十篇,当时人称“辞约事详”。②纪:指荀悦所著之《汉纪》。

③本朝:朝廷。古以朝廷为国之本,故称。④皓首:白头,白发。谓年老。⑤存:保存,保全。⑥自固:巩固自身的地位,确保自己的安全。⑦若兹:如此。⑧屈原赴于汨:屈原,即屈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但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赴,投入、跳进。汨,即“汨罗”,江名,湘江支流,在湖南省东北部。⑨子胥鸱夷于江:子胥,即伍子胥,春秋楚国人,名员,字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后遭太宰伯嚭诬陷,被逼自杀。鸱夷,革囊。《史记·伍子胥列传》:“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曰:“取马革为鸱夷。鸱夷,榼形。”⑩既定汉室:指周勃与陈平、刘章等人共同平定诸吕之乱。⑪建立:古代立国君、皇后、太子,均可称为建立。⑫眷眷:亦作“睠睠”。依恋回顾貌。⑬狼狈失据:狼狈,喻艰难窘迫。失据,失去凭依。⑭块然囚执:块然,孤独貌、独处貌。囚执,囚禁。⑮俯首拊襟:俯首,低头,常用于表示恭顺、伏罪、羞怍、沉思等情状。拊襟,抚摸衣襟,表示感叹。⑯狱吏:旧时管理监狱的小吏。⑰进:晋升,提拔。⑱怀宠:谓留恋君王的恩宠。⑲结:聚合,凝聚。⑳及时:逢时,谓得到有利时机。㉑仲尼去鲁,迟迟吾行也: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辞官别鲁,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五十五岁。《孟子·万章下》: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意谓:孟子说:“孔子离开鲁国时,说道:‘我要慢慢地走啊,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㉒孟轲去齐,三宿而后出:孟子曾先后在齐十余年,期间齐王虽对孟子待遇优厚,但推行“仁政”却是无望,孟子终于离开齐国。孟子一生共游齐三次,最后离开齐国时,曾“三宿

于昼”。《孟子·公孙丑》：“孟子去齐，宿于昼。”昼，齐国西南部的近邑，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西北。⑳贾谊过湘，吊屈原：贾谊在朝廷中因受到众人的谗毁和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赴任途中经过湘江，他有感于屈原和自己相似的经历，便创作了著名的《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以及自己内心的伤感。㉑恻怆恻怀：恻怆，哀伤。恻怀，沉痛怀念。㉒异类：不同种类。㉓傅梁王：傅，辅佐。梁王，即梁怀王刘揖，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公元前177年，被汉文帝封为梁王。在位十年，因坠马而死，谥号怀。㉔哭泣而从之死：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不幸坠马而死，贾谊因身为太傅而深感自责，常为之哭泣。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去世，时年三十三岁。㉕屈：压抑，屈抑。㉖悼：忧伤，哀伤。㉗泣血：无声痛哭，泪如血涌。一说，泪尽血出。形容极度悲伤。㉘贤哲：贤明睿智的人。

【译文】荀悦在《汉纪》中评论说：“凭借孝文帝的英明、朝廷的善治，百官的贤良，而贾谊却被排挤，张释之十年之中不被人知晓，冯唐头发都白了还屈居于郎署，难道不令人感到惋惜吗？以绛侯周勃的忠诚，其功劳保全了刘氏江山社稷，尚且还因此受到怀疑，不是很令人痛心吗？认识贤才的困难，用人的不容易，忠臣保全自身的艰难，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尚且如此，何况是遇到昏庸无道的君主呢？那么屈原投于汨罗江，伍子胥的尸体被盛在革囊里抛入江中，又怎么值得怨恨呢？周勃朴实忠诚，高祖刘邦了解他，认为能安定刘氏天下的人就是周勃。（周勃）已经安定了汉朝，拥立了英明的君主（汉文帝），依恋反顾的心，怎有终止之时！（一朝下狱）却变得艰难窘迫好像失去了依靠，孤独地被囚禁起来，低头抚摸衣襟而感叹，还要受监狱小吏的侮辱，难道不让人感到怜悯吗？忠臣对于他的君主，犹如孝子对于他的双亲一样，尽心尽力，得到晋升就感到欢喜，但并不是贪图高位；遭到贬斥就感到忧愁，却不是留恋君王的恩宠。忠诚凝聚在心中，对君主的留恋仰慕从未停止，得到晋升又能恰逢其时，就会乐于实践自己的所学。所以孔子当年离开鲁国，说：‘我要慢慢地走啊！’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三宿于昼才离去。他们这确实是仁人圣者的存心啊！贾谊在被贬途中路过湘江时，哭吊屈原，

哀伤悲痛，难道只是为了抒发怨恨的情绪而已吗？这与那些患得患失的人，是决然不同且志趣有异的。等到（贾谊）辅佐梁怀王时，（怀王坠马而死）贾谊心怀愧疚而哭泣并为之忧郁致死，难道说不是忠诚到了极点吗？然而君主却不能体察，怎么不让人感到悲哀呢？至于张释之被压抑（十年）而想要回归故乡，冯唐先处于窘迫而后才得到显达，也是值得哀伤的。这就是忠臣为何悲伤痛哭、贤明睿智的人为何伤心的原因了。”

【原文】汲黯^①，字长孺，濮阳^②人也。为人正直，以严见惮^③。武帝召为中大夫^④。以数切谏^⑤，不得久留内^⑥，迁为东海太守^⑦。黯学黄老言^⑧，治民好清静，责大指而不细苛^⑨。黯多病，卧阁（阁作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⑩。召为主爵都尉^⑪，治务在无为^⑫而已，引大体不拘文法^⑬。上曰：“汲黯何如^⑭人也？”严助^⑮曰：“使黯任职居官，亡以脩人^⑯，然至其辅少主^⑰，虽自谓责、育^⑱，弗能夺^⑲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⑳，至如汲黯，近之矣。”

【注释】①汲黯（？—公元前112年）：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人。西汉初年名臣。出身名门，七世为卿大夫。孝景帝时他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为谒者，并先后任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为政以民为本，同情民众的疾苦。②濮阳：地名。古称帝丘，位于今河南省的东北部。③惮：敬畏。④中大夫：汉官名。备顾问应对。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名光禄大夫，掌论议。⑤切谏：直言极谏。⑥内：指朝廷。⑦迁为东海太守：外调为东海郡的太守。迁，晋升或调动。东海，郡名，秦置，楚汉之际也称郯郡，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北）。太守，官名，秦置郡守，汉景帝时改名太守，为一郡最高的行政长官。⑧黄老言：指黄老学说。黄，黄帝。老，老子。黄帝、老子被推尊为道家的始祖，“黄老”即指代道家。⑨责大指而不细苛：对大体上有所要求，而不苛求细节。责，要求、期望。大指，亦作“大指”，主要意思、大要。细苛，烦琐苛刻。⑩大治：谓政治修明，局势安定。⑪主爵都尉：官名。秦有主爵中尉，汉景帝

群书治要译注

时改为主爵都尉，掌有关封爵之事。武帝时改名右扶风，成为地方行政长官，又变为行政区之名，与以前职掌全异。⑫无为：道家主张清静虚无，顺应自然，称为“无为”。⑬引大体不拘文法：引，申、表达。大体，大要、纲领。文法，法制、法规。⑭何如：如何，怎么样。用于询问。⑮严助（？—公元前122年）：本名庄助。《汉书》为避东汉明帝刘庄之讳，把庄助改称严助，西汉会稽郡吴县人。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郡举贤良方正，深受武帝赏识，擢为中大夫，参事最为力。富文采，为著名辞赋家。后因淮南王刘安谋反，严助受牵连被诛。⑯亡以瘡人：没有过人之处。亡，无、没有。瘡，同“愈”，胜过、高过。⑰少主：年轻的君主。⑱贲、育：战国时勇士孟贲和夏育的并称。《帝王世说》：“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齐孟贲之徒并归焉。孟贲生拔牛角，是谓之勇士也。”夏育，周时著名勇士，卫人，传说能力举千钧。⑲夺：用强力使之动摇、改变。亦谓由于强力而动摇、改变。此喻迫使改变志向。⑳社稷之臣：本指春秋时附庸于大国的小国，此指身负国家重任的大臣。

【译文】汲黯，字长儒，濮阳人。为人正直，因严肃而被人所敬畏。汉武帝征召他为中大夫。因为多次直言极谏，不能长久地留在朝廷任职，被外调为东海郡的太守。汲黯学习黄帝、老子的学说，治理人民好用清静无为的方法，对大体有所要求，而不苛求细节。汲黯经常有病，躺在寝室里不出门。过了一年多，东海郡政治修明，局势安定。皇上召他担任主爵都尉。他的治理之法仍是致力于无为而已，注重大体而不拘泥于法令条文。皇上问：“汲黯是什样的人呢？”严助回答说：“假如让汲黯做官办事，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然而说到他辅助年轻的君主，即使有人自认为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也不能迫使汲黯动摇啊！”武帝说：“是的，古代有身负国家重任的大臣，至于汲黯，应近似他们了。”

【原文】大将军青侍中^①，上踞厕视之^②。厕谓床边，踞床视之。丞

相弘宴见^③，上或时不冠^④。至如见黯，不冠不见也。尝坐武帐^⑤，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⑥。其见敬礼如此。张汤以更定律令为廷尉^⑦，黯质责^⑧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⑨，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化^⑩天下之邪心^⑪，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⑫纷更^⑬之为？纷，乱也。而公以此无种^⑭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⑮，黯愤发^⑯骂曰：“天下谓刀笔吏^⑰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⑱，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⑲矣！”

【注释】①大将军青侍中：大将军青，指卫青，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生年不详，汉武帝时任大将军，率军与匈奴作战，屡立战功，为汉朝北部疆域的开拓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历史上为人熟知的常胜将军。中，特指官禁之内。②上踞厕视之：皇上坐在床边接见他。踞厕，坐于床侧。孟康曰：“厕，床边侧也。”③丞相弘宴见：丞相弘，即公孙弘（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21年），字季，一字次卿，西汉淄川国（郡治在寿光南纪台乡）薛人。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宴见，在皇帝公余时被召见，有别于朝见。④上或时不冠：皇上有时不戴帽子。或时，有时。冠，戴帽子。⑤武帐：置有兵器的帷帐。帝王或大臣所用。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今御武帐，置兵阑五兵于帐中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帐置五兵，盖以兰錡围四垂，天子御殿之制如此。有灾变，避正殿寝兵，则不坐武帐也。”⑥使人可其奏：派人代为批准他（汲黯）的奏议。可，表示同意、许可，此指批准。⑦张汤以更定律令为廷尉：张汤凭借改订法令做了廷尉。张汤（？—公元前116年），因为治陈皇后“巫蛊”案及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之事，得到武帝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定《越官律》《朝律》等法律，用法主张严峻，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又以清廉著称。元鼎二年（公元前116年），因遭人构陷，被强令自杀。更定，改订、修订。律令，指法令。⑧质责：质问，责备。⑨正卿：上卿。本为春秋时诸侯国的最高

群书治要译注

执政大臣，权力仅次于国君。泛指朝廷大臣。⑩褒：褒扬。⑪化：改变人心风俗，教化。⑫邪心：不正当的念头。⑬约束：规章，法令。⑭纷更：变乱更易。如淳曰：“纷，乱也。”⑮无种：犹言绝后代。⑯文深小苛：文深，谓深文周纳，以入人罪。小苛，谓细小繁密的事情。⑰愤发：发怒。⑱刀笔吏：亦省作“刀笔”。指掌文案的官吏。⑲必汤也：如果非按张汤之法来行事。⑳重足而立，侧目而视：重足而立，意谓叠足而立，不敢迈步，形容非常恐惧。侧目，斜着眼睛看人，不敢正视，形容畏惧而又愤恨。

【译文】大将军卫青入侍宫中，武帝坐于床侧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平常因事进见，皇上有时则不戴帽子。至于接见汲黯，不戴帽子就不见他。武帝曾坐在武帐中，汲黯前来奏事，武帝没戴帽子，远远望见了汲黯，就赶紧躲进帐中，派人代为批准他的奏议。他被皇上尊敬礼遇到了如此程度！张汤凭借改订法令做了廷尉，汲黯在皇上面前质问张汤，说：“您身为正卿，上不能发扬先帝的功勋事业，下不能转化天下人不正当的心念，（不能）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足，使监狱里空无犯人，为什么徒然拿着高皇帝所定的法令乱改一通呢？而您将会因此断子绝孙了！”汲黯时常与张汤进行争论，张汤的论辩常着重在援用苛刻的法律条文和细繁之事，汲黯发怒骂道：“天下人说不可让掌文案的刀笔吏做公卿，果真如此。如果非按张汤之法来行事，那将会使天下人（害怕得）并足而立、斜目侧视了！”

【原文】贾山，颍川人也^①。孝文时，言治乱^②之道，借秦为谕^③，名曰至言，其辞曰：“夫布衣韦带^④之士，修身于内，成名于外，而使后世不绝息^⑤。至秦则不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⑥，赭衣半道^⑦，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⑧。一夫大呼，天下响应^⑨。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阳而西至雍^⑩，离宫^⑪三百，钟鼓帷帐^⑫，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⑬，殿高数十仞^⑭，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

车罗骑^①，四马骛驰^②，旌旗不挠^③。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④。为驰道^⑤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⑥吴楚，道广五十步，厚筑其外，隐以金椎^⑦，作壁如甬道。隐，筑也，以铁椎筑之也。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⑧而托足^⑨焉。死葬乎骊山^⑩，吏徒数十万人，旷日^⑪十年，下彻三泉^⑫，冶铜锢其内^⑬，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⑭，上成山林。为葬埋^⑮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⑯而托葬^⑰焉。蓬颗，犹裸颗小冢。秦以熊罴之力^⑱，虎狼之心^⑲，蚕食^⑳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㉑，故天殃^㉒已加矣。臣昧死^㉓以闻，愿陛下少^㉔留意，而详择^㉕其中。”

【注释】①贾山，颍川人也：贾山，生卒年不详，约汉文帝元年前后在世。涉猎书记，不尚专精，不能为纯儒。有论文八篇，今不存，惟所作《至言》，尚存《汉书》本传中。颍川，郡名，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置，范围大致包括今天河南省的许昌市、平顶山市、漯河市、禹州市、登封市、长葛市等地，辖十二县，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西汉时，领二十县，仍治阳翟。②治乱：安定与动乱。③谕：比喻，比拟。④布衣韦带：亦省作“布韦”。贫寒之士的服饰。⑤绝息：断绝，停止。⑥重数：既重且繁。⑦赭衣半道：路上行人有半数都是罪犯，形容犯罪者之多。赭衣，指囚犯、罪人。⑧戴目而视，倾耳而听：戴目，仰视貌，形容望着远处而有所期待。倾耳，谓侧着耳朵静听。颜师古注：“戴目者，言常远视，有异志也。倾耳而听，言祸乱也。”⑨一夫大呼，天下响应：此指陈胜起义。陈胜（？—公元前208年），字涉，故又称陈涉，阳城（今河南周口市太康县）人，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在大泽乡起义反秦，各地百姓纷纷响应。不久陈胜在陈县建立张楚政权，项梁、项羽、刘邦、英布等多人纷纷揭竿而起，在全国范围内将反秦斗争推向了高潮。响应，赞同、支持。⑩雍：秦国早期的都城，现陕西省宝鸡凤翔。⑪离宫：正官之外供帝王出巡时居住的宫室。颜师古注：“凡言离宫者，皆谓于别处置之，非常所居也。”⑫帷帐：帷幕床帐。⑬阿房之殿：即阿房宫。秦宫殿名。遗址在今西安市西阿房村。秦亡时全部

群书治要译注

工程尚未完成，故未正式命名。因作前殿阿房，时人即称之为阿房宫。秦亡，为项羽所焚毁。晋张华《博物志》卷六：“秦为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可以坐万人，庭中受十万人。”⑭仞：古代长度单位。七尺为一仞，一说八尺为一仞（周尺一尺约合二十三厘米）。⑮从车罗骑：从车，扈从之车、跟从的车。罗骑，巡行的骑卫。⑯四马骖驰：四马，指四马并驾之车。骖驰，车马奔驰。⑰旌旗不挠：旌旗，旗帜的总称。挠，《汉书·贾山传》原文作“桡”。颜师古注：“桡，屈也。言庭之广大，殿之高敞，众骑驰骖无所迫触，建立旌旗不屈桡。”⑱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竟然使其后代子孙连用来安身的村中简陋房舍都得不到。曾，副词，乃、竟。不得，不能得到、得不到。聚，村落。庐，泛指简陋居室。托，寄托、寄寓。处，安居、安身。⑲驰道：古代供君王行驶车马的道路。《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治驰道。”裴骃《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⑳极：至，到达。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隐，筑也，以铁椎筑之。”筑，捣土使坚实。隐，筑、击。金椎，铁铸的捶击具。㉒邪径：比正道近便的小路。㉓托足：使足有所凭借。借指驱驰、驰骋。㉔骊山：在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因古骊戎居此得名，又名郾山。㉕旷日：历时。㉖下彻三泉：彻，达、到。三泉，指三重泉（三层地下水），即地下深处。㉗冶铜锢其内：冶，冶炼金属。锢，用金属熔液填塞空隙。㉘观游：观赏游览。㉙葬埋：埋葬。㉚蓬颗蔽冢：蓬颗，长有蓬草的土块，一般指坟上长草的土块，亦借指坟头。颜师古注：“颗谓土块。蓬颗，言块上生蓬者耳。”蔽，通“敝”，敝陋。冢，坟墓。㉛托葬：依附埋葬。㉜熊黑之力：指强大的势力。熊黑，熊和黑。皆为猛兽。㉝虎狼之心：喻指贪残暴虐之心。㉞蚕食：亦作“蚕蚀”。喻逐渐侵占。㉟不笃礼义：笃，加厚、增厚。礼义，礼法道义。㊱天殃：天降的祸殃。㊲昧死：冒死。犹言冒昧而犯死罪。古时臣下上书帝王习用此语，表示敬畏之意。㊳少：稍、略。㊴详择：审察采择。

【译文】贾山，颍川郡人。孝文帝时，他（写文章）谈论国家安定与动乱的道理，借助秦朝灭亡之例为喻，名曰《至言》。其文辞中说：“那

些贫寒未仕的人，都是修养自身的品德，扬名于世间，才使得其后世子孙得以延续而不断绝。至于秦朝却不是这样。秦始皇贵为天子，拥有天下的财富，赋税却既重又繁，道路上的行人有半数都是罪犯，盗贼成群遍满山野，使得天下人仰目而望、侧耳静听（希望听到推翻暴秦的消息）。等一人（陈胜）起来大声疾呼，天下人随即响应。秦朝不仅仅是如此，又从咸阳向西到雍城，建起了供皇帝出巡时居住的宫室三百座，（宫室里）钟鼓、帷幕、床帐等器物，不必从别处移取而全部齐备。又建造了阿房宫，宫殿高达数十仞（汉制每仞七尺），东西的距离有五里长，南北之间有千步宽，皇帝的随从车辆、巡行的骑卫，以及四马之车，众骑可在其中奔驰，旌旗高举也不会有障碍。（秦朝）建造宫殿的壮丽程度达到了如此地步，然而其后代子孙却连用来安身的村野庐舍都得不到。（秦朝）在国内修筑驰道，向东到燕齐，向南至吴楚。驰道宽五十步，厚筑路外隔离墙，用铁椎夯实道路，驰道两旁栽植青松。秦朝修筑驰道的壮观程度达到了如此地步，然而其后代子孙却连立足的小路都走不上。（秦始皇）死后葬在骊山，建墓调用的官吏和囚徒多达数十万人，历时十年之久。墓深可达地下三重泉水，冶炼铜并以其熔液填塞墓室内的空隙，用漆涂在外面，用珠玉覆盖（棺槨），再以翡翠来装饰，陵墓内（饰有各种宝物）可供观游，墓上堆土栽树形成山林。其埋葬的奢侈程度竟达如此地步，然而他的后代子孙连长满野草的敝陋坟冢都得不到。秦朝用熊罴一样的武力、虎狼一样的贪心，逐渐侵占各诸侯国，进而并吞天下，却不注重施行礼义，所以上天才降下祸殃。臣冒死讲给您听，希望陛下稍加留意并审察择取其中合理的地方。”

【原文】“臣闻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①则不用，其身危，不切直则不可以明道^②。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闻，忠臣之所以蒙^③死而竭智^④也。地之饶^⑤者，虽有善种，不能生焉；江皋河濒^⑥，虽有恶种，无不猥大^⑦。故地之美者善养禾^⑧，君之仁者善养士^⑨。雷霆^⑩之所击，无

不摧折^⑩者；万钧^⑪之所压，无不糜灭^⑫者。今人主之威非特^⑬雷霆，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⑭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⑮，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⑯，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⑰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

【注释】①切直：恳切率直。②明道：阐明治道，阐明道理。③蒙：引申为冒着、顶着。④竭智：竭尽智慧。⑤硗：指土质坚硬瘠薄。颜师古注：“硗，埆，瘠薄也。”⑥江皋河濒：江皋，指江岸、江边地。濒，水边。⑦猥大：粗大，壮大。⑧善养禾：容易养育禾苗。善，容易。养禾，养育禾苗；种植禾苗。⑨养士：培养人才。⑩摧折：毁坏，折断。⑪万钧：形容分量重或力量大。钧，古代重量单位之一，三十斤为一钧。⑫糜灭：破碎毁灭。⑬非特：不仅，不只。特，但、仅、只是。⑭开道：开放言路。⑮自尽：尽自己的才力，详尽陈述自己的意见。⑯恣行暴虐：恣行，任意而行、横行。暴虐，凶狠残酷。⑰孟贲：战国时期齐国人，是古代著名的勇士。

【译文】“臣听说忠臣事奉君主，言语恳切率直则不被信用，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如果言语不切直，又不能够阐明道理。所以切直的话，是英明的君主所急切希望听到的，也是忠臣之所以冒着死罪而竭诚尽智要表达的。对于坚硬而贫瘠的土地，即使有好的种子，也是不能生长的；至于江河边的湿地，即使有不好的种子，却没有不长得壮大的。所以肥美的土地容易养育禾苗，有仁德的君主善于培养人才。雷霆所击中的，没有不折断的；万钧重量所压的，没有不破碎的。现今君主的威严，不仅仅是雷霆；权势之重，不仅仅是万钧。（即便）能广开言路而求取规谏，和颜悦色地听受，采纳臣下的谏言并使其身份显贵，士大夫们仍然感到恐惧而不敢详尽陈述自己的意见，更何况放纵私欲，横行凶暴，讨厌听到自己过错的君主呢？（如果）以威力来震慑，用权势来压

制,即使(臣子)有唐尧、虞舜那样的智慧,有孟贲那样的勇力,又怎么会有不被摧残的人呢?如果是这样,君主就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了。听不到自己的过失,那国家社稷就危险了。”

【原文】“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①,工诵箴谏^②,庶人谤于道^③,商旅^④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义莫不为臣。然而养三老于大学^⑤,举贤以自辅弼^⑥,求修正之士^⑦使直谏。故尊养三老,示^⑧孝也;立辅弼之臣者,恐骄也;置直谏之士者,恐不得闻其过也;学问^⑨至于刍蕘^⑩者,求善无厌也;商人庶人诽谤已而改之,从善^⑪无不听也。”

【注释】①史在前书过失:史,在王左右的史官。书,记录、记载。②工诵箴谏:工,古代乐官。诵,唱或诵读。箴谏,规戒劝谏的话。③庶人谤于道:庶人,指平民、百姓。谤,指责别人的过失。④商旅:行商,流动的商人。⑤养三老于大学:三老,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礼养之。《汉书·礼乐志》:“养三老五更于辟廱。”颜师古注引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大学,即太学,我国古代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⑥辅弼:亦作“辅拂”。辅佐;辅助。⑦修正之士:指遵行正道的人。⑧示:显现,表示。⑨学问:学习和询问(知识、技能等)。语出《易·乾》:“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⑩刍蕘:割草采薪之人。⑪从善:依从善道,听从善言。

【译文】“古代圣王的制度是:史官在面前记录君主的过失,乐官诵读规劝的话,百姓在道路上指责君主的过失,商旅之人在街市上议论君主的过错。这样一来,君主便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自己的过失并改正它,看到正义的事就依从去做,所以他能永久地享有天下。以天子的尊贵,在全国之内,按道理来说,没有人不是他的臣子。然而天子

还在太学(以尊敬父亲之礼)奉养三老,选拔贤能之人来作为自己的辅佐,访求修身正行之人(让他们)直言规谏。所以尊养三老,是显示孝道;设立辅助之臣,是担心自己骄纵;设置直言劝谏的官员,是担心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学习和询问(的对象)甚至到割草打柴的人,是因为追求善行从不满足;商旅和庶民指责自己的过失就加以改正,是因为对善言没有不听从的。”

【原文】“昔者,秦力并万国^①,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②,筑长城以为关塞^③。秦地之固,大小之势,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胜计也!然而兵破^④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狼^⑤暴虐,残贼^⑥天下,穷困万民,以适^⑦其欲也。昔者,周盖千八百国^⑧,以九州^⑨之民,养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⑩,什一而藉^⑪,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⑫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疲不胜^⑬其役,财尽不胜其求。一君之身,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⑭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疲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无辜死刑者无所告诉^⑮,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讎,故天下坏^⑯也。身死才数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

【注释】①万国:万邦,天下,各国。②郡县:郡和县的并称。郡县之名,初见于周。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国内为三十六郡,为郡县制之始。汉初封建制与郡县制并行,其后郡县遂成常制。③筑长城以为关塞:约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征用百万劳役,将修建于早期的秦、燕、赵的长城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用以抵抗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关塞,边关、边塞。④破:被击溃,被攻破。⑤贪狼:犹贪狼。⑥残贼:残害。⑦适:悦乐,满足。颜师古注:“适,快也。”⑧周盖千八百国:柳翼谋《中国文化史》:“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⑨九州:中国的别称之一,古代分中国为九州。⑩不过岁三日:每年不超过三天。王文彬曰:“不

过岁三日’，当作‘岁不过三日’。此《礼记·王制》文，孔疏云‘谓使民治城郭道渠，年岁虽丰，不得过三日，自下皆然’。”⑩什一而藉：什一，古代赋税制度，十分税一，称“什一”。藉，通“籍”，赋税。颜师古注：“什一，谓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谓借人力也。一曰为簿籍而税之。”⑪颂声：歌颂赞美之声。颜师古注：“颂者，六诗之一，美盛德之形容，盖帝王之嘉致。”⑫不胜：无法承担，承受不了。⑬驰骋弋猎：驰骋，驰射、田猎。弋猎，射猎、狩猎。⑭告诉：向上申诉。⑮坏：败坏，衰亡。

【译文】“以前，秦王（嬴政）竭力并吞各个国家，拥有天下的财富，攻灭了六国而实行郡县制，修筑长城来作为边关要塞。以秦朝的险固、威势的大小、权力的轻重，跟一家之富、一人之强相比，怎可同日而语？可是秦军被陈涉（即陈胜）击败，其国土被刘邦夺取，原因何在？是因为秦王贪婪凶暴，残害天下人民，使百姓贫穷，来满足他的私欲。昔日，周朝大概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以九州的人民来养活一千八百个国君，役使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田赋按十分之一来收取，君主有富余的财物，民众有剩余的体力，歌颂之声也随之产生了。秦皇帝以一千八百国的人民来供养自己，却使民力疲惫还是承受不了其徭役，财力用尽也还是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一君之身，用来供养自己的只是奔驰射猎的娱乐，而天下财力竟供不应求。劳碌疲惫者得不到休息，饥寒的人得不到衣食，无罪而被判处死刑者无处申诉，人人和他结怨，家家与他结仇，所以国家败乱。秦始皇死后才几个月，天下之人就都起兵向秦朝四面攻击，其宗庙也灭绝了。”

【原文】“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无养老^①之义，无辅弼之臣，无进谏之士，纵恣行诛^②，退诽谤之人^③，杀直谏之士，是以偷合苟容^④，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⑤，而莫之告也。《诗》曰：‘非

言不能，胡此畏忌^⑥。’此之谓也。又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⑦。’天下未尝无士也，然而文王独言‘以宁’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兴；得士而敬之，则士用，用之有礼义。故不致^⑧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⑨而亲之，疾则临视之无数^⑩，死则吊哭^⑪之，为之服锡衰^⑫，而三临其丧^⑬，未敛^⑭不饮酒食肉，未葬不举乐^⑮，当宗庙之祭而死，为之废乐^⑯。故古之君人^⑰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功德立于后世，而令问^⑱不忘也。”

【注释】①养老：奉养老年人。②纵恣行诛：纵恣，亦作“纵姿”，肆意放纵。行诛，杀戮。③退诽谤之人：退，罢黜、贬退。诽谤，进谏。④偷合苟容：亦作“偷合取容”。谓苟且迎合以取悦于人。⑤溃：散乱。⑥非言不能，胡此畏忌：语出《诗经·大雅·桑柔》，原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匪言不能，即非不能言。匪，同“非”，不是。胡斯畏忌，言为何如此畏惧顾忌。胡，代词，表示疑问或反诘。斯，这样。⑦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济济，众多貌。多士，古指众多的贤士，也指百官。宁，安宁。⑧致：表达。⑨爵禄：指授予爵位、官职和俸禄。⑩临视之无数：临视，亲临省视。无数，没有限定的数量或规定的次数。⑪吊哭：吊祭且哀哭之。⑫锡衰：细麻布所制的丧服。锡，通“緦”。《周礼·春官·司服》：“王为三公六卿锡衰。”郑玄注：“君为臣服吊服也。郑司农云：‘锡，麻之滑易者。’”⑬三临其丧：三度亲临（臣子的）丧礼。⑭敛：通“殓”。给死者穿衣、入棺。⑮未葬不举乐：还没有安葬前，君主不奏乐。葬，掩埋尸体。举乐，奏乐。⑯当宗庙之祭而死，为之废乐：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废，停止、中止。⑰君人：为人之君，统治人民。⑱令问：指美好的声誉。

【译文】“秦朝的皇帝处于行将灭绝的境地中而不自知，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天下没有人敢告诉他。之所以没有人敢告诉他，其原因

何在呢？是因为他没有养老的义举，没有辅佐的贤臣，没有进谏的士人，任意施行杀戮，贬退敢于进谏之人，杀害直言劝谏之士。因此（大臣们）苟且迎合以取悦于皇帝，比拟秦始皇的德行时则说胜过尧、舜，估量其功绩时就说胜过汤、武，天下明明已经溃乱，却没有人告诉他。

《诗经》上说：‘并非不会说话，却为何这样害怕、顾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又说：‘因为拥有众多贤士，文王得以使天下安宁。’天下不曾没有人才，然而只说文王靠他们而使天下安宁，这是为何？因文王好仁，所以仁政就能兴盛起来；得到贤士而能尊敬他们，所以贤士就能为其所用，而文王又能遵循礼法道义来任用他们。（如果）不表达对贤士的仁爱与尊敬，就不能使其尽心，就不能使其尽力，也就不能成就功业。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对待他的臣子，授予他们爵位和俸禄以示尊重并且亲近他们，（臣子）有病时就多次亲临探望，去世了则吊唁哀哭，并为他穿上细麻布所制的丧服，前后三次亲临丧礼，在没有装敛入棺前不饮酒吃肉，没有安葬前不演奏音乐。若臣子正好在举行宗庙祭祀时过世了，祭祀之乐也要为此而停止。所以古代为人君者对于他的臣下，可说是竭尽礼义了，因此臣下没有人敢不竭尽全力、舍命效死来报答他的君主，所以功德能立于后世，而美好的名声也不会令人忘记啊。”

【原文】邹阳^①，齐人也。事吴王濞^②，濞以太子事怨望^③，称疾不朝，阴有邪谋^④。阳奏书^⑤谏，吴王不纳其言。去之梁^⑥，从孝王游^⑦。阳为人有智略^⑧，忼慨不苟合^⑨，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⑩。胜等疾阳，恶^⑪之于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⑫曰：“臣闻‘忠无不报^⑬，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⑮。燕太子丹厚养荆轲，令西刺秦王。其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⑯。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

生说昭王益兵粮，为应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食昴。昴，赵分也。夫精^①变天地，而信不渝^②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③，尽其计议，愿王知之也。左右不明，卒从吏讯^④，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⑤也。愿大王孰察^⑥之。”

【注释】①邹阳：生卒年不详，齐人，西汉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家，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谏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②吴王濞：即吴王刘濞（公元前216年—公元前154年），刘邦二哥刘仲之子，刘邦之侄。其为人性情彪悍，勇猛有野心，且从军有功。公元前195年，刘邦封刘濞为吴王，改荆国为吴国，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定国都于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等六国，发动“七国之乱”，后兵败逃至东瓯，被杀。③濞以太子事怨望：吴王刘濞因儿子被皇太子打死一事而心中怨恨。太子事，吴王世子到长安朝见皇上，文帝派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接待，两人在下棋时起起了争执，太子刘启一怒之下用棋盘将吴国世子打死，其尸体被运回吴国，吴王刘濞由此怀恨在心。怨望，怨恨、心怀不满。④阴有邪谋：阴，暗暗的、偷偷的。邪谋，邪恶的计谋、阴谋，此指反叛的计划。⑤书：即《谏吴王书》。⑥去之梁：离开吴国前往梁国。⑦从孝王游：与梁孝王相交往。孝王，刘武（公元前184年—公元前144年），汉文帝次子，本为太原王，公元前168年被改封为梁王，在位二十三年，死后谥号为“孝”，故号梁孝王。从游，谓交往。⑧智略：才智与谋略。⑨忼慨不苟合：性格豪爽，又不随便附和他人。忼，同“慷”，慷慨、性格豪爽。苟合，附和、迎合。⑩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指邹阳特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不肯苟合。介，居间、处于二者之间。羊胜（？—公元前150年），西汉文士，齐国人。公孙诡（？—公元前150年），齐国人，甚得梁王宠信，官至中尉，号称“公孙将军”。吴楚七国乱后，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羊胜与公孙诡、邹阳等皆投奔孝王。后梁孝王因怨袁盎阻碍景帝立己为嗣，与胜、诡谋，使人刺杀盎。景帝究其事，遣使至梁捕之。孝王不得已，令胜、诡自杀。⑪恶：诽谤，中伤。⑫书：指《于狱中上书自明》（又称《狱中上梁王书》）。⑬报：回赠，回报。⑭虚语：假

话，空话。⑮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应劭曰：“燕太子丹质于秦，始皇遇之无礼，丹亡去，厚养荆轲，令西刺秦王。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为君，为燕丹表可克之兆。”颜师古曰：“精诚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昴，义亦如之。”荆轲，战国末齐人，曾奉燕太子丹之命入秦刺秦王嬴政，事败被杀，事见《史记·刺客列传》。燕丹，即燕太子丹（—公元前226年），姬姓，名丹，又称燕丹，战国末年燕王喜的太子。白虹贯日，一种罕见的日晕天象。古人认为人间有非常之事发生，就会出现这种天象变化。⑯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苏林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食昴。昴，赵分也。将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历之也。”太白食昴，即金星遮蔽住了昴宿。太白，即金星。昴，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昭王，即秦昭襄王（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1年），战国时秦国国君，又称秦昭王，秦惠文王之子，秦武王之异母弟，在位五十六年，于此期间秦国继续扩张，长平之战即发生在秦昭王晚年。⑰精：精诚。⑱谕：明白，领会。⑲毕议愿知：张晏曰：“尽其计议，愿王知之。”⑳讯：审问。㉑寤：醒悟，觉醒。㉒孰察：仔细考察。

【译文】邹阳，齐国人，事奉吴王刘濞。刘濞因为其子（被皇太子打死）之事而心怀怨恨，遂称病不去朝见天子，暗地里有谋反的计画。邹阳上书劝谏，吴王并不采纳他的意见，他便离开吴国去往梁国，与梁孝王刘武相交往。邹阳为人有才智和谋略，性格豪爽，不随便附和他人，特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羊胜等人忌恨邹阳，在梁孝王面前诽谤他。梁孝王发怒，将邹阳交付法官，准备杀他。邹阳就在监狱中上书给梁孝王，说：“臣听说，忠诚之人没有不得到回报的，诚信之人不会被人猜疑。臣过去一直认为是这样的，现在看来，只不过是空话罢了。从前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仁义（而愿去行刺秦王），天上出现了白虹穿日而过的景象，燕太子丹却很担心；卫先生为秦国策划长平之战的方

略，天上出现了太白星遮掩昴星的现象，秦昭王便心生疑虑。他们的精诚使天地产生了异象，但其诚信却不能使燕太子丹和秦昭王了解，难道不是很可悲吗？如今臣尽竭忠诚，说出自己的全部想法，希望您能理解。大王左右的人不了解情况，仓猝地把我交给司法官审讯，受到世人怀疑。这就如同荆轲、卫先生再生，而燕太子丹、秦昭王仍不醒悟一样，希望大王能深思明察。”

【原文】“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①；李斯竭忠，胡亥极刑^②。是以箕子阳狂^③，接舆避世^④，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⑤，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⑥，子胥鸱夷^⑦，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⑧。’何则^⑨？知与不知也。故樊于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⑩；于期为秦将，被谗，走之燕。始皇灭其家，又重购之。燕遣轲刺始皇，于期自刎首，令轲赍往也。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⑪。王奢，齐臣也，亡至魏。其后齐伐魏，奢登城谓齐将曰：‘今君之来，不过以奢故也，义不苟生，以为魏累也。’遂自刭。夫王奢、樊于期，非新^⑫于齐秦，而故^⑬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慕义^⑭无穷也。苏秦^⑮相燕，人恶于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馐馐^⑯；馐馐，骏马也。敬重苏秦，虽有谗谤，而更食以珍奇之味也。白圭显于中山^⑰，人恶之魏文侯^⑱，文侯赐以夜光之璧^⑲。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⑳相信，岂移于浮辞^㉑哉？”

【注释】①玉人献宝，楚王诛之：应劭曰：“卞和得玉璞，献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复献文王，玉人复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时，抱其璞哭于郊，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宝玉也。”②李斯竭忠，胡亥极刑：张晏曰：“李斯谏二世以正，而二世杀之，具五刑。”李斯（？—公元前208年），字通古，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秦朝丞相。胡亥（公元前

230年—公元前207年),即秦二世。胡亥在位时,生活奢侈腐化,征发大量徭役修建阿房宫,百姓苦不堪言,各地农民起义相继爆发。左丞相李斯同右丞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上书劝谏停建阿房宫,减轻苛捐杂税,二世大怒,将他们逮捕入狱。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却都被赵高扣留,赵高又诬陷李斯与其子李由谋反。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并夷三族。③箕子阳狂:箕子,名胥余,因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爵为子,故称箕子,官至太师。箕子佐政,见纣王享受奢靡,屡谏而纣不听。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于是箕子便披发佯狂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而囚禁之。阳狂,装疯。

④接舆避世:接舆,春秋楚隐士。《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邢昺疏:“接舆,楚人,姓陆名通,字接舆也。昭王时,政令无常,乃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之‘楚狂’也。”避世,逃避尘世、逃避乱世。

⑤后楚王、胡亥之听:颜师古注:“以谬听为后。后犹下也。”

⑥比干剖心:比干,纣王叔父,官少师(丞相)。纣王暴虐荒淫,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

⑦子胥鸱夷:应劭曰:“吴王取马革为鸱夷,受子胥,沉之江。鸱夷,槎形。”子胥,即伍子胥(?—公元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因避难逃至吴国,为吴王阖闾的重臣,后因劝谏吴王夫差拒绝越国的求和及停止伐齐,渐被疏远。又遭太宰伯嚭谗毁,被夫差赐死,尸体被装在鸱夷(皮革制的大口袋)中沉于江。鸱夷,革囊。

⑧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白头如新,孟康曰:“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谓交友至白头仍不知心,还如初见面一般。倾盖如故,文颖曰:“倾盖,犹交盖驻车也。”谓道上相遇对话,车盖接触而倾斜,一见如故。倾盖,车上的伞盖靠在一起。

⑨何则:为什么。多用于自问自答。

⑩樊于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樊于期(?—公元前227年),原名桓齮,今河北蠡县鲍墟乡南庄村人,战国末年武将,先后担任秦国、燕国大将。秦王嬴政十四年(公元前233年),他率军攻打赵国,被赵国大将李牧击败后不敢

回秦国，后逃往燕国。秦王大怒，将其父母宗族全部杀害。他听说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便自愿刎首，让荆轲持其首级以见秦王。⑪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齐臣也，亡至魏。其后齐伐魏，奢登城谓齐将曰：‘今君之来，不过以奢故也，义不苟生，以为魏累。’遂自刭也。”却，退、使退。存，保全、保存。⑫新：指新交。⑬故：指旧交、旧友。⑭慕义：倾慕仁义。⑮苏秦（公元前337年—公元前284年）：字季子，战国时期洛阳人，是与张仪齐名的纵横家。曾奉燕昭王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疲于对外战争，以便燕国攻齐复仇。⑯馱馱：亦作“馱馱”。良马名。孟康曰：“馱馱，骏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苏秦，虽有谗谤，而更食以珍奇之味。”⑰白圭显于中山：颜师古注：“以拔中山之功而尊显也。”白圭，战国初中山国之将，连失六城，中山国君要治他死罪，他逃到魏国，魏文侯厚待他，于是他助魏国攻灭了中山国。中山，即中山国，春秋时期建立，在战国时为赵所灭。⑱魏文侯（？—公元前396年），姬姓，魏氏，名斯。魏武侯之父，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富国强兵，遂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⑲夜光之璧：即夜光璧，宝玉名。⑳剖心析肝：亦作“剖心坼肝”。形容掏诚相示。㉑浮辞：虚浮不实的话。

【译文】“从前卞和进献宝玉，楚王却砍掉了他的脚；李斯为秦朝竭尽忠诚，胡亥竟对他处以极刑。因此，过去箕子假装疯颠，接舆隐居避世，他们都是怕遭到这样的祸患。希望大王先考察卞和、李斯的心意，而把楚王、胡亥的谬听放到后面考虑，不要让臣被箕子、接舆所取笑。臣听说比干被破胸剖心，伍子胥被革囊裹尸投入江中，臣起初不相信，现在才知道这是真的。希望大王详加审察，稍加怜悯。俗话说：

‘有的人相处到老如同新交，有的人偶然相遇却像故交。’这是什么缘故呢？在于知心和不知心啊！所以樊于期从秦国逃往燕国，把自己的头借给荆轲，用来帮助燕太子丹（刺杀秦王）之事；王奢离开齐国逃到魏国，在城头上自杀而死，以退去齐军而保全魏国。王奢、樊于期与齐

国、秦国并非新交，与燕国、魏国也不是故交。他们之所以离开齐国和秦国而为燕、魏两国君主效死，是因为行为与志向相符合，对两国君主的仁义无限仰慕的缘故。苏秦辅佐燕国时，有人在燕王面前说他的坏话，燕王却按着剑柄发怒，把名贵的马肉赐给苏秦吃；白圭因攻灭中山国之功而显贵，有人向魏文侯说白圭的坏话，魏文侯却用夜光璧赏赐白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位君主和两位臣子，肝胆相照，相互深信不疑，怎能被虚妄之言所动摇呢？”

【原文】“女无美恶，入宫见妒^①；士无贤不肖^②，入朝见疾^③。昔司马喜腴脚于宋，卒相中山^④；范雎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⑤。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⑥，捐朋党之私，故不能自免于疾妒之人也。百里奚乞（乞下有食字）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⑦；宁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⑧。此二人者，岂素宦^⑨于朝，借誉^⑩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⑪，昆弟不能离^⑫，岂惑于众口^⑬哉？故偏听生奸^⑭，独任^⑮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⑯，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⑰。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⑱，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⑲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⑳；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㉑。此二国岂系^㉒于俗、牵于世，繫奇偏^㉓之辞哉？公听并观^㉔，垂^㉕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㉖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讎敌，朱、象、管、蔡^㉗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㉘，而三王^㉙易为也。”

【注释】①妒：妇女相忌妒。②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③疾：妒忌。④司马喜腴脚于宋，卒相中山：司马喜，生卒年不详，卫国人，初仕宋国，因罪被宋人打断膝盖骨，于是离开宋国，来到中山国，任中山相邦。腴脚，古代酷刑之一，削去膝盖骨。⑤范雎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范雎，祁姓，范氏，名雎，字叔，战国时魏人，秦国名相。范雎在魏国时，曾随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深得齐王敬

重。须贾疑其以魏国机密告齐，魏相知之，大怒，使人笞击雎，拉胁折齿几死，又用席裹弃于茅厕。范雎佯死，被抛于郊外。返家后即托好友郑安平将自己藏匿，化名张禄。后遇秦国使者王稽，遂与郑安平一同入秦，受到秦昭襄王重用。公元前266年，范雎被拜为丞相，封之于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故号应侯。拉，摧折、折断。胁，身躯两侧自腋下至腰上的部分，亦指肋骨。折齿，折断牙齿。拉胁折齿，指备受挫折。⑥信必然之画：王先谦曰：“信必然之画，以为计画必行，果于自信。”⑦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百里奚，亦称百里子或百里，春秋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一说为虞国（今山西平陆北）人，生卒年不详，秦穆公时贤臣。早年出游列国求仕，曾陷入困境，一度沿街乞讨。后任秦国上大夫，在他的辅佐治理下，秦国逐渐强大。缪公，缪，通“穆”，即秦穆公，春秋时代秦国国君。委，付托。⑧宁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宁戚，春秋卫国人，齐大夫。《楚辞·离骚》：“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王逸注：“宁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贾，宿齐东门外。桓公夜出，宁戚方饭牛，叩角而商歌。桓公闻之，知其贤，举用为客卿，备辅佐也。”此后，齐桓公力排众议，拜宁戚为大夫，并让其长期任齐国大司田，成为齐桓公的主要辅佐者之一。他管理农事，奖励垦种，薄取租赋，使齐国很快富裕起来，对齐桓公完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起了重大作用。饭牛，喂牛、饲养牛。任，委任、任用。⑨素宦：一向为官。⑩借誉：借重他人或其他事物以博取声誉。⑪胶漆：胶与漆。比喻情谊极深，亲密无间。⑫昆弟不能离：昆弟，兄弟。离，离间。⑬众口：众人的言论，舆论。⑭偏听生奸：偏听，听信一面之词。奸，奸邪、罪恶。⑮独任：犹专任。独自信用，独自承担。⑯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颜师古注：“季孙，鲁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论语云：‘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盖桓子故使定公受齐之女乐，欲令去孔子也。”季孙，指春秋时鲁国季桓子（名斯）。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春，齐人送女乐，季桓子使鲁定公受之，孔子乃去。⑰墨翟：即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名翟，鲁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⑱谗谀：谗毁、阿谀之言。⑲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颜师古注：“美金见毁，众共疑之，数被烧鍊，以

至销铄。谗佞之人，肆其诈巧，离散骨肉，而不觉知。”众口铄金，众人的言论能够熔化金属，比喻舆论影响的强大，亦喻众口同声可混淆视听。积毁销骨，谓众口不断毁谤，会致人于死地。⑳秦用戎由余，而伯中国：戎人由余，一作繇余，春秋时人。由余的祖先原为晋国人，因避乱逃到西戎。后由余投秦国，被秦穆公任为上卿，曾助秦国一举攻灭锦诸戎、緄戎、翟戎、义渠等十二个戎国，遂称霸西戎，使秦位列春秋五霸之一。伯，通“霸”。称霸，做诸侯的盟主。中国，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泛指中原地区。㉑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子臧，其事不详。威宣，指齐威王和齐宣王。㉒系：束缚；捆绑。㉓奇偏：偏于一方面，片面。㉔公听并观：谓公正地听取不同意见和一视同仁地看待人与事。颜师古注：“公听，言不私也。并观，所见齐同也。”㉕垂：留传，流传。㉖胡、越：胡与越。亦泛指北方和南方的各民族。㉗朱、象、管、蔡：朱、象，指尧子丹朱和舜异母弟象，皆为传说中的不肖子弟。管、蔡，周武王弟管叔鲜与蔡叔度的并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管蔡流言于国，谓“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避居东都，后成王迎周公归，管蔡惧，挟纣子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讨伐，诛杀武庚与管叔鲜，流放蔡叔度，其乱终平。㉘五伯不足侔：颜师古注：“伯读曰霸。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侔，齐等、相当。㉙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圣君，即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

【译文】“女子不论美丑，选入宫中就会被人妒忌；士人无论贤与不贤，进入朝廷就会被人嫉妒。从前司马喜在宋国受到挖去膝盖骨的刑罚，最终却做了中山国之相；范雎在魏国被打断肋骨和牙齿，最后却在秦国被封为应侯。这两个人，都充分相信自己的谋划必能实行，舍弃了朋党的帮助，因此而不能免遭嫉妒之人的陷害。百里奚曾在路上讨饭，秦穆公却将国家政事托付于他；宁戚曾在车下喂牛，齐桓公却任用他来治国。这两个人，难道是一向在朝为官，借助君王左右之人的赞誉，然后这两位君主才重用他们的吗？（是因为）内心相互感应，品

行互相契合，彼此信任如胶漆一般，亲密得就像兄弟一样不能被人离间，怎能被众人的言论所蛊惑呢？所以偏听一面之辞就会产生奸邪，只信任某一个人就会酿成祸乱。从前鲁君听信季氏的话使得孔子离开鲁国，宋君采用子冉的计策把墨翟囚禁起来。凭借孔子、墨翟那样的辩才，尚且不能脱免于谗言的伤害，而宋、鲁两国也因听信谗言出现了危机。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众人言论的力量能熔化金属，不断的诽谤足以使骨骼销蚀。秦穆公任用戎人由余，从而称霸于中原各国；齐国任用越人子臧，使得威王、宣王两代强盛一时。这两个国家难道是拘泥于习俗，受世俗的牵制，被片面之辞所左右的吗？是因为公正地听取不同意见并同等地看待每一个人，才使其君主的英明流传于世。所以心意相合，就是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越人也能成为兄弟，由余和子臧就是这样的例子；心意不合，就是骨肉至亲也能成为仇敌，像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如此。如今，君主果真能效法齐桓公、秦穆公那样的贤明，不要像宋、鲁两国那样听信谗言，那么就是五霸也难以和他相比，三王的功业也是容易做到的啊。”

【原文】“夫晋文亲其讎^①，强伯^②诸侯；齐桓用其仇^③，而匡天下^④。何则？慈仁殷勤^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⑥也。至夫秦用商鞅^⑦之法，东弱^⑧韩、魏，立^⑨强天下，卒车裂^⑩之；越用大夫种^⑪之谋，禽^⑫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⑬。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⑭，于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也^⑮。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⑯，见情素^⑰，堕肝胆^⑱，施德厚^⑲，无爱^⑳于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㉑，跖之客可使刺由^㉒，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㉓乎！然则荆轲沈七族^㉔，要离燔妻子^㉕，岂足为大王道哉！”

【注释】①晋文亲其讎：指晋文公重耳为公子时，其父晋献公听信骊姬之言，派宦者履鞮杀重耳，重耳跳墙逃脱，履鞮斩下他的衣袖。重耳即位后，吕

省、却芮策划谋杀他，履鞮告密，晋文公不念旧恶，接见了她，挫败了吕、却的阴谋。②强伯：即强霸。称雄，称霸。③齐桓用其仇：指桓公未立时，其异母兄公子纠以管仲为傅，管仲为阻止公子小白（即桓公）归国继承君位，曾于半路截击并射中小白衣带钩。后齐桓公立，听从鲍叔牙荐贤，重用管仲为上卿。④匡天下：使天下得到匡正。⑤殷勤：情意深厚。⑥借：得到，达到。⑦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主导秦国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后被车裂而死。⑧弱：削弱。⑨立：立刻。⑩车裂：古代酷刑的一种。原为车裂尸体，将被杀之人的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肢体。亦有车裂活人者。⑪大夫种：即文种（？—公元前472年），也作文仲，春秋末期楚国郢（今湖北江陵附近）人，后定居越国，成为越王勾践的谋臣，和范蠡一起辅佐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⑫禽：“擒”的古字。制伏。⑬诛其身：越国灭吴后，文种自觉功高，不听从范蠡的劝告而继续留下为臣，终不为勾践所容，被赐剑自刎而死。⑭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文选》注：《史记》曰：“孙叔敖，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三月而相楚。三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孙叔敖（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蔿氏，名敖，字孙叔，春秋时期楚国期思（今河南固始）人，任楚相，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使楚日渐富强。郟之战，协助庄王指挥楚军，大败晋兵。⑮于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也：于陵子仲，战国时隐逸之士。或谓即陈仲子。《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裴驷集解：“《烈士传》曰：楚于陵子仲，楚王欲以为相，而不许，为人灌园。”灌园，从事田园劳动。⑯披心腹：披露真诚。心腹，衷情、真意。⑰情素：亦作“情愫”。真情，本心。⑱堕肝胆：堕，毁坏，引申为剖开。肝胆，比喻真心诚意。⑲德厚：谓德泽深厚。⑳爱：舍不得，吝惜。㉑吠尧：《战国策·齐策六》：“跖之狗吠尧，非贵跖而贱尧也，狗固吠非其主也。”后以“吠尧”比喻坏人攻击好人。吠，狗叫。㉒跖之客可使刺由：跖，亦作“跖”，又称“盗跖”和“桀跖”，相传为古时民众起义的领袖。由，指许由，一作许繇，上古时代高洁清节之士，相传尧让以天下，不受，遁居于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愿闻，洗耳于颍水之滨。㉓资：禀赋，才质。㉔荆轲沈七族：应劭曰：

“荆轲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沈，亦作“沉”，灭绝。七族，张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孙。”^{②5}要离燔妻子：要离，春秋时吴国刺客，为吴王阖闾（即公子光）谋害在卫的公子庆忌。他请吴王断其右手，杀其妻子，诈称负罪出奔。至卫见庆忌，又假意为庆忌设谋返吴夺权。同舟渡江时，要离刺死庆忌，自己也伏剑自尽。燔，焚烧。

【译文】“晋文公亲近他过去的仇人，故而称霸诸侯；齐桓公任用原来的仇人（管仲），从而匡正天下。这是为何？因为（他们）仁慈而情意深厚，真诚发自内心，这不是用浮夸不实的言辞能达到的。至于秦国采用商鞅的变法，向东削弱了韩国、魏国，顿时强盛于天下，最终商鞅却被车裂；越国用大夫文种的计谋，征服了强大的吴国而称霸中原，结果却遭到杀身之祸。所以孙叔敖三次辞去相位而不后悔，于陵子仲辞去三公的职位而为人灌园浇菜。现今，人主果真能去掉骄傲之心，（礼贤下士）使士人怀有愿意报效的心意，披露真诚，显现真心，披肝沥胆，广施厚德，对待士人无所吝惜，那么即使是夏桀所养的狗也可使它冲着尧狂叫，盗跖的门客也能让他去行刺许由，更何况是依仗万乘之国的威势，凭借像圣王一样的天资呢？若是这样，那么荆轲为太子丹刺杀秦王而最终被灭七族，要离为吴王阖闾刺杀庆忌不惜让阖闾烧死自己妻子儿女的事，难道还值得对大王说吗？”

【原文】“臣闻明月之珠^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盼^②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③，轮囷离奇^④，根柢，下本也。轮囷离奇，委曲盘戾也。而为万乘^⑤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⑥也。故无因至前，虽出随珠和璧^⑦，只结怨而不见德^⑧；有人先游^⑨，则枯木朽株^⑩，树功^⑪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⑫之士，身在贫羸^⑬，虽蒙尧、舜之术。狭伊、管^⑭之辩，怀龙逢^⑮、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⑯忠于当世之君（旧无之君二字。补之），则人主必袭^⑰案剑相盼之迹

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注释】①明月之珠：即夜光珠。因珠光晶莹似月光，故名。②按剑相盼：按剑，以手抚剑，预示击剑之势。盼，《汉书·邹阳传》原文作“眄”，斜视、不用正眼看。③蟠木根柢：蟠木，指盘曲而难以为器的树木。根柢，草木的根。柢，即根。④轮囷离奇：轮囷，盘曲貌。离奇，盘绕屈曲貌。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轮囷离奇，委曲盘戾也。”⑤万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能出兵车万乘，因以“万乘”指天子。⑥容：装饰，雕饰。⑦随珠和璧：随侯珠与和氏璧的并称。随侯珠，传说古代随国姬姓诸侯见一大蛇伤断，以药敷之而愈，后蛇于江中衔明月珠以报德，因曰随侯珠，又称灵蛇珠。和璧，即和氏璧，为楚人卞和于荆山所得，故命之曰和氏璧。后以“随珠和璧”泛指珍宝或珍宝中的上品。⑧见德：受到恩德。⑨先游：介绍荐引。颜师古注：“先游，谓进纳之也。”⑩枯木朽株：枯树烂桩。比喻老朽无能之人。⑪树功：建立功勋。⑫布衣穷居：布衣，借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衣锦绣，故称。穷居，谓隐居不仕。⑬贫羸：贫穷瘦弱。颜师古注：“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谓无威力。”⑭伊、管：指伊尹和管仲。伊尹，生卒年不详，商初大臣，名伊，一说名挚，受成汤重用，任阿衡，委以国政，助汤灭夏，为商朝理政安民五十余载，治国有方，世称贤相。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被称为“春秋第一相”。⑮龙逢：即关龙逢，夏末贤臣。桀为酒池、糟丘，作长夜之饮。龙逢进谏，立而不去，为桀囚拘而杀之。⑯开：陈说，表达。⑰袭：继承，沿袭。

【译文】“臣听说把明月珠、夜光璧那样的珍宝，在黑暗中投给路上的行人，人们没有不按剑斜视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些宝物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弯曲的树木或树根，盘绕曲折，但却可以当作天子的器物，那是因为有人事先加以雕饰。所以，毫无缘由地来到人们面前，即使投出的是随侯珠、和氏璧，也只会与人结怨而不会令人感恩；如果有人推荐引进，就是枯树烂桩，也会使人不忘其功。现在天

下身着布衣、隐居不仕的士人，身处贫弱之境，即使抱有尧、舜那样的治世之术，持有伊尹、管仲那样的辩才，怀着龙逢、比干那样的诚意，但是平素没有人像雕饰树根进献给国君那样去为他们引荐，即使他们竭尽心思，想对当世的君主表达忠诚，君主也必然会沿袭‘按剑斜视’的行迹。这是使得布衣之士连枯槁之木的功用都尽不到啊！”

【原文】“今人主沈谄谀之辞^①，牵帷廡之制^②，使不羈^③之士与牛骥^④同皂^⑤，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⑥。臣闻盛饰^⑦入朝者，不以私污^⑧义；砥砺名号^⑨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⑩；邑号朝歌^⑪，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⑫之士，笼于威重之权^⑬，胁于位势之贵^⑭，回面^⑮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⑯堀穴岩藪^⑰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⑱者哉。”书奏，孝王立出^⑲之，卒为上客。

【注释】①沈谄谀之辞：沈，同“沉”，沉溺、沉迷。谄谀，谄媚阿谀。②牵帷廡之制：牵，牵制。廡，同“墙”。帷墙，指弄臣、妻妾。③不羈：谓才行高远，不可拘限。④牛骥：指牛马畜类。⑤皂：牛马的食槽。亦泛指牲口栏棚。⑥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鲍焦，春秋末战国初齐国人，隐洛阳，以刚直、廉洁、节俭著称于世，常荷担采樵，拾橡栗充饥，认为世道黑暗，故不臣天子，不事诸侯。愤于世，即愤世，愤恨世事的不平。颜师古注：“鲍焦怨时之不用己，采蔬于道。子贡难曰：‘非其时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于洛水之上。蔬谓菜也。”⑦盛饰：服饰端庄。⑧污：玷污，玷辱。⑨砥砺名号：亦作“砥厉名号”。谓自修品节，以保令名。⑩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里，中国古代城市居民聚居之处。又名闾里、坊。“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曾子，曾参，古代孝子。曾参到了胜母里，认为里名不孝，就没有进去。⑪朝歌：古地名，位于河南省北部的淇县。殷商末期纣王在此建行都，改称朝歌。颜师古注：“朝歌，殷之邑名也。”⑫寥廓：宽宏豁达。颜师古注：“寥廓，远大之度也。”⑬笼于威重之权：笼，控制。威重，威权、威势。⑭胁于位势之贵：胁，逼迫、威吓。位势，地位

与权势。⑮回面：转变脸色。谓改变态度。⑯伏死：退隐而死。⑰掘穴岩藪：掘穴，洞穴。岩藪，山泽、山野。⑱阙下：宫阙之下。借指帝王所居的宫廷。⑲出：释放。

【译文】“现在人主沉溺于谄谀奉承的言辞中，被身边的弄臣所牵制，使才行高远、不可拘限的人才与牛马一样的小人共处，这就是鲍焦对世事愤恨不平的原因啊。臣听说身着端庄服饰入朝做官的人，不会以私心玷污公义；自修品节、保持节操的人，不会因私利而损害自己的品行。所以里名叫做‘胜母’的，曾子就不进入；城邑名叫‘朝歌’的，墨子就掉转车头离去。现在要想让天下宽宏豁达的士人被威势所控制、被显贵的地位和权势所胁迫，从而改变态度、玷污品节来事奉那些阿谀逢迎的小人，以求得亲近君主身边，那么士人只有退隐而老死于洞穴山林之中，怎会有竭尽忠信而效力于您门下的人呢？”此书上奏后，梁孝王立即释放了他，邹阳最终成为了梁孝王的上等宾客。

【原文】枚乘^①，字叔，淮阴^②人也，为吴王濞郎中^③。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④谏曰：“臣闻得全^⑤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诛^⑥以直谏，则事无遗策^⑦，功流万世。臣乘愿披心腹^⑧，而效愚忠^⑨，唯大王少加意念^⑩于臣乘言。夫以一缕之任^⑪，系千钧之重^⑫，上悬之无极^⑬之高，下垂之不测^⑭之深，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⑮，鼓而惊之；系^⑯方绝，又重镇^⑰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泉，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⑱。言其激切甚急也。能听忠臣之言，百举必脱^⑲。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⑳，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㉑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㉒天命^㉓之寿，敝^㉔无穷之乐，究^㉕万乘之执，不出反掌之易，以^㉖居泰山之安，而欲乘^㉗累卵之危，走^㉘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

【注释】①枚乘(?—公元前140年):字叔,淮阴(今江苏清江市西南)人,西汉辞赋家,曾做过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的文学侍从。七国之乱前,曾上书谏阻吴王起兵;七国叛乱中,又上书劝谏吴王罢兵。吴王均不听。七国之乱平定后,枚乘因此而显名。景帝时,拜为弘农都尉,因非其所好,以病去官。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之,因年老,死于途中。枚乘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辞赋,代表作有《七发》。②淮阴:古县名。约在今江苏省淮安市。③郎中:官名。始于战国,秦汉沿置。掌管门户、车骑等事,内充侍卫,外从作战。④书:即《谏吴王书》(又名《上书谏吴王》)。⑤得全:谓人臣事君之礼无所失。《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司马贞《史记索隐》:“得全,谓人臣事君之礼全具无失,故云得全也。”⑥重诛:指极刑。⑦遗策:失策。⑧披心腹:披露真诚。⑨愚忠:愚憨的忠心。⑩意念:思虑,念头。⑪任:担荷,负载。⑫系千钧之重:系,亦作“系”,将人或物体用绳索等物捆扎起来,悬吊于另一物体之上。千钧,三十斤为一钧,千钧即三万斤。常用来形容器物之重或力量之大。⑬无极:无穷尽,无边际。⑭不测:难以意料,不可知。⑮骇:马受惊。⑯系:指带子、绳索。⑰镇:向下加重量。⑱其出不出,间不容发:苏林曰:“改计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间不容发,指距离极近,中间不能放进一根头发。也比喻形势危急到了极点。⑲百举必脱:百举,泛指办很多事情。脱,脱免。颜师古注:“脱者,免于祸也。”⑳累卵:堆叠的蛋。比喻极其危险。㉑于:跟,同。㉒极:穷尽,竭尽。㉓天命:犹天年。谓人之自然寿命。㉔敝:终,尽。㉕究:穷尽,终极。㉖以:通“已”。已经。㉗乘:追逐。㉘走:颜师古注:“走,趋向之也。”

【译文】枚乘,字叔,淮阴人,是吴王刘濞的郎中。吴王最初对朝廷心怀不满而图谋叛逆时,枚乘上书劝谏说:“臣听说人臣事君之礼无所失,则一切都会兴盛;若有所失,则一切都会败亡。忠臣能不顾忌极刑来直言规谏,那么国家政治就不会失策,功业就可以流传万世了。臣枚乘愿意披露真诚,贡献愚忠,希望大王对臣枚乘的话稍加考虑。”

靠一条丝线的负荷能力，系上千钧的重物，向上悬在无限的高空，下边垂临不可测量的深渊，即使是非常愚蠢的人，也知道担忧丝线将会断绝。马正受惊时，又击鼓来惊吓它；绳子快要断了，又给它加上重物。丝绳从高空断绝，无法再重新联结；（千钧重物）坠入深渊，难以再将它取出来。能否扭转这种危险的形势，容不得有丝毫的迟疑。能听忠臣的话，（即使）做很多事情也都能免于祸患。如果定要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将如同堆叠的蛋一样危险，比登天还要困难。改变自己想做的事，就会像翻过手掌一样容易，如同泰山一样安稳。现在，（您）想享尽上天赐予的寿命，受尽无穷的快乐，穷尽万乘之主的权势，这些都易如反掌。您已经居于像泰山一样安稳的境地，却想追逐危如累卵之事，趋向于难于上天之路，这是愚臣所大惑不解的啊。”

【原文】“人性有畏其影而恶其迹^①者，却背^②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阴而止^③，影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滄^④，滄，寒也。一人炊^⑤之，百人扬^⑥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⑦。”

【注释】①恶其迹：恶，讨厌。迹，脚印、足迹。②却背：向后倒退。③就阴而止：就，赴、到。阴，不见阳光的地方。止，停止、终止。④欲汤之滄：汤，热水。滄，寒冷、凉。⑤炊：烧火。颜师古注：“炊，谓爨火也。”⑥扬：翻腾。⑦譬由抱薪而救火也：譬由，譬犹、譬如。抱薪救火，比喻以错误的做法去消灭祸患，反而使祸患扩大。

【译文】“人有习性害怕自己的影子并且讨厌自己的足迹的，（背着太阳）向后倒退着疾行，结果看到的脚印更多，影子更是紧追不舍。他不知道到背阴处停住，影子便会消失，脚印也会断绝。想让别人听不到，不如自己不要说；想让别人不知道，不如自己不要做。希望热水变

凉，却让一个人继续烧火，即使有一百个人去翻搅（热水），也是没有帮助的，不如去掉薪柴、熄灭火焰就可以了。不断绝其根源，却去拯救其末流，这就好比抱着干柴去救火一样。”

【原文】“夫铢^①铢而称之，至石^②必差；寸寸而度^③之，至丈^④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⑤。夫十围^⑥之木，始生而如蘖^⑦，足可搔而绝^⑧，手可擢^⑨而拔，据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砻砥厉^⑩，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养^⑪，不见其益^⑫，有时而大；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愿大王孰计^⑬而行之，此百世^⑭不易之道也。”吴王不纳，乘去而之梁。

【注释】①铢：古代衡制中的重量单位，为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②石：量词，计算重量的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③度：丈量，计算。④丈：长度单位，十尺为一丈。⑤径而寡失：径，直接。失，错误、失误。⑥十围：亦作“十韦”。形容粗大。按：围的长度，有一抱或径尺为围及一围等于三寸、五寸等说。⑦蘖：树木砍去后从残存茎根上长出的新芽。泛指植物接近根处长出的分枝。⑧足可搔而绝：足，谓用足踢或踏。搔，颜师古注：“搔谓抓也。”绝，断，分成两段或几段。⑨擢：拔取，抽出。⑩磨砻砥厉：四种质地和颜色不同的磨石。《汉书·枚乘传》原文作“磨砻底厉”。颜师古注：“砻亦磨也。底，柔石也。厉，皂石也。皆可以磨者。”⑪畜养：指饲养牲口。⑫益：增加。⑬孰计：周密考虑。⑭百世：世世代代。指久远的岁月。

【译文】“一铢一铢地去称量，达到一石重量时，必定会产生误差；一寸一寸地测量，量到一丈长时，必定会出现差错。若直接用石称重，用丈测量，就会很少出现失误。十围粗的大树，开始生长时也不过是个幼枝，用脚一踩便可折断，用手一拔就可拔掉，那是趁着它还未长大、尚未成形（所以才能做到）。用磨石磨东西，看不见磨石损减，到一定

时候就会被磨完；种植树木饲养牲口，看不见它们在生长，到一定时候就发现它们不知不觉长大了；积累仁德和善行，不知道会有什么好处，到一定时候就会产生作用；抛弃仁义、违背天理，也不知道有什么害处，到一定时候就会导致灭亡。臣希望大王能周密考虑，认真遵行，这些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道理啊。”吴王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枚乘就离开吴国到梁国去了。

【原文】路温舒^①，字长君，巨鹿^②人也。宣帝初即位，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③。其辞曰：“臣闻齐有无知^④之祸，而桓公以兴^⑤；晋有骊姬^⑥之难，而文公用伯^⑦。近世^⑧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大宗^⑨。由是观之，祸乱之作^⑩，将以开圣人也。帝永思至德^⑪，以承天心^⑫，崇^⑬仁义，省^⑭刑罚，通关梁^⑮，壹远近^⑯，敬贤如大宾^⑰，爱民如赤子^⑱，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德，此贤圣所以昭天命^⑲也。陛下初登至尊^⑳，宜改前世^㉑之失，涤烦文^㉒，除民疾，存亡继绝^㉓，以应天意。”

【注释】①路温舒：字长君，巨鹿（今属河北）人，生卒年不详，约汉昭、宣二帝前后在世。昭帝时，守廷尉史。宣帝即位，路温舒上书言宜尚德缓刑。宣帝善其言，迁广阳私府长。后迁右扶风丞。久之，迁临淮太守，政绩优异，卒于官。②巨鹿：县名。秦始置，约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③尚德缓刑：尚，尊崇、重视。缓刑，放宽刑罚。④无知：即公孙无知（？—公元前685年），春秋时期齐国公族，齐僖公胞弟夷仲年之子，齐襄公堂弟。无知与襄公宿有积怨，公元前686年，他联合管至父、连称杀齐襄公，无知被拥立为齐国国君，登位后不久即被雍林所杀。⑤桓公以兴：齐襄公时，国政混乱，襄公之弟公子纠在管仲保护下前往鲁国，次弟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逃奔莒国。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为君，次年春，无知被雍林所杀，齐国陷入无君状态，国内一片混乱。公子小白在此时先于公子纠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后桓公在管仲辅佐下，“九合

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⑥骊姬：春秋时骊戎首领之女。献公五年（公元前672年），晋伐骊戎，得骊姬及其妹，二人受到献公宠幸。献公十二年，骊姬生奚齐。晋献公本有子三人，长为太子申生，次为重耳，末为夷吾。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骊姬陷害太子申生，申生逃到新城被迫自杀。又逼走重耳、夷吾。此后献公立骊姬子奚齐为太子。献公死，里克、邰郑父等人聚众作乱，杀死奚齐、卓子（骊姬妹所生子），晋国大乱。⑦文公用伯：晋文公（？—公元前628年），姬姓，名重耳，谥号曰“文”，晋献公之子，晋惠公之兄。太子申生死后，骊姬向献公谗毁重耳和夷吾，两人被迫逃走。此后重耳游历各诸侯国，在外漂泊十九年，终复国即位。晋文公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选拔贤能，尊王攘楚，作三军六卿，勤王事于洛邑，败楚师于城濮，盟诸侯于践土，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用，因此。伯，通“霸”。⑧近世：犹近代。⑨孝文为大宗：孝文，即汉文帝。大宗，王先谦曰：“‘大’与‘太’同。”太宗，即文帝庙号。汉初诸吕之乱被平定后，周勃、陈平等入拥立代王刘恒即位，是为汉文帝。⑩作：兴起，发生。⑪帝永思至德：帝，《汉书·路温舒传》原文作“文帝”。永思，长思、长念。至德，最高的道德、盛德。⑫天心：犹天意。⑬崇：尊崇，推重。⑭省：减少，削减。⑮关梁：关口和桥梁。泛指水陆交通必经之处。这些地方往往设防戍守或设卡征税。⑯壹远近：王先谦曰：“言遐迩一体也。”⑰大宾：泛指国宾。⑱赤子：婴儿。⑲天命：古以君权为神授，统治者自称受命于天，谓之天命。⑳至尊：至高无上的地位。多指君、后之位。㉑前世：以前的时代。㉒涤烦文：涤，清除。烦文，繁琐的仪式与法规。㉓存亡继绝：亦作“存亡续绝”。原谓使亡国复存、绝嗣得续，亦泛指使濒临灭亡或已亡者得以继续存在或延续。

【译文】路温舒，字长君，巨鹿人。汉宣帝刚即位时，路温舒上书建议应该崇尚德治、宽减刑罚。他在奏书中说：“臣听说春秋时齐国有公孙无知杀害齐襄公的祸乱，而齐桓公因此兴起；晋国有骊姬乱晋的祸难，而晋文公因此称霸；近代诸吕作乱，而文帝得以成为汉朝的‘太宗’。由以上史实来看，国家有祸乱发生，是将要为圣王的出现开辟道

路。文帝一直思慕至高无上的德行，(希望以此)来承接上天爱人之中心。他崇尚仁义，减少刑罚，疏通关口和桥梁，对待远近地区一视同仁，尊敬贤才就像尊敬贵宾一样，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一般，自己感到心安理得的事情，才在全国实施。因此监狱空虚，天下太平。在变乱之后继承君位，必然要有不同寻常的恩德，这是圣明的君主用来显示自己受命于上天的做法。陛下刚刚登上皇位，应当改变前代的过失，清除繁琐的法令，解除百姓的疾苦，使行将灭亡者得以生存，使将要断嗣者有后代继承，以顺应上天的意愿。”

【原文】“臣闻秦有十失^①，其一尚存，治狱^②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③，好武勇^④，贱^⑤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⑥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⑦。故盛服先生^⑧不用于世，忠良切言^⑨皆郁^⑩于胸，誉谀^⑪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⑫，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厚恩，无金革^⑬之危、饥寒之患，然太平未洽^⑭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⑮，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属^⑯。《书》曰：‘与杀不辜，宁失不经^⑰。’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⑱，以刻为明。深^⑲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⑳。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㉑于市；被刑之徒，比肩^㉒而立；大辟^㉓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㉔之所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注释】①十失：十项过失。特指苛虐的秦政。②治狱：审理案件。③羞文学：羞，以为耻辱。文学，泛指文章经籍。④武勇：威武勇猛。⑤贱：轻视，鄙视。⑥正言：直言，说实话。⑦遏过者谓之妖言：遏过，阻止产生过失。颜师古注：“遏，止也。”妖言，犹妄言、胡说。⑧盛服先生：指儒者。以其戴儒冠，着儒服，衣冠齐整，故称。⑨切言：犹直言。⑩郁：蕴蓄，蕴藏。⑪誉谀：颂扬阿谀。⑫虚美熏心：指被表面上的美好假象所迷惑。虚，虚假熏心，迷住心窍。⑬金革：借指战争。⑭洽：周遍，广博。⑮大命：谓大事、要事。⑯属：继续，联接。⑰与

群书治要译注

杀不辜，宁失不经：出自《尚书·虞书·大禹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不辜，指无罪之人。不经，不合常法。颜师古注：“言人命至重，治狱宜慎，宁失不常之过，不滥无罪之人，所以常宽恕也。”⑱殴：“驱”的古字。驱使。⑲深：严酷，苛刻。⑳平者多后患：平，公正。后患，日后的祸害。㉑流离：犹淋漓（沾湿或流滴貌）。㉒比肩：并肩。㉓大辟：古五刑之一，谓死刑。㉔仁圣：仁德圣明，亦指仁德圣明者。古代多用来称颂帝王。

【译文】“臣听说秦朝有十项过失，其中有一项仍然存在，那就是审理案件的官吏。秦朝的时候，轻视文献典籍，崇尚威武勇猛，鄙视仁义之士，重视审案之官，说实话被看作是诽谤，制止过失被当作是妖言。所以儒者不被当世所用，忠良正直的话都只能积聚在胸中，奉承阿谀的声音整天萦绕在耳边，君王被表面上的美好假象所迷惑，实际存在的祸患却被掩盖起来。这些是秦朝所以丧失天下的原因。当今天下之人幸赖陛下的深恩，没有战争的危险和饥寒的忧患，可是太平还没有遍及天下，就是因为治狱（问题）的扰乱。刑狱，是天下的大事，被处死的人不能复活，被割断的肢体不能再连接上。《尚书》说：‘与其妄杀无辜，宁可犯不依常法的过错。’当今审理案件的官员却不是这样。他们上下之间互相驱使，把苛刻当作严明。严酷者则会获得‘公正’之名，而执法公平者则多有后患。所以审案的狱吏，都希望置人于死地，并不是因为他们憎恨这些人，而是他们保全自己的办法就在于将这些人处死。因此死人的血在街市上流淌，遭受刑罚的犯人肩并肩地站着，被判处死刑的人每年数以万计。这是让仁德圣明的君主感到悲伤的事啊！太平之所以还未遍及天下，大致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原文】“夫人情安则乐生^①，痛则思死。捶楚^②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③；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④以明

之；上奏畏却^⑤，则锻鍊而周内之^⑥。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盖奏当^⑦之成，虽咎繇^⑧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⑨。何则？成练^⑩者众，文致^⑪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⑫，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⑬。’此皆疾吏^⑭之风^⑮，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⑯乱正，离亲^⑰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注释】①乐生：谓以生为乐。②捶楚：杖击，鞭打。亦为古代刑罚之一。③饰辞以示之：王先谦曰：“令其诬服也。《汉纪》作‘则饰妄辞以示之’。”④指道：亦作“指导”。指示教导，指点引导。⑤畏却：谓怕被驳回。颜师古注：“却，退也，畏为上所却退。”⑥锻鍊而周内之：锻鍊，鍊，同“炼”，罗织罪名，陷人于罪。周内，弥补漏洞，使之周密。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九》：“今案：内读为‘纳’。纳者，补也；周，密也……谓密补其奏中之罅隙。”⑦奏当：审案完毕向皇帝呈报处理意见。当，判罪。⑧咎繇：亦作“咎陶”，即皋陶。传说虞舜时的司法官。⑨死有余辜：犹死有余辜，谓虽死不足抵其罪。形容罪大恶极。辜，同“罪”。⑩成练：罗织成罪。⑪文致：舞文弄法，致人于罪。⑫深刻残贼：深刻，严峻苛刻。残贼，指残忍暴虐。⑬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颜师古注：“画狱、木吏，尚不入对，况真实乎？期，犹必也。议必不入对。”⑭疾吏：憎恨狱吏。⑮风：民间歌谣。⑯败法：败坏法规、制度。⑰离亲：谓与亲属相分离。

【译文】“人之常情是安宁就乐于活着，痛苦就想到不如死去。在刑杖的拷打下，什么样的供词得不到呢？所以犯人承受不了身体上的痛苦，就编造假的供词交给审判者。审讯他的官吏觉得这样做很方便，就引导犯人招供来证实他的罪名。又担心上奏时被驳回，于是就罗织罪名，修饰供词，使其周密而没有破绽。奏书上判定的罪名已成，即使是善于判案的皋陶听了，也会认为此人是死有余辜。为什么会这样？因

为罗织的罪状很多，经修饰而确定的罪名也很明确。所以审理案件的官员们就专门做这些苛刻残暴的事，不顾及给国家带来的祸患，这是当今社会的大害呀！所以俗话说：‘就是在地上画个圈当作牢狱，人们也议论着不敢进入；就是用木头刻一个狱吏，也必定无人愿意面对它。’这都是人们痛恨狱吏的民谣、表达他们伤心悲痛之情的言辞啊！所以天下的忧患，没有比刑狱更深重的；败坏法律、扰乱公正，使亲人分离、正道堵塞，没有比审理案件的官员为害更大的。这就是至今仍然存在着的过失之一。”

【原文】“臣闻乌鸢^①之卵不毁，而后凤皇集^②，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曰：‘山藪藏疾，川泽纳污^③，瑾瑜匿恶，国君含诟^④。’唯陛下除诽谤^⑤以招切言^⑥，开天下之口，广箴谏^⑦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无极，天下幸甚^⑧。”上善其言。

【注释】①乌鸢：乌鸦和老鹰。均为贪食之鸟。②而后凤皇集：凤皇，亦作“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叫凤，雌的叫凰。通称为凤或凤凰。羽毛五色，声如箫乐。常用来象征瑞应。集，鸟栖止于树。③山藪藏疾，川泽纳污：语出《左传·宣公十五年》。即纳污藏疾之意。比喻包容罪过错失。山藪，山深林密的地方。疾，指毒害之物。颜师古注：“言山藪之有草木则毒害者居之，川泽之形广大则能受于污浊。”④瑾瑜匿恶，国君含诟：语出《左传·宣公十五年》。即含垢匿瑕之意。指包容污垢，隐匿缺失。形容宽宏大度。瑾、瑜，皆美玉名，泛指美玉。颜师古注：“诟，耻也。人君之善御下，亦当忍耻病也。”⑤除诽谤：何焯曰：“霍山言：‘诸儒生喜狂说妄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则所谓除诽谤以招切言者，亦反霍氏之政也。”⑥切言：犹直言。⑦箴谏：规戒劝谏。⑧幸甚：表示非常庆幸或幸运。

【译文】“臣听说乌鸦、老鹰的卵不被毁坏，而后凤凰才来停栖；犯有诽谤之罪的人不被诛罚，而后才会有人进献良言。所以古人有这样的话：‘山深林密的地方藏有毒害之物，河川广大因而能容纳污垢，美玉中隐藏着瑕疵，国君也应能容忍耻辱。’唯愿陛下免除诽谤者之罪以便接受正直的言论，让天下人敢于开口讲话，开扩进谏的途径，扫除亡秦的过失，尊崇文王、武王的德政，减少法令制度，宽减刑罚，那么太平盛世的风气就可在当世兴起，国家可以永远地和平安乐，和上天一样长久而无有穷尽，那天下百姓将会十分庆幸了。”皇上很赞许他的建议。

【原文】苏建^①，杜陵^②人也。子武^③，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将^④，持节^⑤送匈奴，使^⑥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⑦等俱（旧无与副至等俱十四字，补之）。会虞常等谋反匈奴中^⑧。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⑨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⑩，常能为汉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⑪其赏。”人夜亡告之^⑫。单于^⑬怒，召诸贵人^⑭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⑮曰胡官号也。：“即谋单于，何以复加^⑯？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⑰，武曰：“屈节辱命^⑱，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⑲自刺。卫律惊，自抱持^⑳武，气绝，半日复息^㉑。

【注释】①苏建：西汉将领，生卒年不详，约与汉武帝及卫青同时。有三子，长子苏嘉，次子苏武，三子苏贤。②杜陵：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古为杜伯国。秦置杜县，汉宣帝筑陵于东原上，因名杜陵，并改杜县为杜陵县。晋曰杜城县，北魏曰杜县，北周废。③武：苏武（公元前140年—公元前60年），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武帝时为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至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获释回汉。苏武死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以彰显其节操。④中郎将：官名。秦置，汉沿用。担任官中护

卫、侍从。属郎中令。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署长官称中郎将，省称中郎。⑤持节：古代使臣奉命出行，必执符节以为凭证。⑥送匈奴，使：中华书局本《汉书》断句为：送匈奴使。武帝时，汉朝不断讨伐匈奴，多次派使节暗中侦察。匈奴扣留了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批人。匈奴使节前来，汉朝廷也扣留他们以相抵。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且鞮侯单于刚刚即位，唯恐受到汉朝袭击，于是全部送还了汉使节路充国等人。汉武帝赞许他的义举，于是派苏武以中郎将的身分出使，持旄节护送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顺便送给单于很丰厚的礼物，以答谢他的好意。⑦假吏常惠：假吏，暂时代理职务的官吏。常惠，西汉太原人，出生年代不详，卒于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自告奋勇，随中郎将苏武一同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长达十九年。在苏武等汉使回归汉朝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干。汉昭帝嘉奖他的劳苦，将他破格提升为光禄大夫。宣帝时，因联合乌孙等国讨伐匈奴有功，受封长罗侯。苏武卒后，常惠又代之为典属国，潜心尽职，功绩卓著，史称“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⑧会虞常等谋反匈奴中：会，副词，恰巧、适逢。虞常，生卒年不详，西汉长水人。谋反，指缙王（浑邪王姐姐的儿子）与虞常等人在匈奴内部谋反。⑨候：拜访，探望。⑩卫律：生卒年不详。本是匈奴人，生长在汉朝，并在朝廷做官。与李广利兄弟交情颇好，因此李延年曾在汉武帝面前举荐卫律，出使匈奴。李延年因巫蛊之事被捕，卫律怕被诛连，便投降匈奴，被且鞮侯单于封为丁零王。⑪幸蒙：犹言承蒙。常用为客套语。⑫人夜亡告之：亡，逃跑、出逃。《汉书·苏武传》：“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缙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⑬单于：汉时匈奴君长的称号。此指且鞮侯单于（？—公元前96年）。⑭贵人：对地位尊崇的人的尊称。⑮左伊秩訾：匈奴官号（亦说是王号）。⑯即谋单于，何以复加：颜师古注：“言

谋(杀)卫律而杀之,其罚太重也。”即,连词,假若。⑰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颜师古注:“致单于之命,而取其对也。”受辞,听从君主的令词。⑱屈节辱命:屈节,犹言失节归附。辱命,辜负使命。⑲佩刀:佩在腰间的刀。古代男子服饰之一,佩之以示威武。⑳抱持:抱着,抱住。㉑息:呼吸。颜师古注:“息,谓出气也。”

【译文】苏建,杜陵人。他的儿子苏武,字子卿。武帝派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持符节护送匈奴的使者返回,和副中郎将张胜及临时派往的官吏常惠等同行。此时,适逢虞常等人在匈奴中谋反。虞常在汉朝时,素来和副中郎将张胜有交往,他私下去拜访张胜说:“听说汉天子非常怨恨卫律,我能为汉朝杀掉他。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朝,希望他们有幸能得到一些赏赐。”有人晚上逃走,向单于告密。单于发怒,召集匈奴贵族商议,准备杀掉汉朝的使者。左伊秩訾说:“(仅仅因为密谋杀害卫律就杀了他们,未免处罚过于重了。)假如是谋杀单于,又该如何加重处罚呢?应该让他们全部投降。”单于派卫律召见苏武听受令词,苏武说:“让我失节归附,辜负使命,即使活着,还有什么面目再回到汉朝!”于是便拔出佩刀往身上刺。卫律大惊,亲自抱住苏武。苏武昏死过去,半天才又苏醒过来。

【原文】单于壮^①其节,使使晓武^②。会论^③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单于募^④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⑤。”复举剑拟^⑥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⑦,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⑧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⑨主背亲,为降虏^⑩于蛮夷,何以汝为见?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⑪,反欲斗两

主^⑫，观祸败^⑬。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⑭；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⑮；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⑯。独匈奴未耳。若^⑰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

【注释】①壮：推崇，赞许。②使使晓武：颜师古注：“谕说令降也。”③会论：会同判决罪犯死刑。④募：募集，招求。⑤相坐：谓一人有罪，连坐他人。⑥拟：指向，比划。⑦马畜弥山：马畜，马牛羊等牲畜。弥，遍、满。⑧膏：犹沾溉。⑨畔：通“叛”。背叛，叛变。⑩降虏：俘虏。⑪平心持正：平心，谓用心公平、态度公正。持正，持守公正。⑫两主：指汉朝和匈奴双方之主。⑬祸败：灾祸与失败。⑭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南越，国名，秦末赵佗建立，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亡。屠，割裂、分裂。公元前112年，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动政变，杀害了当时的南越王赵兴、樛太后和汉朝的使者，武帝震怒，同年秋，汉武帝调遣罪人和江淮以南的水兵共十万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经过一年多的激战，汉军攻克了南越国的都城番禺。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后，将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了九个郡，直接归属汉朝。至此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在经历了九十三年、五代南越王之后，最终宣告结束。详见《汉书·两粤传》。⑮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宛王，即大宛国王。北阙，古代宫殿北面的门楼，是臣子等候朝见或上书奏事之处。汉武帝闻大宛出产好马，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命使臣携带金帛前去换取，由于双方意见冲突，换马不成，使臣也被杀害。武帝怒，命大将军李广利率兵往讨。初征不利，至大宛东境郁成即战败。武帝命发兵运粮再西讨，于太初四年攻克其首都，杀大宛王毋寡，另立国王，从此大宛服属汉朝。详见《汉书·西域传》。⑯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朝鲜，此指卫满朝鲜，又称卫氏朝鲜，由西汉初年燕国卫满推翻箕子朝鲜而建立。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为加强和卫氏朝鲜的藩属关系，汉朝派涉何为使节前往朝鲜，劝谕右渠王改变对汉朝的不友好政策，结果无效。涉何对此非常气恼，在回国途中，将护送他出境的朝鲜裨王长杀死，并将情况飞报汉武帝。汉武帝不但没有责怪涉何，还任命他做辽东郡东部都尉。右渠王对涉何怀

恨在心，发兵突袭辽东，杀死涉何。同年秋，汉武帝发兵五万，一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从齐地渡过渤海，另一路由左将军荀彘率领，从陆路出辽东，水陆两路联合攻打右渠王。由于朝鲜国都王险城长期被汉军包围，在抵抗汉军的问题上，卫朝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公元前108年夏，朝鲜右渠王被主和的臣属杀死，王险城被攻陷，卫氏朝鲜灭亡。此后，汉武帝在其管辖地先后设置了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详见《汉书·朝鲜传》。

⑰若：你。

【译文】单于钦佩苏武的节操，派使者劝降苏武，又请他共同参与审判虞常，单于想趁此机会迫使苏武投降。用剑斩杀虞常之后，卫律说：“单于招募投降的人，可赦免其罪。”他举剑准备杀张胜，张胜请求投降。卫律又对苏武说：“副使有罪，正使应当与他连坐。”又举起剑来对着苏武，苏武毫不动摇。卫律说：“苏君，我卫律之前背叛汉朝归顺匈奴，有幸蒙受单于大恩，赐我王号，拥有数万部众，牛马满山，富贵到这种程度。苏君今日归降，明天也会和我一样。否则被杀，白白葬身在草莽荒野之中，又有谁知道你呢？”苏武不予理睬。卫律又说道：

“你能因我而归降，我可以和你结为兄弟。如果今天不听从我的劝告，以后就是想再见我，还有可能吗？”苏武痛骂卫律说：“你身为汉朝臣子，不顾及恩义，背叛君主和亲人，做了蛮夷的俘虏，我为什么要见你！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裁决人的生死，你却不能秉持公道，反而想让汉、匈两方君主相斗，坐观争战造成的灾祸。过去南越杀死汉使，结果被汉攻灭并分为九郡；大宛国王杀死汉使，结果他的首级被挂在了汉宫北面的楼台；朝鲜杀死汉使，立刻便被诛灭。惟有匈奴还没有杀过汉使。你知道我不会投降，明明是打算（杀死我）让两国相攻伐，匈奴的大祸，将从我开始了！”

【原文】律知武终不可胁^⑰，白单于。单于愈益^⑱欲降之，乃幽^⑲武

群书治要译注

置大窖^④中，绝不饮食。天雨雪^⑤，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⑥，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⑦上无人处，使牧羝羊^⑧，曰：“羊乳，乃得归。”武至海上，禀食^⑨不至，掘野鼠去(旧无去字。补之)草实而食之^⑩，杖汉节^⑪而牧羊，卧起操持^⑫，节旄^⑬尽落。

【注释】①胁：逼迫，威吓。②愈益：更加。③幽：囚禁。④窖：地窖。贮藏物品的地洞或坑。颜师古注：“旧米粟之窖而空者也。”⑤雨雪：下雪。雨，像下雨一样降落。⑥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啮雪，谓嚼雪以止渴充饥。常比喻生活极端艰苦而坚贞不屈。旃，通“毡”，羊毛或其它动物毛经湿、热、压力等作用，缩制而成的块片状材料，有良好的回弹、吸震、保温等性能，可用作铺垫及制作御寒物品、鞋帽料等。咽，亦作“啮”，吞入、吞食。⑦北海：秦汉时对某些大泽的泛称，指今贝加尔湖。⑧羝羊：公羊。⑨禀食：《汉书·苏武传》原文作“廩食”，指公家供给的粮食。⑩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苏林曰：“取鼠所去草实而食之。”张晏曰：“取鼠及草实并而食之。”颜师古注：“苏说是也。去谓藏之也。”草实，一种草的果实。至秋日，野鼠皆收取此草实为粮，藏于穴中。去，收藏。⑪杖汉节：杖，握、执持。汉节，汉天子所授予的符节。⑫卧起操持：卧起，寝卧和起身，多指日常生活诸事。操持，握持。⑬节旄：旄节上所缀的犛牛尾饰物。

【译文】卫律知道终究不能威胁苏武投降，就向单于禀报，单于却更加想使苏武投降，于是便把苏武囚禁到一个大地窖中，断绝他的饮食。当时天降大雪，苏武卧在地窖中，吞食积雪和毡毛，好几天都没有死。匈奴以为苏武是神人，就把他迁徙到北海边没有人烟的地方去，让他放牧公羊，并说：“直到公羊产奶才能放你回国。”苏武来到北海边，匈奴不供给他粮食，他就挖野鼠贮藏的草籽来充饥。他手持汉朝的符节牧羊，日常起居都握着它，以致节杖上的旄牛尾毛都脱落光了。

【原文】单于使李陵^①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②欲相待。终不得归，空自苦^③无人之地，信义安攸^④见乎？来时太夫人已不幸^⑤，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⑥矣。独有女弟^⑦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⑧，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⑨，自痛负^⑩汉，加以老母繫保宫^⑪，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⑫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⑬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武曰：

“武父子无功德^⑭，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⑮，常愿肝脑涂地^⑯。今得杀身自效^⑰，虽蒙斧钺汤镬^⑱，诚甘乐^⑲之。臣事君犹子事父，子为父死无所恨^⑳，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㉑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㉒今日之欢。效死^㉓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㉔！陵与卫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㉕，与武决去^㉖。

【注释】①李陵(?—公元前74年)：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南)人。西汉将领，李广之孙。曾率军与匈奴作战，战败投降匈奴，汉朝夷其三族，致使其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被匈奴单于封为右校王，后病死于匈奴。②虚心：一心向往。③自苦：自己受苦，自寻苦恼。④安攸：安所。何处之意。攸，助词，所。⑤太夫人已不幸：太夫人，汉制，列侯之母称太夫人，此为尊称苏武之母。不幸，谓死。⑥更嫁：改嫁。⑦女弟：妹妹。⑧人生如朝露：颜师古注：“朝露见日则晞，人命短促亦如之。”⑨忽忽如狂：忽忽，迷糊、恍惚。狂，疯癫、精神失常。⑩负：背弃，辜负。⑪系保宫：系，拘囚、拘禁。保宫，本指汉少府属官，此指保宫下属的官署，为拘禁犯罪官吏的监狱。⑫春秋：年纪，年数。⑬夷灭：诛杀。⑭功德：功业与德行。⑮亲近：近旁。指皇帝周围。⑯肝脑涂地：形容尽忠竭力，不惜一死。⑰自效：此指愿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或生命。⑱斧钺汤镬：斧钺，斧与钺，亦泛指刑罚、杀戮。汤镬，煮着滚水的大锅，古代常作刑具，用来烹煮罪人。⑲甘乐：甘心乐意，快意。⑳恨：遗憾。㉑自分：自料，自以为。

②毕：完结。③效死：舍命报效。④义士：恪守大义、笃行不苟的人。⑤泣下霑襟：泪水滚滚流下，沾湿衣服前襟。形容哭得非常悲伤。襟，衣服胸前的部分。霑，浸润、沾湿。⑥决去：辞别离去。决，通“诀”。颜师古注：“决，别也。”

【译文】单于派李陵到北海边，为苏武安排酒宴和乐舞，借机向苏武说：“单于听说我和您平素交情深厚，所以派我来劝说您。他诚心地等待您归顺，看来您终生是不能回汉朝去了。自己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白白受苦，您的信义又在何处会被人看到呢？我来匈奴的时候，您的母亲已不幸谢世，嫂夫人还年轻，听说已经改嫁了，只剩两个妹妹、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至今已过了十多年，生死不知。人生在世如同早晨的露水，转瞬即逝，您何必这样长久地折磨自己呢？我刚归降匈奴时，精神恍惚，若疯若狂，痛恨自己背叛了汉朝，加上老母亲被拘禁在保宫做人质，您不想投降的心情，怎么能超过我呢？况且陛下（指汉武帝）年事已高，法令变化不定，大臣无罪而被诛杀的就有好几十家，安危不可预料，您还为谁效忠呢？希望您能听从我的意见。”苏武说：

“我苏武父子无功无德，都是因为陛下的成就，才能位居列将，爵至通侯，兄弟三人都为皇上的近臣，常愿为陛下肝脑涂地。今天若能杀身报国，即使遭受斧钺之诛、汤镬之刑，也心甘情愿。人臣事奉君主，就如同儿子事奉父亲，儿子为父亲而死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希望您不要再说了。”李陵和苏武宴饮数日，又对苏武说：“子卿，请您一定听从我的话。”苏武说：“我自以为已经死去很久了，大王若一定要使我投降，就请结束今日的欢宴，让我死在您的面前。”李陵看到苏武对汉朝如此忠诚，叹息地说：“唉，真是义士啊！我李陵和卫律的罪过，上通于天。”于是泪如雨下，沾湿了衣襟，便和苏武告别而去。

【原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在匈奴闻上崩^①，南向号哭欧血^②，旦夕临^③。数月，卒得全归。宣帝甘露三年^④，

单于始入朝^⑤。上思股肱^⑥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⑦，法其形貌^⑧，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⑨，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⑩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⑪，次曰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⑫，次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⑬，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⑭，次曰丞相博阳侯丙吉^⑮，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⑯，次曰宗正阳成侯刘德^⑰，次曰少府梁丘贺^⑱，次曰太子太傅萧望之^⑲，次曰典属国^⑳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㉑，是以表而扬之，明（明下有着字）中兴^㉒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㉓焉。几^㉔十一人。

【注释】①闻上崩：此指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驾崩于长安。崩，古代称帝王、皇后之死。②号哭欧血：号哭，痛哭。欧血，吐血。③旦夕临：旦夕，早与晚。临，哭吊死者。④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甘露，汉宣帝的第六个年号，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50年，共计四年。⑤单于始入朝：单于，即呼韩邪单于（？—公元前31年），西汉后期匈奴单于。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31年在位。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朝见宣帝于长安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俯首称臣做北藩，受到特殊礼遇。入朝，指属国、外国使臣或地方官员谒见天子。⑥股肱：比喻左右辅佐之臣。⑦麒麟阁：汉代阁名，在未央宫中。汉宣帝时曾图霍光等十一功臣像于阁上，以表扬其功绩。⑧法其形貌：法，仿效。形貌，外形、容貌。⑨唯霍光不名：霍光，字子孟，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卒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为霍去病同父异母之弟，被武帝任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昭帝卒后，霍光又拥立宣帝即位，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在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一。不名，不直呼其名，表示优礼或尊重之意。⑩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危，立年仅八岁的弗陵为太子，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同受遗诏，辅佐少主。昭帝刘弗陵即位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决断朝政。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封博陆侯。⑪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张安世

(?—公元前62年)，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张汤之子，性谨慎，以父荫任为郎。汉武帝时，擢张世安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昭帝时，拜右将军，以辅佐有功，封富平侯。霍光死后数月，宣帝拜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数月后转为卫将军，掌管两宫卫尉，城门及北军兵。他为官廉洁，生活简朴，虽食邑万户，仍身穿布衣，夫人亲自纺织。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春，因病上书告老还乡，汉宣帝不舍，他勉强视事至秋而卒。在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二。⑫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韩增，汉武帝宠臣韩说之子，少为郎官，袭父爵为龙额侯，昭帝时至前将军，与大将军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户。本始二年，五将征匈奴，韩增率三万骑出云中，斩首百余级，至期而还。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代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韩增历事三主，为人宽和自守，以温颜逊辞承上接下，无所失意。五凤二年薨，谥曰安侯。车骑将军，汉将军名，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金印紫绶，典京师兵卫，掌官卫，为战车部队统帅。⑬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后将军，官名，典京师兵卫，或屯兵边境。赵充国(公元前137年—公元前52年)，字翁孙，原为陇西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人，后移居湟中(今青海西宁地区)，西汉著名将领。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为匈奴骑兵包围，赵充国率壮士百余人突击，身被二十余创，贰师大军以此解围。旋拜中郎，后迁车骑将军长史。在对北方边疆的屯田政策上，赵充国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昭帝时，迁中郎将、水衡都尉。又和匈奴作战，生擒西祁王归来，升为护羌校尉、后将军。公元前74年，因随大将军霍光定策迎立宣帝之功，封为营平侯。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谥为壮侯。⑭丞相高平侯魏相：魏相(?—公元前59年)，字弱翁，济阴定陶(今定陶县东王店乡魏胡同)人。他先后任茂陵令、扬州刺史、河南太守等职。宣帝即位后，征魏相为大司农，后升为御史大夫。霍光死后，官至丞相，封高平侯。他整顿吏治，抑治豪强，选贤任能，平昭冤狱，并要求各地官吏省诸用，宽赋税，奖励百姓开荒种田，积粮解困，从此，汉朝的实力大大增强。他为人严毅，刚正不阿，与丙吉同心辅政，君臣交泰，人民安乐，视事九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卒，谥宪侯。⑮丞相博阳侯丙吉：丙吉(?—公元前55年)，字少卿，西汉鲁(今

山东)人。初为鲁狱史,累迁廷尉监。武帝末诏治巫蛊郡邸狱。曾在宣帝幼时,救其于危难之中。后任大将军长史,建议迎立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立皇太子,丙吉充任太子太傅。数月后,升任御史大夫,元康三年封博阳侯。神爵三年,丙吉继魏相为相。他为人深沉忠厚,不自矜夸,并以其善举、谦让和高尚的道德,获得了皇帝的尊崇以及朝野的敬佩。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春,丙吉病逝,追谥定侯。⑩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杜延年(?—公元前52年),字幼公,南阳杜衍(今属河南南阳)人,为酷吏杜周第三子,从小学习法令,法尚宽大,与父不同。汉昭帝时,因告发桑弘羊等谋反有功,受封为建平侯。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七月,霍禹等谋反被诛,杜延年以霍氏旧人而被宣帝黜退。后任北地太守,遂改任西河太守,政绩卓著。此后宣帝依丙吉临终举荐,召杜延年为御史大夫,卒于任,谥为敬侯。⑪宗正阳成侯刘德:宗正,官名,掌管王室亲族的事务,汉魏以后,皆由皇族担任。阳成侯,《汉书·苏武传》原文作“阳城侯”。刘德,字路叔,刘辟强子,楚元王刘交之后。学黄、老术,有智略。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后守青州刺史。岁余,复为宗正。因参与迎立宣帝,赐爵关内侯。地节年间,封为阳城侯。⑫少府梁丘贺:少府,官名,始于战国,秦汉相沿,为九卿之一,掌山海地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梁丘贺,生卒年不详,复姓梁丘,字长翁,琅琊诸县(今枳沟镇乔庄村东)人,西汉时今文《易》学“梁丘学”的开创者。梁丘贺先从京房学《易》,后更事田王孙。汉宣帝时,召为郎,任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卒于官。梁丘贺为人小心周密,宣帝深为信任、器重。他所开创的《易》学,与施仇、孟喜、京华同被列为学官,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子梁丘临,从父学《易》,学问精熟,汉宣帝时便入朝说《易》,为黄门郎。梁氏父子对于《易》经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⑬太子太傅萧望之:太子太傅,商、周两代已有太子太傅及少傅,作为太子的师傅,汉沿置,秩三千石,位次太常,东汉秩中二千石,太子对其执弟子之礼。萧望之(?—公元前47年),字长倩,东海兰陵(今属山东苍山)人,徙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霍光死后,历任谒者、谏大夫、丞相司直,复为左冯翊,三年后迁大鸿胪。公元前59年,代丙吉为御史大夫。因故左迁太子太傅。及宣帝病危,被选

群书治要译注

为前将军光禄勋，领尚书事，为辅政大臣之一。元帝即位后，望之“以师傅见尊重”，朝中大事，多所匡正，赐爵关内侯。后因旧怨遭宦官弘恭、石显等所诬入狱，不从，饮鸩而死，终年六十余岁。⑳典属国：官名，秦始置。掌管与少数民族往来的事务。西汉沿之，秩二千石。属官有九译令。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设五属国以处内附匈奴，又置属国都尉、丞、侯、千人，皆隶典属国。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并入大鸿胪。北魏时复置，主管外交事务。㉑知名当世：犹言闻名当代。㉒中兴：中途振兴，转衰为盛。西汉中宗孝宣皇帝刘询在位期间的文治武功卓著，被誉为“宣帝中兴”。㉓方叔、召虎、仲山甫：颜师古注：“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兴者也。言宣帝亦重兴汉室，而霍光等并为名臣，皆比于方叔之属。召读曰邵。”㉔几：《汉书·苏武传》原文作“凡”，总计、总共。

【译文】苏武在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出使时年富力强，到回国时，胡须头发都白了。他在匈奴听到武帝驾崩的消息后，面向南方号啕大哭，以致口吐鲜血，每天早晚都哭吊武帝。过了几个月，终于回到祖国。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开始朝见汉朝皇帝。宣帝怀念辅佐大臣们的美德，在麒麟阁绘制了他们的图像，仿照他们的形体容貌，注明他们的官爵、姓名，只有霍光不直署其名，而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以下依次为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阳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阳成侯刘德、少府梁丘贺、太子太傅萧望之、典属国苏武。这些人都功勋卓著、品德高尚，闻名于当代，因此加以表彰，以显扬他们都是中兴汉室的辅佐大臣，可与辅佐周宣王中兴的方叔、召虎、仲山甫媲美，共十一人。

【原文】韩安国^①，字长孺，梁人也，为御史大夫^②。是时匈奴请和亲^③，上下其议。大行王恢^④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⑤不过数岁即背

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⑥，怀鸟兽心^⑦，迁徙鸟集^⑧，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疲；虏以全制其弊^⑨，孰必危殆^⑩。臣故以为不如和亲。”群臣议多附^⑪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注释】①韩安国(?—公元前127年)：字长孺，梁国成安(今汝州小屯村北)人。文精武备，能言善辩，七国之乱时，韩安国为将，击退吴兵于梁国东界。后因罪罢官闲居在家。建元初，太尉田蚡推荐安国于汉武帝，被任命为北地都尉，因安国才干非凡，公元前135年升为御史大夫，参与讨论、处理国家大事，颇受武帝器重。后任中尉，又徙为卫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任材官将军，屯兵渔阳(北京密云县南)，因兵少，抗击匈奴失利，受武帝责备，于元朔二年郁郁而终。②御史大夫：官名。秦置，汉因之。为御史台长官，地位仅次于丞相，掌管弹劾纠察及图籍秘书。与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合称三公。丞相缺位时，往往即由御史大夫递升。后改称大司空或司空。③和亲：指封建王朝利用婚姻关系与边疆各族统治者结亲和好。④大行王恢：大行，古代接待宾客的官吏。王恢，西汉将军，燕人，数为边吏，熟悉匈奴情况。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匈奴请和亲，他与韩安国廷争，反对和亲。元兴元年(公元前134年)，他阴使马邑(今山西朔县)豪帅聂翁壹为反间，诱匈奴入塞，单于信之。不久，单于率师十万人入武州塞(今山西朔县北至大同市西一带)。时汉军三十万已伏马邑。后因匈奴得悉有伏兵，急退。王恢率军追击，又虑为所败，引军罢归。汉武帝怒其不出击匈奴辎重，欲诛之，恢自杀而死。⑤率：大概，一般。⑥负戎马足：负，凭借。戎马，犹胡马，借指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军队。足，充足。⑦鸟兽心：比喻恶念。⑧鸟集：群鸟飞集。亦形容像鸟那样成群聚集到一起。⑨弊：疲困。⑩危殆：犹危险。⑪附：追随，附和。

【译文】韩安国，字长孺，梁国人，(汉武帝时)任御史大夫。当时，

匈奴请求与汉朝和亲，皇上将此事交由群臣商议。大行王恢发表议论说：“汉朝与匈奴和亲，大概过不了几年匈奴就会背弃盟约。不如不要答应，而发兵攻打匈奴。”韩安国说：“到千里之外作战，即使出兵也得不到什么利益。现在匈奴依仗兵马充足，怀着鸟兽一样的邪心，如群鸟飞集般迁徙，很难制服他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算是开疆扩土，拥有他们的民众不能算强大，匈奴自古以来就不隶属于我们。汉兵到几千里之外去争夺利益，就会人马疲惫，敌人则可以全力来对付我们的疲惫之师，形势必定会很危险。臣因此认为不如与匈奴和亲。”群臣的议论多数附和韩安国，于是武帝同意与匈奴和亲。

【原文】明年^①，雁门马邑豪聂壹^②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③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袭下有击字）必破之道也。”上乃召问公卿^④曰：“朕饰子女^⑤以配单于，币帛文锦^⑥，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媠，侵盗无已^⑦，边境数惊，朕甚闵^⑧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⑨？”大行王恢对曰：“陛下虽未言，臣固愿效之^⑩。臣闻全代^⑪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仓廩^⑫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内为一，又遣子弟乘边守塞^⑬，转粟挽输^⑭，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他^⑮，以不恐之故耳^⑯。臣窃以为击之便^⑰。”

【注释】①明年：指和亲的第二年，即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②雁门马邑豪聂壹：雁门，郡名，战国赵地。秦置郡，汉沿置，治善无（约在今山西右玉县南），今山西北部皆其地。马邑，县名，在今山西朔州市。豪，豪俊，才德、力量或威望出众的人。聂壹，《史记》称“聂翁壹”。③亲信，边：中华书局本《汉书》断句为“亲信边”。亲信，亲近信任。边，边民。④公卿：三公九卿的简称，此泛指高官。⑤子女：美女。⑥币帛文锦：币帛，缙帛，古代用于祭祀、进贡、馈赠的礼物，泛指财物。文锦，纹彩斑斓的织锦。⑦侵盗无已：侵盗，侵犯劫夺。无已，无止境、无了时。⑧闵：忧虑，担心。⑨何如：如何，怎么样。用于询问。

⑩臣固愿效之：固，副词，原来、本来。愿，希望。效，贡献、进献。颜师古注：“效，致也，致其计。”⑪全代：服虔曰：“代未分之时也。”李奇曰：“六国之时全代为一国，尚能以击匈奴，况今加以汉之大乎！”⑫仓廩：贮藏米谷的仓库。⑬又遣子弟乘边守塞：子弟，指从军者、兵丁。乘边，防守边境。守塞，防守边塞。颜师古注：“乘，登也。登其城而备守也。”⑭转粟挽输：转粟，运送谷物。挽输，运输。颜师古注：“挽，引车也，音晚。”⑮无他：亦作“无它”。没有别的。⑯以不恐之故耳：颜师古注：“不示威令恐惧也。恐，害怕。”⑰便：有利。

【译文】和亲第二年，雁门郡马邑城豪杰聂(翁)壹通过大行王恢向武帝进言说：“匈奴刚刚和亲，亲近信任边境之民，可以用利益引诱他们前来，再设伏兵袭击，这是必定能击破匈奴的办法。”皇上于是召集群臣询问道：“朕选派美女梳妆打扮许配给单于，给他钱币布帛、彩色织锦，赠送的财物很是丰厚。而单于对待我朝的命令甚为轻慢，侵犯劫夺无有止境，边境多次被惊扰，朕很忧虑。现在打算举兵攻打匈奴，大家认为如何？”大行王恢回答说：“陛下即使不说，臣本来就希望进献这个策略了。臣听说全代国的时候，北方有强大的胡人为敌，又与中原内地战事不断，然而还能抚养老幼，粮仓常能充实，匈奴不敢轻易侵犯。今天凭借陛下的威德，国家统一，又派遣士兵守备边城，把守要塞，转运军粮，作为战时的储备。然而(即便如此)匈奴仍侵犯抢掠不停，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害怕汉朝的缘故。臣私下以为还是进攻匈奴有利。”

【原文】安国曰：“不然^①。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②，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③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④。故乃遣刘敬^⑤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尝壹拥^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溪^⑦，然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⑧无不忧者。孝文寤^⑨于兵之不可宿^⑩，故复合和亲之约。此

二圣之迹^⑩，足以为效矣。臣窃以为勿击便。”

恢曰：“不然。臣闻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⑪，非故相反^⑫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轲车相望^⑬，此仁人之所隐^⑭也。隐，痛也。臣故曰击之便。”

【注释】①不然：不合理，不对。②高皇帝尝围于平城：高皇帝，汉高祖刘邦。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征伐匈奴，被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七日后方得解围。③以天下为度：颜师古注：“言当随天下人心而宽大其度量也。”度，胸襟；器量。④功：通“公”。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十》：“‘伤天下之功’，本作‘伤天下之功义’。‘功’与‘公’同。‘公义’与‘私怒’相对为文……又《杜邲传》：‘及阳信侯业，皆缘私君国，非功义所止。’‘功’亦与‘公’同，‘公’与‘私’相对。”⑤刘敬：即娄敬（生卒年不详），汉初齐国卢（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县）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之一。针对当时天下初定的形势，娄敬建议刘邦与匈奴和亲，以缓解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此举对西汉初年政权的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⑥拥：聚集。⑦广武常溪：广武，约在今山西北部，代县以西。常溪，水名，向南注入滹沱河。《一统志》引《郡国志》云“雁门有常溪水，合注滹沱”即此。⑧黔首：古代称平民，老百姓。⑨寤：醒悟，觉醒。⑩宿：特指军队的停留与驻扎。颜师古注：“宿，久留也。”⑪迹：事迹。⑫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颜师古注：“袭，因也。复，重也。复音扶目反。”五帝，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帝王，说法不一。一说为黄帝（轩辕）、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袭，继承，沿袭。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即夏禹、商汤、周文（武）王。复，重复。⑬反：违背。⑭轲车相望：轲车，运载棺柩的车子。相望，互相看见。形容接连不断，极言其多。⑮隐：哀怜，同情。

【译文】韩安国说：“不是这样。臣听说高祖皇帝曾经被匈奴围困

在平城，断食七天，天下人作歌传颂。在解围返回京师后，却没有愤怒之心。圣人当以天下为重，宽宏大量，不因自己的私怨而损害天下的公义，所以（高祖皇帝）派遣刘敬奉送了千斤黄金，与匈奴结亲和好，到如今经历的五代帝王都从中得到了利益。孝文皇帝也曾经集中天下的精兵，聚集到广武、常溪一带，然而却没取得一点功绩，且天下百姓没有不忧虑的。孝文帝认识到军队不可以长久驻扎（抵御匈奴），所以再次联合匈奴订立了和亲的盟约。这两位圣明帝王的事迹，是完全可以效法的。臣私下以为还是不攻打匈奴为好。”

王恢说：“不是这样。臣听说五帝的礼仪不互相沿袭，三王的礼乐也不重复，这并不是故意相违背的。各代都是依照当时适宜的情况来制定（礼乐），况且高祖皇帝所以不报平城之仇的原因，不是力量达不到，而是为了让天下之人得以休息，让百姓安心。现在边境多次遭受惊扰，士卒伤亡，我国境内出丧的灵车连接不断，这是仁人志士所怜悯痛心的事。臣因此认为还是进攻为好。”

【原文】安国曰：“不然。臣闻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且自三代^①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②，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③不牧^④之臣，不足烦中国也。且匈奴轻疾悍亟^⑤之兵也，至如猋风^⑥，去如收电^⑦，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以支胡之常事^⑧，其势不相权^⑨也。臣故曰勿击便。”

恢曰：“不然。臣闻凤鸟乘于风，圣人因于时。昔秦穆公都雍^⑩，地方三百里，知时宜^⑪之变，攻取西戎^⑫，辟地^⑬千里。及后蒙恬^⑭为秦侵胡，辟数千里，以河^⑮为境，匈奴不敢饮马^⑯于河。夫匈奴独可以威服^⑰，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国之威，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⑱也，必不留行^⑲矣。若是，则北发月氏^⑳，可得而臣也，故曰击之便。”

【注释】①三代：指夏、商、周。②夷狄不与正朔服色：夷狄，指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与，参与。正朔，谓帝王新颁的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故夏、殷、周、秦及汉初的正朔各不相同。自汉武帝后，直至现今的农历，都用夏制，即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服色，车马和祭牲的颜色。历代各有所尚。③绝地：极远的地方。④不牧：不受管辖。颜师古注：“不牧，谓不可牧养也。”⑤轻疾悍亟：轻疾，轻捷。悍亟，迅猛。颜师古注：“悍，勇也。亟，急也。”⑥焱风：旋风；疾风。⑦收电：疾逝之闪电。⑧今使边郡久废耕织，以支胡之常事：王先谦曰：“胡以战斗为常事，边郡兵兴，则当久废耕织，以与之支也。”耕织，耕种纺织，犹言农桑。支，支撑，维持。⑨相权：相互平衡。⑩雍：秦国早期的都城，现陕西省宝鸡凤翔。⑪时宜：当时的需要。⑫西戎：古代西北戎族的总称。⑬辟地：开辟疆域。⑭蒙恬（？—公元前210年）：姬姓，蒙氏，名恬。秦始皇时著名将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其后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有力地遏制了匈奴的南进。⑮河：古代对黄河的专称。⑯饮马：给马喝水。⑰威服：以威力慑服。⑱且溃之痛：且，副词，将要。溃、痛，谓溃烂出脓的疮。⑲留行：指阻挡，阻碍。⑳北发、月氏：北发，古代北方地名。月氏，古族名，曾于西域建月氏国，其族先游牧于敦煌、祁连间。汉文帝前元三至四年时，遭匈奴攻击，西迁塞种故地（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带）。西迁的月氏人称大月氏，少数没有西迁的人入南山（今祁连山），与羌人杂居，称小月氏。

【译文】韩安国说：“并非如此。臣听说利益达不到十倍时，就不改变原来的职业；功效达不到百倍时，绝不改变原来的常规。况且自从夏、商、周三代昌盛之时开始，夷狄就不随着中国改正朔、易服色，这并不是因为中原的威势不能制服他们，强大不足以使他们屈服，而是认为远方边地不受管辖的民众，不值得烦劳我朝治理。况且匈奴都是些

轻捷迅猛的军队，来时像疾风，去时如闪电，他们追逐野兽的迁移而居，随着水草的枯荣而迁徙，居处没有固定的地方，难以找到并制服他们。现在让边地郡县长久的荒废农桑，来支持与匈奴常年不断的战争，这种形势（对汉朝）是很不平衡的！臣因而认为不出击为好。”

王恢曰：“不是这样。臣听说凤鸟顺风而飞，圣人因时而变。过去秦穆公定都雍城，国土只有方圆三百里，因为懂得因时而变，攻取了西戎，开辟国土千余里。到后来蒙恬为秦朝出击匈奴，开辟了数千里的疆域，以黄河为边界，使匈奴人不敢到黄河来饮马。匈奴只可以用威力慑服，不能用仁义来教养。现在凭我国的威力，（超过匈奴）万倍的资财，只要用百分之一的力量来攻打匈奴，就如同拿强弩来射将要溃烂的脓疮一样，必定是不可阻挡的。如果这样征服了匈奴，那么北发、月氏也就可以臣服了。所以说还是进攻有利。”

【原文】安国曰：“不然。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①以待其乱，定舍^②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伐国堕城^③，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且臣闻之，冲风^④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⑤。夫盛之有衰，犹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轻举^⑥，深入长馱^⑦，难以为功。从行则迫胁^⑧，横行则中绝^⑨，疾则粮乏，徐则后利^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兵法曰：‘遗人获也^⑪。’意者有他缪巧（刘向新序缪巧作诡妙）以禽之^⑫，则臣不知也。不然，则未见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击便。”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风过；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⑬；通方^⑭之士，不可以文乱^⑮。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⑯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骁骑^⑰壮士，审遮^⑱险阻，吾势已定，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⑲其后，单于可禽，百全^⑳必取。”

【注释】①正治：治理，整治。②定舍：驻扎休息。颜师古注：“舍，止息

也。”③接兵覆众，伐国堕城：颜师古注：“覆，败也。堕，毁也。言兵与敌接则败其众，所伐之国则毁其城也。”④冲风：暴风，猛烈的风。⑤鲁缟：古代鲁地出产的一种白色生绢。以薄细著称。颜师古注：“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故以取喻也。”⑥卷甲轻举：卷甲，卷起铠甲。形容轻装疾进。轻举，轻率行动。⑦长驱：长途向前驱驰。⑧从行则迫胁：言大军纵向前行，则有前部受到迎击的威胁。从行，纵向前行。从，“纵”的古字。迫胁，威胁。王文彬曰：“军鱼贯，则虑其迎击，而前受迫胁。”⑨横行则中绝：横向数道并出，则有被隔断、截击之忧。中绝，隔断。王文彬曰：“并进，则防其钞截，而中路断绝。”⑩后利：颜师古注：“后利，谓不及于利。”⑪遗人获也：颜师古注：“言以军遗敌人，令其虏获也。”⑫意者有他缪巧以禽之：意者，表示测度，大概，或许。缪巧，诈术与巧计。禽，“擒”的古字，制伏。⑬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颜师古注：“言美恶皆见。”⑭通方：通晓方略。颜师古注：“方，道也。”⑮不可以文乱：王先谦曰：“不为浮词所夺也。”⑯顺因：顺应，依循。⑰骁骑：勇猛的骑兵。⑱遮：防护。⑲绝：断绝。⑳百全：犹万全，百无一失。

【译文】韩安国说：“不是这样。臣听说用兵打仗，是以饱待饥，整顿（自己）来等待敌人的混乱，以安定休息来等待敌军的疲劳。所以（这样的军队）与敌人交战就可以打败他们的大军，攻伐敌国就能摧毁他们的城池，常常是安坐不动就可役使敌国，这是圣人的用兵之道。况且臣听说，暴风到了风力衰微时，连羽毛也吹不起来；强弩发出的箭，到了末程，连鲁绢也穿不过。盛强会有衰败的时候，就好像有早晨就会有晚上一样。现在轻装疾进，草率行动，深入匈奴腹地，长途奔袭，难以取得功绩。大军纵向前行，则会有前部受到迎击的威胁；横向数道并出，就会有被隔断、截击的忧患。行军迅速，军粮就会供给不上；进军缓慢，就会错失有利时机。军队未等深入到千里之外，人马就会缺乏粮食。这正如兵法上所说：‘把军队送给敌人，让敌方俘获。’大概主战者还有其它的巧计可以制服敌人，那臣就不知道了；不

然的话，则看不出深入敌区攻打匈奴有什么好处。臣因此认为不要进攻为好。”

王恢说：“不是这样。草木遭霜打后，就经不住风吹（会很快凋零）；对清水、明镜，形貌的美丑都无法掩饰；通晓方略的人士，不会被浮华的文词所迷惑。如今臣所说要攻打匈奴的办法，本来就不是要发兵深入敌境，而是要依循单于的欲望，诱使他来到边界，我们挑选勇猛的骑兵、善战的将士，小心地据守险要之处。我方形势确定之后，有的在（敌军前来的路上）左边扎营，有的在其右边扎营，有的在其前方阻拦，有的在后方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可擒拿单于，必会大获全胜。”

【原文】上曰：“善。”乃从恢议。阴使聂壹为间^①，亡^②入匈奴，谓单于^③曰：“吾能斩马邑令丞^④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信以为然而许之。聂壹乃诈^⑤斩死罪囚，悬其头马邑城下，示单于使者，于是单于穿塞^⑥，将十万骑，入武州塞^⑦。是时。汉兵三十余万，匿^⑧马邑旁谷中，约单于入马邑，纵兵^⑨击之。单于入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觉之，还去^⑩。诸将竟无功^⑪，恢坐^⑫自杀。

【注释】①间：间谍。②亡：逃跑，出逃。③单于：此指军臣单于。冒顿单于之孙，老上（稽粥）单于之子，文帝三年（公元前161）春，立为单于。④马邑令丞：此指马邑县令和县丞。丞，佐官名。⑤诈：作假，假装。⑥穿塞：穿过边塞。⑦武州塞：古要塞名，在今山西左云至大同市西一带。⑧匿：隐藏。⑨纵兵：发兵，出兵。⑩还去：回去。⑪无功：没有收获、成效。⑫坐：遂，乃。

【译文】皇上说：“好！”于是就听从了王恢的建议，暗中派聂壹做间谍，逃入匈奴境内，向单于说：“我能杀掉马邑的县令和县丞，献出马邑城归降，您可以得到城中的全部财物。”单于信以为真，便同意了

他的计划。晁壹回来后，就斩杀了两个死刑犯，假称是县令和县丞，把他们的头挂在马邑城下，给单于的使者看。于是单于穿过边塞，率领十万骑兵进入武州塞。这时候，汉军三十多万人，正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众将约定，单于一进入马邑城，就出兵攻击。单于进入武州塞，离马邑还有一百多里时，发觉其中有诈，便率军回去了。各位将领都没有立功，王恢于是自杀。

【原文】董仲舒^①，广川人也。下帷^②读书，三年不窥园^③。举贤良^④，武帝制问焉，曰：“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⑤，而天下洽和^⑥，百王^⑦同之。圣王已没^⑧，钟鼓箎弦^⑨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⑩陵夷，至乎桀、纣之行作^⑪，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⑫，守文^⑬之君，当涂^⑭之士，欲则^⑮先王之法，以戴翼^⑯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⑰，日以仆灭^⑱（旧无日以仆灭四字。补之）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⑲或諄缪而失统^⑳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与？夙兴夜寐^㉑，法上古者，又将无补^㉒与？三代受命，其符^㉓安在？灾异之变，何缘^㉔而起？性命^㉕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㉖，习闻^㉗其号，未烛厥理^㉘。伊^㉙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㉚，何修何饰，而膏露^㉛降，百谷登^㉜，德润四海，泽臻^㉝草木，三光^㉞全，寒暑平，受天之祐^㉟（祐旧作祐，改之），享鬼神之灵^㊱，德泽洋溢^㊲，施乎方外^㊳，延及群生^㊴？士大夫其明以谕朕，靡^㊵有所隐。”

【注释】①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东）人，哲学家、教育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等观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十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四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其著作多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②下帷：放下室内

悬挂的帷幕。引申指闭门苦读。③三年不窥园：颜师古注：“虽有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窥园，观赏园景。④贤良：即贤良文学或贤良方正，汉代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之一，始于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史记·孝文本纪》：汉文帝下诏云“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被举荐者对政治得失应直言极谏。如表现特别优秀，则授以官职。汉武帝时复诏举“贤良”或“贤良文学”。贤良，指德行出众；文学，指精通经学。名称时有不同，性质无异。历代往往视作非常设之制科。唐宋沿用，设“贤良方正科”。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被举为贤良文学之士，武帝三次策问，董仲舒上《举贤良对策》。⑤改制作乐：改制，改变制度或法式。作乐，制作音乐。⑥洽和：和睦。⑦百王：历代帝王。⑧没：通“歿”，死。⑨箠弦：亦作“管弦”，管乐器与弦乐器。亦泛指乐器。⑩大道微缺：大道，正道，常理。指最高的治世原则，包括伦理纲常等。微缺，衰败残缺。⑪陵夷，至乎桀纣之行作：中华书局本《汉书》断句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作。陵夷，由盛到衰，衰颓，衰落。行作，作为。⑫五百年之间：圣王相继出世的间隔。《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硃，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⑬守文：本谓遵循文王法度。后泛指遵循先王法度。⑭当涂：执政，掌权。⑮则：仿效，效法。⑯戴翼：匡济（匡正救助）。颜师古注：“翼，助也。”⑰反：颜师古注：“反，还也。还于正道也。”⑱仆灭：毁灭，覆灭。⑲持操：执持。⑳悖缪而失统：悖缪，亦作“悖谬”，背理荒谬。失统，丧失纲纪、准则。㉑夙兴夜寐：早起晚睡。形容勤劳。㉒无补：无益，无所帮助。㉓符：特指帝王受命的征兆。㉔何缘：怎么，为什么。㉕性命：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指万物的天赋和禀受。《易·乾》：“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朱熹本义：“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㉖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颜师古注：“夭寿，命也。仁鄙，性也。鄙谓不通也。”㉗习闻：常闻。㉘未烛厥理：烛，明

群书治要译注

察，洞悉。厥，代词，其，起指示作用。⑳伊：发语词，无义。颜师古注：“伊，惟也。”㉑宣昭：宣扬；显扬。㉒膏露：犹甘露，谓其沾溉惠物。㉓百谷登：百谷，谷类的总称。百，举成数而言，谓众多。登，成熟，丰收。㉔臻：到，达到。颜师古注：“臻，至也。”㉕三光：日、月、星。㉖祐：福，大福。㉗享鬼神之灵：颜师古注：“为鬼神所歆飨。”（歆飨，神灵享受供物。）㉘德泽洋溢：德泽，恩德，恩惠。洋溢，充满，广泛传播。㉙方外：域外，边远地区。㉚延及群生：延及，扩展到，延伸到。群生，一切生物。㉛靡：无，没有。

【译文】董仲舒，广川人。他放下帷幕在室内闭门苦读，三年之中未曾观赏园景。后被推举为贤良文学之士。当时武帝策问道：“听说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是改革制度、制作礼乐，从而使得天下和睦，历代帝王也都是这样做的。圣明的君王已经过世，钟鼓管弦的声音尚未衰亡，可治世的大道已经衰微了，甚至出现了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行为，王道已严重败坏了。这五百年之间，遵循先王制度的君主，掌权的士大夫，想效法先王的法度，来匡济当世的人很多，然而都没能扭转这种局面，并且王道日益趋向毁灭，直到后来的君王兴起，这种趋势才得以停止，难道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错了因而丧失了纲纪吗？还是本来天命就是这样，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呢？那么早起晚睡，努力地效法上古之治，难道也都于事无补吗？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接受天命，其征兆又表现在哪里呢？灾害和异常现象的变化，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呢？人们禀赋的情况，有的夭折，有的长寿；有的仁德，有的浅陋，经常听到这些名称，却未能洞悉其中的道理。朕希望使教化传播而政令畅行，减轻刑罚而邪恶者改正，百姓和睦安乐，政事畅达显扬。要怎样整顿治理才能使甘露普降，百谷丰收，德行滋润四海，恩泽遍及草木；使日月星辰没有亏蚀，四季寒暑平稳正常，能够承受上天的福佑，所供之物能被鬼神享用；让恩德广泛传播，施及到边远地区，扩展到所有生命呢？请士大夫们明白地告诉朕，不要有所隐瞒。”

【原文】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①，下明诏^②，求天命与情性^③，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按^④《春秋》^⑤之中，视^⑥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⑦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旧无将字，补之）有失道^⑧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⑨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⑩以警惧^⑪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⑫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⑬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⑭。事在强勉^⑮而已矣。强勉学问^⑯，则闻见^⑰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⑱，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⑲至而立有效者也。”

【注释】①德音：犹德言，指合乎仁德的言语、教令。②明诏：英明的诏示。③天命与情性：天命，上天之意旨，亦指自然的规律、法则。情性，本性。④谨按：引用论据、史实开端的常用语。⑤春秋：编年体史书名。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叙事极简，用字寓褒贬。为其传者，以《左氏》《公羊》《谷梁》最著。⑥视：比较，对照。⑦相与：互相。⑧失道：失去准则；违背道义。⑨谴告：谴责警告。⑩怪异：指奇异反常的现象。⑪警惧：警戒恐惧。⑫天心：犹天意。⑬自非：倘若不是。⑭扶持而全安之：扶持，支持，帮助。全安，保全而使之平安。⑮强勉：努力，尽力而为。⑯学问：学习和询问（知识、技能等）。⑰闻见：所闻所见，知识。⑱行道：实践自己的主张或所学。⑲还：颜师古注：“还读曰旋。旋，速也。”

【译文】董仲舒对答说：“陛下发布仁德之言，下达英明的诏示，依循天地自然规律与本性，这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臣根据《春秋》之中的记载，比照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观察天与人之间相互感应的关系，（结果）是非常令人畏惧的。国家将出现违背道义的过失时，上天就会先降下灾祸来谴责警告君主；若不知自我反省，又会出现奇异反常的现象使他警戒恐惧；如果还不知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来临。由此可见天意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他制止国家的祸乱。倘若

不是非常无道的时代，上天都希望帮助并保全君主，事情都在于自己奋发努力罢了。努力学习并询问，那么见闻就会广博而智慧也会更加贤明；努力行道，那么德政就会一天天兴起而取得大的功绩，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做到且立刻就会见效的事呀！”

【原文】“夫人君莫不欲安存^①，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②者非其道也。夫周道^③衰于幽厉^④，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至于宣王^⑤，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复兴^⑥，此夙夜不懈^⑦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⑧。’故治乱废兴^⑨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

【注释】①安存：安定生存。②由：奉行，遵从。③周道：周代治国之道。④幽厉：周代昏乱之君幽王与厉王的并称。⑤宣王：即周宣王，姬姓，名静（一作靖），周厉王之子，西周朝第十一位王，在位四十六年。宣王即位后，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顿朝政，使已衰落的周朝一时复兴，史称“宣王中兴”。⑥复兴：衰落后再兴盛，此指“宣王中兴”。⑦夙夜不懈：亦作“夙夜匪懈”，形容日夜辛劳，勤奋不懈。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出自《论语·卫灵公》。朱熹《论语集注》：“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意谓道是人人具有的本性，人能感通并将其弘扬开来；而道不能自说，不能用来扩大于人。⑨废兴：盛衰，兴亡。

【译文】“君主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安定存续而厌恶灭亡的，可是政治混乱、国家危急的情况却很多，这是因为所任用的人不得当，且所奉行的也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周代的治国之道衰败于厉王、幽王之时，不是治国之道灭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再遵从了。到了周宣王时，追思昔日先王的德行，周朝的治国之道又明显地再度兴盛，这是由于他日夜辛劳，勤奋不懈地实行善政所达到的。孔子说：‘人能光大道

义，不是道义去光大人’。所以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兴盛与衰亡，都决定于君主自己，而并非天命不可挽回。”

【原文】“及至后世，淫佚^①衰微，诸侯背叛，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②，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③蓄于上。上下不和，阴阳繆戾^④，而妖孽^⑤生矣。此灾异所缘^⑥而起也。故尧、舜行德^⑦，则民仁寿^⑧；桀、纣行暴则民鄙夭^⑨。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⑩，唯^⑪甄者^⑫之所为（陶人作瓦器谓之甄）；犹金之在镕^⑬，唯冶者^⑭之所铸。‘绥之斯徠，动之斯和^⑮’，此之谓也。”

【注释】①淫佚：亦作“淫佚”，恣纵逸乐。②不中：不适合，不适当。③怨恶：怨恨，憎恶。④繆戾：亦作“繆盭”，错乱，违背。⑤妖孽：指物类反常的现象，古人以为是不祥之兆。⑥缘：凭借，依据。⑦行德：实行德政。⑧仁寿：谓有仁德而长寿。⑨鄙夭：谓性情贪鄙，寿命不长。⑩钧：制陶器所用的转轮。⑪唯：听凭，任随。⑫甄者：甄工（制陶工人）。颜师古注：“甄，作瓦之人也。”⑬镕：熔铸金属的模具。颜师古注：“镕，谓铸器之模范也。”⑭冶者：铸造金属器物的工人。⑮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来，通“来”。出自《论语·子张》。颜师古注：“论语载子贡对陈子禽之言也。绥，安也。言治国家者，安之则竞来，动之则和悦耳。”

【译文】“等到了后世，君王恣意逸乐，王道衰败，诸侯背叛，废弃道德教化而任用刑罚。刑罚使用得不恰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聚集于下，怨恨憎恶蓄积于上；上下不和，阴阳错乱，那么异常的现象就会产生。这就是灾异所依据而产生的原因。所以唐尧、虞舜施行德政，人民就仁德而长寿；夏桀、商纣施行暴政，人民就贪婪卑鄙而短命。在上位的君主教化下面的臣民，下面的臣民服从君主，犹如泥土放在制陶器的转轮上，听凭制陶工人加工；又如同金属在模具里，任随铸造工

人铸造。‘以仁政安民，则远方之人就会前来归附；用教化感动人们，则百姓就会和睦喜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天道^①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②，而以生育养长^③为事；阴常居大冬^④，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⑤于上而主岁功^⑥，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⑦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⑧，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无任字）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独用执法之吏治民，无乃^⑨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⑩。’虐政^⑪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注释】①天道：指自然界变化规律。②大夏：指夏季。③养长：长养，使生长壮盛。④大冬：隆冬。⑤布施：犹普施。谓普遍施予。⑥岁功：一年农事的收获。⑦时出：时常出现。⑧从事：行事；办事。⑨无乃：相当于“莫非”“恐怕是”，表示委婉测度的语气。⑩不教而诛谓之虐：出自《论语·尧曰》，原文作“不教而杀，谓之虐。”意为为政不先教民，而人民犯罪就将其杀死，这叫做虐。虐，残暴，凶残。⑪虐政：残暴的政策法令。

【译文】“天道主要讲的是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杀，德主生。因此阳常常处于盛夏，以生育长养为职事；阴常常处于隆冬，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从这里就可看出上天是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的。上天使阳气上升，在上普遍施予万物，主管一年的农业收成；让阴气隐藏于地下而时常出来辅助阳气。阳气如果得不到阴的辅助，也不能单独成就丰年。王者顺承上天的意旨来行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罚不能单独用来治理天下，犹如不能只靠阴气而成就丰年一

样。治国理政而任用刑罚，这是不顺从天意，因此先王没有愿意这样做的。现在废黜了先王负责德教的官员，而只任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人民，恐怕这是任用刑罚来治国的意思吧！孔子说：‘不先对人民进行教化，而人们犯了罪就将其诛杀，这叫做暴虐。’使用暴虐的政令对待下民，却想使德教普及天下，所以很难成功。”

【原文】“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①。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②于正，而无有邪气奸^③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④。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⑤，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徼臣^⑥，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⑦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⑧！’自悲能致^⑨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⑩莫至者，何也？凡民之从^⑪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⑫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皆出，刑罚不能胜者，其隄防坏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⑬以教于国^⑭，设庠序^⑮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⑯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注释】①四方：天下，各处。②壹：统一，一致。③奸：干犯，扰乱。④殖：孳生，繁殖。⑤被润泽而大丰美：被，蒙受，遭受。润泽，恩泽。丰美，形容事物的丰富美好。⑥来臣：前来臣服。⑦毕：统统，全部。⑧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语出《论语·子罕》。孔安国注：“有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凤鸟，即凤凰，传说中的瑞鸟。河图，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马背有旋毛如星点，称作龙图，伏羲取法以画八卦生著法。已矣，完了，逝去。⑨致：招引，招致。⑩美祥：吉

兆。①①从：追逐。①②隄防：指管束，防备。①③大学：即太学，我国古代设于京城的最髙学府。西周已有太学之名。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立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为西汉置太学之始。东汉太学大为发展，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亦有变化，但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①④国：国都。①⑤庠序：古代的地方学校。后亦泛称学校。颜师古注“庠序，教学之处也，所以养老而行礼焉。《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也。”①⑥渐：滋润；润泽。颜师古注：“渐谓浸润之。”①⑦摩：砥砺（勉励）。颜师古注：“摩谓砥砺之也。”

【译文】“所以作为君主，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才能整肃朝廷，整肃朝廷才能整肃百官，整肃百官才能整肃万民，整肃了万民才能匡正天下。天下万民匡正了，那么远近之人就没有不统一于正道的，从而也就没有邪气扰乱于天地之间了。因此阴阳协调，就会风雨及时，万物和谐相处，人民繁衍生息。天地之间的事物蒙受恩泽而显得十分丰富美好，四海之内的人们听闻天子高尚的德行都来臣服，一切能带来福运的东西，可以获得的祥瑞，无不到来。于是王道也就完成了。

孔子说：‘凤鸟不出现，黄河中也没有龙马现图，我恐怕要完了。’他悲伤自己的德行本可以招来这些祥瑞，却因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如今，陛下处于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着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拥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可是天地却没有感应，吉祥的征兆也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大凡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用教化来约束，就不能阻止。因此，教化建立而奸诈邪恶之事就会停止，是因为防备完善；教化荒废而奸诈邪恶之事就会出现，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因为堤防坏了。古代的君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治国要务的。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建立庠序（地方学校）在城邑乡镇开展教化；用仁爱来惠及人民，用道义来勉励人民，用礼仪来节制人民。

所以，刑罚虽然很轻，但却没有人违犯禁令，这是因为教化施行而习俗美好的缘故。”

【原文】“圣王之继乱世也，埽除^①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②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犹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弃捐礼谊^③，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④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⑤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⑥乱，大败^⑦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⑧，至今未灭。”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⑨矣，虽欲善治^⑩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⑪、以薪^⑫救火，愈甚，无益也。窃譬之琴瑟，琴瑟不调^⑬，甚者，必解而更张之^⑭，乃可鼓^⑮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⑯之，乃可理^⑰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临川而羡鱼，不如退而结网^⑱。’今临政而愿治^⑲，七十余岁^⑳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夫仁谊^㉑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㉒也。五者修饰，故受天之祐（祐旧作祐，改之），而享鬼之灵，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也。”

【注释】①埽除：廓清，荡涤。②循：遵守，遵从，遵循。③弃捐礼谊：弃捐，抛弃。礼谊，礼义。礼法道义。④自恣苟简：自恣，放纵自己，不受约束。苟简，草率而简略。⑤立为天子十四岁：周寿昌曰：“《史记》：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其二十六年始并天下，号‘始皇’。计为天子止十岁，此盖合二世四年言之也。”⑥济：救助。⑦败：危害。⑧遗毒余烈：遗毒，喻指过去遗留下来的有害的思想、风气等。余烈，犹余威。⑨朽木粪墙：亦作“朽木粪土”，语出《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

何诛。’”后以此比喻不堪造就的人或不可救治的事。⑩善治：好好治理。⑪以汤止沸：比喻处理方法不对，不但不能制止，反而助长已成的气势。汤，沸水，热水。⑫薪：柴火。⑬琴瑟不调：谓琴瑟合奏时，声音不和谐。琴，乐器名，指古琴，传为神农创制。瑟，拨弦乐器，春秋时已流行，常与古琴或笙合奏。不调，特指音调不和谐。⑭解而更张之：解，解开。更张，重新张设。⑮鼓：敲击或弹奏（乐器）。⑯更化：改制，改革。⑰理：谓治理得好，秩序安定。与“乱”相对。⑱临川而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意谓站在水边想得到鱼，不如回家去结网。比喻只有愿望而没有措施，对事情毫无好处。临川，面对川流。羡，因喜爱而希望得到。结网，织网。⑲愿治：谓希望得到大治。⑳七十余岁：指自汉初到董仲舒对策之时。㉑谊：同“义”。㉒修饰：《汉书·董仲舒传》原文作“修饬”。下亦同。

【译文】“圣明的君主继承于乱世之后，要把乱世遗留的痕迹全部除去，重新恢复教化并使其振兴。教化既已昭明，良好的风气也已形成，后世子孙遵循照做，奉行了五、六百年仍没有衰败。到了周朝末期，君主大行无道之事，以致丧失了天下。秦朝继周之后，仍然未能改变这种形势，反而更加无道，严禁文章经籍，抛弃礼法道义，其用心是想完全毁灭先王之道，而专门实施能放纵自己、草率而简略的统治办法，所以做天子仅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未曾有过像秦朝那样以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百姓的朝代。秦朝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和恶劣影响，直到今天还未灭除。

现在汉朝继承于秦朝之后，天下的情况就像腐朽的木头和粪土筑起的墙，即使想好好地治理它，却也是无可奈何。法令一出而奸邪之事随即产生，命令一下而诡诈之行跟着兴起，正如用沸水去止息沸水，用柴火来救火，只会加重这种形势而无所裨益。臣私下用琴瑟来做比喻，琴瑟合奏时，声音没有调整得和谐，严重地话，就必须解开琴弦重新张设，然后才能弹奏；治理国家而不顺利，严重地话，就必须有所变更而改革政策，然后才能治理得好。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更张，即使

有好的乐工，也不能把琴瑟调理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即使有非常贤能的人，也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所以汉朝自取得天下以来，常常希望好好地治理，而至今仍不能治理好的原因，就是失误在应当改革却没有改革上。古人有句话说：‘站在河边想得到鱼，不如回家去织网。’现在从汉朝建立政权并希望实现天下大治，到现在已有七十多年了，不如退回来进行改革。进行改革就可以好好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日益消除，福祿就会日益到来。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常不变之道，是帝王所应当进行整治的。这五个方面能得到整治，就可以受到上天的福佑，使鬼神来享受其祭祀，恩德普及于边远地区，扩展到万物生灵了。”

【原文】天子览其对而异焉，制曰：“盖闻虞舜之时，垂拱^①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②，而宇内^③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④与？何逸劳^⑤之殊也？殷人执五刑^⑥以督^⑦奸，伤肌肤以惩恶^⑧。成、康不式^⑨，四十余年，天下不犯^⑩，囹圄^⑪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朕夙寤晨兴^⑫，惟前帝王之宪^⑬，功烈休德^⑭，未始^⑮云获。今阴阳错谬^⑯，群生寡遂^⑰，廉耻贸乱^⑱，贤不肖浑殽^⑲，未得其真。明其指略^⑳，称朕意焉。”

【注释】①垂拱：垂衣拱手。谓不亲理事务。多用以称颂帝王无为而治。②日昃不暇食：太阳已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形容勤于政事。日昃，太阳偏西，约下午二时左右。不暇，没有时间，来不及。③宇内：国家，天下。④同条共贯：事理相通，脉络连贯。⑤逸劳：安逸与劳苦。⑥五刑：五种轻重不等的刑法。秦以前为：墨、劓、剕（刖）、宫、大辟（杀）。⑦督：责罚。颜师古注：“督，视责也。”⑧惩恶：惩治作恶的人。⑨成、康不式：成康，指西周初年成王和康王。式，用，施行。颜师古注：“式，用也。成康之时刑措不用。”⑩不犯：不犯法。⑪囹圄：监狱。⑫夙寤晨兴：谓早晨觉起。颜师古注：“夙，早也。寤，寐之

群书治要译注

觉也。兴，起也。”⑬宪：法令，法度。颜师古注：“宪，法也。”⑭功烈休德：功烈，亦作“功列”。功勋业绩。休德，美德。⑮未始：未曾，从未。⑯错谬：错乱，错误。⑰遂：完成，成就。颜师古注：“遂，成也。”⑱贤乱：混乱。⑲浑殽：同“浑淆”，混淆，混杂。⑳指略：犹要旨。

【译文】天子看了董仲舒的对策，感到与众不同，于是策问说：“听说虞舜的时候，只是垂衣拱手，好像无所作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则忙碌到以至于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而国家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帝王的治国之道，难道不是事理相通，脉络连贯的吗？为什么安逸和劳苦的差别竟是这样悬殊？殷人施行‘五刑’来责罚奸邪，用毁伤身体的办法来惩戒恶人。周朝成王、康王之时不使用刑法有四十多年，天下没有人犯法，监狱里空无一人；秦朝使用刑法，而被处死的人很多，受刑之人接连不断。朕每天早早起来，便思考以前帝王的法令（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在功业美德上，还是没有多大收获。现在阴阳错乱，许多生物得不到生长，廉耻混乱，贤才与不成材的人混杂在一起，不能得知真实的情况。希望各位能阐明你们的要旨，以满足朕的心愿。”

【原文】仲舒对曰：“臣闻尧受命^①以天下为忧，而未闻以位为乐也，故诛逐^②乱臣，务求贤圣，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③。虞舜因尧之辅佐^④，继其统业^⑤，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善矣’^⑥，此之谓也。至殷纣，逆天暴物^⑦，杀戮贤智，天下耗乱^⑧，万民不安。文王顺天理物^⑨，悼痛^⑩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⑪同，然而劳逸异，所遇之时异也。”

【注释】①受命：受天之命。受命于天以统治天下。②诛逐：诛戮、贬斥。③和洽：安定融洽，和睦。④虞舜因尧之辅佐：虞舜，上古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因其先国于虞，故称虞舜。为古代传说中的圣君。因，依托，凭借。辅佐，

帮助皇帝治理国家的人。⑤统业：指帝王之业。⑥韶尽善矣：语出《论语·八佾》，原文作“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韶，舜帝之乐。尽善，十分完善。意谓孔子说，韶乐尽美，而又尽善。舜受禅于尧而得天下，其乐和平，故尽美尽善。⑦逆天暴物：违反天意，残害万物。⑧耗乱：混乱。⑨顺天理物：顺天，遵循天道，顺从天的意旨。理物，犹治民。⑩悼痛：悲伤痛心。⑪条贯：条理，系统。

【译文】董仲舒对答说：“臣听说唐尧受天之命，以天下为忧，而没有听说他以居于帝位为乐。于是诛戮、贬斥乱国之臣，致力于寻求贤达圣哲之人，因此教化盛行，天下和睦融洽。虞舜依靠尧的辅佐之臣，继承尧的帝王之业，所以垂衣拱手好像无所作为就使天下得到治理。孔子说：‘韶乐真是十分完善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殷纣王，违反天意，残害万物，杀害贤人智士，天下混乱，人民不得安宁。周文王顺应天意治理人民，他为百姓感到悲伤痛心，希望能使他们安宁，因此忙到太阳偏西了还没有时间吃饭。由此看来，帝王治国之道的条理是相同的，然而却有劳苦与安逸的差异，那是因为所遭遇的时代不相同。”

【原文】“陛下愍世俗之靡薄^①，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②之士，论议考问^③，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④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窃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⑤，不禁而止，吏无奸邪，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以古准^⑥今，壹何^⑦不相逮^⑧之远也！安所^⑨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⑩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⑪于天之理与？”

【注释】①靡薄：谓人心不古，风俗浇薄。颜师古注：“靡，散也；薄，轻也。”②贤良方正：汉代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之一，始于汉文帝，被举者对政治得失直言极谏，如表现特别优秀，则授予官职。武帝时复诏举贤良或贤良

群书治要译注

文学，名称时有不同，性质无异。历代往往视作非常设之制科。③考问：考查询问。④三公九卿：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司农、少府为九寺大卿（即九卿）。⑤不令而行：语出《论语·子路》。意谓不用命令，人民自然会照样去做。⑥准：衡量，比较。⑦壹何：何其，多么。⑧逮：及，及至。⑨安所：何处。⑩意者：表示选择，是……还是……。⑪诡：违背，相反。

【译文】“陛下怜悯社会风气的浮薄，哀伤王道不能昭明，所以选举贤良方正之士，考察策问并让他们发表意见，打算兴起仁义的美德，阐明帝王的法令制度，建立使国家太平的治国之道。这是辅佐大臣们的职事，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董仲舒所能知道的。然而臣私下有不解之处。古代的天下也是今日的天下，都是同一个天下，而古代圣君能使天下大治，上下和睦，不用命令人民也会行动，不用禁令也能制止，官吏中没有奸邪之人，监狱里空无囚犯；德行润及草木，恩泽广被四海。以古时候的情况来衡量现代，相差得有多么远啊！是什么地方出现错乱，以致道德风气衰败成这样呢？是比之古时候的治国之道有所得失吗？还是与天理有所违背呢？”

【原文】“夫天亦有所分与，与上齿者去其角^①，傅其翼者两其足^②，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与禄^③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④，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器器^⑤苦不足也。身宠而载^⑥高位，家温^⑦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⑧，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⑨之哉？是故博其产业^⑩，蓄其积委^⑪，务此而无已^⑫，以迫蹴^⑬民，民寢以大穷^⑭。富者奢侈羨溢^⑮，贫者穷急^⑯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⑰？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注释】①与上齿者去其角：颜师古注：“谓牛无上齿则有角，其余无角者则有上齿。”上齿，长在口腔前部的牙齿，即门齿、犬齿。②傅其翼者两其足：颜师古注：“傅读曰附。附，箸也。言鸟不四足。”傅，意谓附着。翼，鸟类或昆虫的翅膀。③与禄：给予俸禄。④末：古代指工商业。与为“本”的农业相对。颜师古注：“末谓工商之业也。”⑤嚣嚣：怨愁，怨恨。颜师古注：“嚣，读与‘嗷’同，音敖。嗷嗷，众怨愁声也。”⑥载：任，担负。⑦温：丰足，富裕。⑧资力：物力、财力或人力。⑨如：及，比得上。⑩博其产业：博，扩大，扩充。产业，指私人财产，如田地、房屋、作坊等等。⑪积委：指积贮的财物。⑫无已：无止境，无了时。⑬迫蹙：蹙，又作“蹙”，逼迫，压迫。⑭浸以大穷：浸，副词，逐渐。大穷，十分困窘。⑮羨溢：富裕，丰足。⑯穷急：穷困急迫。⑰避罪：避免获罪，惧怕获罪。

【译文】“上天对待万物也是有所分别的，给予利齿的动物就去掉其抵角，赐予翅膀的鸟类就只给它两只脚，这样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能再拥有小的利益。古代凡被给予俸禄的人，就不靠体力劳动谋生，也不从事于工商业，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得再谋求小利。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又要谋取小利，上天都不能使其满足，何况是人呢！这就是人民之所以怨声载道、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宠爱而居于显赫的职位，家中富足而享受优厚的俸禄，于是凭借富有的资产，在下面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呢？因此他们便扩大其产业，积蓄他们的财物，致力于这些事情而无了时；以此压迫百姓，人民渐渐变得十分穷困。富有的人奢侈富裕，贫穷的人穷困急迫、愁苦不堪，而在上位者不去救助，那么人民就会感觉到活着没有乐趣。人民如果不乐意活着，那就连死都不会躲避，又怎能惧怕犯罪呢？这就是刑罚繁多但奸邪仍然制止不了的缘故。”

【原文】“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⑧，

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②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怒而出其妇，愠而拔其葵^③，曰：‘吾已食禄矣，又夺园夫工女利乎^④！’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⑤者皆如是，故下高^⑥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⑦。故《诗》曰：‘赫赫师尹，民具尔瞻^⑧。’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⑨，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皇皇^⑩求财利，常恐匮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⑪。’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⑫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人下有之字）行者，其患祸必至也。”

【注释】①均布：普遍分布。②太古：远古，上古。③公仪子怒而出其妇，愠而拔其葵：公仪子，即公仪休，春秋时期鲁国人，曾任博士，因才学优异任鲁国卿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则行事，丝毫不改变规制。为政廉洁，虽嗜鱼而不受人鱼，因此被后世所称赞。出，遗弃，休弃。妇，妻也。愠，恼怒，怨恨。葵，蔬菜名，我国古代重要蔬菜之一，可腌制，称葵菹。《史记·循吏传》：（公仪休）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仇其货乎？”④吾已食禄矣，又夺园夫工女利乎：食禄，享受俸禄。园夫，园丁。工女，古代指从事蚕桑、纺织、缝纫等工作的女子。⑤列位：爵位。⑥高：尊崇，推崇。⑦贪鄙：贪婪卑鄙。⑧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语出《诗经·小雅·节南山》。意谓大名鼎鼎的周太师尹氏，人民都在注视着你。赫赫，显赫盛大貌，显著貌。师尹，指周太师尹氏。瞻，看，望。⑨视效：仿效，效法。⑩皇皇：颜师古注：“皇皇，急速之貌也。”⑪负且乘，致寇至：语出《易·解卦·爻辞》：“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孔颖达疏：“乘者，君子之器也。负者，小人之事也。施之于人，即在车骑之上而负于物也，故寇盗知其非己所有，于是竞欲夺之。”意谓卑贱者背着财物，又坐上大马车显耀，就会招致强盗来抢。后以“负乘致寇”谓居非其位，才不称职，就会招致祸患。⑫小人：平民百姓。

【译文】“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家，以俸禄为生就行了，不应当再与人民争夺产业，然后利益就可以普遍分布，而百姓也可满足家用了。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远古的治国之道，天子应该效法作为制度，大夫也应当遵循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所以春秋时公仪子（因其妻在家中织布）发怒赶走了他的妻子，气愤地拔掉自家所种的葵菜，说：‘我已经享有俸禄了，还要夺取种菜园丁和织布女工的利益吗？’古时候贤人君子在位的都是这样，所以下面的人都尊崇他们的德行，服从他们的教化，人民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卑鄙。所以《诗经》说：‘赫赫有名的尹太师啊，人民都在瞻望着您’。由此看来，天子、大夫，是百姓所效法的榜样，怎能处在贤人之位却做出平民的行为呢？急切地谋取财利，经常担心财用缺乏，这是平民的想法；急切地寻求仁义，经常担心不能教化百姓，这是大夫的思想。《易经》上说：‘卑贱者背着财物，又坐上马车显耀，就会招致强盗。’乘车，是君子的位置；背负肩挑，是平民百姓的事情。这就是说，身处君子之位而又去做平民之事的人，他的祸患必定会到来。”

群书治要 卷十八 汉书(六)

【题解】本卷节选自《汉书》“传”的部分（《汉书卷五十七到卷六十五》），所选人物皆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臣，依次是：司马相如、公孙弘、卜式、严助、刘安、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贾捐之、东方朔。其中，司马相如见汉武帝喜好驰逐野兽，于是上疏劝谏，认为皇上居于尊位，不应该轻忽细小的危险，应该“远见于未萌，避危于无形”，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被武帝采纳。公孙弘六十岁时，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以“贤良”身份入朝对策，回答汉武帝关于太平治世的命题，认为要使得国家安定和谐，必须遵循“八本”和“四德”，实行举贤任能、赏罚并重的措施。卜式以种田畜牧为业，他捐出一半家财支持国家抵御外患，并且不愿意做官，宁愿在上林苑牧羊，受到武帝的赞赏。闽越举兵围东瓯，太尉田蚡主张不去救援，而严助力持异议，武帝派严助渡海前往救助，最终使形势转危为安。淮南王刘安上书劝勿伐南越，结果闽越王兄弟余善杀死闽越王来投降，于是汉军罢兵，受到武帝嘉许。吾丘寿王上书反对丞相公孙弘的“禁民无得挟弓弩”的观点，认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盗贼多，其责任在于郡国教化不行，从中可见古人重教化而轻刑罚的思想。主父偃向武帝上书，所言九事，有一件是劝止征伐匈奴，结果被武帝召见，封郎中；又上疏劝武帝颁发推恩令以削弱诸侯，被采纳。徐乐具有洞察历史、善观时势的忧患意识，他上书提醒武帝，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而要消除土崩之

群书治要译注

势，必须安定百姓，百姓各安其位，则天下必安定太平，即便有风吹草动也会无坚不摧，因为国家的根本扎牢固了。严安上书陈述长期用兵的危害，被武帝采纳。贾谊的曾孙贾捐之上疏认为应立即放弃讨伐珠崖，以专心致力于体恤关东受灾之地，得到丞相于定国的认同，被武帝采纳。东方朔谏武帝止修上林苑，虽未被采纳，但受到赏赐；又谏武帝勿尚奢侈；又制《非有先生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帝一朝多战事，魏徵等在本卷中所列谏臣，劝战之论颇多，从中可见古人崇尚和平、止战仁爱的思想，盖不战不足以树国威，而多战必劳民害国，不可不深察。

传

【原文】司马相如^①，字长卿，蜀郡^②人也。为郎^③。尝从上至长杨猎^④。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⑤，驰逐野兽，相如因上疏^⑥谏。其辞^⑦曰：“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⑧者，故力称乌获^⑨，捷言庆忌^⑩，勇期贲育^⑪。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⑫，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⑬，射猛兽，猝然遇逸材之兽^⑭，骇不存之地^⑮，犯属车之清尘^⑯，舆不及还辕^⑰，人不暇施巧^⑱，虽有乌获、逢蒙之伎^⑲，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⑳，尽为难^㉑矣。是胡越起于毂下^㉒，而羌夷接轸^㉓也，岂不殆^㉔哉！虽万全^㉕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㉖，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㉗之变。况乎涉丰草^㉘，骋丘墟^㉙，前有利兽之乐^㉚，而内无存变^㉛之意，其有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㉜，臣窃为陛下不取^㉝。盖明者远见于未萌^㉞，知者避危于无形^㉟，祸固多臧于隐微^㊱，而发于人之所忽^㊲者也。故鄙谚^㊳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㊴。’此言虽小，可以谕^㊵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㊶。”上善^㊷之。

【注释】①司马相如：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18年，我国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今四川成都）人。景帝时任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枚乘、邹阳等同游，作《子虚赋》。汉武帝即位后见到《子虚赋》，深为赞赏，司马相如被召见又为武帝作《上林赋》，武帝遂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后奉命出使西南，对汉与西南边疆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起了积极作用。②蜀郡：秦灭古蜀国，始置蜀郡。汉仍其

群书治要译注

旧，辖境包有今四川省中部大部分，治所在成都。③郎：官名，战国时已有，秦汉时沿置，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员额无定。均属于郎中令（后改为光禄勋）。其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④尝从上至长杨猎：上，皇帝，此指汉武帝。长杨，长杨宫的省称，秦汉官名，故址在今陕西省周至县东南。猎，打猎。⑤豕：猪。⑥上疏：臣下向皇帝进呈奏章。⑦辞：言词。⑧殊能：不同的才能。⑨故力称乌获：力，力量，力气。称，称道，称扬。乌获，战国时秦之力士。一说可能为更古之力士，后为力士的泛称。⑩捷言庆忌：捷，敏捷。庆忌，春秋时期吴王僚的儿子，自幼习武，力量过人，敏捷无畏。⑪勇期贲育：期，必，必定。贲，音奔，指孟贲，战国时勇士。孙奭疏引《帝王世说》：“孟贲生拔牛角，是谓之勇士也。”育，夏育，周时著名勇士，卫人，传说能力举千钧。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或云夏育，卫人，力举千钧。”⑫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窃，私下，私自，谦词。诚，确实。之，代词，指上文提到的情形。⑬陵阻险：陵，登上。阻险，亦作“阻嶮”。险阻。⑭猝然遇逸材之兽：猝然，突然，出乎意外，一本作“卒然”。逸材，谓兽畜健壮有力。⑮骇不存之地：骇，马受惊。不存，谓危险。颜师古注：“不存，不可得安存也。”⑯犯属车之清尘：犯，侵犯。属车，帝王出行时的侍从车。清尘，应劭曰：“尘谓行而起尘也。言清者，尊贵之意也。”⑰舆不及还辕：舆，车。不及，赶不上，来不及。还辕，犹回车。⑱人不暇施巧：不暇，没有时间；来不及。施巧，施展巧技。⑲逢蒙之伎：逢蒙，古之善射者，相传学射于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胜己，于是杀羿。参阅《孟子·离娄下》。伎，才智，才能。⑳朽株：腐朽的树桩。㉑难：危难，祸患。㉒是胡越起于毂下：胡越，胡与越，亦泛指北方和南方的各民族。毂下，辇毂之下，旧指京城。㉓接轸：喻接近，靠近。㉔殆：危亡，危险。㉕万全：万无一失，绝对安全。㉖且夫清道而后行：且夫，犹况且，承接上文，表示更进一层的语气。清道，清理道路。㉗衔橛：马嚼子。橛，音决。㉘涉丰草：涉，经历，经过。泛指渡水。丰草，茂密的草。㉙丘墟：山陵之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作“丘坟”。㉚前有利兽之乐：前，前面。利，胜；胜过。乐，快乐，欢乐。㉛存变：存，留意。变，事变。㉜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轻，轻视。万乘，

指帝王，帝位。重，尊贵，重要。出，出行。万有一危，此处指万一会出现危险情况。涂，道路。中华书局本《汉书》的断句为：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意为：看轻帝王的尊位不以平安为乐事，而以行进在万一有危险的道路上为欢乐。③不取：不赞成，不采取。④盖明者远见于未萌：明者，明智的人。远见，见识深远。未萌，指事情发生以前。⑤无形：不露形迹，未露形迹。⑥祸固多藏于隐微：固，副词，本来。藏，藏的古字，隐藏，潜匿。隐微，隐约细微。⑦忽：忽略。⑧鄙谚：俗语。⑨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家累，家中的财产。千金，极言钱财多。垂堂，靠近堂屋檐下，因檐瓦坠落可能伤人，故以喻危险的境地。《汉书·爰盎传》：“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颜师古注：“垂堂，谓坐堂外边，恐坠堕也。”⑩谕：表明，显示。⑪幸察：敬辞，犹言明察。⑫善：赞美，褒扬。

【译文】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人。任郎官时，曾跟随武帝到长杨宫去打猎。这时天子正爱好亲自去击杀熊、野猪，骑马追逐野兽。相如因此上疏劝谏，奏疏中写道：“我听说万物中有同属一类而能力却不一样的。所以论力气人们称说乌获，讲敏捷人们总说庆忌，谈到勇猛应数孟贲、夏育。我很愚钝，私下认为人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兽类也应该是如此。如今陛下喜欢涉足险要的地方，射击猛兽，若突然遇上特别厉害的野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使马受惊，冲犯了皇上出行的侍从车，而车又来不及掉转车辕，人来不及施展本领，即使有乌获、逢蒙那样的技艺，力气却不能施展，（旁边的）枯木朽株也都会成为祸患呀！这如同匈奴、南越之兵在京城起事，而羌人、夷族接踵而至，岂不是很危险吗？即使绝对安全而没有祸患，这本来也不是天子所宜靠近的地方。况且，即便是清道戒严之后才出行，在路中心奔驰，还时常有驾驭马的橛子脱出的变故；更何况从茂密的草丛中经过，在大大小小的山陵上驰骋，眼前有获得野兽的乐趣，而内心没有留意意外变化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危害呀！轻忽帝王的尊贵，不以平安为

乐事，而以行进在万一有危险的道路上为欢乐，臣自认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英明的人在事故尚未萌发之前就能洞察；睿智的人在危害尚未显露之时就能躲避。灾祸本来就多藏于隐蔽、细微之处，而发生于人所忽视的时候。所以俗谚说：‘家中积蓄千金者，不敢坐在屋檐底下（以防屋瓦落下砸伤）’。这话说的虽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我希望陛下能够留意并审察这些俗语。”武帝认为司马相如讲得很好。

【原文】公孙弘^①，灾川^②人也。家贫，牧豕海上^③。年四十，乃学《春秋》。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贤良对策焉^④。武帝制^⑤曰：“盖闻上古至治^⑥，画衣冠^⑦，异章服^⑧，而民不犯^⑨，阴阳和^⑩，五谷登^⑪，六畜蕃^⑫，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⑬，朱草^⑭生，山不童^⑮，童，无草木也。泽不涸^⑯，麟凤在郊薮^⑰，龟龙^⑱游于沼，河洛出图书^⑲。父不丧^⑳子，兄不哭^㉑弟；舟车所至，人迹^㉒所及，跂行喙息^㉓，咸得其宜。朕甚嘉^㉔之，今何道而臻乎^㉕？此天人之道，何所本始^㉖？吉凶之效^㉗，安所期焉^㉘？仁义礼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㉙？属统垂业^㉚，天文、地理、人事之纪^㉛，子大夫习^㉜焉，其悉意正议^㉝。”

【注释】①公孙弘：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21年，西汉武帝时丞相。淄川薛（今山东滕州南）人，出身贫寒。早年为狱吏，有罪免职，以牧豕为生，四十余岁始学《春秋》杂说。汉武帝征召贤良文学，公孙弘被淄川国推举，以贤良征为博士。后因使匈奴忤旨，称病免归。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再度应征贤良文学，因对策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迁御史大夫，五年为丞相。汉初常以功臣列侯或其后嗣充任丞相，公孙弘是第一个以布衣擢居相位的人。为此，武帝特地下诏封其为平津侯，丞相封侯遂成定例。公孙弘生活节俭，虽位居三公，俸禄丰厚，盖的依然是布被，吃的也是普通饭菜，俸禄都用来供养故人宾客。淮南王、衡山王谋反后，公孙弘自以奉

职不称，上书归侯辞职，武帝不许。②灾川：西汉初年，汉文帝分齐而置，都在剧城。约今天山东寿光市南。③牧豕海上：牧，放牧；饲养。豕，猪。海上，海边。④以贤良对策焉：贤良，即贤良文学。或称贤良方正。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⑤制：指帝王的命令。⑥盖闻上古至治：上古，远古。至治，指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或时世。⑦画衣冠：传说上古有象刑，即以异常的衣着象征五刑表示惩戒。犯人穿着特殊标志的衣冠代替刑罚，称为“画衣冠”。⑧章服：有识别符号的衣服。⑨不犯：不犯法。⑩阴阳和：阴阳，天地。和，调和，和谐。⑪五谷登：各种农作物丰收。五谷，五种谷物。登，成熟，丰收。⑫六畜蕃：指马、牛、羊、鸡、狗、猪。蕃，生息；繁殖。⑬嘉禾兴：嘉禾，生长奇异的禾，古人以之为吉祥的征兆。亦泛指生长茁壮的禾稻。兴，产生。⑭朱草：一种红色的草。古人以为祥瑞之物。⑮童：山岭、土地无草木。⑯泽不涸：泽，称水草丛杂之地。涸，水枯竭。⑰麟凤在郊藪：麟凤，麒麟和凤凰。郊藪，郊野草泽之地。⑱龟龙：龟和龙。古人以为均是灵物。⑲河洛出图书：河洛，黄河与洛水的并称。图书，即河图洛书，亦作“河图雒书”。古代儒家关于《周易》卦形来源及《尚书·洪范》“九畴”创作过程的传说。《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据汉儒孔安国、刘歆等解说：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马背有旋毛如星点，称作龙图。伏羲取法以画八卦生蓍法。夏禹治水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裂纹，纹如文字，禹取法而作《尚书·洪范》“九畴”。见《书·顾命》《洪范》之孔传、《汉书·五行志上》。古代认为出现“河图洛书”是帝王圣者受命之祥瑞。⑳丧：丧失，失去。㉑哭：原指因悲伤痛苦或情绪激动而流泪、发声。此处有吊唁之意。㉒人迹：人的足迹。㉓跂行喙息：本谓虫豸爬行呼吸，借指用脚爬行用嘴呼吸的虫豸，亦泛指人和动物。跂，通“歧”。㉔嘉：嘉许，表彰。㉕今何道而臻乎：何道，什么方法。臻，到，达到。㉖本始：原始，本初。㉗吉凶之效：犹祸福。效，显示，呈现。㉘安所期焉：安，副词，表示疑问，相当于“怎么”。期，企求。㉙设施：措置，筹划。㉚属统垂业：属统，继承帝统。垂业，把功业传留于后世。㉛纪：纲领，法度。㉜习：通晓、熟悉。㉝其悉意正议：悉意，尽心。正议，谓秉正发表议论。

【译文】公孙弘，灾川国人，家庭贫寒，在海边放养猪群，年龄四十岁时，才学习《春秋》。汉武帝即位之初，公孙弘已六十岁了，以“贤良”身份入朝对策。武帝命题说：“听说上古时代治理最好的时期，对罪犯只在衣帽上画上标记，穿上图饰异于常人的衣服，人民就不敢犯法；阴阳调和，五谷丰登，六畜繁衍，甘露降临，风雨及时，禾稻旺盛，红草生长，山不光秃，池沼不枯；麟凤活动在郊野，龟蛇游浮在池沼，黄河中龙马献图，洛水中神龟献书；父亲没有丧子之痛，兄长没有丧弟之哀；船和车辆能去的地方，人们足迹能到的处所，凡是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物类，都能各得其适宜的生存环境。朕对于这种情况非常赞赏，今天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种地步？天道和人造，其本原在于何处？吉凶的应验，从哪里期求？‘仁、义、礼、智’四方面，应当怎样来设置安排才合适？接续大统、流传功业、天文、地理、人事的准则，大夫也很通晓，请你尽自己的想法秉正发表议论。”

【原文】弘对^①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②而民劝善^③，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④率以正，遇民信也^⑤；末世^⑥贵爵厚赏而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⑦以劝善而禁非^⑧，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⑨，则分职^⑩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⑪；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⑫省；不夺^⑬民时，即百姓富；有德者进^⑭，无德者退^⑮，则朝廷尊；有功者上^⑯，无功者下^⑰，则群臣逡^⑱；罚当罪^⑲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⑳。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业^㉑之即不争，理得则不怨^㉒，有礼则不暴^㉓，爱之则亲上^㉔。此有天下之急者也^㉕。故法不远义^㉖，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㉗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㉘之，则民不犯禁^㉙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㉚也。”

【注释】①对：奏对，对策。文体的一种。②不贵爵赏：贵，崇尚，重视。爵

赏，爵禄和赏赐。③劝善：勉励为善；勉力为善。④躬：亲自。⑤遇民信也：遇，求得，得到。民信，人民的信任。⑥末世：后世，后代。⑦未足：不足，不能。⑧禁非：禁止邪恶。⑨因能任官：因，依照，根据。能，才能，能力。任官，委任官职。⑩分职：各司其职；各授其职。⑪则事情得：事情，事理人情。得，引申为正确。⑫赋敛：田赋；税收。⑬夺：丧失；失去。⑭有德者进：有德，有德行。谓道德品行高尚，能身体力行。进，晋升，提拔。⑮退：罢黜；贬退。⑯上：进用。⑰下：降职。⑱逡：让；退避。王先谦补注：“逡，退也。言群臣明退让之义也。”⑲当罪：谓应该抵罪。杨伯峻注：“当罪，古代刑法术语。《汉书·刑法志》：‘以其罪名当报之。’”⑳劝：勤勉；努力。㉑业：成业，使之立业或乐业。㉒理得则不怨：理得，同心安理得，谓事情做得合理，心里很坦然。不怨，不报怨，不怨恨。㉓暴：欺凌；凌辱。㉔亲上：亲近，信任圣上。㉕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有天下，占有，治理天下。急者，谓要紧，急迫的事。㉖远义：背离仁义。㉗义：谓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㉘顺：顺应；依顺。㉙犯禁：违反禁令。㉚素行：一贯认真执行。

【译文】公孙弘回答说：“臣听说上古尧舜的时候，不重视封爵、赏赐，而人民都能努力向善；不推崇刑罚，而人民却不触犯法律；自身做公正的表率，对待人民很讲信用。到了近世很看重官爵、赏赐，可是人民却并不信任。丰厚的赏赐、严厉的刑罚，未必能够勉励人们向善、禁止人们为非，必须讲求诚信不可。所以，按照能力任用官员，则所分配的取事就能管好；去除无用的言词，那么事情就能办成；不制作无用的器物，就能减少税赋；不耽误农时，百姓就能富足。进用有德行的人，斥退无德行的人，朝廷才会被尊重；有功劳的升官，无功劳的降职，则群臣明白退让的道理；处罚的轻重适合其罪行，则奸邪之人就会止步；奖赏的多少适合其贤能程度，臣下就会得到勉励。凡以上八点，是治国的根本。就百姓而言，只要使之各安其业就不会争夺；凡事符合道理就不会报怨；讲求礼义就不会蛮横；仁爱百姓，他们就会爱戴君主，

这是拥有天下者的当务之急啊！所以法规只要不离开道义，人民就顺从而不背离；和谐而不偏离礼义，人民就能互相亲爱而不凶暴。所以法律所要处罚的，就是义理所要抛弃的；为社会和谐而赏赐的，就是礼义所求取的。礼义，是人民所信服的，如果赏罚能顺应礼义，那么人民也就不会触犯禁令了。所以在罪犯衣冠上画上图形，穿上图饰异于常人的衣服，百姓就不去犯罪，就是因为那时一贯遵循礼义。”

【原文】“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①。今人主和德^②于上，百姓和合^③于下，故心和则气和^④，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⑤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⑥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⑦，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⑧，明并^⑨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悦义^⑩，奉币而来朝^⑪，此和之至也。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⑫也，礼者所履^⑬也，智者术之原^⑭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⑮，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⑯，通壅塞之涂^⑰，权^⑱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⑲，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⑳，不可废也。得其要术^㉑，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弊^㉒（弊作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㉓垂业之本也。桀、纣^㉔行恶，受天之罚；禹、汤^㉕积德^㉖，以王^㉗天下。因此观之，天德^㉘无私亲^㉙，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也。”太常^㉚奏弘第^㉛居下，策奏^㉜，天子擢^㉝为第一，拜^㉞为博士^㉟，待诏金马门^㊱。后为丞相^㊲。

【注释】①声比则应：声比，音调相谐。《吕氏春秋·应同》：“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官而官动，鼓角而角动。”颜师古注：“比亦和也。”应，应和。②和德：谓惠及百姓之恩德。③和合：和睦同心。④气和：气味相和。⑤应：相应而生。⑥至：达到极点。⑦不夭：不会夭折。⑧德配天地：谓道德可与天地匹配。

极言道德之高尚盛大。⑨明并：明，圣明。并，并列。⑩悦义：爱慕道义。⑪奉币而来朝：奉币，犹进贡。来朝，前来朝觐。⑫宜：合适，适当，适宜。⑬履：行为的准则。⑭术之原：术，特指君主控制和使用臣下的策略、手段。原，本原，根本。⑮兼爱无私：泛爱大众，对人无私心。⑯擅杀生之柄：擅，独揽，专。杀生，生杀，谓主宰生死。柄，权力。⑰通壅塞之涂：壅塞，阻塞。涂，通“途”，道路。⑱权：衡量，比较。⑲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远近，特指所居官位接近或远离帝王。情伪，真假，真诚与虚伪。见，“现”的古字，显现，显露。⑳设施：措置；筹划。㉑要术：重要的策略、方法。㉒弊：同“蔽”，蒙蔽，壅蔽。㉓属统：继承帝统。㉔桀纣：夏桀和商纣的并称。相传都是暴君，故后用以泛指暴君。㉕禹汤：夏禹和商汤。后视为贤明君主的典范。㉖积德：指积累仁政或善行。㉗王：统治；称王。㉘天德：天的德性。㉙私亲：自己的亲属；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㉚太常：官名。秦置奉常，汉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历代因之，则为专掌祭祀礼乐之官。㉛第：本作“弟”，等级，次第。㉜策奏：策，古代用以记事的竹、木片，编在一起的叫“策”，亦借指书简，簿册。此处指公孙弘的对策。奏，上奏。㉝擢：举拔；提升。㉞拜：授官；封爵。㉟博士：古代学官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汉文帝置一经博士，武帝时置“五经”博士，职责是教授、课试，或奉使、议政。晋置国子博士。㊱待诏金马门：待诏，等待诏命。金马门，汉代官门名。学士待诏之处。《史记·滑稽列传》：“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㊲丞相：古代辅佐君主的最高行政长官。战国秦悼武王二年始置左右丞相。秦以后各朝，时废时设。

【译文】“臣听说，‘气味相同就会追随，声调相近就会应和’。当今君主施恩德于上，百姓以融洽应和于下，所以心意相和则气味相和，气味相和则容色相和，容色相和则声调相和，声调相和则天地的和谐就相应而生了。因而阴阳和谐，风雨及时，甘露普降，五谷丰登，山不光秃，河不干涸，这是最好的和谐。所以身体协调则没有疾病，没有疾病

就不会夭折，因此父亲不会失去儿子，兄长不会有丧弟之痛。德行能与天地相匹配，圣明能与日月相并列，那么麟凤就会来到，龟龙就会出现在郊野，黄河中龙马就会献出河图，洛水中神龟就会献出洛书，远方的君主无不喜悦其恩义，捧上财礼来朝贺，这就是最好的和谐。臣听说，仁，就是爱人；义，就是合宜；礼，是所践行的准则；智，是策略的本原。求利除害，兼爱无私，就叫仁；明辨是非，确定可否，就叫做义；进退有法度，尊卑有区别，就叫做礼；拥有生杀的大权，疏通壅塞的任贤进言之路，权衡商品流通的法则，探讨事情得失的道理，使远近真伪的情况必能显现于君主，就叫策略。凡此四个方面，是治国的基础，是道义的功用，都应当布置安排，不可以荒废。懂得了这些要领和策略，天下就会安乐，虽设置刑律，也没有用场；不懂得这些治国策略，那么君主就会被蒙蔽于上，官吏就会扰乱于下。这是事的情理，是承继大统、使功业流传的根本。桀纣作恶，受到上天的惩罚，禹汤积德，因而称王天下。由此来看，上天的品德是没有私爱的。顺应它，和谐就会兴起；违背它，祸害就会发生，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的准则啊！”太常官上奏说公孙弘原来的等级排名居后，但此对策上奏后，天子提升他为第一，封为博士，在金马门做待诏官，后来当了丞相。

【原文】卜式^①，河南人也。以田畜^②为事。时汉方事^③匈奴，式上书，愿输^④家财半助边^⑤。上使使^⑥问式：“欲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以闻。上乃召拜^⑦式为中郎^⑧，赐爵左庶长^⑨，田十顷，布告^⑩天下，尊显以风百姓^⑪。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⑫中，欲令子牧之。”式既为郎，布衣草屣^⑬而牧羊。岁余，羊肥息^⑭。上过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独^⑮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⑯辄去，无令败群^⑰。”上奇^⑱其言，欲试使治民。拜式缙氏令^⑲，缙氏（旧无下缙氏二字。补之）便^⑳之。迁齐王大傅^㉑，转御史大夫^㉒。

【注释】①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武帝时，匈奴屡犯边，他上书朝廷，愿以家财之半捐公助边。帝欲授以官职，辞而不受。又以二十万钱救济家乡贫民。朝廷闻其慷慨爱施，赏以重金，召拜为中郎，布告天下。他以赏金悉助府库；身为郎，仍布衣为皇家牧羊于山中。武帝封其为缙氏令，以试其治羊之法，有政绩，赐爵关内侯。元鼎中，官至御史大夫。后因反对盐铁官营，又兼不习文章，贬为太子太傅，以寿终。②田畜：耕种与畜牧。③事：特指对外族进行战争。④输：谓捐献。⑤助边：谓资助边防费用。⑥使使：派遣使者。⑦召拜：征拜；任命。⑧中郎：官名，秦置，汉沿用。担任官中护卫、侍从，属郎中令。⑨左庶长：汉朝爵位的第十级。庶长，官爵名。春秋时秦国设置，掌握军政大权，相当于卿。⑩布告：遍告；宣告。⑪尊显以风百姓：尊显，尊贵显赫。风，教化。⑫上林：即上林苑。古宫苑名，秦旧苑，汉初荒废，至汉武帝时重新扩建。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⑬布衣草躄：布衣，布制的衣服。草躄，指草鞋。躄，音决。⑭肥息：肥盛蕃息。⑮非独：不但；不仅。⑯恶者：粗劣者；不好者。⑰败群：指败坏羊群。⑱奇：指惊奇，惊异。⑲缙氏令：缙，音勾。缙氏，县名。令，官名。秦汉时大县的行政长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⑳便：有利。㉑大傅：即太傅，官名。三公之一。周代始置，辅弼天子治理天下。㉒转御史大夫：转，迁职。御史大夫，官名。秦置。汉因之，为御史台长官，地位仅次于丞相，掌管弹劾纠察及图籍秘书。

【译文】卜式，河南郡人，以种田畜牧为业。当时汉朝正和匈奴发生战事，卜式上书，愿意拿出家中财产的一半来捐助边防军备。武帝派遣使者询问卜式是否想做官，卜式回答说：“我自小牧羊，不习惯做官，这不是我的期望。”使者将此情况禀报武帝，皇上于是召卜式做了中郎，赐其左庶长爵位，田地十顷，并将此事布告天下，置他于尊贵显赫的地位来教化百姓向他学习。当初，卜式不愿意作郎官，皇帝说：“我有羊群在上林苑中，想命你去放牧。”卜式做了郎官之后，身穿布衣、足登草鞋去牧羊。一年多后，羊长得肥壮也繁殖得很多。皇帝从他牧羊的地方

经过，称赞他。卜式说：“不仅牧羊是这样，治理百姓也和牧羊的道理一样。对羊也要使其按时起居，不好的羊要当即除去，不要让它败坏羊群。”皇帝认为这话很奇特，打算试着让他做官治理百姓，便拜卜式为缙氏县令，缙氏县因而得利。后来，他调任齐王的太傅，再后来，又转任御史大夫。

【原文】赞^①曰：公孙弘、卜式、儿宽^②，皆以鸿渐之翼^③，困于燕爵^④，渐，进也。鸿一举而进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鸿志也。远迹羊豕^⑤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⑥，府库充实，而四夷^⑦未宾^⑧，制度多阙^⑨。上方欲用文武^⑩，求之如弗及^⑪，始以蒲轮^⑫迎枚生^⑬，见主父^⑭而叹息。群士慕向^⑮，异人^⑯并出。卜式拔于刍牧^⑰，弘羊擢于贾竖^⑱，卫青奋于奴仆^⑲，日磾^⑳出于降虏，斯亦曩时^㉑板筑^㉒饭牛^㉓之朋已。

【注释】①赞：文体名，用于赞颂人物等。②儿宽：即倪宽（？—公元前103年），西汉时千乘郡（今山东境内）人。③鸿渐之翼：鸿鹄凭借羽翼而高飞远行，因以“鸿渐之翼”比喻大才、高才。④燕爵：即燕雀。燕和雀，比喻微贱或器量志向小的人。⑤远迹羊豕：远迹，远窜。颜师古注：“远迹，远窜其迹也。”豕，猪。⑥艾安：谓民生安定，宇内承平。艾，通“乂”。⑦四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⑧宾：服从；归顺。⑨阙：缺误；疏失。⑩文武：文武人才。⑪弗及：来不及。⑫蒲轮：指用蒲草裹轮的车子。转动时震动较小，古时常用于封禅或迎接贤士，以示礼敬。⑬枚生：即枚乘（？—公元前140年），字叔，汉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东南）人。景帝时仕吴，上书谏吴王刘濞，不纳，去而仕梁孝王刘武。善属文，尝作《七发》《柳赋》《菟园赋》等。亦称为“枚叔”。⑭主父：汉齐王相主父偃的省称。⑮群士慕向：群亦作群。士，卿士，泛指诸侯臣僚、各级官吏。慕向，思慕向往。⑯异人：有异才的人。⑰刍牧：放牧的人。⑱弘羊擢于贾竖：弘羊，桑弘羊，洛阳贾人子，十三岁时“以心计”入侍宫中，因能

“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四十年之久。擢，举拔，提升。贾竖，旧时对商人的贱称。①⑨卫青奋于奴仆：卫青(?—公元前106年)，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是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主要将领。奋，发扬，振奋。奴仆，犹奴隶。卫青出生卑贱，其母为平阳公主家女仆。②⑩日磾：音密低。金日磾(公元前134年—公元前86年)，字翁叔。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的子孙后代因忠孝显名，七世不衰，历一百三十多年。③⑪曩时：往时，以前。④⑫板筑：指筑城或筑墙。傅说(约公元前1335年—公元前1246年)殷商王武丁的大宰相(即上三公第一位)。传说为傅岩筑墙之奴隶。武丁梦得圣人，名曰说，求于野。乃于傅岩得之，举以为相，国大治。据正史典籍、近年考古发现及傅氏早期家谱等文献记载，他是中华汉族傅氏家族的始祖。⑤⑬饭牛：喂牛，饲养牛。

【译文】(班固)评论说：公孙弘、卜式、倪宽都如鸿雁，有一飞千里的羽翼而受困于燕雀之中，远离尘世，远涉于猪羊之间；倘若不遇时运，怎么能取得公卿的爵位呢？这时候，汉朝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海内安定，府库充实，但是四方的蛮夷尚未归服，国家制度还不够健全。武帝正想选文武人才，求之好像来不及。开始曾以安车蒲轮迎接枚乘，遇到主父偃又赞叹不已。于是群臣羡慕向往，有奇异才能之士一齐出现。卜式选拔于放牧之人，桑弘羊选拔于商贩之辈，卫青发迹于奴仆，金日磾来自于投降的俘虏。他们也都像昔日傅说、宁戚那样，出身于打墙养牛之辈呀！

【原文】汉之得人^①，于兹^②为盛^③。儒雅^④则公孙弘、董仲舒^⑤、儿宽、笃行^⑥则石建^⑦(旧无石建二字。补之)、石庆^⑧，质直^⑨则汲黯^⑩、卜式，推贤则韩安国^⑪、郑当时^⑫，定令^⑬则赵禹^⑭、张汤^⑮，文章则司马迁^⑯、相如。滑稽则东方朔^⑰、枚皋^⑱，应对则严助^⑲、朱买臣^⑳，历数^㉑

则唐都^②、洛下閤^③，协律^④则李延年^⑤，运筹^⑥则桑弘羊^⑦，奉使^⑧则张骞^⑨、苏武^⑩，将率则卫青、霍去病^⑪，受遗^⑫则霍光^⑬、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⑭。是以兴造^⑮功业^⑯，制度^⑰遗文^⑱，后世莫及。

【注释】①得人：谓得到德才兼备的人。亦谓用人得当。②于兹：在此。③盛：极，甚。④儒雅：谓学问渊博。⑤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广川郡（今河北境内）人，景帝时曾任公羊博士，后任江都王相十年，元朔四年起，又任胶西王相四年。后回家修学著书，武帝举“贤良文学”，他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无使并进。”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武帝所采纳。⑥笃行：切实履行；专心实行。⑦石建：西汉大将，武帝时就任郎中令，是掌管宫殿门户的官，但实际权力很大，是皇帝禁内的主要职能官员。⑧石庆：曾任西汉丞相，石奋（万石君）之子，曾经担任太仆。⑨质直：朴实正直。⑩汲黯：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12年，字长孺，濮阳人。孝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时为谒者。先后任荥阳太守，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为政主张无为而治，以民为本。⑪韩安国：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27年，字长孺，梁国成安（今汝州小屯村北）人。文精武备，能言善辩，七国之乱时，韩安国为将，击退吴兵于梁国东界。后因罪罢官闲居在家，建元初，太尉田蚡推荐安国于汉武帝，被任命为北地都尉，因安国才干非凡，公元前135年升为御史大夫，参与讨论、处理国家大事，颇受武帝器重。后任中尉，又徙为卫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任材官将军，屯兵渔阳（北京密云县南），因兵少，抗击匈奴失利，受武帝责备，于元朔二年郁郁而终。⑫郑当时：字庄，西汉淮阳陈（治今河南淮阳）人，郑桓公十九世孙。汉景帝时为太子舍人，结交天下名士。汉武帝时任济南太守，江都相，迁大司农。为人廉洁，喜荐士，为时人称道。后陷罪，赎为庶人，旋任丞相长史，迁汝南太守。卒官，家无余财。⑬定令：制定法令。⑭赵禹：是太尉周亚夫的属官司，后担任御史，又升至太中大夫。同太中大夫张汤一同负责制定国家法律。⑮张汤：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15年，西汉杜陵（陕西西安东南）人。曾任长安内史掾和茂陵尉，后补侍御史。著名的酷吏，又以廉洁

著称。①⑥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86年在世，字子长，左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中国古代的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撰写的《史记》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①⑦东方朔：生于公元前154年，卒于公元前93年，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中国西汉辞赋家。

①⑧枚皋：生于公元前153年，卒年不详，字少孺，枚乘的庶子，生于梁。擅于辞赋，十七岁时上书梁共王，被召为郎。后长期作武帝文学侍从。枚皋以文思敏捷著称，武帝有感令侍从作赋，皋总最先作好。班固说他“为文疾，受诏则成，故所赋者多。”①⑨严助：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22年，为西汉会稽郡吴县人，或为由拳（今嘉兴）人。又说为由拳（今嘉兴）人。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郡举贤良方正，擢为中大夫。建元六年，武帝依严助之议，平定了东南边疆。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衡被告谋反，因他与淮南王刘安交好，受牵连被诛。严助富文采，是著名辞赋家。今存《谕意淮南王》及《上书谢罪》文二篇。②⑩朱买臣：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15年，字翁子，会稽吴人。早年家贫，卖薪自给，其妻羞而再嫁。后拜中大夫，复拜会稽太守，再拜丞相长史，向武帝告发张汤的隐私，张汤惧罪自杀。朱买臣亦被汉武帝诛于长安。②⑪历数：推算岁时节候的方法。②⑫唐都：西汉武帝时人，天文学家。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太史令司马迁等建议废弃原有《颛顼历》另造汉历。武帝命他及洛下閎等人共同协作，制造新历。新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年中置闰。新历考订精确，与天体实际运转吻合，史称“太初历”。当年武帝改年号为太初元年。②⑬洛下閎：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7年在世，复姓落下，名閎，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属四川南充）人。西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太初历的主要创立者。他还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②⑭协律：调和音乐律吕，使之和谐。②⑮李延年：生卒年限不详，汉武帝时音乐家，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人，出身倡家，父母兄弟妹均通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曾为司马相如等文人所写的诗词配曲，代表作《佳人曲》。又将张骞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编为二十八首“鼓吹新声”，用来作为乐府仪仗之乐。为汉武帝作《郊祀歌》十九

群书治要译注

首，用于皇家祭祀乐舞。后为武帝所诛。②⑥运筹：制定策略；筹划。②⑦桑弘羊：汉武帝时大臣，详见前注释。②⑧奉使：奉命出使。②⑨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出生，卒于公元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他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③⑩苏武：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60年在世，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武帝时为郎。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至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获释回汉。苏武死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③⑪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出生，卒于公元前117年，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武帝时期的杰出军事家，是名将卫青的外甥，任大司马骠骑将军。③⑫受遗：古代谓大臣接受皇帝的遗命以辅政。③⑬霍光：字子孟，是汉昭帝的辅政大臣。③⑭不可胜纪：亦作“不可胜记”。不能逐一记述。极言其多。③⑮兴造：创建；建立。③⑯功业：功勋事业。③⑰制度：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③⑱遗文：古人或死者留下的诗文。

【译文】汉朝得到贤人之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论学问渊博，则有公孙弘、董仲舒、倪宽；论真干实行，则有石建、石庆；论朴实正直，则有汲黯、卜式；论推举贤才，则有韩安国、郑当时；论制定政令，则有赵禹、张汤；论文章辞采，则有司马迁、司马相如；论能言善辩，则有东方朔、枚皋；论交际酬答，则有严助、朱买臣；论历法计算，则有唐都、洛下闳；论协和音律，则有李延年；论国事策划，则有桑弘羊；论奉命出使，则有张骞、苏武；论领兵率军，则有卫青、霍去病；论接受遗诏（辅佑幼帝），则有霍光、金日磾。其余人才多得不能一一列举。因此这一时期兴建的功业、遗留的法令、诗文，后世没有能赶上的。

【原文】孝宣承统^①，纂修洪业^②，亦讲论六艺^③，招选茂异^④，而萧望之^⑤、梁丘贺^⑥、夏侯胜^⑦、韦玄成^⑧、严彭祖^⑨、尹更始^⑩以儒术进，

刘向^①、王褒^②以文章显^③，将相则张安世^④、赵充国^⑤、魏相^⑥、丙吉^⑦、于定国^⑧、杜延年^⑨，治民则黄霸^⑩、王成、龚遂^⑪、郑弘^⑫、召信臣^⑬、韩延寿^⑭、尹翁归^⑮、赵广汉^⑯、严延年^⑰、张敞^⑱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后世。参^⑲其名臣，亦其次^⑳也。

【注释】①孝宣承统：孝宣，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9年），本名刘病已，字次卿，又字谋，即位后改名刘询，西汉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在位。②纂修洪业：纂修，整治。洪业，大业。古时多指帝王之业。③六艺：古代教育学生的六种科目。《周礼·地官·大司徒》：“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亦作“六艺”。④招选茂异：招选，延揽选拔。茂异，才德出众，亦指才德出众的人。⑤萧望之：字长倩，萧望之是萧何的六世孙，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徙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萧望之是西汉宣帝、元帝倚重的大臣，又是著名的经学家。⑥梁丘贺：生卒年不详，复姓梁丘，字长翁，琅琊诸县（今积沟镇乔庄村东）人。西汉时今文《易》学“梁丘学”之开创者，对后世影响很大。梁丘贺先是从京房学《易》，后更事田王孙。梁丘贺为人小心周密，宣帝深为信任、器重，召为郎，任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年老终于官。⑦夏侯胜：生卒年待考，字长公，宁阳侯国（今山东宁阳）人。著名西汉学者，今文尚书学“大夏侯学”的开创者。武帝时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⑧韦玄成：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6年，字少翁，鲁国邹人，少好学，谦逊侠士，尤敬贫贱以父任为郎，又以明经擢谏大夫，迁大河都尉。父贤死，玄成佯让爵于兄。朝议高其节，拜河南太守。元帝永光初（公元前43年）遂继父相位，封侯。⑨严彭祖：字公子，西汉东海下邳（今江苏邳县）人。与颜安乐从眭孟受《春秋公羊传》，其后有《春秋公羊传》严氏学及颜氏学。宣帝时，他被立为博士。其后任河南郡太守、太子太傅等职，为人廉直，不事权贵。⑩尹更始：曾任谏议大夫，蔡千秋的弟子，谷梁学一代宗师。⑪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⑫王褒：字子渊，西汉人，文学家，生卒年不详。蜀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墨池坝）人。他是著名的辞

群书治要译注

赋家，写有《甘泉》《洞箫》等赋十六篇，与扬雄并称“渊云”。⑬显：显扬。

⑭张安世：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2年，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张汤之子。性谨慎，以父荫任为郎。汉武帝时，因其记忆力强，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汉昭帝即位，拜右将军，以辅佐有功，封富平侯。昭帝死后，他与大将军霍光谋立宣帝有功，拜为大司马。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春，因病上书告老还乡，汉宣帝不舍。在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二。⑮赵充国：公元前137年出生，卒于公元前52年，字翁孙，原为陇西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人，后移居湟中（今青海西宁地区），西汉著名将领。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⑯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今定陶县东王店乡魏胡同）人，西汉政治家。⑰丙吉：姓或作邴，字少卿，鲁国（今山东）人。西汉大臣。⑱于定国：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0年，字曼倩。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西南）人。少时随父学法。为狱吏、郡决曹。宣帝时，任廷尉。为人谦恭，能决疑平法，被时人所称赞。后为丞相，封西平侯，享年七十岁善终，追封为安侯。⑲杜延年：南阳杜衍（今属河南南阳）人。昭帝初补军司空，拜谏大夫，封建平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宣帝时坐霍禹免官，后召拜北地太守，徙西河太守。五凤中拜御史大夫，卒谥曰敬侯。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⑳黄霸：公元前130年出生，卒于公元前51年，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汉武帝末年选为侍郎谒者，后任陕西境内黄河以东均输长、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掌管刑法）和扬州刺史等职。汉宣帝亲点黄霸，任颍川（禹州一带）太守，俸禄两千石，颍川大治。加俸禄，遂任御史大夫。公元前55年，黄霸代丙吉为丞相，并封为建成侯。年八十一岁卒，谥定。㉑龚遂：生卒年不详，字少卿，为山阳郡南平县（今山东邹城市平阳寺）人，以明经为昌邑王郎中令。龚遂屡谏刘贺而无效。刘贺即位二十七日而被废，昌邑王府群臣二百余人受诛，唯龚遂与中尉王阳因屡谏而免死，后为渤海太守。数年，渤海郡大治。后拜水衡都尉，管理上林禁苑，卒于官。㉒郑弘：字稚卿，泰山郡刚县人。好文学，通经术，为南阳郡太守，政绩卓越，施政的法令条文制度，为后人称述。后调任淮阳国相，因政绩突出入京担任右扶风，得京师人称赞。六年后，因与京房妄议朝政获罪免官，

事在《京房传》。⑳召信臣：字翁卿，九江郡寿春（今安徽寿县）人。生卒年不详。以明经甲科出身任职郎中，后出补谷阳长，又举高第迁上蔡长。升任零陵太守，因病归家。征为谏议大夫，又迁任南阳太守。主持兴建南阳水利工程，百姓对召信臣非常爱戴，称为“召父”。为西汉“治民”的名臣。㉑韩延寿：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7年，汉宣帝时期著名的士大夫，燕国人，父亲被害后，受到霍光善待。官至左冯翊，任职时以道义、教化为主，深受百姓爱戴。五凤元年，韩延寿被害。㉒尹翁归：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2年，字子兄（音况），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为小狱吏，法治严明。后升都内令和弘农都尉，不久又征拜为东海太守。于公元前62年（元康四年）病卒。㉓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涿郡蠡吾县（今河北博野县）人，一代名臣。执法不避权贵，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汉昭帝后期及汉宣帝前期（公元前73年前后）。㉔严延年：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8年，东海下邳（今江苏邳州）人。彭祖兄。父为丞相掾，少学法律于丞相府。昭帝时，为侍御史。劾大将军霍光擅废立不道，为朝廷所敬惮。后又劾大司农田延年，不实，坐法至死，逃亡。宣帝神爵中，遇赦出，随许延寿征西羌，迁涿郡太守，至郡镇压豪强东高氏、西高氏，豪强屏息。继为河南太守，其治严酷，被称为“屠伯”。后为人所告，以诽谤朝廷罪，被杀。㉕张敞：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8年，字子高，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曾任甘泉仓长、太仆丞。后升为太中大夫。得罪霍光，受排斥。任函谷关都尉。宣帝初即位，特令张敞为山阳太守（山阳本昌邑旧封，刘贺被废后返居此地），暗中监守刘贺。张敞据实奏闻，使宣帝放心。㉖参：考索验证。㉗其次：次第较后；第二。

【译文】宣帝继承大统后，继承、整治前朝大业，亦讲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招纳选用才德出众之士。于是，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等人，以儒家的学术思想而被任用；刘向、王褒以其文章显扬于世；将相人才，则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善于治理民事的则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一类人物。他们都有

功勋业绩为后世所称述。考察宣帝的这些名臣，比武帝时期的又要稍差一些。

【原文】严助^①，会稽^②人也。建元三年^③，闽越^④举兵围东瓯^⑤，东瓯告急^⑥。太尉^⑦田蚡^⑧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⑨，又数反覆^⑩，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⑪。于是助诘^⑫蚡曰：“特^⑬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⑭，诚能何故弃之^⑮？且秦举^⑯咸阳弃之，何但^⑰越也！”上乃遣助以节^⑱发兵，浮海^⑲救东瓯，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安^⑳上书谏曰：“今闻有司^㉑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㉒之。越，方外^㉓之地，翦发文身^㉔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治也^㉕。三代^㉖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㉗，非强弗能服^㉘、威弗能制^㉙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来，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

【注释】①严助：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22年，为西汉会稽郡吴县人，又说为由拳（今嘉兴）人。严忌之子，也有人说他是严忌的族子。严助本名庄助。《汉书》为避东汉明帝刘庄的讳，把庄助改称严助。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郡举贤良方正，深受武帝赏识，擢为中大夫，参事最为力。常与东方朔、司马相如、吾丘寿王等大臣商辩朝政，撰写文稿，最得武帝信任。建元三年，闽越发兵攻东瓯。东瓯告急，太尉田蚡准备置之不问，严助驳田议，主张出兵援救东瓯。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衡被告谋反，因为他与淮南王刘安交好，受牵连被诛。②会稽：郡名。秦置，今江苏省东部及浙江省西部地。③建元三年：建元，汉武帝即位，使用“建元”年号。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④闽越：古族名，古代越人的一支。秦汉时分布在今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的部分地区。秦以其地为闽中郡。其首领无诸相传是越王勾践的后裔，汉初受封为闽越王，治东冶（今福州），后分为繇和东越两部。因以“闽越”指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一带。⑤东瓯：古族名，越族的一支。相传为越王勾践的

后裔，分布在今浙江省南部瓯江、灵江流域。其首领摇助汉灭项羽，受封为东海王，因都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俗称东瓯王。参阅《史记·东越列传》。

⑥告急：报告情况紧急，请求救助。⑦太尉：官名。秦至西汉设置，为全国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⑧田蚡：西汉时期长陵（今陕西省咸阳县）人，是孝景王皇后的胞弟。武帝即位时，封为武安侯，曾任太尉及丞相。⑨常事：平常的事情；常有的事情。⑩又数反覆：数，屡次。反覆，动乱。⑪不属：不隶属。⑫诘：质问。⑬特：但，仅，只是。⑭德不能覆：德，恩惠，恩德。覆，广施，遍及。⑮诚能何故弃之：诚，假如。能，有能力，能够。何故，为什么。⑯举：全部的、整个的。⑰何但：岂止。⑱节：符节，古代使臣所持以作凭证。⑲浮海：渡海。⑳安：淮南王刘安。㉑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㉒重：慎重，谨慎。㉓方外：域外，边远地区。㉔翦发文身：古代荆楚、南越一带的习俗。身刺花纹，截短头发，以为可避水中蛟龙的伤害。后常用以指较落后地区的民俗。《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裴驷集解引应劭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㉕冠带之国法度治也：冠带之国，犹指礼仪之邦。冠带，本指服制，引申为礼仪、教化。法度，法令制度。㉖三代：指夏、商、周。㉗胡、越不与受正朔：胡，古代称北方和西方的民族如匈奴等为胡。越，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名，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部落众多，地域极广，有百越、百粤之称。正朔，谓帝王新颁的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故夏、殷、周、秦及汉初的正朔各不相同。自汉武帝后，直至现今的农历，都用夏制，即以建寅之月为岁首。㉘服：平服；平息。㉙制：制服。

【译文】严助，会稽郡人。建元三年，闽越两国起兵包围了东瓯，东瓯向汉朝告急求援。太尉田蚡认为越人之间的互相征伐是经常发生的事，多次动乱，不须动用中国的力量去救援，且其从秦朝时已被舍弃而不隶属于中国。于是严助质问田蚡说：“那时只是忧虑兵力不足以相救，恩德不足以覆盖，如果能的话，为什么会放弃它？况且秦朝连整

个咸阳都放弃了，何只是越地呢！”武帝于是派严助持符节发兵，渡海去救援东瓯，派两位将军领兵讨伐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说：“现在听到有关官员起兵，将要讨伐闽越。臣刘安私下认为陛下应慎重。越，是方域以外的地方，是剪发文身（未开化）的人，不可以用文明之国的法度去治理。在夏、商、周三代的强盛时期，胡越就不接受中国的历法。按当时的强大，不是不能降服他；按当时的威力不是不能控制他；而是认为对那样不能居住的地方、难以统治的人民，不值得烦劳中国去占据。从汉朝建国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之间互相攻击的事多得无法计算，可是皇帝并未曾起兵而进入该地。”

【原文】“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①也，处溪谷^②之间，篁竹^③之中，习于水斗^④，便于用舟，地深昧^⑤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⑥，虽百不当一^⑦。得其地，不可郡县^⑧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⑨，相去^⑩不过寸数，而间独^⑪数百千里，阻险林丛^⑫，弗能尽著^⑬，视之若易，行之甚难。越人名^⑭为藩臣^⑮，贡酎^⑯之奉，不输大内^⑰；越国僻远，珍奇之贡，宗庙之祭，皆不与也。大内，都内也。一卒之用，不给上事^⑱。自相攻击，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⑲蛮夷也。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覆^⑳，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㉑也。壹不奉诏^㉒，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间者^㉓数年，岁比不登^㉔，赖陛下德泽振救之^㉕，得毋转死沟壑^㉖。今发兵行数千里，资^㉗衣粮，入越地，輿轿而逾岭^㉘，轿，竹輿（旧无竹輿二字，补之）车也。岭，山岭也。不通（通下有船字）车，运转皆担輿也。挖^㉙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㉚以深林丛竹，水道^㉛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㉜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㉝，曾未施兵接刃^㉞，死伤者必众矣。”

【注释】①城郭邑里：城郭，亦作“城廓”，泛指城市。邑里，乡里。②溪谷：山谷，沟壑。③篁竹：竹丛。④习于水斗：习，熟悉，通晓。水斗，水战。⑤地深

昧：地，领土，属地，地区。深昧，幽暗。颜师古注：“昧，暗也。言多草木。”⑥势阻：地形险阻。⑦百不当一：一百个抵挡不住一个。⑧郡县：此处当动词用，指设立郡县。⑨要塞：军事上的险要处，防御重地。⑩相去：相距。⑪间独：间，其间，指距离，副词。独，表转折，犹却。⑫林丛：树木丛生之处。⑬著：登记，记载。此处指标记在地图上。⑭名：名义。⑮藩臣：拱卫王室之臣。⑯贡酎：谓土贡和助祭之费。⑰不输大内：输，献纳。大内，汉代京城的国库。⑱不给上事：不给，不供给。上事，指君事，国事。⑲劳蛮夷也：劳，慰劳。蛮夷，亦作“蛮彝”。古代对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亦专指南方少数民族。⑳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覆：愚戆，愚昧刚愎。轻薄，轻佻浮薄。负约，犹背约。反覆，变化无常。㉑积：累积。㉒壹不奉诏：壹，一次。奉诏，接受皇帝的命令。㉓间者：近来。㉔岁比不登：农业连年歉收。比，续，频频。㉕赖陛下德泽振救之：赖，依靠，凭借。德泽，恩德，恩惠。振救，救助，拯救。㉖转死沟壑：谓弃尸于山沟水渠。㉗资：原指具备，具有。此处指携带。㉘舆轿而逾岭：舆，抬，扛。逾，越过，经过。岭，“岭”的古字，山岭。㉙挖：曳引，拉。㉚夹：从左右相持或相对。㉛水道：水路，航行的路线。㉜蝮蛇：蝮蛇科，头呈三角形，体色灰褐而有斑纹，口有毒牙。生活在平原及山野，以鼠、鸟、蛙等为食，也能伤人畜。毒腺的毒液可治麻风病。㉝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上吐下泻。霍乱，病名，中医泛指具有剧烈吐泻，腹痛等症状的肠胃疾病。随属，接连，连续。㉞施兵接刃：施兵，用兵。接刃，兵刃相接触，谓交战。

【译文】“臣听说越没有城郭邑里，人民居住在河流山谷之间、竹林之中，习惯在水里打斗，很会驾驶舟船；其地区山深谷暗且多水险，中原之人不熟悉其地形险阻，即使有一百人也抵不过其一人。占了他们的地方，不能够设置郡县；攻伐他们，不能很快夺取。从地图上察看那里的山川要塞，距离不过一寸多，但实际岂止数百里、上千里呢。且险阻丛林未能全部画出，看起来进攻很容易，实际攻打起来却很困难。越人名义上是藩臣，但进贡之物和宗庙祭品却不送至国都，连一个兵

卒的费用也不供奉给朝廷。他们自相攻击而陛下却发兵救援，这反而是以中国之财去慰劳蛮夷。越人愚笨轻薄，违背和约，变化无常。他们不用天子的法度，是长期形成的风俗。如果一次不听从诏命，就发兵讨伐，我恐怕以后的战争是不会停止的了。再者，近来国内连年收成不好，都仰仗陛下施加恩泽来赈济，百姓才得以不背井离乡而死于沟壑。现在发兵行数千里，携带军需进入越地，抬着竹车翻山过岭，拖着舟船渡河下水；行军千百里，穿越于深林丛竹之中，水路上下游多石头，碰碰撞撞；林中多有毒蛇猛兽，夏季暑天，呕吐腹泻霍乱等疾病随时都会发生。还没有与敌人交战，死伤的肯定就已经很多了。”

【原文】“前时南海王反^①，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②，先臣，淮南厉王长也。会^③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櫂^④，未战而病死者过半。亲老哭泣，孤子^⑤啼号，破家^⑥散业，迎尸^⑦千里之外，裹骸骨^⑧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⑨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臣闻军旅^⑩之后，必有凶年。陛下德配天地^⑪，明^⑫象日月，恩至禽兽，泽^⑬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⑭而死者，为之凄怆^⑮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⑯，而使陛下甲卒^⑰死亡，暴露中原^⑱，霑^⑲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⑳，朝不及夕^㉑，臣安窃为陛下重^㉒之。不习^㉓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㉔，能难边城^㉕。为边城作难也。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㉖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且越人绵力薄材^㉗，不能陆战^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㉙，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险^㉚。而中国之人，不能^㉛其水土^㉜也。兵未血刃^㉝，而病死者什二三^㉞，虽举^㉟越国而虏^㊱之，不足以偿所亡^㊲。”

【注释】①前时南海王反：前时，从前，以前。南海王，《汉书·高帝纪第一》：“（高祖十二年十二月）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汉书·严助传》：“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

处之上淦。”反，反叛，造反。②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先臣，古代臣于君前称自己已死的祖先、父亲为“先臣”。文颖曰：先臣，淮南厉王长也。使，派遣。间忌，人名。师古曰：淮南王传作“简忌”，此本作间，转写字误省耳。

③会：副词，恰巧，适逢。④楼船卒水居击櫂：楼船，有楼的大船。古代多用作战船，亦代指水军。卒，士卒。水居，谓居于水中。击櫂，打桨。櫂同“棹”。⑤孤子：年少丧父者，或幼无父母者。⑥破家：破败家庭。⑦迎尸：谓接回尸体。

⑧裹骸骨：裹，引申为包。骸骨，尸骨。⑨长老：老年人。⑩军旅：作战或战争。

⑪德配天地：谓道德可与天地匹配。极言道德之高尚盛大。⑫明：圣明。⑬泽：恩德，恩惠。⑭终其天年：谓寿终而死。⑮凄怆：悲伤，悲凉。⑯今方内无狗吠之警：方内，指尘世。对“方外”而言。狗吠之警，亦作狗吠之惊，谓小惊忧。

⑰甲卒：披甲的士卒，泛指士兵。⑱中原：原野之中。⑲霑渍：沾污，弄脏。⑳早闭晏开：早闭，关闭的早。晏开，开得晚。形容时世不安宁。㉑朝不及夕：谓早晨不能顾及晚上，极言处境危急。㉒重：师古曰：“重，难也。”㉓不习：不了解。

㉔人众兵强：人口众多，兵马强壮。㉕能难边城：难，危难，祸患。此处当动词。边城，指靠近国界的城市。㉖限：阻隔。㉗绵力薄材：才力薄弱。颜师古注：“绵，弱也，言其柔弱如绵。”㉘陆战：谓于陆上作战。㉙车骑弓弩之用：车骑，犹车马。弓弩，弓和弩。㉚保险：据守险要之处。㉛能：通“耐”，受得住。㉜水土：指某一地域的自然条件、生活环境。㉝兵未血刃：犹兵不血刃，兵器上没有沾血，此处谓未经交锋或开战。㉞什二三：十分之二三。㉟举：全部的、整个的。

㊱虏：俘获。㊲不足以偿所亡：不足以，不能够。偿，补偿，抵偿。

【译文】“以前南海王反叛，陛下已故的臣子淮南王刘长派将军简忌领兵征讨，恰逢暑天多雨，楼船的士卒长居舟中水上，再加上击棹行舟之役，还没有打仗，病死者已过半数；父老哭泣，孤儿哀号，破家散业，去到千里之外搬尸，收殓骨骸回来。那种悲哀的气氛，几年都未曾消去。年长的人至今都还记得，还未曾进入敌人领地，灾祸已到这种程度。我听说战争之后必有灾荒之年。陛下恩德可配天地，明察

犹如日月，恩至禽兽，惠及草木。若一个人因有饥寒不能终其天年而死去，都会在心中为他伤悲。现在国内安静得连一点小惊忧都没有，却让陛下的甲冑士卒死亡，暴尸原野之中，血染山谷；边城的老百姓也因此早早关门、迟迟开门，朝不保夕。臣刘安私下替陛下感到为难。不熟悉南方地理与形势的人，大多认为越国是个人多兵强的地方，有能力在边城发难。臣私下听说，它和中原情况不同。高山阻隔，人迹罕到，车道不通，天地以此来隔绝内外。而且越人力气小，才能低，不能进行陆战，又没有车骑弓弩可用。然而他人不便侵入的原因，是因地形险要，而中原人不习惯其水土，战士还没有作战，因病死亡的人数就可达十之二三。即使把越国人全部都俘虏了，也不够补偿所死亡的士卒。”

【原文】“臣闻道路言^①，闽越王弟甲^②弑^③而杀之，甲以诛死^④，其民未有所属^⑤。陛下使重臣临存^⑥，施德垂赏^⑦，以招致^⑧之，此必委质^⑨为藩臣^⑩，世供贡职^⑪。陛下以方寸之印^⑫，丈二之组^⑬，镇抚方外^⑭，不劳一卒，不顿^⑮一戟^⑯，而威德并行^⑰。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⑱，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⑲，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⑳。背^㉑而去之，则复相群聚^㉒；留而守之，历岁经年^㉓，则士卒疲倦，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绩织紵^㉔；丁壮^㉕从军，老弱转饷^㉖，居者^㉗无食，行者^㉘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兵者凶事^㉙，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㉚之生、奸邪之作^㉛，由此始也。《周易》^㉜曰：‘高宗伐鬼方^㉝，三年而克^㉞之。’鬼方，小蛮夷^㉟；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㊱也。”

【注释】①道路言：即道路之言，传闻。②闽越王弟甲：据《汉书注校补》：颜注云“甲者，闽王弟之名。”寿昌案：非也，盖史佚其名以甲乙呼之，如石建弟“次甲次乙”，又“徐甲、翁甲”之类，后检顾炎武日知录亦谓颜注为非，云即下

文所云“闽越王弟余善，当淮南王上书时不知其名，故谓之甲，犹云某甲耳”。

③弑：古代卑幼杀死尊长叫弑。多指臣子杀死君主，子女杀死父母。④甲以诛死：以，因而，因此。诛死，被杀。⑤属：归属。⑥陛下使重臣临存：重臣，犹权臣。临存，亲临省问。⑦施德垂赏：施德，给予恩惠。垂赏，给以赏赐。⑧招致：招而使至；收罗。⑨委质：委派人质。⑩藩臣：拱卫王室之臣。⑪世供贡职：世，世代。供，执役，任职。贡职，进贡之职。⑫方寸之印：方寸，一寸见方。印，印玺。⑬丈二之组：丈二，数量词。十进制的度量衡往往将量词前置表示整数量，数词后置表示分数量。丈二，为一丈二尺。组，古代佩印用的绶。⑭镇抚方外：镇抚，安抚。方外，方外之地。⑮顿：谓使不锋利。⑯戟：古代兵器名。合戈、矛为一体，略似戈，兼有戈之横击、矛之直刺两种作用，杀伤力比戈、矛为强。⑰威德并行：威德，声威与德行。并行，同时推行。⑱震恐：震动、恐惧。⑲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以，认为。有司，指汉室有关官长。屠灭，屠杀、消灭。⑳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必，必然。雉兔，野鸡野兔。险阻，险要阻塞之地。㉑背：弃去；离开。㉒则复相群聚：复，又。群聚，成群地聚居于一处。㉓历岁经年：历岁，经过一年；超过一年。经年，形容经历的时间十分长久。㉔纺绩织紵：纺绩，把丝麻等纤维纺成纱或线。古代纺指纺丝，绩指缉麻。织紵，紵同“紵”，指织作布帛之事。㉕丁壮：年轻力壮者。㉖转饷：转运军饷。㉗居者：留在地方的人。㉘行者：当兵远征的人。㉙兵者凶事：兵者，用兵，打仗。凶事，不祥之事，常指兵事。㉚变故：意外发生的变化或事故。㉛作：发生。㉜周易：书名。由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㉝高宗伐鬼方：高宗，即商高宗武丁。鬼方，上古种族名，为殷周西北境强敌。㉞克：战胜，攻取。㉟蛮夷：亦作“蛮彝”。古代对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亦专指南方少数民族。㊱重：慎重；谨慎。《荀子·议兵》：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

【译文】“臣听到路人传言，闽越王的弟弟甲杀死国君；甲又因此被杀，闽越国的老百姓也没有了归属。陛下若派重臣前往抚慰，施予恩德、给以赏赐来招安他们，越国必然会委派人质，作汉朝的藩臣，世代

来向朝廷进贡。陛下只用方寸大的印玺、丈二长佩印的丝带，就可安抚方外之地，不劳一兵一卒，不费一刀一枪，而使威德并行。现在如起兵进入闽越之地，这样必然使其震动、恐惧，认为汉室有关官吏要屠杀、消灭他们，必然像野鸡野兔一样逃进山林险阻之处。汉军离此而去，他们又会群聚而出；若留兵驻守，年复一年，就会使士卒疲倦、食粮乏绝；致使男子不能耕地播种，妇女不得纺绩织布，年轻力壮者参军，老弱之人转运军饷；留在地方的无食，当兵远征的无粮。老百姓苦于战事，逃亡的人必然很多，就是随即处死他们，也是杀不完的，所以盗贼必然会兴起。打仗是凶事，一个地方军情紧急，四方都会跟从。恐怕变故的出现，奸邪的产生，就从此开始了。《周易》说：‘商朝高宗讨伐鬼方，历时三年才将它攻克。’鬼方是个很小的蛮夷之国，高宗是殷商的英明天子，以英明天子讨伐小小蛮夷，三年才攻克，说明用兵不可不慎重考虑啊。”

【原文】“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①，言莫敢校也^②。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③，在前行，故曰颜也。厮舆^④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⑤，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⑥。陛下四海^⑦为境，九州^⑧为家，八薮为囿^⑨，江汉为池^⑩，生民^⑪之属，皆为臣妾^⑫。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⑬，使元元之民^⑭，安生乐业^⑮，则泽被^⑯万世，施之无穷^⑰，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⑱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间，而烦汗马之劳乎^⑲？”是时，汉兵遂出逾岭^⑳，适会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㉑，汉兵罢^㉒。上嘉淮南之意^㉓。

【注释】①有征而无战：征，征讨。无战，谓不滥用武力。②莫敢校也：莫敢，不敢。校，对抗，较量。③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如使，倘若。蒙死，冒死。徼幸，徼通“侥”，希望获得意外成功。逆，迎战，迎击。执事，有职守之人，官员。颜行，前行，前列。④厮舆：犹厮役。⑤不备而归者：不备，

不防备。归，返回。⑥羞：谓以为耻辱。⑦四海：古以中国四境有海环绕，各按方位为“东海”“南海”“西海”和“北海”，但亦因时而异，说法不一。⑧九州：古代分中国为九州。说法不一。泛指天下，全中国。⑨八薮为囿：八薮，我国古代的八个泽薮。颜师古注：“八薮，谓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污，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郑有圃田。”囿，古代帝王畜养禽兽以供观赏的园林。汉以后称苑。⑩江汉为池：江汉，长江和汉水。池，水停积处，池塘。⑪生民：人民。⑫臣妾：古时对奴隶的称谓。男曰臣，女曰妾，后亦泛指统治者所役使的民众和藩属。⑬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垂，施予。德惠，德泽恩惠。覆露，荫庇，养育。⑭元元之民：众百姓，善良的百姓。⑮安生乐业：犹安居乐业。⑯被：覆盖。⑰施之无穷：施，给予，施舍。《广雅·释诂三》：“施，予也。”无穷，无尽，无限，指空间没有边际或尽头。⑱四维：四，指四面。维，连系。⑲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何足，犹言哪里值得。一日，谓短暂，一时。闲，闲暇。烦，烦劳，相烦。汗马之劳，指征战的劳苦，亦指战功。⑳逾岭：越过，经过。岭特指五岭。《史记·南越列传》：“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㉑适会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适会，犹适逢。闽越王弟余善。闽越国王郢之弟余善。建元六年郢攻打南越余善降汉，封“东越王”。元鼎六年余善反汉，自称“东越武帝”。兵败被闽越国另一君主繇王居股与建成侯敖所害。闽越国遂王。降，投降。㉒罢：停止。㉓上嘉淮南之意：上，指武帝。淮南，淮南王刘安。意，意见。

【译文】“臣听说天子的用兵是有征讨但没有实际交战，意思是说没有人敢与之对抗。如果越人冒死出战、企图偶然获胜，来迎击主帅的先头部队，使我军哪怕是一个驾车的小卒因无防备而归降了敌人，即使取了越王的脑袋，臣私下也会为大汉王朝感到羞辱。陛下以四海为边境，以九州为家室，以八大湖沼为苑囿，以长江汉水为池沼，所有的生民都愿臣服效劳。陛下施予恩惠来养育他们，使众多百姓安于生计，乐其职业，就会使万世蒙受恩泽，延续无穷，从而使天下的安定像泰

山那样稳固而又四面连接。对夷狄之地，哪里值得为了一时的闲暇，而烦扰于征战的劳苦呢？”这时候，汉朝军队已经开出，越过山岭，适逢闽越王兄弟余善杀死了闽越王而投降。汉军罢兵，武帝嘉许淮南王的这一番意见。

【原文】吾丘寿王^①，字子戇，赵^②人也。丞相公孙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③（旧无民不得挟弓弩六字，补之）。十贼彊弩^④，百吏^⑤不敢前，害寡而利多^⑥，此盗贼所以繁^⑦也。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⑧，短兵接^⑨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⑩。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法^⑪。臣愚以为，禁民无得挟弓弩便^⑫。”上下其议^⑬，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⑭，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⑮。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⑯；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陈^⑰。及至周室衰微，诸侯力政^⑱，强侵弱，众暴^⑲寡，海内抗弊^⑳，巧诈并生，是以智者陷^㉑愚，勇者威怯^㉒，苟以得胜为务^㉓，不顾义理^㉔。故机变械饰^㉕，所以^㉖相贼害之具，不可胜数。秦兼天下，废王道^㉗，立私议^㉘，去仁恩，而任刑戮，堕^㉙名城，杀豪杰，销甲兵^㉚，折锋刃^㉛。其后民以耰锄捶挺相挞击^㉜，犯法滋^㉝众，盗贼不胜^㉞，至于赭衣^㉟塞路^㊱，群盗满山，卒以乱亡^㊲。”

【注释】①吾丘寿王：字子戇，赵人。少时，因善于下棋而被召为待诏。令跟董仲舒学习《春秋》。因聪明好学，任侍中中郎。后犯法被免职。东郡盗贼起，拜为东郡都尉。后征入为光禄大夫侍中，反对丞相公孙弘禁止百姓持有弓、刀。后犯法被杀。②赵：古国名，周穆王封造父于赵，故址在今山西省赵城县境。③挟弓弩：挟，握持，操持。弓弩，弓和弩。④彊弩：拉满弓弩。⑤百吏：公卿以下众官。⑥害寡而利多：害寡，伤害少。利多，好处多。⑦繁：多。⑧短兵：刀剑等短武器。⑨接：引申指交战。⑩其势必得：势，形势，情势。必得，此处指一定捕获。⑪则莫犯法：莫，副词，表示否定，不，不能。犯法，违反制度，违反法律、法令。⑫便：有利。⑬上下其议：上，皇上，此处指武帝。下，此处指下发。

其议,指公孙弘的奏议。⑭臣闻古者作五兵:古者,从前,过去的时代。作,制造。五兵,五种兵器,所指不一⑮以禁暴讨邪:禁暴,制止暴乱、强暴。讨邪,讨伐叛逆。⑯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安居,安静、安定地生活。制,制服。备,防备,戒备。非常,突如其来事变。⑰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陈:有事,有紧急情况。设,设置,安排。守卫,担任守卫的人。施,安放。行陈,巡行军阵。陈,通“阵”。⑱力政:以武力为政,暴政。《墨子·天志上》:“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⑲暴:欺凌,凌辱。⑳抗弊:汉书作“抗敝”,亦作“抗弊”或“抗弊”,疲困,凋敝,衰败。㉑陷:陷害。㉒威怯:威,胁迫,欺凌。怯,胆小的人,懦弱的人。㉓苟以得胜为务:苟,假如,如果,只要。得胜,获胜。务,事业,工作。㉔义理:合于一定的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㉕机变械饰:谓器械的变革和改进。㉖所以:用以,用来。㉗王道: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与霸道相对。㉘立私议:立,确定;决定。私议,谓个人的看法或主张。㉙堕:损毁。㉚销甲兵:销,加热使金属变成液态。汉贾谊《过秦论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鋌,铸以为金人十二。”甲兵,铠甲和兵械,泛指兵器。㉛折锋刃:折,折断。锋刃,刀剑等的尖端和刃口,借指兵器。㉜民以耰锄捶挺相挞击:耰,农具名,状如槌,用以击碎土块,平整土地和覆种。锄,除草翻地的农具。捶,鞭子,棍杖。挺,棍棒。挞击,鞭打。㉝滋:愈益,更加。㉞不胜:不尽。㉟赭衣:古代囚衣。因以赤土染成赭色,故称。㊱塞路:充塞道路。言其多。㊲卒以乱亡:卒,终于,最后。乱亡,败乱灭亡。

【译文】吾丘寿王,字子懿,越国人。丞相公孙弘上书说:“现应当不准百姓持有弓弩。有十个盗贼张满弓弩,一百个官役也不敢向前,这样对他们伤害少而好处多,这是盗贼所以发展得多的原因啊。禁令老百姓不得持有弓弩,那么盗贼就只能手持短武器,短武器相对接,人多者就可获胜。以众多的官役捕捉比较少的盗贼,结果一定会将盗贼擒获。盗贼有害无利,就没有人敢犯法。臣愚以为禁止老百姓持有弓弩为好。”皇上把这个奏议交下边讨论。寿王对答说:“臣听说,古时候

制造矛、戟、弓、剑、戈等五种兵器，不是用来互相伤害，而是用来禁止暴乱、讨伐叛逆。平时就用来捕杀猛兽以防不测；有战事就用来武装守卫、布设行列军阵。到了周王朝衰落时，诸侯竭力征讨，兵强者欺侮兵弱者，兵多者伤害兵少者，海内争相为害，奸巧欺诈并生。因此，聪明的陷害愚昧的，勇悍的威胁怯懦的，不择手段，以取得胜利为要务，不顾道义公理。所以弓弩机关、武器得以改进，用来互相伤害的器械不可胜数。秦朝兼并天下后，废除王道，兴立自己的政治主张，抛开仁爱恩义而滥用刑戮，毁名城，杀豪杰，销毁武器，损折锋刃。从那以后，老百姓用锄头、马鞭、棍棒互相打斗，犯法的人越来越多，盗贼不可胜数，以至到了穿囚服的犯人站满道路，群寇满山遍野，终于因此而亡国。”

【原文】“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①，知其不足恃也^②。今陛下昭明德^③，建太平，举俊材^④，兴学官^⑤，宇内^⑥日化，方外乡风^⑦，然而盗贼犹有^⑧者，郡国二千石之罪^⑨，非挟弓弩之过也。《礼》^⑩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⑪。’明示有事也^⑫。大射^⑬之礼，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⑭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⑮，未闻弓矢^⑯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⑰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⑱，固不避也^⑲。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⑳，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㉑。窃以为无益于禁奸^㉒，而废先王之典^㉓，使学者不得习行^㉔其礼，不便。”书奏，上以难^㉕丞相弘，弘诎服^㉖焉。

【注释】①省禁防：省，除去，裁撤。禁防，谓禁止防范。②知其不足恃也：知，晓得，了解。其，指禁防。恃，依赖，凭借。③昭明德：昭，显扬，显示。明德，美德。④举俊材：举，推荐，选用。俊材，亦作“俊才”，才智卓越的人。⑤兴学官：兴，兴建。学官，学校的房舍。⑥宇内：国内。⑦方外乡风：方外，域外，边远地区。乡风，乡，通“向”。趋从教化，指政治上的归顺或对个人的敬仰。⑧犹有：

仍然存在。⑨郡国二千石之罪：郡国，郡和国的并称。汉初，兼采封建及郡县之制，分天下为郡与国。郡直属中央，国分封诸王、侯，封王之国称王国，封侯之国称侯国。南北朝仍沿郡、国并置之制，至隋始废国存郡。后亦以“郡国”泛指地方行政区划。二千石，量词。石，官俸的计量单位。秦汉以为官位的品级，如万石、二千石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唐颜师古题解：“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⑩礼：《礼记》。古言礼之书。⑪桑弧蓬矢以举之：桑弧蓬矢，古时男子出生，以桑木作弓，蓬草为矢，射天地四方，象征男儿应有志于四方，后用作勉励人应有大志之辞。举，抚养，生育。⑫明示有事也：明示，明白指示或表示。有事，有战事。⑬大射：为祭祀择士而举行的射礼。⑭道：方法，途径。⑮明教：修明教育。⑯弓矢：弓箭。⑰攻夺：攻取。⑱大奸之于重诛：大奸，犹大恶。之于，犹对于。重诛，指极刑。⑲固不避也：固，本来。不避，不躲避。⑳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良民，旧时指安分守法的百姓。自备，自我防备。抵，触犯。法禁，刑法和禁令。㉑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擅贼威，助长贼盗的威势。夺民救，剥夺良民自救的权力。㉒禁奸：禁止奸邪。㉓废先王之典：废，废止。典，制度，法规，法律。㉔习行：常行。㉕难：责难；诘问。㉖诘服：屈服。诘，音屈。

【译文】“所以圣明的君主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防举措，知道凭借禁止、防范是靠不住的。当今陛下昭示明德，建立太平，选拔贤才，兴办学府，国内一天天受到教化，方域之外也趋从教化，可是仍然还有盗贼，其罪责在于郡国官俸二千石的官吏，不是因持有弓弩的过错啊。《礼记》说：‘生下男孩，让他用桑木作弓、蓬草作箭来玩耍。’明确表示国家会有战事。实行习射弓箭的仪礼，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是夏、商、周三代的做法啊。臣听说圣明的君主把习射弓箭也算在宣扬教化之内，却没有听说把弓箭列为禁止之事的。况且之所以要禁止持有弓弩，是因为盗贼用它来抢劫掠夺。凡抢劫掠夺按罪要判处死刑，然而却禁

止不了，那是因为大恶之人对于重刑本来就不打算躲避。臣担心奸邪之人持有弓弩而官吏不能禁止，良民用它来自卫防备却触犯法禁，这是助长了贼盗的威势而剥夺了良民自救的权力啊。我私下认为这无益于禁止奸邪，反而是废止了先王的礼典制度，使学者不能学习、行使先王的仪礼。这样的做法不利。”这封奏书上达后，武帝用以责难公孙弘，公孙弘为之折服。

【原文】主父偃^①，齐国^②人也。上书阙下^③。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④，一事谏伐匈奴。曰：“臣闻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春搜秋獮^⑤，所以不忘战也。且怒者，逆德^⑥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⑦也。故圣王重^⑧之。夫务战胜^⑨，穷武事^⑩，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⑪，并吞战国，海内为一^⑫，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

【注释】①主父偃：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助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后被武帝诛杀。②齐国：齐地约在今山东省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和胶东半岛地区，汉以后仍沿称为齐。③阙下：官阙之下，借指帝王所居的宫廷。这里指汉武帝。④律令：法令。⑤春搜秋獮：搜，音搜。獮，音显。春搜，帝王春季的射猎。《左传·隐公五年》：“故春搜、夏苗、秋獮、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秋獮，国君秋季狩猎之称。⑥逆德：背弃仁德。《汉书·高帝纪上》：“顺德者昌，逆德者亡。”⑦末节：卑下的品行。⑧重：慎重，谨慎。⑨夫务战胜：夫，助词，用于句首，表发端。务，从事，致力。战胜，在战争中取胜，经战斗而获胜。⑩穷武事：犹言穷兵黩武。滥用武力，肆意发动战争。⑪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昔，从前，过去，与“今”相对。秦皇帝，指秦始皇。任，凭依，依据。威，威力，威势。⑫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并吞，兼并侵吞。战国，指战国时位于函谷关以东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一，统一。

【译文】主父偃，齐国人。曾向皇上上书，所说的九件事，其中有八件都是有关律令的，有一件是劝止征伐匈奴的。他说：“臣听说国家虽大，好战必亡；天下即使太平，忘战必然危殆。天下已经太平，春猎秋狩以习武事，就是为了不忘记战争。再说恼怒是违背道德的，兵器是不祥之物，争夺是卑下的行为，所以圣明的君主对此非常慎重。致力于战胜他人、穷兵黩武之事，没有不追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的威势，并吞了六国，使海内统一，其功业和夏、商、周三代等同。无休止地追求战争胜利，想要攻伐匈奴。”

【原文】“李斯^①谏曰：‘夫匈奴，无城郭之居^②、委积之守^③，迁徙乌举，难得而制^④。轻兵^⑤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⑥。得其地，不足以为利^⑦；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⑧。不可和调。胜必弃之，非民父母，靡弊^⑨中国，甘心^⑩匈奴，非完计也^⑪。’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⑫将兵而攻胡，却地^⑬千里，以河^⑭为境，发天下丁男^⑮，以守北河^⑯。暴兵^⑰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逾河而北^⑱。是岂人众之不足^⑲、兵革之不备哉^⑳？其势不可也^㉑。又使天下飞刍挽粟^㉒，转输北河^㉓，率三十钟而致一石^㉔，男子疾耕^㉕，不足于粮饷^㉖，女子纺绩^㉗，不足于帷幕^㉘。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养^㉙，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㉚。及至高皇帝^㉛定天下，略地于边^㉜，闻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击之^㉝。”

【注释】①李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秦朝丞相，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与赵高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为赵高所忌，腰斩于市。②无城郭之居：没有可以居住的城邑。③委积之守：委积，指储备之粮草。守，守护，看护，看守。④迁徙乌举，难得而制：迁徙，搬家。乌举，如鸟一样飞来飞去。难得，难以俘获。制，制服。⑤轻兵：轻装的部队。⑥运粮以行，重不及事：行，行军。重，繁

群书治要译注

重，沉重。不及事，不能成事，完不成任务。⑦利：赢利，利息。⑧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得其民，俘获他们的人民。不可调，李奇曰：“不可和调也。”守，保有。⑨靡弊：同“靡敝”“靡弊”“靡币”。残破，凋敝。⑩甘心：指使之快意。⑪完计：周全的计谋。⑫蒙恬：姬姓，蒙氏，名恬。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祖籍齐国，山东人。传说他曾改良过毛笔。⑬却地：辟地。《史记》作“辟地”。⑭河：黄河。⑮丁男：已及服役年龄的成年男子。⑯北河：清以前黄河自今内蒙古磴口县以下，分为南北二支，北支约当今乌加河，时为黄河正流，对南支而言，称北河。⑰暴兵：谓用兵或动用军队。⑱终不逾河而北：逾，越过，经过。河，黄河。北，向北进军。⑲是岂人众之不足：是，这。岂，难道是。人众，人力。不足，不够。⑳兵革之不备哉：兵革，兵器和甲冑的总称。泛指武器军备。不备，不完备。㉑其势不可也：其势，当时的形势。不可，不答应；不准许。㉒飞刍挽粟：谓迅速运送粮草。颜师古注：“运载刍稿，令其疾至，故曰飞刍也。挽谓引车船也。”㉓转输北河：转输，运输。北河，见注释⑩。㉔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率，大概，一般。钟，中国古代计量单位。春秋时齐国公室的公量，合六斛四斗，之后亦有合八斛及十斛之制。致，送达；使达到。石，计算容量的单位。十斗为一石。㉕疾耕：努力耕作。㉖粮饷：亦作“粮饷”，军队中发给官兵的口粮和钱。㉗纺绩：把丝麻等纤维纺成纱或线。古代纺指纺丝，绩指缉麻。㉘帷幕：帐幕，帷幔。㉙孤寡老弱不能相养：孤寡老弱，泛指没有劳动力而又无人赡养的人。相养，谓得到赡养。㉚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道死者，死于道路者。相望，互相看见，形容接连不断，极言其多。盖，语气词，多用于句首。始叛，开始反叛。㉛高皇帝：指汉高祖刘邦。㉜略地于边：略地，占领土地，侵占土地。边，边境，边界。㉝闻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击之：闻，听说。聚，会合，聚集。代谷，地名，在今山西繁峙及旧崞县一带。

【译文】“李斯曾进谏说：‘匈奴没有城邑用来居住，没有蓄积的粮物可守，随处迁徙，如鸟一样飞来飞去，是难以俘获和制服的。轻兵深入，粮食必然接济不上；携运粮食前进，会因负重而贻误战事。夺得了

他们的土地，不会有什么利益；俘获了他们的人民，也不能调和并保住他们。战胜了又必定会抛弃，这也不是民之父母所为。使中国民生凋蔽，却使匈奴快意，这不是完好的谋略。’秦始皇不听李斯的劝阻，遂派蒙恬领兵攻打匈奴，使其退却千里之地，遂以黄河为边界，调派天下丁男戍守北河。军队在外蒙受风日霜露十余年，死的人难以计数，但始终未能越过黄河向北挺进。这难道是因为人力不足、军备不完善吗？是客观形势不合宜啊！此外，让天下老百姓飞速拉运粮草，转送到黄河北段，大概发运三十钟粮而运到的仅有一石。男子拼命耕种也满足不了粮饷的需要，妇女日夜纺织也满足不了军队的需求，老百姓因此贫困凋蔽，孤寡老弱的人得不到赡养，道路上病饿而死者相望不绝，天下人开始反叛。等到高祖皇帝平定天下，夺取边界之地，听说匈奴聚集在代谷之外，便想去攻打。”

【原文】“御史成谏曰^①：‘夫匈奴，兽聚而鸟散^②，从之如搏景^③，今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④。’高帝不听，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围^⑤。高帝悔之，乃使刘敬往结和亲^⑥，然后天下无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常积众^⑦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⑧，适足以结怨深讎^⑨，不足以偿^⑩天下之费也。夫匈奴行盗侵馭^⑪，所以为业，天性固然^⑫。上自虞、夏、殷、周，禽兽畜之^⑬，不比^⑭为人。夫不上观虞、夏、殷、周之统^⑮，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⑯。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⑰，将吏相疑而外市^⑱，与外国交市，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⑲，此得失之效^⑳也。”书奏召见，乃拜为郎中。

【注释】①御史成谏曰：御史，官名。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皆有御史，为国君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秦设御史大夫，职副丞相，位甚尊；并以御史监郡，遂有纠察弹劾之权，盖因近臣使作耳目。汉以后，御史职衔累有变化，职责则专

群书治要译注

司纠弹，而文书记事乃归太史掌管。成，据《汉书注校补》寿昌案，成在汉初为御史，未传其姓，谏高祖语，惟见此及匈奴传中。②兽聚而鸟散：兽聚鸟散，谓聚散无常有如鸟兽，多比喻游牧民族。③从之如搏景：从之，追赶他们。景，“影”的古字，比喻难以捉摸。④危之：以之为危，认为这很危险。⑤平城之围：又名白登之围，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马铺山）的事件。⑥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乃，于是。使，派遣。刘敬，原名娄敬，齐国人，汉高帝五年，赐姓刘，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往，去。结，旧时表明保证负责或承认了结的文书，此处用作动词。和亲，指封建王朝利用婚姻关系与边疆各族统治者结亲和好。⑦积众：驻兵民。⑧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覆军，覆灭全军。杀将，杀死敌将。系虏，掳获，俘获。单于，汉时匈奴君长的称号。⑨深雠：加深仇恨。⑩偿：赔偿，偿还。⑪侵馭：亦作“侵驱”，侵犯虏掠。馭，“驱”的古字，驱赶，驱逐。⑫天性固然：天性，先天具有的品质或性情。固然，本来就如此。⑬上自虞、夏、殷、周，禽兽畜之：虞，朝代名，帝舜有天下之号。夏，朝代名，即夏后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相传为禹子启所创立的奴隶制国家。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北）。殷，朝代名，商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殷，后世因称商为殷，至纣亡国，整个商代亦称为商殷或殷商。周，姬姓。公元前11世纪武王灭商建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周幽王被杀。次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共历三十四王，八百多年。禽兽，鸟类和兽类的统称，比喻不知礼义或行为卑劣的人。畜，动词，视之为牲畜。⑭不比：不可相比；不同于。⑮统：纲纪，准则。⑯事苦则虑易：事苦，兵事劳苦。虑易，变心。师古曰：言思虑变易，失其常也。⑰靡敝愁苦：靡敝，残破，凋敝。愁苦，忧愁苦恼。⑱将吏相疑而外市：将吏，军官。相疑，互相猜疑。外市，谓勾通外人以取利。⑲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尉他，亦作“尉佗”，赵佗，佗曾任秦南海郡尉，故称。他建立了南越国。《史记·南越列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司马贞索隐：“尉，官也；他，名也。”章邯，本是秦朝将领，在秦末大乱中投降项羽，受封为王。⑳效：证明，验证。

【译文】“御史成进谏说：‘匈奴的习性，好像鸟兽聚散一样，追赶他们就像捕捉影子。现在陛下以旺盛的气势去攻打匈奴，臣私下认为这是很危险的。’高祖皇帝不听劝告，于是率军到达代谷，结果发生了被围困于平城的事件。高祖皇帝很后悔，于是派遣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然后天下才无动用干戈之事。所以兵法上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朝当年经常在边地驻扎兵民达数十万人，虽然也有过歼灭敌军、斩杀敌将、俘虏单于之功，但恰恰会因此造成并加深仇恨，而不能够抵偿国家用于战争的耗费。匈奴行施盗窃、侵扰边境、追夺人畜，以此作为谋生手段，其天性本来如此，上到虞、夏、殷商时代，从来都是把他们当禽兽畜养，不与人同等看待。如果不上观虞、夏、殷商的传统纲纪，而往下因循近世的失误，这是臣之所以大为担忧的事，也是老百姓所埋怨苦恼的事啊。况且出兵在外时间一长就会发生变乱，所做的事情太苦人们就会变心。结果弄得边境之民贫困凋蔽而愁苦，将吏相互猜疑而对外暗做交易以牟利，所以尉佗、章邯就能实现他们的私欲，这些都是得失的证明啊！”奏书呈上后，主父偃被皇上召见，封为郎中。

【原文】偃数上疏言事^①，岁中四迁^②。偃说^③上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④连城^⑤数十，地方千里，缓^⑥则骄奢，易为淫乱^⑦，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⑧。今以法割削^⑨，则逆节萌起^⑩，前日朝错^⑪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⑫，余虽骨肉^⑬，毋尺地封^⑭，则仁孝之道不宣^⑮。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⑯，以地侯^⑰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⑱，实分^⑲其国，必稍自销弱矣^⑳。”于是上从其计。

【注释】①言事：古代专指向君王进谏或议论政事。②迁：晋升或调动。③说：劝说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④或：代词，有的，有些。⑤连城：指毗邻的

群书治要译注

诸城。⑥缓：宽松。⑦淫乱：风气不正，道德败坏。⑧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急，紧急。阻，倚仗，凭借。强，强盛，强大。合从，指战国时，苏秦游说六国诸侯联合拒秦。秦在西方，六国地处南北，故称合从。此处指联合。逆，背叛，作乱。京师，指朝廷。⑨割削：削减。⑩逆节萌起：逆节，叛逆的念头或行为。萌起，开始，发生。⑪前日朝错：前日，往日。朝错，即晁错（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54年），是西汉文帝时的智囊人物，颍川（今河南禹县城南晁喜铺）人。汉文帝时，晁错因文才出众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师）、贤文学。在教导太子中受理深刻，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因“七国之乱”被腰斩于西安东市。⑫而嫡嗣代立：嫡嗣，指君位继承人。《汉书》作适嗣。代立，亦作“代位”，继立为君。立，通“位”。⑬余虽骨肉：余，其他的。骨肉，比喻至亲，指父母兄弟子女等亲人。⑭毋尺地封：毋，没有。尺地，一尺之地，极言其小。封，受封。⑮不宣：无法显扬。⑯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愿，希望。令，下令。得，必须。推恩，广施恩惠，移恩。分，分封。子弟，子与弟，对父兄而言，亦泛指子侄辈。⑰侯：当动词用，谓封侯。⑱上以德施：以德施，施之以德。⑲实分：实，实际上。分，削分。⑳必稍自销弱矣：稍，副词，渐，逐渐。销弱，衰弱。

【译文】他多次上疏言事，一年之中四次升官。主父偃进言说：“古代的诸侯国，土地不过百余里，强弱的形势容易控制。而今的诸侯，有的连城数十座，地方千里。对他们宽松，他们就骄奢，并容易导致风气不正，道德败坏。一旦其形势危急，就会倚仗其强大而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假如要以法分割、削弱其势力，他们就会萌生反叛的思想。不久前晁错（主张削藩引起七国之乱）事件就是这样的例子啊。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多个，而只有嫡长子世代嗣位，其余的人虽说也是骨肉之亲，却没有尺寸之地的封国，就使得仁孝之道不能宣扬。希望陛下让诸侯广施其皇族恩德于所有子弟，给予他们封地，都成为侯爵。让他们人人欢喜地得到其所希望的。就皇上而言，施予了恩德，实际

上是分割了诸侯王的封国，这就必然会使其势力逐渐地削弱。”武帝听从了主父偃这一谋略。

【原文】徐乐^①，燕^②人也。上书曰：“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③，不在瓦解^④，古今一也^⑤。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⑥，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⑦。然起穷巷，奋棘矜^⑧，偏袒^⑨大呼，天下从风^⑩，此其故何也？由^⑪民困^⑫而主不恤^⑬，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⑭是也。七国谋为大逆^⑮，号皆称万乘^⑯之君，带甲^⑰数十万，威^⑱足以严^⑲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⑳尺寸之地，而身为禽^㉑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㉒轻于匹夫^㉓，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㉔之民众，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观之，天下诚^㉕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㉖之士，或首难^㉗而危海内，况三晋之君或存乎^㉘？天下虽未治^㉙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㉚，不得还踵，而身为禽也^㉛，况群臣百姓，能为乱^㉜乎？此二体^㉝者，安危之明要^㉞，贤主之所留意而深察^㉟也。”

【注释】①徐乐：字不详，燕郡无终（今属天津市）人，约自汉景帝初年至武帝后元末年间在世。他与主父偃、严安、司马相如、吾丘寿王等侍帝左右，是武帝重要的文学侍臣之一。徐乐在任上的政绩已无从可考，但《汉书》本传中留下了他一篇近千言的上书，这使我们不仅能够从中领略到他“辩知宏达，溢于文辞”的才华，而且还能看到他洞察历史、善观时势的忧患意识。无论从名望还是从功业上看，徐乐都远不如陆贾、贾谊，但他那洞察历史、善观时势的忧患意识和敢于为民请命的政治作风，同样为后人树立了典范，而他的历史见识与陆贾、贾谊相比也并不逊色。②燕人：燕，周代诸侯国，又称北燕。姬姓，周公奭

之后，在今河北省北部和辽宁省西端，建都蓟（今北京城西南隅）。战国时为七雄之一，后为秦所灭。燕人，徐乐为燕郡无终（今属天津市）人。③土崩：比喻崩溃破败，无法收拾。④瓦解：瓦片碎裂。比喻崩溃或分裂、分离。⑤古今一也：一，相同，一样。谓古今一样，没有变化。⑥陈涉无千乘之尊：陈涉（公元前169年—公元前208年），秦阳城人，字涉。秦二世元年七月，与吴广在蕲县大泽乡揭竿而起。自立为王，国号张楚。千乘，兵车千辆，古以一车四马为一乘。尊，尊贵。⑦陶朱、猗顿之富：陶朱，即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人，他是中国古代商人的圣祖，人称陶朱公。猗顿，战国时大工商业者。原是春秋时鲁国的贫寒书生。他在生计艰难时，听到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范蠡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母畜）。”于是他大畜牛羊，后又兼营盐业，十年之间，成为与陶公齐名的巨富。⑧奋棘矜：奋，扬起。棘矜，棘矜戟柄。棘，通“戟”。司马贞索隐：“矜，今戟柄。棘，戟也。”⑨偏袒：解衣裸露一臂。⑩从风：仿效。⑪由：介词，由于，因为。⑫民困：人民困苦。⑬不恤：不忧悯，不顾惜。⑭兵：军事。⑮七国谋为大逆：指公元前154年发生的七国之乱。西汉分封的七大同姓王，从吴王刘濞为首联合叛乱，后失败。大逆，古代称危害君父、宗庙、官阙等罪行为“大逆”，为“十恶”之一。⑯万乘：万辆兵车。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能出兵车万乘，因以“万乘”指天子。⑰带甲：披甲的将士。⑱威：显示的使人畏惧慑服的力量。⑲严：震慑。⑳攘：侵犯，侵夺。㉑禽：“擒”的古字。俘获；被俘；制伏。㉒权：权势。㉓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㉔安土乐俗：安土，安居本土。乐俗，乐其习俗。㉕诚：确实。㉖穷处：困居。㉗首难：首先发难起事。㉘况三晋之君或存乎：三晋之君，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领地，此处即指韩、赵、魏三家之君。或，副词，或许，也许，表示不肯定。存，存在。㉙未治：未得太平。㉚劲兵：精锐的部队。㉛还踵而身为禽也：还踵，旋踵，转身，极言短时。禽，同“擒”。㉜为乱：作乱；造反。㉝二体：指“土崩”和“瓦解”两个根本问题。㉞明要：明显的关键。㉟深察：仔细观察。

【译文】徐乐，燕国人。他上书说：“臣听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什么是‘土崩’？秦末的情况就是。陈涉没有诸侯那样的尊贵，本人也不是王公大臣、名门望族的后代，没有孔子、曾子、墨子的贤能和陶朱、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他于穷巷起义，奋举戟柄，袒露右臂，大呼一声而天下闻风回应，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人民穷困而君主却不加体恤；下面怨声载道而上边却不知情；社会风气混乱而政事仍不加整治。这三条是陈涉所凭借的客观条件。这就叫‘土崩’。所以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吴、楚、齐、赵的军事状况就是。吴楚等七国图谋进行反叛，都号称万乘之君，拥有军队数十万人，威力足以震慑国内，财力足以奖励士民，可是他们不能西进夺得尺寸之地，而自身却被朝廷所擒。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他们的权势比不上常人，也不是他们的兵力比陈涉弱，而是因为在那时，先帝的恩泽还未衰减，安守故土、乐其习俗的百姓很多，诸侯又没有封国境外的援助。这就叫‘瓦解’。所以说天下的祸患不在于瓦解。由此来看，天下如果真的有土崩之势，即使是身穿布衣、身处陋巷之人，只要有人带头发难，就可危及海内，何况像韩、赵、魏三晋之君这样的人或许还有在世的呢！天下虽然尚未太平，但如果如果没有土崩之势，即使有强国劲兵起来造反，恐怕他们尚未来得及转身撤退就会被擒，何况是群臣百姓，他们能造成动乱吗？这两个根本问题，是关系国家安危的明显关键，贤明的君主对此应该有所留意并认真省察啊！”

【原文】“间者^①，关东^②五谷数不登^③，年岁未复^④，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⑤而观之，民宜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⑥，明安危之机^⑦，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⑧。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⑨。臣闻图王^⑩不成，其弊足以安^⑪。安则陛下何求^⑫而不得、何威^⑬而不

成、奚征^⑭而不服哉？”

【注释】①间者：近来。②关东：指函谷关、潼关以东地区。③五谷数不登：五谷，五种谷物，所指不一。后以五谷为谷物的通称，不一定限于五种。数，数年。不登，歉收。④年岁未复：年岁，年景。复，恢复。⑤推数循理：推数，推算运数。循理，依照道理或遵循规律。⑥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贤主，贤明的君主。观，看到。万化，万事万物，大自然。原，本源，根源。⑦明安危之机：明，明了。机，事物的关键，枢纽。⑧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修，修治。庙堂之上，指朝廷。销，消除，消散。未形之患，尚未显露的祸患。⑨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要，要点，大要。期，希望，企求。使，使得。而已，助词，表示仅止于此，犹罢了。⑩图王：图谋王业。⑪其弊足以安：弊，通“弊”。患处，弊病。安，安定，平静。⑫何求：何，什么。求，期求。⑬威：震慑，使知畏惧而服从。⑭奚征：奚，疑问词，犹何，何处，什么地方。征，征讨。

【译文】“近来关东五谷连年欠收，年景没有好转，百姓大多穷困，再加上边境的战事，推究规律，按常理来看，老百姓应该有不安于其处境的了。不安便容易骚动；容易骚动，就是土崩之势呀！所以贤明的君主，特别要看到万物变化的本源，明察安危的关键，整治于朝廷之上，从而消除尚未显露的祸患。其大要，就是要想办法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臣听说即使谋求王道不成，虽存在一些弊病也还是可以保持天下安定的。只要天下安定，那么陛下还有什么期求不能满足？什么威严不能实现？征伐谁能不服呢？”

【原文】严安^①，临灾^②人也。以故丞相史上书曰^③：“臣闻邹子^④曰：‘政教文质^⑤者，所以云救也^⑥。当时则用^⑦，过则舍之^⑧，有易^⑨则易之。故守一^⑩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⑪。’秦王并吞战国，称号皇帝，壹^⑫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民得免战国^⑬，人人自以为更生^⑭。乡使^⑮

秦缓其刑罚，薄赋敛^⑩，省徭役，贵^⑪仁义，贱权利^⑫，上笃厚，下佞巧^⑬，变风易俗^⑭，化^⑮于海内，则世世必安^⑯矣。秦不行是风^⑰，循其故俗^⑱，为智巧权利者进^⑲，笃厚忠正者退^⑳，法严令苛^㉑，谄谀者众，日闻其美^㉒，意广心逸^㉓，欲威海外^㉔。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㉕，南挂于越^㉖，宿兵^㉗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㉘。行^㉙十余年，丁男被甲^㉚，丁女转输^㉛，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㉜。”

【注释】①严安：约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7年间在世，字不详，临灾人。武帝时拜郎中。安亦为武帝文学侍从之臣之一，与司马相如等俱被尊学。后为骑马令。②临灾：即临淄，齐国故城。在山东省淄博市东北。③以故丞相史上书曰：以，通过。故，原先的。丞相史，官名。《周礼·天官·宰夫》：“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郑玄注：“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④邹子：即邹衍，齐国人。生卒年不详，据推断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死于公元前250年，活了七十余岁。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齐宣王时，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官，先学儒术，改攻阴阳五行学说，然而终以儒术为其旨归。⑤政教文质：政教，政治与教化。文质，文华与质朴。⑥所以云救也：云，说。救，救世，拯济世人，匡救世弊。⑦当时则用：当时，适时。用，采用。⑧过则舍之：过，过时。舍，舍弃。⑨易：改变，更改。⑩守一：专守定法。⑪未睹治之至也：未睹，没有看到。至，达到极点。⑫壹：统一。⑬民得免战国：得免，得以免于。战国，谓统治一方、互相交战的国家。⑭更生：新生，重新获得生命。⑮乡使：犹假如。乡，通“向”。⑯薄赋敛：薄，减轻，减损。赋敛，田赋，税收。⑰贵：重视。⑱贱权利：贱，轻视。权利，权势和货财。⑲上笃厚，下佞巧：上，提拔，任用。笃厚，此处指忠实厚道之人。下，贬退。佞巧，谄佞巧诈之人。⑳变风易俗：改变旧的风气和习俗。㉑化：改变人心风俗，教化，教育。㉒安：安定。㉓秦不行是风：是，这。风，风教，教化。㉔循其故俗：循，从，遵循。故俗，古俗，旧俗。㉕为智巧权利者进：为，举行，施行。智巧，机谋与巧诈。权利，权势和货财。进，进用。㉖退：贬退。㉗法严令苛：法令严苛。谓使用严刑峻法。㉘日闻其美：日，每天。

群书治要译注

闻，听到。美，此处指赞美之辞。②⑨意广心逸：广，远。指志向等远大。逸，乐。③⑩欲威海外：欲，想要。威，震慑，使之畏惧而服从。海外，四海之外，泛指边远之地。今特指国外。③⑪秦祸北构于胡：秦祸，秦朝的祸患。构，造成；结成。胡，此指北方的民族如匈奴。③⑫南挂于越：挂，碍，阻碍。越，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名，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部落众多，地域极广，有百越、百粤之称。③⑬宿兵：驻扎军队。③⑭退：撤退。③⑮行：经历。③⑯丁男被甲：丁男，已及服役年龄的成年男子。被甲，披甲作战。③⑰丁女转输：丁女，已到服役年龄的成年女子。转输，运输。③⑱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自经，上吊自杀。道树，行道两旁的树。相望，互相看见。形容接连不断，极言其多。

【译文】严安，临邛人，通过原丞相史的身份上书说：“臣闻知《邹子》上说：‘政教文辞之所以质朴，因为它说的是救世的问题，合乎时势就采用，过时就应舍弃，有应改的地方就改动，所以坚持一种观念而不加改变，从没有看到其治理得极好的。’秦王并吞列国，号称皇帝，统揽四海的政权，毁坏诸侯国的都城。民众得以免于战国纷争，人人因此自以为重获新生。假使那时秦朝宽松其刑罚，减轻赋敛，减少徭役，尊崇仁义，看轻权利，崇尚笃厚，鄙弃佞巧，移风易俗，教化施于海内，那么世世代代也就必然能安定了。但是秦朝不实行这样的教化，仍然沿袭旧日的习俗，使智巧嗜利的人入朝，将笃厚忠正的人贬退，法令严厉苛刻，谄媚奉承者众多，每天听到的尽是赞美之辞，雄心勃勃而狂放，还想使威风显扬于海外。当此之时，秦朝的祸患是北方结怨于匈奴，南方受越人牵制，驻兵于无用之地，进军后便不能撤退。这样经历了十多年，丁男披甲打仗，丁女转运军需，人民感到苦不聊生，上吊自杀于路边树上而死的人接连不断。”

【原文】“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①，豪士^②并起，不可胜载^③也。然本皆非公侯^④之后，无尺寸^⑤之势，起闾巷^⑥，杖棘矜^⑦，应时而动^⑧，不

谋^⑨而俱起，不约而同会^⑩，至乎伯王，时教使然也^⑪。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⑫，穷兵^⑬之祸也。故周失之弱^⑭，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今徇南夷^⑮，朝夜郎^⑯，降羌^⑰，略^⑱秽州，东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⑲，议者美之^⑳。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㉑。今中国无狗吠之警^㉒，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弊^㉓国家，非所以子民^㉔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㉕，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㉖；祸挈而不解^㉗，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㉘，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磨剑，矫箭控弦，转输^㉙军粮，未见休时，此天下所共忧^㉚也。”

【注释】①大叛：大肆叛乱。②豪士：指豪放任侠之士。③载：记录；登载。④公侯：泛指有爵位的贵族和官高位显的人。⑤尺寸：形容事物些许、细小或低微。⑥闾巷：里巷；乡里。⑦杖棘矜：杖，握，执持。棘矜，戟柄。棘，通“戟”。⑧应时而动：应时，顺应时势；适合时会。动，行动；采取行动。⑨不谋：不商量。⑩不约而同会：不约，不邀约。同会，犹会合。⑪至乎伯王，时教使然也：伯王，霸王，霸者的尊称。伯，通“霸”。时教，当时的教化。⑫灭世绝祀：指亡国。⑬穷兵：滥用武力。⑭弱：软弱；懦弱。⑮今徇南夷：徇，巡视，巡行。南夷，旧指南方的少数民族，又指南方边远地区。⑯朝夜郎：朝，使来朝见。夜郎，汉时我国西南地区古国名，在今贵州省西北部及云南、四川二省部分地区。⑰降羌：降，降服，使驯服。羌，我国古代民族名，主要分布地相当于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⑱略：巡行；巡视。⑲燔其龙城：燔，焚烧。龙城，汉时匈奴地名，为匈奴祭天之处。⑳议者美之：议者，评论者。美，赞美。㉑长策：犹良计。㉒狗吠之警：亦作“狗吠之惊”，谓小惊忧。㉓靡弊：亦作“靡敝”，耗费，浪费。㉔子民：爱护人民；治民。㉕快意：谓恣意所欲。㉖安边：安定边境。㉗祸挈而不解：祸，战祸。挈，连绵，连续。不解，不止，不罢休。㉘惊骇：惊慌害怕。㉙转输：运输。㉚共忧：共同忧虑。

【译文】“等到秦始皇死去，天下到处反叛，豪杰并起，不可胜记。然而，他们本来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也没有丝毫的权势，起自闾巷，手持棍棒，应时而动，不加商议而共同造反，不约而同时会合，以至于称王称霸。这都是当时的政教导致的。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终于亡国绝祀，都是由于穷兵黩武造成的祸害啊。所以说，周代失之于软弱，秦朝失之于强暴，都是不能因时变通的祸患。现在朝廷带兵巡行南夷；让夜郎国来朝贺；使羌、僰降服；夺取秽州（东夷之地），在那里建设城邑；深入匈奴之境，烧掉他们的龙城，评论者对此都予以赞美。这些只对臣子们有利，而不是国家的长远之策。现在国内没有一点小惊忧，对外却被远方的军备所累，使国家凋敝衰败，这不是爱护人民的做法。为满足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行事，只图称心快意，和匈奴结怨，这不是用来安定边境的办法。战祸纷乱而不能消除，军队撤回而又出动，近者愁苦，远者惊骇，这绝非长治久安的良策。现在天下的老百姓要锻造铠甲、磨砺刀剑，矫正、练习弓箭，转运军粮，从没有看到休止的时候，这些都是天下人所共同忧虑的事啊。”

【原文】“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①。今外郡^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③数十，带胁^④诸侯，非宗室^⑤之利也。上观^⑥齐晋^⑦所以亡，公室卑削^⑧，六卿^⑨大盛也；下览秦之所以灭，刑严文刻，欲大无穷也。今郡守^⑩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⑪之资也；甲兵器械^⑫，非特棘矜之用也^⑬。以逢万世之变^⑭，则不可胜讳^⑮也。”天子纳之。

【注释】①事烦而虑生：事烦，事务繁冗。虑生，产生疑虑。②外郡：京都以外的州郡。③列城：城邑。④带胁：谓如带之环绕四周，形成威胁。颜师古注：“带者，言诸侯之于郡守，譬若佩带，谓轻小也；胁，谓其威力足以胁之也。一曰带在胁旁，附着之义也。”⑤宗室：指宗庙。⑥上观：远观。⑦齐晋：齐，古国

名。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晋，国名。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尧之故墟唐，南有晋水，至叔虞子燹父改国号晋。⑧公室卑削：公室，指君主之家，王室。卑削，衰败微弱。⑨六卿：指六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⑩郡守：郡的长官，主一郡之政事。⑪闾巷：借指平民。⑫甲兵器械：甲兵，铠甲和兵械，泛指兵器。器械，指武器。⑬非特棘矜之用也：非特，不仅，不只。棘矜，戟柄。棘，通“戟”。⑭以逢万世之变：逢，遇到，遇见。万世，很多世代，形容时代久远。此处指将来。变，变乱。⑮讳：避忌，隐讳。

【译文】“用兵时间长了就会引起变乱，事情繁杂了就会产生疑虑。现在边地属郡之地，有的将近千里，拥有数十座城邑，围绕并威胁着附近的诸侯王国，这对皇族宗室是不利的。上观齐、晋灭亡的原因，在于公室衰微，而六卿过于强盛；下看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刑罚严酷，法令苛刻，欲望大而无穷。现在郡守手中的权力，不只是像六卿那么大；所占土地几千里，不是仅有闾巷中的资产；武器装备，不只是棍棒那样的效用；如碰到后世天下变乱的机会，那就不可讳言了。”天子采纳了这个奏言。

【原文】贾捐之^①，字君房，贾谊^②之曾孙也。元帝^③初，珠厓^④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⑤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王商诘问捐之曰^⑥：“珠厓内属^⑦为郡久矣，今背叛逆节^⑧，而云^⑨不当击，长^⑩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⑪，经义何以处之^⑫？”

【注释】①贾捐之：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43年，西汉官吏。字君房，洛阳（今属河南）人。贾谊曾孙，汉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招待诏金马门，数召

群书治要译注

见，言多采纳，作中书令石显，被其告发，下狱死。②贾谊：西汉洛阳人，为文学家兼政论家。③元帝：刘奭（公元前74年—公元前33年），汉宣帝刘询与皇后许平君所生。黄龙三年（公元前49年）十月，宣帝死后继位。在位十六年，病死，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④珠崖：郡名，亦作“珠崖”，地名。⑤更：连续，接续。⑥上使侍中王商诘问捐之曰：使，派。侍中，古代职官名。秦始置，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王商，西汉大臣，涿郡蠡吾人，字子威。汉宣帝母亲王翁须之兄王武的儿子，嗣位乐昌侯。汉元帝时，为右将军、光禄大夫，保护太子刘骜的储位。汉成帝刘骜继位，改任左将军。诘问，追问，责问。⑦内属：谓归附朝廷为属国或属地。⑧逆节：犹叛逆。⑨云：说。⑩长：助长。⑪亏先帝功德：亏，减损；减少。功德，功业与德行。⑫经义何处以之：经义，经书的义理。何以，用什么；怎么。处，引申为处置，发落。

【译文】贾捐之，字君房，是贾谊的曾孙。元帝初年，珠崖郡又反叛了，朝廷发兵去征讨。其他一些郡县也跟着反叛，连年不能平定。元帝和有关官员商议准备大规模出动军队。贾捐之建议，认为不应当去攻打。皇帝派遣侍中王商质问捐之说：“珠崖归附汉室，作为边郡已很久了，现在背叛朝廷，不服节制，而你却说应当发兵攻打，这是助长蛮夷的叛乱，有损先帝的功德。按经书的义理，应当如何处置呢？”

【原文】捐之对曰：“孔子称尧曰‘大哉’^①、韶曰‘尽善’^②、禹曰‘无间’^③。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④，欲与声教^⑤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⑥，含气^⑦之物，各得其宜^⑧。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⑨，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⑩，南不过蛮荆^⑪，北不过朔方^⑫。是以颂声^⑬并作，视听^⑭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⑮，此非兵革^⑯之所能致。及其衰也^⑰，南征^⑱不还，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⑲，务欲广地^⑳，不虑其害，而天下溃叛^㉑。赖圣汉初兴，平定天下。”

【注释】①孔子称尧曰大哉：称，称扬。尧，传说中古帝陶唐氏之号。大，善，好。②韶曰尽善：韶，虞舜时乐名。尽善，十分完善。③禹曰无闲：禹，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姒姓，名文命，鲧之子。又称大禹、夏禹、戎禹。无闲，指没有疏远，不要见外。④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三圣，三个圣人，指尧、舜、禹。地方，所辖治的地域。⑤欲与声教：欲，想要。声教，声威教化。⑥歌德：歌，歌颂，赞美。德，美德。⑦含气：含有气息，形容有生命者，亦特指人。⑧各得其宜：谓人或事物都得到适当的安置。⑨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武丁，商代国王名，后世称为高宗。盘庚弟小乙之子。成王，即周成王。大仁，有大德行。⑩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江，长江。黄，黄河。氐，我国古代民族。居住在今西北一带。羌，我国古代民族名。秦汉时，部落众多，总称西羌。以游牧为主。⑪蛮荆：古代称长江流域中部荆州地区，即春秋楚国的地方。亦指这一地区的人。⑫朔方：北方郡名，西汉元朔二年置。治所在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北。东汉末废。⑬颂声：歌颂赞美之声。⑭视听：看和听。⑮越裳氏重九译而献：越裳氏，即越裳，亦作“越常”或“越尝”。古南海国名。汉王充《论衡·恢国》：“成王之时，越常献雉。”按，《汉书·贾捐之传》颜师古注引此作“越尝”。重，此处指借助。九译，辗转翻译。献，奉献。进贡。指藩属奉献礼物。⑯兵革：借指军事征讨。⑰及其衰也：及，待，等到。其，殷周。衰，衰败。⑱南征：征伐南方。《竹书纪年》周昭王三次南征，第一次，“伐荆楚，涉沙，遇大兕。”第二次“天大翳，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第三次“昭王南征而不还”。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周昭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995年—公元前977）。⑲贪外虚内：贪外，贪图境外。虚内，使国内空虚。⑳务欲广地：务，必须；一定。欲，想要。广地，拓展领土。㉑溃叛：叛乱离散。

【译文】贾捐之回答说：“孔子曾经称赞唐尧说‘伟大呀！’称赞虞舜时的韶乐，说‘尽善尽美呀！’称赞大禹说‘没有可报怨之处。’凭尧舜禹三位圣人的品德，当时辖治的地域也不过数千里，对于想接受其声威教化者就管理他们，不想接受其声威教化者就不勉强去管理他

们。所以君臣共同歌唱美德，使有生命的物类，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是殷周很有仁德的人，但他们统治的地域东面不超过长江、黄河下游，西边没有越过氐族、羌族，南方没有越过蛮荆之地，北边没有越过朔方之邦。因此歌颂之声四起，有眼睛、耳朵的物类全都乐于自己的生活，越裳氏的使者借助语言翻译辗转前来朝贺，这些都不是使用武力征讨所能办到的。等到殷周衰败了，周昭王南征未能回京；秦始皇兴兵远攻，只贪图境外而使国内空虚，一心想扩大领土，却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危害，以至天下人像大水破堤一样起来反叛。幸亏大汉王朝开始兴起，才平定了天下。”

【原文】“至孝文皇帝^①，闵中国未安^②，偃武行文^③，则断狱^④数百，民赋^⑤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⑥。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⑦在前，属车^⑧在后，吉行^⑨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⑩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⑪也，其令四方无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⑫之乐绝，奇丽之赂塞^⑬，故谥^⑭为‘孝文’，庙^⑮称‘太宗’。至孝武皇帝^⑯，太仓^⑰之粟，红腐^⑱而不可食；都内^⑲之钱，贯朽而不可校^⑳。乃探平城之事^㉑，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㉒，籍兵厉马^㉓，因富民以攘服之^㉔。西连诸国，至于安息^㉕；东过碣石^㉖，以玄菟乐浪为郡^㉗；北却^㉘匈奴万里，制南海以为八郡^㉙。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㉚数百，造^㉛盐铁^㉜酒榷^㉝之利，以佐用度^㉞，犹不能足。”

【注释】①孝文皇帝：即汉文帝。②闵中国未安：闵，哀伤，怜念，后多作“悯”。未安，没有安定。③偃武行文：同“偃武修文”，停息武备，修明文教。《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④断狱：审理和判决案件。⑤民赋：人民所纳的赋税。⑥一事：服役一次。⑦鸾旗：亦作“鸾旂”。天子仪仗中的旗子。上绣鸾鸟，故称。颜师古注：“鸾旗，编以羽毛，列系幢旁，载于车上，大驾出，则陈于道而先行。”⑧属车：帝王出行时的侍从车。⑨吉行：为吉事

而行。⑩与道里：与，交付。道里，道路，路途。⑪朕不受献也：不受，不接受。献，指进献的东西。⑫逸游：放纵游乐。⑬奇丽之赂塞：奇丽，新奇美丽。赂，赠送的财物。塞，堵塞；填塞。⑭谥：古代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据其生前事迹评定的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亦指按上述情况评定这种称号。《周礼·春官·大史》：“小丧，赐谥。”⑮庙：庙号的略称。⑯孝武皇帝：即汉武帝。⑰太仓：古代京师储谷的大仓。⑱红腐：谓陈米色红腐烂。⑲都内：内府，国家的金库。⑳贯朽而不可校：贯朽，穿钱的绳子朽断，形容积钱多而经久不用。校，计数，查点。㉑乃探平城之事：探，探测，探求。平城之事，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在平城东北的白登山，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七天七夜后，才脱险。平城，即今山西大同。㉒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录，记以便存查。冒顿，西汉初年匈奴单于，姓挛鞮。边害，犹边患。㉓籍兵厉马：籍兵，征集兵士。厉，操练；整饬。㉔攘服：犹征服。㉕安息：伊朗高原古国名。汉武帝时开始派使者到安息，以后遂互有往来。东汉时来中国的僧人安清即是安息国人。参阅《汉书·西域传上·安息国》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上》。㉖碣石：碣，音结。山名，在河北省昌黎县北。㉗以玄菟乐浪为郡：菟，音图。玄菟，地名，汉武帝灭朝鲜所设的郡。今分属韩国咸镜道及我国辽宁东部吉林南部。乐浪，郡名。汉武帝灭朝鲜时所设置，在今韩平壤附近。㉘却：使退。㉙制南海以为八郡：制，制服。南海，古代指极南地区。《左传·襄公十三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㉚民赋：人民所纳的赋税。㉛造：开始，起始。㉜盐铁：盐和铁，亦指煮盐、冶铁之事。㉝酒榷：古代政府所行的酒类专卖制度。亦泛指一切管制酒业取得酒利的措施。榷，专卖，专利。㉞以佐用度：佐，辅助；帮助。用度，费用；开支。

【译文】“到汉文帝时，怜惜中国没有安定，便停止武备，施行文教，每年全国审判的案件有数百起，每人每年缴纳的赋税只有四十枚钱，成年男子每三年才服劳役一次。当时有人向皇帝贡献千里马，文帝颁诏说：‘鸾旗车在前先行，随班的车在后紧跟，为吉事而出行一天

五十里，军队行军一天三十里，朕骑千里马，独自先到哪儿去呢？’于是将千里马归还，并付给献马人回程的路费。又下诏书说：‘朕不接受贡献，可下令四方之人不要再请求进献了。’就在这时期，闲游的娱乐禁绝了，珍奇美丽之物的赠送杜绝了，所以后来谥号为‘孝文’，庙号称为太宗。到了武帝朝，太仓的存粮，发红腐烂而不能吃，京都蓄存的钱币，穿钱的绳子腐朽而无法点数。于是探究高祖被围平城的旧事，记录从冒顿单于以来侵扰边境所造成的边害，征集兵士、整饬军马，凭借富民的资财去进攻征服匈奴。西面联合诸国，直到安息；东边越过碣石，将玄菟、乐浪划为郡国；北边使匈奴退却万余里；征服南海划分为八郡，可是每年全国判决的狱案达一万多起，人头税增加到数百钱，谋取盐、铁、酒专卖之利来资助费用开支，还是不能满足军费。”

【原文】“当^①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②，父战于前，子斗于后，女子乘亭鄣^③，孤儿号^④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⑤，遥设虚祭^⑥，想魂^⑦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⑧，公孙勇等诈为使者^⑨，是皆廓地秦大^⑩、征伐不休之故也^⑪。今天下独有关东^⑫，关东大者独有齐楚^⑬，民众久困^⑭，连年流离^⑮，离其城郭^⑯，相枕席^⑰于道路。人情莫亲^⑱父母，莫乐^⑲夫妇，至嫁^⑳妻卖子，法不能禁，义^㉑不能止，此社稷之忧^㉒也。”

【注释】①当：值。②军旅数发：军旅，作战或战争。数，屡次。发，行动。③乘亭鄣：乘，登；升。亭鄣，亦作“亭障”，古代边塞要地设置的堡垒。④号：哭，大声哭。⑤饮泣巷哭：饮泣，泪流满面，进入口中，形容极度悲痛。巷哭，在里巷中聚哭，旧时常用作称颂官吏生前有善政者。⑥遥设虚祭：遥，遥远。设，设立（灵堂）。虚，空无所有，与“实”相对。祭，祭奠。⑦想魂：想念（亡者）灵魂。⑧淮南王盗写虎符：淮南王，此指淮南王刘安，袭其父刘长的封号。安好文学，喜神仙之术，传说甚多。虎符，古代帝王授予臣下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为虎形，初时以玉为之，后改用铜。⑨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据《汉书补

注》，先谦曰：武纪在征和三年。据《汉书》《田广明传》：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倩诈称光禄大夫，从车骑数十，言使督盗贼，止陈留传舍，太守谒见，欲收取之。广明觉知，发兵皆捕斩焉。而公孙勇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围，围使小吏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与厩啬夫江德、尉史苏昌共收捕之。

⑩是皆廓地泰大：廓地，开拓疆土。泰，太；过甚。⑪征伐不休之故也：征伐，讨伐。不休，不停止，不罢休。故，缘故；原因。⑫关东：指函谷关、潼关以东地区。⑬齐楚：齐，古地名。今山东省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和胶东半岛地区，为战国时齐地，汉以后仍沿称为齐。楚，古国名。芈姓。始祖鬻熊。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周人称为荆蛮。后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王城）。春秋战国时国势强盛，疆域由湖北、湖南扩展到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为五霸七雄之一。战国末，渐弱，屡败于秦，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又迁寿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参阅《史记·楚世家》。⑭民众久困：民众，众民，人民。久困，长期困厄。⑮流离：因灾荒战乱流转离散。⑯城郭：亦作“城廓”，泛指城市。⑰枕席：同“枕藉”或“枕籍”，物体纵横相枕而卧。言其多而杂乱。⑱人情莫亲：人情，人的感情。亲，亲爱。⑲乐：快乐，欢乐。⑳嫁：卖。㉑义：道义。㉒忧：忧患，祸患。

【译文】“这时候，贼寇遍地而起，军队频繁行动，父亲前边战死，儿子随后参战，妇女防守边疆险地的堡垒，孤儿号哭于路途，老母、寡妇在街巷里痛苦流泪，在遥远的故乡虚设灵堂祭祀，追悼千里之外的亡灵。淮南王偷写虎符，公孙勇等人假扮使者，这些都是因为大肆开疆拓土，征伐不休的缘故啊。而今，天下只有关东，关东的大国只有齐、楚。那里的老百姓长时间生活困苦，连年流离，离开他们的城郭，在路上纵横相卧。人之常情，亲近莫过于父母，相悦莫过于夫妇，至于出卖妻子儿女，法令无法禁止，理义不能阻挡，这是国家应当忧虑的。”

【原文】“今陛下不忍愍愍之忿^①，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②，快心

幽冥之地^③，非所以救助饥馑^④，保全元元也^⑤。骆越^⑥之人，父子同川而浴^⑦，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⑧。独居^⑨一海之中，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⑩，人未见虏^⑪，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⑫瑇瑁也^⑬。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⑭鱼鳖，何足^⑮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⑯，暴师^⑰曾未一年，兵出不逾^⑱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⑲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⑳。夫一隅为不善^㉑，费尚^㉒如此，况于劳师远攻^㉓，亡士无功乎^㉔！求之往古则不合^㉕，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㉖、《禹贡》^㉗所及、《春秋》^㉘所治，皆可且无以为^㉙。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对奏^㉚，丞相于定国以为捐之议是^㉛。

【注释】①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不忍，不能忍受；不愿意。悁悁，忿怒貌。②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驱，驱赶。挤，原指在拥挤的环境中，用力穿插而过，此处指坠落。③快心幽冥之地：快心，犹称心，谓感到满足或畅快，亦指使感到满足或畅快。幽冥之地，地府；阴间。④饥馑：灾荒，庄稼收成很差或颗粒无收。⑤保全元元也：保全，保护使不受损害。元元，百姓；庶民。⑥骆越：古种族名。居于今云南、贵州、广西之间。⑦父子同川而浴：同川，同河。浴，洗澡。⑧本不足郡县置也：本，本来。不足，不值得，不必。郡县置，设置为郡县。⑨独居：单独居住。⑩害：祸患；灾害。⑪人未见虏：见，用在动词前面表示被动，相当于被，受到。虏，俘获。⑫珠犀：珍珠与犀角。谓珍贵之物。⑬瑇瑁：亦作“玳瑁”，本指爬行动物，形似龟。甲壳黄褐色，有黑斑和光泽，可做装饰品，甲片可入药。此处指玳瑁的甲壳，亦指用其甲壳制成的装饰品。⑭譬犹：譬如。⑮何足：犹言哪里值得。⑯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以，介词，拿，用。往者，过去，从前。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羌军，羌人的军队。言，言说。⑰暴师：谓军队在外，蒙受风雨霜露。《孙子·作战》：“久暴师则国用不足。”⑱不逾：不出，不超过。⑲大司农：官名。秦置治粟内史，汉景帝时改称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为九卿之一。⑳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少府，皇帝私府，其钱专供皇帝使用。禁钱，由少府掌管、

供帝王使用的钱财。续，添，加。②①夫一隅为不善：一隅，指一个狭小的地区。不善，不好。②②尚：尚且。②③况于劳师远攻：况于，连词，何况。劳师，使军队劳累。②④亡士无功乎：亡士，伤亡军士。无功，没有功劳。②⑤求之往古则不合：求，探索，探求。往古，古昔，从前。不合，违背，不符合。②⑥冠带之国：犹礼仪之国。冠带，本指服制，引申为礼仪、教化。②⑦禹贡：书经夏书的篇名。载山川道里之远近及物产之所宜。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因而就以《禹贡》名篇。②⑧春秋：编年体史书名。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叙事极简，用字寓褒贬。为其传者，以《左氏》《公羊》《谷梁》最著。《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②⑨无以为：犹无用，没用。③⑩对奏：对策上奏。③⑪丞相于定国以为捐之议是：丞相于定国，见前文注。以为，认为。议，建议。是，正确。

【译文】“现在陛下抑制不住忿怒之情，打算驱赶人民大众坠入大海之中，使其‘快意’于幽冥之地，这绝非用以救助饥谨，保全老百姓的办法呀。骆越地方的人，父子在一条河水里洗浴，跟禽兽没有什么差别，本来就不值得在那里设置郡县。那里的人独自生活在海域之中，岛上多有毒草虫蛇和水患、土崩等灾害，人还未被俘虏，战士就已死亡。再者，不是仅仅珠崖有珍珠犀角玳瑁这些东西，放弃这类地方，不值得惋惜，不讨伐他们也不降低咱们的威望。该地的民众譬如鱼鳖，有什么值得贪求的呢？臣且从昔日对羌军作战说起吧。出师在外还不到一年，军队远征没有超过千里，耗费四十多万万，大司农府库的钱花完了，又用少府皇宫专用的钱来接续支出。对这样僻处一隅的地方，一时决策不当，费用尚且如此，何况现在劳师远征、伤亡军士却没有什功效呢！探求往古，没有与这种情况一样的。在现今环境，实施这种做法又很不利。以臣愚见，若不是讲究礼义的国家所为，也不是《禹贡》上所提及和《春秋》上所记述的做法，都可以暂且不要去实行。我希望当即放弃讨伐珠崖，而以专心救济关东地区为虑。”对策上奏后，丞

相于定国认为贾捐之的建议是对的。

【原文】上乃从^①之。遂下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叛为逆，今议者^②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③。朕日夜惟思^④议者之言，羞威不行^⑤，则欲诛之；狐疑避难^⑥，则守屯田^⑦；通于时变^⑧，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⑨？且宗庙^⑩之祭，凶年不备，况避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贍^⑪，又以动兵，非特^⑫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厓郡^⑬。”捐之数^⑭召见，言多纳用^⑮。时中书令石显用事^⑯，捐之数短^⑰显，以故不得官，后稀^⑱复见。

【注释】①从：听从。②议者：参与讨论的人。③其指各殊：其指，大家的意向。殊，不同。④惟思：思虑。⑤羞威不行：羞，羞愧。威，威严，指表现出的使人敬畏的气势、态度。不行，不施行。⑥狐疑避难：狐疑，犹豫。避难，谓躲避灾难或灾害。⑦则守屯田：则，就。守，保持；维持。屯田，汉以后历代政府利用兵士在驻扎的地区一面驻守，一面垦殖荒地，这种措施称为屯田。⑧通于时变：通，懂得；通晓。时变，时世的变化，亦指时世变化的规律。⑨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远蛮，远方蛮夷。不讨，不讨伐。危，危害。孰大，哪个危害更大。⑩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⑪无以相贍：无以，谓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无从。贍，救济；周济。⑫非特：不仅；不只。⑬其罢珠厓郡：其，连词，表示选择，或者，还是。罢，停止。⑭数：多次。⑮言多纳用：多，大多。纳用，采用。⑯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时，当时。中书令，汉设中书令，掌传宣诏令，以宦者为之，后多任用名望之士。石显，字君房，济南人，汉宣帝及汉元帝时宦官。用事，执政；当权。⑰短：谓指摘缺点，揭发过失。⑱稀：很少。

【译文】元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颁诏说：“珠崖酋虏杀害我吏民，反叛作乱，现在参与讨论的人，有的说可以攻打，有的说可以屯守，有的建议把它放弃，大家的意向不一。朕日夜考虑建议者的话，惭

愧于汉室的威严不能施行，就打算讨伐它；犹豫于避免战争造成的灾难，就想保持屯田之法；想到与时变通，则忧虑万民的疾苦。那么万民的饥饿，与不讨伐远方蛮夷相比，哪个危害更大呢？再说宗庙的祭祀，遭逢凶年便不能备办，何况还要避免使人不满的屈辱呢！现今关东十分困危，仓库空虚，没有可以供给的东西，如果再要动兵出战，不但劳民，凶荒之年也会随之而来。还是停止征讨珠崖吧！”贾捐之多次被召见，他的谏言多被采纳。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捐之多次揭露石显的短处，因此不能再做官，后来也很少被皇上再召见。

【原文】东方朔^①，字曼倩，平原^②人也。武帝即位，待诏金马门^③。建元三年^④，上始微行^⑤，北至（至作猎。）池阳^⑥，西至黄山^⑦，南至长杨^⑧，东游宜春^⑨，夜出夕还。后上以为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⑩，乃使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⑪，整屋^⑫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⑬，及其价直^⑭，欲除以为上林苑^⑮，属之南山。寿王奏事，上大悦。

【注释】①东方朔：见前注。②平原：指平原厌次县（今山东省惠民县东北。一说今山东省陵县神头镇）。③待诏金马门：待诏，等待诏命。金马门，汉代官门名。学士待诏之处。④建元三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成为汉朝皇帝，开始使用年号“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⑤上始微行：始，开始。微行，旧时谓帝王或有权势者隐匿身分，易服出行或私访。⑥池阳：即今陕西省泾阳县和三原县的部分地区，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改为池阳县。⑦黄山：汉宫名。汉惠帝所建，在陕西省兴平县西南。⑧长杨：亦作“长扬”，长杨宫的省称。故址在今陕西省周至县东南。⑨宜春：指宜春宫，秦离宫名。《三辅黄图·甘泉宫》：“宜春宫，本秦之离宫，在长安城东南杜县东，近下杜。”⑩患：忧虑；担心。⑪乃使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乃，于是。使，派遣。吾丘寿王，见前文注。举籍，统计人口、田亩等以登记成册。阿城，本秦阿房宫。在长安县西二十里。⑫整屋：音周志。汉县名，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内史为三辅，始置

盩厔县，位在长安县东，留业河与渭水的合流处。汉武帝时始置，故城在今陕西省周至县东，属右扶风。因此地山水曲折而得名。⑬提封顷亩：提封，提举四境之内的土地，总计其数字。顷亩，顷和亩，泛指土地面积。⑭及其价直：及，以及。其，它的。价直，买物所付之款或工费。直，通“值”。⑮欲除以为上林苑：除，修治，整治。以为，以之为。上林苑，古官苑名。

【译文】东方朔，字曼倩，平原郡人。武帝即位后，做金马门待诏。建元三年，皇帝开始微服出行，北到池阳，西到黄山，南面到长杨宫打猎，东去宜春苑游览，往往是天不明就外出，晚上才回来。此后，武帝认为路远劳苦，又为沿途所见百姓的事增添忧虑，于是就让吾丘寿王统计并登记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区域内的土地面积数和地亩价值，准备把这一地盘建修为“上林苑”，使它和终南山连接起来。寿王上奏办理的情况，皇上大为高兴。

【原文】朔进谏^①曰：“臣闻谦逊静慤^②，天表^③之应^④，应之以福；骄溢靡丽^⑤，天表之应，应之以异^⑥。今陛下累郎台^⑦，恐其不高；弋猎^⑧之处，恐其不广。如天不为变^⑨，则三辅^⑩之地，尽可以为苑^⑪，何必盩厔、鄂、杜乎^⑫！奢侈越制^⑬，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夫南山^⑭，天下之大阻也^⑮，南有江淮^⑯，北有河渭^⑰，其地从汧陇^⑱以东，商雒^⑲以西，厥壤肥饶^⑳。汉兴，去三河之地^㉑，止霸产^㉒以西，都泾渭之南^㉓。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㉔，秦之所以虏西戎^㉕、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㉖，异类之物，不可胜原^㉗，此百工所取给^㉘，万民所（旧无取给万民所五字，补之）仰足也^㉙。又有秔、稻、梨、栗^㉚、桑麻、竹箭之饶^㉛，贫者得以人给家足^㉜，无饥寒之忧。故酆、镐^㉝之间，号为土膏^㉞，其价^㉟亩一金。”

【注释】①进谏：对君主，尊长或朋友进言规劝。②谦逊静慤：谦逊，谦

虚恭谨。静愨，沉静谨慎。③天表：上天显示。④应：感应；应验。⑤骄溢靡丽：骄溢，骄傲自满。靡丽，奢华，奢靡。⑥异：怪异不祥之事；灾异。⑦今陛下累郎台：累，重叠，接连成串。郎台，回廊边的高台。郎，通“廊”。颜师古注：“郎，堂下周屋。”⑧弋猎：射猎；狩猎。⑨如天不为变：如，如果。天，上天。变，灾异，异常的自然现象。⑩三辅：西汉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的合称，亦指其所辖地区。汉初京畿官称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与主爵中尉（后改都尉）合称三辅。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为右扶风，右内史为京兆尹，左内史为左冯翊，治所皆在长安城中。⑪尽可以为苑：尽，全部，整个。苑，古称养禽兽、植林木的地方，多指帝王或贵族的园林。⑫何必整屋、鄠、杜乎：整屋，见前注。鄠，音户，汉县名。故治在今陕西省户县北。杜，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置杜县。秦始皇时属内史。汉属京兆尹，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改杜县为杜陵县。⑬奢侈越制：奢侈，挥霍浪费，追求过分享受。越制，超过制度。⑭南山：终南山。⑮阻：险要之地。⑯江淮：长江和淮河。⑰河渭：黄河与渭水的并称。亦指河渭两水之间的地区。⑱沂陇：指沂水陇山地带。沂，音千。⑲商雒：亦作“商洛”，商县和上洛县之合称，汉初“四皓”曾隐居于此。⑳厥壤肥饶：厥，代词，其，起指示作用。肥饶，肥沃富饶。㉑汉兴去三河之地：汉兴，汉代兴起。三河之地，汉代以河内、河东、河南三郡为三河，即今河南省洛阳市黄河南北一带。《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后汉书·党锢传·刘祐》：“政为三河表。”李贤注：“三河，谓河东、河内、河南也。”㉒止霸产：止，至；到。霸产，即灞浐，灞水和浐水的合称。㉓都泾渭之南：都，建都。泾渭，指泾水和渭水。㉔陆海：物产富饶之地。《汉书·地理志下》：“〔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颜师古注：“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故云陆海。”㉕秦之所以虏西戎：秦，秦代。虏，占有。西戎，古代西北戎族的总称。㉖豫章檀柘：豫章，亦作“豫樟”，木名，枕木与樟木的并称。檀柘，檀树与柘树，二木质地坚韧，皆为良材，可做弓干。㉗异类之物，不可胜原：异类，不同种类。不可胜原，犹言不可胜数，不计其数，极言其多。㉘此

群书治要译注

百工所取给：百工，各种工匠。取给，取得物力或人力以供需用。⑳万民所仰足也：万民，广大百姓。仰，依赖；依靠。足，富裕；富足。㉑又有秔稻梨栗：秔，同“粳”，稻之不黏者，今指一种介于籼稻、糯稻之间的晚稻品种，米粒短而粗，米质黏性较强，胀性小。梨，同“梨”，果木名，落叶乔木，叶子卵形，花多为白色，果实多汁，可食。栗，木名。落叶乔木，果实为坚果，包在多刺的球状壳斗内，可以吃，亦可入药，木材坚实，可供建筑与制器具用。㉒桑麻竹箭之饶：桑麻，桑树和麻。竹箭，即篠，细竹。饶，富裕；丰足。㉓人给家足：人人饱暖，家家富裕。㉔鄠、镐：鄠，音丰，古地名。本为商代崇侯虎邑，周文王灭崇后曾都于此。后为周武王之弟的封国。故地在今陕西省户县北。镐，水名。在今陕西省境。㉕号为土膏：号，号称。土膏，肥沃的土地。㉖其价亩一金：价，价格。一金，古代钱币数量名称。二十两或一斤为一金。后亦用以称银一两。

【译文】东方朔却进谏说：“臣听说做人谦逊、贞静诚实，上天就会报应，应之以福；骄横自满奢侈，上天也会报应，应之以怪异现象。现在陛下堆砌宫殿下的台阶，惟恐其不高；打猎的地方，惟恐其不广阔。如果上天不因此而示以怪异现象，那么京畿三辅所管辖的地方，都可以视为上林苑，何必圈定周至、鄠、杜之地呢！若奢侈超过规定的制度，上天就会因此而发生怪异，上林苑虽然小，臣还认为它大呢。终南山，是天下最险要的地方，南边有长江、淮河，北边有黄河、渭水，这地方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其土壤肥沃。汉建国以后，抛弃洛阳三河之地，而在灞浐二水之西，泾渭二水之南建都，这里可说是天下物产丰富的‘陆海’之地，也是秦王朝所以能够占有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原因。终南山出玉石、金、银、铜、铁、樟木、檀木、柘树等珍奇之物，多得不可胜计，这些都是百工所采来供给官府、万民所仰赖其富足的东西。这里还出产粳稻、稻谷、梨、栗、桑麻、竹箭等富饶的农产品，贫穷的人靠这些丰衣足食，没有饥寒的愁苦。所以洋镐之间号称‘土膏’（肥得流油的土地），其土地每亩价值一斤黄金。”

【原文】“今规以为苑^①，绝陂池水泽之利^②，而取民膏腴之地^③，上乏国家之用^④，下夺农桑之业^⑤，弃成功^⑥，就败事^⑦，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⑧之林，而长养麋鹿^⑨，广狐兔之苑^⑩，大虎狼之墟^⑪，又坏人冢墓^⑫，发人室庐^⑬，令幼弱怀土而思^⑭，耆老泣涕而悲^⑮，是其不可二^⑯也。骑驰东西，车骛南北^⑰，又有深沟大渠^⑱，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隄之舆^⑲，不敢斥天子，故言舆。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⑳之大，不恤农时^㉑，非所以强国富人也。夫殷作九市^㉒之宫，纣于宫中设九市也。而诸侯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人散^㉓；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忘生触死^㉔，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㉕。”上乃拜朔为大中大夫给事中^㉖，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㉗（旧无苑字，补之）。

【注释】①今规以为苑：规，规划并占有。苑，古称养禽兽、植林木的地方，多指帝王或贵族的园林。②绝陂池水泽之利：绝，断绝。陂池，池沼；池塘。水泽，河湖沼泽。利，利益；好处。③而取民膏腴之地：取，夺走。膏腴，谓（土地）肥沃。④上乏国家之用：乏，缺少，不够。用，用度。⑤下夺农桑之业：下，下位。夺，用强力使之动摇、改变。亦谓由于强力而动摇、改变。农桑，农耕与蚕桑。业，职业。⑥弃成功：弃，放弃。成功，成就功业或事业。⑦就败事：就，趋；趋向。败事，失败的事。⑧且盛荆棘之林：盛，茂盛。荆棘，泛指山野丛生多刺的灌木。⑨而长养麋鹿：长养，抚育培养。麋鹿，麋与鹿。⑩广狐兔之苑：广，扩大。狐兔，狐和兔。兔同“兔”。亦以喻坏人，小人。⑪大虎狼之墟：大，扩大。虎狼，比喻凶残或勇猛的人。亦以喻凶残或勇猛。墟，大丘，山。⑫又坏人冢墓：坏，毁坏。冢墓，坟墓。⑬发人室庐：发，挖掘。室庐，居室；房舍。⑭令幼弱怀土而思：令，使。幼弱，幼小。怀土，怀恋故土。思，怀念；想望。⑮耆老泣涕而悲：耆老，老年人。泣涕，哭泣。悲，哀痛，伤心。⑯二：第二条（理由）。⑰骑驰东西，车骛南北：骑驰，骑马奔驰。骛，乱驰。⑱渠：濠沟。⑲不足以危无隄之舆：危，危害。无隄之舆，谓天子富贵无限。颜师古注引张晏曰：“无隄之

群书治要译注

與，谓天子富贵无隄限也。”⑳苑囿：古代畜养禽兽供帝王玩乐的园林。㉑不恤农时：不恤，不忧悯，不顾惜。农时，适宜于从事耕种、收获的时节。《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㉒九市：古时买卖货物的场所。㉓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人散：灵王，楚灵王。起，兴建；建造。章华之台，即章华台，楚离宫名。㉔粪土愚臣，忘生触死：粪土愚臣，犹贱臣，多为自谦之词。忘生，忘却性命。触死，犯死罪。㉕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逆，违背；拂逆。盛意，犹盛情。犯，触犯；冒犯。隆指，对天子或上司的旨意的敬称。指，通“旨”。罪当万死，形容罪恶极大。㉖上乃拜朔为大中大夫给事中：大中大夫，官名。秦官，掌论议，汉以后各代多沿置。给事中，官名。秦汉为列侯、将军、谒者等的加官。㉗然遂起上林苑：然，连词，犹但是、然而，表转折。遂，副词，终于，竟然。起，兴建；建造。

【译文】“现在将这里规划为上林苑，断绝了陂池水泽带来的利益，夺走了百姓肥沃的土地，对上使国家的财用、物资匮乏，对下使百姓丧失了农桑的产业，放弃成功之业，而趋就败坏之事，损耗减低粮食产量，这是不可规划为上林苑的第一条理由。再者，使荆棘丛林茂盛繁密，而来繁养麋鹿，扩展狐兔的场地，加大虎狼活动的土山，还要毁掉人家祖先的坟墓，拆毁人家居住的庐舍，使得幼弱的人产生怀念故土的思绪，年老长者泣涕悲恻，这是不可规划为上林苑的第二条理由。马队驰奔于东西，车驾纵横于南北，苑中又有深沟大渠，尽一日田猎之乐，不值得让没有防护的车与冒遭受危害的风险，这是不可规划为上林苑的第三条理由。只致力于苑囿的扩大，而不体恤农时，这不是强国富民的措施啊。殷纣王建造设有九处市场的宫室而引起诸侯背叛；楚灵王建起章华之台而楚人离散；秦始皇修建阿房宫而天下大乱。我是粪土一样无用的愚臣，忘记生命而甘冒死罪，违逆皇上盛意隆旨，罪该万死。”武帝于是让东方朔做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一百斤。不过武帝还是兴建了上林苑。

【原文】武帝时，公主贵人多逾礼制，天下侈靡趋末^①，百姓多离农亩^②。上从容^③问朔：“朕欲化民，岂有道乎^④？”朔对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⑤，上古^⑥之事，经数千载，尚难言也^⑦，臣不敢陈^⑧。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⑨，皆闻见^⑩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绋^⑪，足履革舄^⑫，以韦^⑬带剑，莞蒲为席^⑭，衣緼无文^⑮，集上书囊，以为殿帷^⑯，以道德为丽^⑰，以仁义为准^⑱，于是天下望风成俗^⑲，昭然化之^⑳。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㉑，左凤阙^㉒，右神明^㉓，号称千门万户^㉔，木土衣绮绣^㉕，狗马被缣罽^㉖，宫人簪瑇瑁^㉗、垂珠玕^㉘，设戏车^㉙，教驰逐^㉚，饰文采^㉛，丛珍怪^㉜，撞万石之钟^㉝，击雷霆之鼓^㉞，作俳优^㉟，舞郑女^㊱。上为淫侈如此^㊲，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㊳，事之难者也。陛下诚能用臣之计，推甲乙之帐^㊴，（甲乙，帐名。）燔之于四通之衢^㊵，却走马，示不复用^㊶，则尧舜之隆^㊷，宜可与比治矣^㊸。《易》^㊹曰：‘正其本，万事理^㊺。失之豪厘，差以千里^㊻。’愿陛下留意察之。”

【注释】①天下侈靡趋末：侈靡，奢侈浪费。趋末，亦作“趋末”，趋尚工商业。颜师古注：“末谓工商之业。”②农亩：指农耕。③从容：悠闲舒缓，不慌不忙。④朕欲化民，岂有道乎：化民，教化百姓。岂，表示估计、推测，相当于也许、莫非。有道，有办法。⑤成、康：指周成王和周康王。⑥上古：远古。⑦经数千载，尚难言也：经，经过；经历。数千载，几千年。尚，副词，且，尚且。难言，不容易说；说不清楚。⑧陈：上言；述说。⑨当世耆老：当世，当代；现世。耆老，老年人。⑩闻见：听到和看见。⑪身衣弋绋：身衣，身上穿着。衣，当动词用。弋绋，黑色粗厚的丝织物。弋，通“黻”。⑫足履革舄：足履，脚上穿着。革舄，生皮制的鞋。⑬韦：去毛熟治的兽皮；柔软的皮革。⑭莞蒲为席：莞，俗名水葱、席子草。亦指用莞草织的席子。蒲，植物名，指蒲席。席，“蓆”的古字，坐卧铺垫用具，由竹篾、苇篾或草编织成的平片状物。⑮衣緼无文：衣，动词，穿。緼，新旧相混的棉絮，此处指粗劣的衣服。无文，没有彩藻之饰；没有纹饰。⑯集上书囊以为殿帷：集，收集。上书囊，群臣上书的封袋。《汉书补注》颜师

群书治要译注

古引东观记“旧制上书以青布囊素里封书，不中式不得上”。以为，作为，用作。殿帷，殿中的帷帐。⑰丽：美，光华。⑱准：标准；准则。⑲于是天下望风成俗：于是，连词，因此。望风，听到风声；见到动静、气势。成俗，形成良好的风俗。⑳昭然化之：昭然，明白貌。化，改变人心风俗；教化；教育。㉑图起建章：图，考虑；谋划；计议。起，兴建；建造。建章，建章宫，汉代长安宫殿名。㉒凤阙：汉代宫阙名。㉓神明：汉武帝所建台名，在建章宫内，为祀仙人处。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㉔千门万户：形容殿宇深广。㉕木土衣绮绣：木土，木料和土墙衣，蒙覆在器物或自然物表面。绮，有花纹的丝织品。绣，绣花衣服。㉖狗马被纩罽：狗马，犬与马，指游畋之物。被，后作“披”，穿着。纩罽，彩色的毛织物。颜师古注：“纩，五彩也。罽，织毛也，即氍毹之属。”㉗官人簪瑇瑁：官人，妃嫔、宫女的通称。簪，插；戴。瑇瑁，指玳瑁的甲壳，亦指用其甲壳制成的装饰品。㉘垂珠玕：垂，戴着。珠玕，珠宝，珠玉。㉙设戏车：设，设计。戏车，供表演杂技的车。㉚教驰逐：教，传授。驰逐，驱驰追逐。㉛饰文采：饰，修饰；装饰。文采，泛指文辞。㉜丛珍怪：丛，聚集。珍怪，珍贵奇异之物。㉝撞万石之钟：撞，敲击，撞击。石，量词，计算重量的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钟，通“钟”，古代乐器，青铜制，悬挂于架上，以槌叩击发音。㉞击雷霆之鼓：击，打；敲打。雷霆，震雷，霹雳。鼓，打击乐器。多为圆桶形或扁圆形，中间空，一面或两面蒙着皮革。㉟作俳优：作，排练。俳优，古代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㊱舞郑女：舞，跳舞，表演舞蹈。郑女，本指夏姬，郑穆公之女，或指郑袖，战国时楚怀王后（南后）。此处指舞女。㊲上为淫侈如此：淫侈，奢侈；浪费过度。如此，这样。㊳独不奢侈失农：独，单独；独自。失农，不失农时，不耽误农业生产。㊴推甲乙之帐：推，排除；除去。甲乙之帐，甲乙帐，或作甲帐。汉武帝所造帐幕。饰琉璃珠、夜光珠等珍宝者为甲帐，以居神；其次为乙帐，以自居。见《汉武故事》。《汉书·西域传赞》：“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颜师古注：“其数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㊵燔之于四通之衢：燔，焚烧。四通之衢，四面通达的道路。㊶却走马示不复用：却，指撤去；收掉。走马，良马，善

走的马。示，把事物摆出来或指出来给人看。不复用，不再用它游戏。^{④②}尧舜之隆：尧舜之世的隆盛。^{④③}宜可与比治矣：宜，应当；应该。可，可以；能够。与，介词，同，跟。比，齐同，等同。治，指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与“乱”相对。^{④④}易：代卜筮之书。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合称三《易》，今仅存《周易》，简称《易》。《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④⑤}正其本，万事理：正，特指在政治、道德、思想、言论、礼仪等方面，将违反原则、标准或规定的匡正过来。本，事物的根基或主体。理，谓治理得好，秩序安定。与“乱”相对。^{④⑥}失之豪厘，差以千里：开始时期只相差一点点，但结果会相差千里。形容细微的失误，最终导致巨大的差错。豪厘，一毫一厘，形容很少的数量。豪，通“毫”。

【译文】武帝时，皇室的公主贵人大多超越礼制，天下奢侈，追求享受，趋尚工商业，老百姓也多离开农田。皇帝闲谈时问东方朔：“朕想教化人民，有什么办法吗？”东方朔答道：“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的事情，经过了几千年，是难以说清的，臣不敢胡乱陈述。愿意就近陈述孝文皇帝时的事情，这是当今年老的人都听到、看到的事。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身着黑色粗厚丝织衣服，脚上穿生皮做的鞋子；用熟牛皮做剑带，用莞草、蒲草编成坐席；穿粗劣衣服，且没有花纹，收集群臣上书的封袋作为殿中的帷帐；以有道德为美善，以行仁义为准则。因此天下人受其影响形成了节俭风俗，起到了明显的教化作用。现在陛下认为京都城郭小，规划修筑建章宫，左边是凤凰台，右边是神明台，号称‘千门万户’；在木料和土墙上包裹着有花纹的丝织物，给狗马穿戴上有彩色图案的毛织品；宫人们插着瑇瑁簪子，戴着珠玑耳坠；设计出供游戏的车子，教她们追逐游戏，装饰文采，丛集珍奇；撞击万石重的大钟，敲击声如雷霆的大鼓，排练表演杂戏，训练歌舞女乐。做君王的在上边淫侈如此，却想让民间不要奢侈、不失农时，这是难以办到的事情啊！陛下若真的采用臣的策划，推倒供天子娱乐的甲

帐、乙帐，在交通要道处烧掉，撤去驰逐的马匹，表示不再用它游戏，那么就只有尧舜盛世可以和陛下相媲美了。《易经》说：‘端正其根本，万事都可治理好；若失之毫厘，结果就会差之千里。’希望陛下留心详察上述之事。”

【原文】朔直言切谏^①，上常用之^②。设“非有先生”之论^③，其辞曰：“非有先生仕吴^④，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⑤，退不扬君美以显其功^⑥，默然无言者三年矣。吴王怪而问之，曰：‘谈何容易^⑦！夫谈有悖^⑧于目、拂^⑨于耳、谬^⑩于心，而便^⑪于身者，或有悦^⑫于目、顺^⑬于耳、快^⑭于心，而毁^⑮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⑯，孰能听之^⑰？’吴王曰：‘何为其然也？中人^⑱以上，可以语^⑲上。先生试言^⑳，寡人将听焉。’先生对曰：‘昔者^㉑，关龙逢深谏于桀^㉒，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㉓。此二臣皆极虑尽忠^㉔，闵主泽不下流^㉕，而万民骚动^㉖，故直言其失^㉗，切谏其邪者^㉘，将以为君之荣^㉙、除主之祸也^㉚。今则不然^㉛（旧无今则不然四字，补之），反以为诽谤君之行，无人臣之礼，戮及先人^㉜，为天下笑^㉝，故曰谈何容易。’”

【注释】①直言切谏：同“直言极谏”，谓以正直的言论谏诤。古时多用于臣下对君主。②上常用之：常，经常。用，采用，采纳。③设非有先生之论：设，设想；谋划。非有先生之论，即《非有先生论》，东方朔之散体赋作品，原文借非有先生之口，以耸人听闻的笔力，表达了东方朔的政治理想和施政方略。④仕吴：在吴国做官。⑤进不称往古以厉主意：进，见。不称，不显扬。厉，振奋。主意，君主的心意。⑥退不扬君美以显其功：退，退朝。不扬，不称扬。美，指好的品德或表现。显，显扬。功，功劳；功绩。⑦谈何容易：本谓在君王面前谈说论议、指陈得失不可轻易从事。⑧悖：昏乱；惑乱。⑨拂：违背；违逆。⑩谬：背戾乖违。⑪便：有利。⑫悦：欢乐，喜悦。⑬顺：顺应；依顺。⑭快：舒适；畅快。⑮毁：伤损；伤害。⑯非有明王圣主：明王，圣明的君主。圣主，泛称

英明的天子。①⑦孰能听之：孰，谁。听，听从，接受。①⑧中人：中等的人；常人。①⑨语：谈话；谈论。②⑩先生试言：先生，文人学者的通称。可自称，亦可称人。试，副词，相当于“姑且”“试着”。言，说。②⑪昔者：往日；从前。②⑫关龙逢深谏于桀：关龙逢，夏末贤臣。桀为酒池、糟丘，作长夜之饮。龙逢进谏，立而不去，为桀囚拘而杀之。深谏，极力劝谏。桀，夏最后一个君主，名履癸。相传为暴君。②⑬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纣：比干，殷帝丁的次子，帝乙的弟弟，帝辛（即纣王）的叔父，官少师（丞相）。直言，直率地说；说实话。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的谥号。一作受，亦称帝辛。②⑭极虑尽忠：极虑，竭尽思虑。尽忠，竭尽忠诚，多指尽瘁国事或身殉国难。②⑮闵主泽不下流：闵，哀伤；怜念，后多作“悯”。泽，恩德，恩惠。下流，喻君上的恩泽下布。②⑯骚动：特指动乱，变乱。②⑰失：失误。②⑱切谏其邪者：切谏，直言极谏。邪，不正；不正派。②⑲荣：光荣，荣耀。与“辱”相对。③⑩除主之祸也：除，去除。主，君主。祸，灾害，灾殃，指一切有害之事。③⑪不然：不是这样。③⑫戮及先人：戮，羞辱。先人，祖先。③⑬笑：讥笑；嘲笑。

【译文】东方朔直言切谏，武帝往往采纳，并创作了《非有先生论》。其文章中说：“非有先生在吴国做官，他进见时不称颂往古之事来激励君主的意旨，退朝后不传扬君主的善行来显扬其功绩，沉默无言已有三年了。吴王觉得奇怪就询问他，非有先生说：‘向君主进言很不容易呀！进言有违背君主所见、背逆君主所闻、不符合君主心意却对君主自身有利的，也有使君主看得喜悦、听着顺耳、心中高兴却会毁坏君主品行的。如果没有圣明的君王，谁能接受这些话呢？’吴王说：‘你为什么认为是这样呢？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都可以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或学问。先生试着说说，寡人一定会认真听的。’先生对曰：‘昔日，关龙逢极力劝谏夏桀，王子比干率直地向商纣进言。这两位大臣，都是竭尽思虑与忠诚，怜惜君主的恩泽不能传播到下层，以致万民骚动，所以直言君主的过失、恳切谏诤其恶行的人，那是为了君主的荣耀，消除君主的祸患。可是今天就不是这样的，反而认为这是诽谤君主

的行为，缺乏做人臣的礼节，先人也跟着受辱，为天下人所耻笑，所以说向君主进言很不容易！’”

【原文】“‘是以辅弼之臣瓦解^①，而邪谄之人并进^②，遂及飞廉^③、恶来革^④等（二人皆纣时佞臣也）。二人皆诈伪^⑤，巧言利口^⑥，以进^⑦其身；阴奉雕琢刻镂之好^⑧，以纳其心^⑨；务快耳目之欲^⑩，以苟容为度^⑪。遂往不戒^⑫，身没被戮，宗庙崩阨，国家为墟^⑬。故卑身贱体^⑭，悦色微辞^⑮，愉愉响响^⑯，终无益于主上之治，则志士仁人不忍^⑰为也。将俨然^⑱作矜严之色，深言直谏^⑲，上以拂^⑳主之邪，下以损^㉑百姓之害，则忤^㉒于邪主之心。历于衰世^㉓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㉔，故曰谈何容易^㉕。’”

【注释】①是以辅弼之臣瓦解：辅弼，亦作“辅拂”，辅佐；辅助。瓦解，瓦片碎裂，比喻崩溃或分裂、分离。②而邪谄之人并进：邪谄，邪恶而谄媚。并进，同时进用。③遂及飞廉：遂，竟然。及，涉及，牵连，此处指任用。飞廉，商纣的谀臣。④恶来革：又称为恶来，商纣王的臣子，飞廉之子，以勇力而闻名。武王伐纣之时，他被周武王处死。⑤诈伪：巧诈虚伪。⑥巧言利口：巧言，表面上好听而实际上虚伪的话。利口，能言善辩。⑦进：引进。⑧阴奉雕琢刻镂之好：阴，暗暗地；偷偷地。奉，进献。雕琢，雕刻琢磨。刻镂，雕刻。好，喜爱，爱好。⑨以纳其心：纳，结交。心，思想、意念、感情的通称。⑩务快耳目之欲：务，必须；一定。快，放肆；纵情。欲，欲望；愿望。⑪以苟容为度：苟容，屈从附和以取容于世。度，法度；规范。⑫遂往不戒：遂往，谓以往的错误。戒，防备；警戒；鉴戒。⑬宗庙崩阨，国家为墟：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崩阨，塌毁，引申指败坏。墟，故城；废址。⑭卑身贱体：弯腰俯首，屈从奉迎。⑮悦色微辞：悦色，怡悦的神色。微辞，委婉而隐含讽谕的言辞；隐晦的批评。⑯愉愉响响：愉愉，和顺貌；和悦貌。响响，温和貌。⑰则志士仁人不忍为也：志士仁人，有远大志向和高尚道德的人。不忍，不忍心，感情上觉得过不

去。⑱俨然：严肃庄重的样子。⑲深言直谏：深言，犹深谈。深切坦率的谈话。直谏，直言规谏。⑳拂：引申为除去；排除。㉑损：减少。㉒忤：违逆；触犯。㉓衰世：衰乱的时代。㉔固足畏也：固，副词，原来；本来。足，值得；足以。畏，害怕；恐惧。㉕谈何容易：本谓在君王面前谈说论议、指陈得失不可轻易从事。何容，岂可，怎能容许。

【译文】“‘因此辅佐君王的重臣被分裂，而那些奸邪谄媚的人一齐入朝为官，甚至连飞廉、恶来都得到了重用。这两个人都是诡诈之人，以其花言巧语、能说善辩，来求得自身的进升；以暗地里进献纣王喜好的雕刻之器，以此得到君主的信任。他们努力使君主致力于耳目之欲，以苟且容身为做事的尺度。君主则往往不加戒备，以至于身被杀戮，宗庙崩毁，国家成为废墟。所以，自身故作卑贱，面带喜色，言辞婉转巧妙，语言温和动听，终究无益于主上的治国，确实是志士仁人不忍心干的事啊。他们显现出端庄严肃的容色，恳言直谏，上能纠正君主的邪念，下能减少百姓的祸害，那么就会与心术不正之君的心意抵触，就要经受衰败时代的严刑酷法。如果是这样，邪主的所作所为，必会令人畏惧啊！所以说，向君主进言很不容易。’”

【原文】“于是吴王惧然易容^①，捐荐去几^②，危坐而听^③。先生曰：‘接舆避世^④，箕子阳狂^⑤。此二子者，皆避浊世^⑥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圣主得赐清燕^⑦之闲，宽和之色^⑧，发愤毕诚^⑨，图画^⑩安危，揆度^⑪得失，上以安主体^⑫，下以便万民^⑬，则五帝三王之道^⑭，可几^⑮而见也。故伊尹^⑯蒙耻辱、负鼎俎以干汤^⑰，太公钧于渭之阳^⑱，以见文王。心合意同^⑲，谋无不成^⑳，计无不从^㉑。深念远虑^㉒，引义以正其身^㉓，推恩以广^㉔（广下脱其字）下^㉕，本仁祖义，哀有德^㉖，禄贤能^㉗，诛恶乱^㉘，总远方^㉙，壹统类^㉚，美风俗^㉛。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变天性^㉜，下不夺人伦^㉝，则天地和洽^㉞，远方怀^㉟之，故号圣王。于是裂地定封^㊱，爵为公侯^㊲，传国^㊳

子孙，名显后世，民至于今^⑩称之，以遇汤与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⑪！故曰谈何容易。’”

【注释】①惧然易容：惧然，惊视貌；惊貌。惧，通“瞿”。易容，改变脸色。②捐荐去几：捐荐，去掉荐席，表示谦逊。颜师古注：“捐荐席而去冯几，自贬损也。”③危坐而听：危坐，古人以两膝着地，耸起上身为“危坐”，即正身而跪，表示严肃恭敬。后泛指正身而坐。④接舆避世：接舆，春秋楚隐士，佯狂不仕。姓陆，名通，字接舆。平时“躬耕以食”，因对当时社会不满，剪去头发，佯狂不仕，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楚狂接舆，亦以代指隐士。《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邢昺疏：“接舆，楚人，姓陆名通，字接舆也。昭王时，政令无常，乃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之‘楚狂’也。”避世，逃避尘世；逃避乱世。⑤箕子阳狂：箕子，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名胥余，作为中华第一哲人，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阳狂，犹佯狂，装疯。⑥浊世：混乱的时世。⑦清燕：亦作“清讌”。清闲；安逸。⑧宽和之色：宽和，宽厚谦和。色，面色，脸色。⑨发愤毕诚：发愤，勤奋；决心努力。毕诚，指竭尽忠诚。⑩图画：谋划。⑪揆度：揣度，估量。⑫上以安主体：安，使安定。主体，指君主的统治地位。⑬下以便万民：便，便利。万民，广大百姓。⑭则五帝三王之道：五帝，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帝王。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⑮几：隐微。多指事物的迹象、先兆。⑯伊尹：商汤大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相传生于伊水，故名。⑰负鼎俎以干汤：负，以背载物。鼎俎，泛称割烹的用具。干，干谒（对人有求而请见）。汤，商朝的开国之君，又称成汤、成唐、武汤、武王、天乙等。⑱太公钓于渭之阳：太公，周初人。姜姓，吕氏，名尚。俗称姜太公。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尚穷困年老，钓于渭滨。文王出猎，遇之，与语大悦，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称太公望。钓，以钓具获取水生动物。渭，水名。黄河最大支流，源自甘肃省鸟鼠山，横贯陕西省中部，至潼关入黄河。阳，山的南

面或水的北面。⑲心合意同：思想观念完全一致。⑳谋无不成：谋，谋虑；谋划。成，成功。㉑从：听从；顺从。㉒深念远虑：深念，深深思考。远虑，深远的计虑，亦指计虑深远。㉓引义以正其身：引义，引用义理。正，端正。㉔推恩以广下：推恩，广施恩惠，移恩。广，扩展，推广。下，臣下；百姓。㉕哀有德：哀，聚集。有德，指有德行的人。㉖禄贤能：禄，给予俸禄。贤能，有德行有才能的人。㉗诛恶乱：诛，诛杀。恶乱，作恶为乱者。㉘总远方：总，总揽。远方，此处指远方之民。㉙壹统类：壹，统一；一致。统类，纲纪和条例。㉚美风俗：美，使事物变美，变好。风俗，相沿积久而成的风气、习俗。㉛天性：犹天命，指上天的意旨或上天安排的命运。㉜下不夺人伦：夺，犹乱。人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指尊卑长幼之间的等级关系。㉝和洽：安定融洽；和睦融洽。㉞怀：归向。㉟裂地定封：裂地，划分土地。定封，确定封地，爵位。㊱爵为公侯：爵，授爵或授官。公侯，公爵与侯爵。㊲传国：古谓帝王传位给子孙或让位给别人。㊳于今：如今；现在。㊴岂不哀哉：岂，难道。哀，悲痛；悲伤。

【译文】“此时，吴王惧然改变神色，撤去草席，离开靠身的桌几，端正地坐着来听。非有先生说：‘接舆远避社会，箕子佯装疯癫。这两位贤人，都是逃避污浊的世道来保全其身的。假使他们遇到圣明的君主，能赐予其清静闲适的生活，宽容温和的脸色，使其发愤竭尽忠诚，策划国家安危大事，考察国家政事得失，对上使君主身心安泰，对下使人民生活安逸，那么五帝三王的治世之道，差不多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伊尹蒙受曾为奴隶的耻辱，负鼎持俎去求见商汤；姜太公垂钓于渭水北岸以拜会周文王。君臣之间心合意同，谋无不成，计无不从。深思远虑，援引正义来端正其身，广施恩惠，扩展到天下之人；根据仁义的原则，使有德之人聚集，给贤能之才以厚禄；诛罚奸恶乱党，汇集远方之民，统一法令条例，使风俗美好，这些都是帝王得以昌盛的原由。在上不改变天性，对下不丧失人伦，那么天地就会和洽，远方之民就会归向他，所以叫做“圣王”。于是，进行裂土分封，给以公侯爵位，传国于

群书治要译注

子孙，声名著称于后世，人民到现在还在称颂他。这是因为伊尹和姜太公遇上了商汤和文王啊。太公、伊尹的结局如此显荣，而关龙逢、比干偏偏是那样的遭遇，难道不令人伤悲吗？所以说，向君主进言不容易呀！’”